大正四年九月五日印刷
大正四年九月八日發行

（漢文大系二十卷奥付）
定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服部宇之吉

編輯兼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　冨山房

發行者代　同所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本所區馬場町四番地
平井登

印刷所　同所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本所分工場

發行所（明治二十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
合資會社　冨山房
本局長一〇三六番
四一三〇番
本局四四八三番

此下ニ舊ト何序有リ、已ニ卷首ニ載セタルヲ以テ之ヲ削ル。

舊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肅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顚倒之紛紛。一旦而垂紳正笏於夫子廟堂之上矣。是書幸矣。余幸矣。亟公之同好。凡架上王氏・陸氏本。俱可覆諸醬瓿矣。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賢于王陸二家也。但其一序。亦可參考。因綴旒于跋之下。虞山毛晉識。

汲古閣板孔子家語跋

嗟乎。是書之亡久矣。一亡于勝國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於包山陸氏。其病在倒顚。先輩每慶是書未遭秦焰。至于今日。何異與焦炬。同煙銷耶。予每展讀。即長跽宣尼像前。誓願遘止。及見郴陽何燕泉敍中云云。不覺泣涕如雨。夫燕泉生於正德間。又極稽古。尚未獲一見。余又何望哉。余又何望哉。撫卷浩歎。愈久愈痛。忽丁卯秋。吳興賈人持一編至。迺北宋板王肅注本子。大書深刻。與今本逈異。惜二卷十六葉已前。皆已蠹蝕。因復向先聖。焚香叩首。願窺全豹。幸己卯春。從錫山酒家。復覯一函。冠冕巋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僅末二卷。余不覺合掌頓足。急倩能書者。一補其首。一補其尾。二册儼然雙璧矣。縱未必夫子

新刊孔子家語注跋 終

此ハ何注ノ跋ナリ。

新刊孔子家語注跋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爲近。家語雜於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爲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未遠。其傳流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註家語。又採秦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爲家語外集。其取於聖人者博矣。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愼擇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所謂外集者。亦盍遂併出之。是本先生自滇寄至。因託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行書坊。而題其後。

正德辛巳良月望日。

後學莆陽黃鞏謹識。

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
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
遂不果立。

後序終

何本臣祖云云ノ上ニ漢博士孔衍言六字ヲ加フ。

何本世人ノ人字無シ。

戴聖ハ今ノ禮記ノ編者ナリ。

何本爲ヲ謂ニ、原ヲ源ニ作ル。

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讃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値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

字子士。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子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値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挍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其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挍定其義。使遐載之文。有以著於

伋。嘗遭困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求。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榼。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及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尙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最。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

吾ハ孔安國ナリ。

何本孔安國者ヨリ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ニ至ル一段無シ。

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孔安國者。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

何本此序ヲ卷首ニ出ダセリ、但後文ニ見ユル孔衍ノ上書中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ヨリ遂不果立ニ至ルマデヲ卷首ニ置キ、此序將來君子不可不鑑ニ至ルマデヲ王肅ガ孔安國ニ代リテ作リシモノトシテ其次ニ出シ、自ラ作レル序ヲ其後ニ列セリ、今何序ハ已ニ卷首ニ移シタリ。何本各自記其所問焉ノ自字無シ。

後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敍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

第十三章同上。

皆ハ康子ト文伯ノ母トナリ、闕ハ國語ニ闕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繹ハ祭ノ明日庙門ニ祭ルナリ、神漸ク遠ク去ルトシテ然ルナリ、飫ハ神ヲ饜セシムルノ禮ナリ。

第十四章。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閾。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身。不踰門限。文伯祭其祖悼子。悼子文伯始祖。康子與焉。進俎而不受。進俎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觀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典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也。繹不盡飫則退。飫厭神。不盡厭飫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中德之趣。合禮之度。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僭宋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縞也。

孔子家語卷第十 終

階ニ作リ、由是觀之四字無シ。

第十一章。以下四章何本無シ。莊公ハ蒯聵ナリ。

第十二章ノ事ハ魯語ニ見ユ。古ハ祭ノ前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セリ。

有司跛倚以臨事。跛偏任也。補偏足爲跛。依物爲倚。倦怠之形見也。其爲不敬也乎中。故以心言。倦在外。怠自中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交于階。補室事堂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交戶戶內外。當階階上下也。嚴陵方氏謂。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是也。陳氏灝謂。室事者正祭時事。祭後殯尸于堂。謂之堂事。如此則此日爲遣奠。有二祭矣。竊疑。其不然。質明而始行事。質明平明。補質正也。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補善之也。方氏曰。君子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禮以敬爲主也。孔子所以善之。已上記禮器篇同。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第八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以下二章何本無シ。

第九章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
其行云云ハ行ノ速カナルナリ。

祭ノ始メニ牲ノ血ト生肉トヲ薦メ、後ニ熟セル肉ヲ薦ム、後者ヲ反饋ト云フ、此時祭ノ禮ノ最モ重キモノハ終ハル、始メハ心ノ誠敬ヲ貴トブ、故ニ威儀容貌少シ、後ハ威儀ヲ貴トブ、故ニ濟々漆々タリ、百官ハ諸侯ナドニ在リテ祭ヲ助クル人ヲ言フ。

第十章ハ禮記禮器篇ニ見ユ。
何本昏ヲ闇ニ、臨事ヲ臨祭ニ、交于階ヲ當于

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食之。

孔子嘗。嘗秋祭也。奉薦而進。其親也愨。親謂親奉薦也愨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言少威儀。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威儀容止。孔子曰。濟濟者容之遠也。言賓客疎遠之容也。漆漆者自反。謂安之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補逮及。闇昧爽之前。奠陳設也。記作祭。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補强力記聘義所謂强有力也。强力見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

第六章ハ禮記檀弓上下篇ニ見ユ。

明器ハ葬ニ用キルモノニテ人ノ用ニ供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形有リテ用ニ足ラザルモノナリ、祭器ハ人ノ飲食ニ用キルモノナリ、無知ハ死者知ルトコロ無キチ云フ、即チ死ハ滅ト考フルナリ。致死ハ全然死セルモノトシテ取扱フナリ。

不平不和ハ聲調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第七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籩之無縁也。而瓦不成膝。膝鑽。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懸鐘磬也。簨先尹反。簴其擧反。○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補塗車以泥爲車。芻靈束草象人。以爲死者之從衞。自夏已有之。明器之類也。然今人或有偶。偶木人也。補木偶人。謂之俑。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補偶人有面目機發。大似人矣。故惡其不仁。殆幾也。用人殺人以殉也。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正此謂也。記檀弓下篇。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

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故十日踰月而歌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笇蘇亂反。計笇也。又竹器也。

墓而不墳ト云フハ古代ノ事ニテ周代ノ制ニアラズ、此事皆傳會ニ出ヅ。

鄭玄ハ三年ノ喪二十七ケ月ニシテ終ルト爲シ、王肅ハ二十五ケ月ト爲ス、此文ハ王ガ自說ヲ證スルモノナリ。

第四章。既ニ練シテ弔スルノ禮無シ、此時孔子卑シ、陽虎之ヲ弔スルコト有ルベカラズ、孔子門人有ルベカラザルハ前ニ言ヘリ。

第五章。定公ハ哀公ノ誤カ、人君ノ臣ニ於ケル賓禮ヲ用ヰズ、故ニ東階即チ主人ノ階ヨリ升ルナリ。笇ハ算ニ同ジ、數ナリ。

何本士禮ヲ仕禮ニ作リ、老而以下無シ。

第二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五章何本無シ。

第三章同上。

詩ハ王風大車篇ナリ。

墳ハ土ヲ築クナリ。東西南北之人トハ四方ヲ周游スル身ト云フコトナリ、孔子ノ母ノ死シタル年詳ナラザレドモ、要スルニ孔子未ダ三十ナラザリシ時ニ在ルベシ、已ニ門人有ルベカラズ、又周游ノ運命ヲ自知スベカラズ、

死則葬之以士禮。補但表其曾仕而已。無爵秩也。仕一作士。生則擯棄。死則貶降。記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以士禮葬之。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

第二十二章孔子ノ語同上。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羔裘玄冠ハ朝服ナリ、之ヲ易ヘテ深衣ヲ著ル。

第二十三章孔子ノ語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重ハ人外スレバ庭ニ立ツルモノニテ、木ニテ作ル、葬リテ後ニ主ヲ作ル、故ニ重ハ未ダ主ヲ作ラヌ間ニ主ニ代ハル意味有リ、殷ハ主ヲ重ニ連ネテ庿ニ置キ、周ハ葬ラントスル時ニ重ヲ埋ム。

第二十四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蓋ハ車ノ日蔽ヒナリ。

第一章孔子ノ語大夫慶其事ヨリ以士禮ニ至ルマデハ禮記王制篇ニ見ユ。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子羣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補］記註。如陣戰無勇。荒淫失行之類。不言卿士。擧中以該之也。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擯棄之。如後世之禁］

第二十一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哀公十五年蒯聵衛ニ入リ、出公出デ奔ル。

何本左右皆三字、曰吾何忍食此六字皆無シ。

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胸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補子路爲衛孔氏邑宰。子羔衛士師。衛有蒯聵之難。補魯哀公十六年事。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補班固通幽賦注。衛蒯聵亂。子羔滅眉髠鬢。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由也死矣。補左傳哀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迫孔悝而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曰。去。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補禮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夫子哭子路於中庭。先儒謂。師友之間。進之也。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補子路既死。爲衛人所醢。遂令左右皆覆醢。補聞使者之言。而遂令家人覆棄所有之醢。蓋不忍食其似也。豈惟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曹大家曰。子路游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已上見記檀弓上。此下曾子曰。朋友之墓云云。曰。吾何忍食此。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孟縶ハ衞靈公ノ兄ナリ。

事周子ハ左傳周事子ニ作ル、周ハ終ナリ、子ニ事フルヲ終ハルナリ、此ニ從フベシ。

孔子宗魯ノ惡人ニ因リテ惡人ニ仕ヘタルヲ非トスルナリ。

第十九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章ノ事ハ魯語、禮記檀弓上篇、戰國策、史記虞卿傳、韓詩外傳卷一、新序善謀篇、孔叢子記義篇ニ見ユ。

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子言不信。使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故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揜。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亡滅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

平仲ノ行ハ當時大夫ノ行ヒシトコロト異ナリ、然レドモ人ヲ非トシ己ヲ是トセズ、遜ハ遜ニ同ジ。

第十七章ハ定公五年左傳、呂氏春秋孟冬記安死篇ニ見ユ。何本璵璠顚倒セリ。

第十八章ハ昭公二十年左傳ニ見ユ。

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擧人避害之遜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補璠璵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璵。故其卒也。桓子斯欲用之以斂。贈以珠玉。補禮。當葬主人有贈。玄纁各二。不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補拜下禮也。歷級非禮也。以救過急故也。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補人利寶玉。必見發掘也。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正斂而復用君之璠璵。肆行非度。夫子之止之也。其意不又有在焉。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補漢楊王孫將死。令子裸葬。祁侯止之。王孫曰。夫厚葬無益於死者。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曝骸於中野何異。且死者精神離形。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貨。死者不知。主者不得用。可謂重惑矣。其言有見於此。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爲姦之兆成也。乃止。補呂子春秋。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璠璵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左傳。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璠璵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知是懷之言矣。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衞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

第十四章ハ荀子子道篇ニ見ユ。練ハ一年即チ十三ケ月小祥ノ祭ヲ爲シテ練冠スルナリ、杖ハ荀子牀ニ作ルニ從フベシ、牀ニ寢ルナリ。

第十五章ノ義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小斂ハ死シテ後先ヅ行フ斂ニテ、衣服ヲ以テ死者ヲ包ムコトナリ、斂スル時ハ別ニ牀ヲ用意シ、衣服ヲ其上ニ重ネ置キ、尸ヲ擧ゲテ衣服ノ上ニ遷シテ行フナリ。

第十六章ハ襄公十七年左傳晏子春秋内篇雜上ニ見ユ。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擧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擧人以質事。（質猶正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

第十二章ハ禮記曾子問篇ニ見ユ。慈母ハ大夫ナドニテハ子無キ妾ガ主人ノ命ニヨリ母無キ他ノ妾ノ子ヲ己ノ子トシテ養フ者ナリ。儀禮喪服ニ大夫ノ子ハ慈母ニ喪スルコト母ニ喪スルガ如シ、諸侯以上ハ此文ニヨレバ單ニ保育ニ任ズル者ナリ。

第十三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舊館人ハ嘗テ孔子ヲ宿セシ家ノ主人ナリ。

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爲其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第八章管仲ノ事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始メ大夫ノ家ニ仕ヘ、後國ニ仕フル者ハ、舊主人タル大夫ノ喪ニ服スベキカト問フナリ。可人ハ本來ハ善キ人ナリトナリ、此ハ桓公ニ告グル語ナリ。

第九章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第十章ノ義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反哭ハ葬ヨリ反リテ哭スルナリ、其時ノ情ハ、家ニ反リテ求ムルニ親無シ、今朝マデハ柩ハ有リシニ今ハ何モ無シ、扨ハ愈〻親ハ死セルカト哀ム、其情切ナリ、故ニ周人ハ此時ヲ以テ弔ストナリ。

第十一章少連大連ノ事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與遊僻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書策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

凡ソ喪ハ已ニ葬リテ還リ虞祭ヲ行フ、士ハ三回、大夫以上回數加フ、虞終ハリテ卒哭、卒哭シテ死者ノ木主ヲ其祖父ノ廟ニ祔ス、一年(實ハ十三ケ月)ニシテ小祥、此ヨリ練ヲ冠ス。

第六章客至ヨリ於我乎殯ニ至ルマデ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館ハ宿泊ナリ、若有之ハ自分ノ家ノ如ク思ハシムルナリ。

第七章ノ事ハ禮記玉藻篇、同雜記下篇ニ見ユ。人ノ家ニテ食フトキハ飮食必ズ祭ル、主人之ヲ止(辭)ムルハ禮ナリ、飯ノ終リニ飯ニ汁ヲカケテ食フ、之ヲ飡ト云フ、十分ニ食ヒシヲ示スナリ、此時主人又止ムルハ禮ナリ。

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飡。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

何本謂之臣ヲ斯爲臣ニ、位ヲ節ニ作リ、在學二字無ク、故字有リ。

何本聞之以下ヲ上文所以善成王也ノ下ニ置ク、于讀如迂、曲也ノ注有リ。

第四章ノ義ハ禮記檀弓上篇、同雜記下篇ニ見ユ。

以下十三章何本闕ク。

踊ハ喪ニ居リテ悲ヲ表スル擧動ナリ、後於地ハ足ガ地ヲ離ルルホドニ踊スルナリ、姑ハ父ノ女兄弟・姉妹ハ已ノ女弟ナリ。

第五章ノ義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 補音效。 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補學之敎之也。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補世子以君父故。而執謙於人。以儲貳之貴。而不敢加於人。則得之觀感者。又不旣衆矣乎。此一物三善之。唯世子然也。成王幼年在尊位。是法不可行矣。周公慮其不知爲人子者之不可爲人父。不知爲人臣者之不可爲人君。不知事人者之不可使人。故抗之於伯禽也。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補司業此章前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司成所謂大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 世子之謂也。補已上見記文王世子。此下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云云。 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于寬也。大也。 周公優爲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姉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常言姑姉妹而已。姉上長。姑伯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以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

何本義焉ナ道也ニ作ル。

序齒於學ハ太學ニ入リ卿大夫元子ノ士及ビ國人ノ俊選ト伍シ、長幼ヲ以テ序スルコトナリ。

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補王幼。未知所以爲子爲臣。以事人者。而成蚤即尊位。則不得教之以世子法矣。故抗之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庶由爲人子爲人臣。以事人者而推之。以爲人君父而使人。此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者也 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補今成王無父。未知君道。而兼天下而有之。則誰以敎之者。此所以抗世子法於伯禽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補物猶事也。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補序齒於學也。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補記作衆著於其君臣之義也。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補記無然而此三字。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補一物齒於學也。三善衆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君我君臨乎我也。齒讓以齒相讓也。禮然禮當然也。世子齒於學。則觀之者必衆。其不知者問焉。而知禮者告之。則知之者亦衆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

第三章ハ禮記文王世子篇ニ見ユ。阼ハ阼階卽チ主人ノ升降スル階ナリ、父ニ代ハリテ主人ト爲ルチ以テ阼ニ蒞ムノ禮チ行フナリ。何本攝政チ、相踐阼ニ作ル。

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爲不義。伯禽爲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補】古書記。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補】嗣立己莅阼矣。而曰未能。則以幼故。未能行莅阼之事也。周公攝政而治。【補】周公以冢宰。攝相助成王。踐履其莅阼之事。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補】抗擧行也。伯禽周公子。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補】欲令知世子法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世子事君。親長上之道也。記。此下。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云云。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記。仲尼曰云云。盖又是一章。上言相。此言攝政。攝行莅阼之事。非攝踐天子之位也。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補】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卽世子之道。周公擧以教伯禽者。意不專爲伯禽。而實欲王知之而興起焉。故曰。所以善成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無非欲王之成乎善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莅阼。

第三十二章雖於族人之親二句同上。族人之親云云ハ君ヨリ出デタル公子モ敢テ君ト長幼ヲ序セザルヲ言フ。

第一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第二章ハ禮記曾子問篇ニ見ユ。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干盾。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鬭。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有司當職吏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

第二十九章同上。

第三十章同上。

第三十一章孔子ノ語ハ禮記大傳篇ニ見ユ。

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何本旋ナ還ニ作リ、音旋ト注セリ、間モ無クト云フホドノ義ナリ。

第二十八章同上。以下五章何本闕ク。

以禮。爲其所當爲也。苟亡矣。則斂手足形。旋葬。補附于身者。但取蓋形而已。蓋畢卽葬。不竢盡禮。懸棺而封。補以手懸繩下之。無碑繂也。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補敬其本也。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以自盡。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檀弓上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云云。此下爲曾子弔於負夏云云。在子游問喪具前。檀弓下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與此同。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衞。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

第二十五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第二十六章同上、又說苑修文篇ニ見ユ。

第二十七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飮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旋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嬴博地名。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揜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補送終儀物。孔子曰。稱補去聲。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烏]乎齊。惡何。齊限。補齊者取中之義。記注以爲豐省之比。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補死葬之以禮。祭之

第二十一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二章同上。

第二十三章同上。

第二十四章同上。

顙。頽乎其順也。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禮注。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

孔子在衞。衞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補禮記能下有行字。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補卞魯邑。禮記作弁。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

第十七章吳孟子卒ノ事ハ哀公十二年左傳ニ見ユ。注ノ無ノ下ニ恐クハ禮ノ字有ルベシ

第十八章ハ禮記檀弓下篇、魯語ニ見ユ。

第十九章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第二十章孔子ノ語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子。季子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己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夫與子。各有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而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高也。扈扈大也。言喪者無容飾也。蓋榛以爲笄。音圭。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爲飾者。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

封ハ鄭玄讀ミテ窆ト爲ス、棺ヲ壙ニ下スコトナリ。

第十三章ノ事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第十四章。賓ハ弔者ナリ。

第十五章。繼父ハ父死スル後、母ノ再嫁セル夫ヲ言フ、同居云云ハ儀禮喪服、禮記喪服小記ヲ參看スベシ。

第十六章ノ事ハ哀公十一年左傳、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辟戾也。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郕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子。公爲。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見也。見走避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於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也。保。縣邑小城也。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徭役。任之雖重。謂時賦稅。君子弗

第十一章同上。吳師ヲ追フ事ハ左傳昭公十三年ニ見ユ。

第十二章掘中霤云云一節ハ禮記檀弓上篇、同下篇ニ見ユ。

喪。衛甯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强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韜。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士卑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霤力救反。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明不復有

第八章孔子ノ語ハ禮記禮器篇ニ見ユ。以下十九章何本闕ク。逆祀ノ事ハ文公二年左傳ニ見ユ。

第九章孔子ノ語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戰ノ事ハ襄公四年左傳ニ見ユ。

第十章ノ事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

詩ハ邶風谷風篇ナリ。

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論與此同。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報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

第七章孔子ノ語ハ禮記雜記下篇、禮記禮器篇ニ見ユ。何本子貢ノ問辭無シ。

樹ハ門内ノ屏ナリ、外ヨリ内ヲ見ルヲ得ザラシムル爲メナリ、論語ニヨレバ管仲ハ君ニ擬シテ門外ニモ之ヲ設ケタルナリ。

舊本上不僭下下不偪上ニ作ル、今何本ニヨリテ改ム。

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補鏤簋。簋有彫鏤之飾也。紘冕之飾也。以組爲之。自頷下曲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也。補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内外也。反坫反爵之坫。以土爲之。設在兩楹之間。山節藻梲。節栭也。刻爲山雲。梲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補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節柱頭斗栱。藻水草。梲梁上短柱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補賢擧大夫而稱之。數其所爲。則有踰分之事。而難爲在其上者。晏平仲祀其先祖。補記作人。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補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曰不揜豆。喩其極小。一狐裘三十年。補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其儉可知。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補即其所爲。則有不及分之事。而難爲在其下者。君子下不僭上。補不使上難爲也。上不偪下。補不欲下難爲也。禮雜記作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又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於晏平仲曰。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夫濫與隘。固君子所弗由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禮。子曰。良大夫

第四章孔子ノ語ハ禮記雜記下篇及ビ曲禮下篇ニ見ユ。何本則乘駑馬四字無シ。

第五章晝居内夜居外云云ノ事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致齊ハ祭ノ前三日ノ齋戒ナリ。

第六章ノ事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

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賙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何敢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補年不順成。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補輟土木之工。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補人君驅馳車馬之道。不脩治也。駑音奴。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補不備牲禮。祭祀不懸。不作樂也。補樂有鍾磬之懸。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補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特牲。特豕者特豚。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又雜記。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穀梁子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是也。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義殊。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内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内。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内。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

第三章南宮敬叔ノ事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

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補諡行之迹也。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補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日制。九十時脩。則亦豫凶事矣。然皆臣子之所爲。非豫屬也。況自爲之哉。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衞。衞侯補衞靈公。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補敬叔欲行賂求復位也。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補心乎利矣。不顧害義。喪補去聲。不若速貧之愈也。喪失位也。補喪謂失位去國。喪非欲速貧。而曰不若速貧之愈。夫子之惡其貨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補厚積不散。是謂怨府。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補以謝過也。而後循禮施補去聲。散焉。補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

第一章孔子ノ語ハ僖公二十八年左傳ニ見ユ。

第二章桓魋ノ事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何本工匠皆病四字無シ。

孔子家語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補】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論語所謂。譎而不正事也。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補】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於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天王守於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曰陽。山南曰陽。溫河陽也。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補】宋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補】功力多故。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侈。【補】心乎侈矣。不顧傷財。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補】死非欲速朽。而曰不如速朽之愈。夫子之惡其靡也。冉子僕。【補】冉有爲夫子御僕。或曰。子僕人名。曰。禮凶事不豫。【補】豫先備也。此何謂

孔子家語卷第九　終

第二十七章ハ韓詩外傳巻五、新序雜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同有リ。謁ハ季孫ニ告グルナリ。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第二十六章ハ新書雜事篇、淮南子人閒訓ニ見ユ、淮南子ハ孔子ノ事ト爲サズ。

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東益之宅。補益下諸本脫宅字。下同。不祥謂妖異不利人也。）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補國是日非。）老者不教。（補不教訓子弟。）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不祥有五。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詩小雅小宛篇。儀威儀。又復也。不又言天命難恃也。）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第二十五章中孔子ノ語昔者有虞氏云云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

肩ハ肩ダケ後ルナリ。

禽ハ狩獵ノ獲物ナリ。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父黨隨行。兄黨鴈行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道路。任負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始老。不爲力役之事。不爲田獵之徒也。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

ニ應ジテ役ニ從ハシメタリ、今田制破レ兼併行ハル、一夫ニテ百畝以上ヲ占ムル者有リ、因テ田一井ニ就キテ出役ノ數ヲ定メ、丁男ノ數ニヨラザラントセルナラン。注ノ度字當ニ丁夫ノ上ニ在ルベシ。

稷ハ四十秉ナリ、注ノ囷稜ハ日稷ノ譌ニテ四秉トノ間ニ脱文有ルベシ。

第二十四章ノ事ハ禮記仲尼燕居篇、說苑政篇ニ見ユ。

而底其遠近。底平。平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里有稅。度其有無。以爲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老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供。無軍事則止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缶米芻藁。不是過也。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因稜。穗連。藁芻不可分。故曰(步)缶。十六斗曰庾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爲德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爲節。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

第二十二章ノ事ハ成公十七年左傳ニ見ユ。

第二十三章ノ事ハ哀公十一年左傳及ビ魯語ニ見ユ。法賦ハ兵賦ナルベシ、古田制ノ行ハレシ時、一夫田百畝ヲ受ク、一井九夫ナリ、軍旅ノ事有レバ一家ノ丁男ノ數

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烝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辟法也。績功也。聖王之制也。今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克通於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讓之。慶克告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於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刖鮑牽之足。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刖音月。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衞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衞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

第二十章ノ事ハ成公二年左傳、新書審徵篇ニ見ユ。古ハ樂器ヲ簨簴ニ懸ク、之ヲ懸ト云フ、諸侯ハ堂下庭上三方ニ之ヲ置ク、故ニ曲懸ト云フ、大夫ハ二方ノミ繁纓ハ馬ノ胸ノ飾ニテ、亦君ノ禮ナリ。

第二十一章ハ魯語ニ見ユ。

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孫。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衞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師遇。爲齊所敗也。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衞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軒懸。軒懸闕一面也。故謂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馬纓當膺以索羣。銜以黃金爲飾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子路仕衞。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君之所司也。司主。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紞冠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綖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妻爲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爲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

夫子ハ孔子ヲ斥ス。

第十八章ノ事ハ哀公十四年左傳ニ見ユ。論語ニヨレバ哀公ハ三氏ニ告ゲヨト言ヒ、孔子季氏ニ行キテ告ゲタレドモ、季氏從ハザリシナリ、左傳及ビ此文ト異ナリ。

第十九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但彼文略ナリ。

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歡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也。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

改メテ董ニ蒐シ、易ヘテ盾ヲシテ中軍ニ將タラシメ、盾此ニ於テ始メテ國政ヲ爲シ、即チ法ヲ制セリ、陪臣ヲ以テ擅ニ法ヲ作ル、故ニ亂制ト爲ス、注非ナリ、其法當時未ダ民ニ示サザリシヲ、簡子ニ至リテ鼎ニ銘セルナリ。

第十六章ノ事ハ哀公六年左傳、說苑君道篇、韓詩外傳卷三ニ見ユ。望ハ境内ニ在ル山川ヲ言フ。書ハ古文尙書五子之歌篇ナリ。

允出云云ハ古文尙書大禹謨ニ見ユ。

第十七章ノ事ハ哀公十一年左傳ニ見ユ。

不復戴奉上也。 何業之守也。 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 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 夷蒐之時。變易軍帥。陽處父爲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 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天子祀天地。諸侯望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四水名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求之於己。不越祀也。 其不失國也宜哉。 楚爲吳所滅。昭王出奔。已而復國。 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 陶唐堯。率猶循。天常天之常道。 在此冀方。 中國爲冀。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謂夏桀。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己妻之。 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

第十四章ノ事ハ昭公二十八年左傳ニ見ユ。

詩ハ大雅文王篇ナリ。

第十五章ノ事ハ昭公二十九年左傳ニ見ユ。

鐘ハ左傳ニ鐵ニ作ル。

簡子ハ趙鞅ナリ、宣子ハ盾ノ後ナリ、范宣子ハ范匄ナリ、下文宣子之刑夷之蒐也云云ニヨレバ此宣子モ趙宣子ナルベシ、左傳モ范宣子ニ作レリ。

執秩ハ官秩ノ上下ヲ嚴ニスルヲ主トスルナリ、被廬ニ蒐シ三軍ヲ作リシコトハ僖公二十七年左傳ニ見ユ。

文公六年左傳嘗、夷ニ蒐ス、狐射姑中軍ニ將トシ、趙盾之ガ佐タリ、

晉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皆以賢擧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擧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擧也。近不失親。子可擧而擧也。遠不失擧。故不以遠不擧。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文王長配天命而行。庶國亦當求多福。人求多福。忠也。魏子之擧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范宣子晉卿范匄。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蒐于被廬時。蓋作執秩之官。以爲晉國法也。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禮而徵於書。

注ノ紏ハ絿ノ誤ナラン、何本孔子聞之ヲ及聞其卒ニ作ル。

第十三章ノ事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以下十三章何本闕ク。

天之明道者。言威也。補四句同前詩。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意。僭憯也。明天之命也。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紏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安遠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補兩句亦前詩。柔寬而撫之也。能擾而習之也。有剛柔義。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紏急。言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遒聚。補詩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絿紓。不剛暴。不柔懦。布政和適。故爲百祿所遒聚也。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相友。如兄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補遺愛有餘愛在民也。左傳載此。在昭二十年。或曰。聖經無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爲主。猛誠非所當事。夫子不曰施之紏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不可施。則少紏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剛暴酷戾之爲。不過欲飾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佗然其不可脫耳。子產而尚猛。如後世之爲。則亦不得爲惠人。不得稱仁。不得有遺愛矣。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第十二章ノ事ハ昭公二十年左傳ニ見ユ。何本濡ヲ懦ニ、翫ヲ玩ニ作リ、一作翫ト注セリ、多掠取ヲ多盗取人於萑苻之澤ニ作リ、萑音丸、苻音蒲 萑苻鄭澤名、盗於澤刼人物ト注セリ。

之基。〔本也。〕子産君子之於樂者。〔能爲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補 鄭大夫游吉。〕我死。子必爲政。〔補 執國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翫習。〕則多死焉。故寛難。子産卒。〔補 左傳。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掠盜。〔掠。抄。〕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此狎而玩之。則多死之驗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寛則民慢。〔補 易法。〕慢則糾之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殘民。補 傷生。〕民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寛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民勞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補 詩大雅民勞篇。乞幾也。言厲王暴虐。民勞甚矣。庶幾可少安之。施惠京師。以安四方之人。〕施之以寛也。毋縱詭隨。〔詭人隨人。遺人小惡者也。〕以謹無良。〔謹小以懲之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曾也。當用遏止爲寇虐之人也。曾不畏〕

第十一章ノ事ハ昭公十三年左傳ニ見ユ。此章何本闕ク。
貢賦ハ諸侯ノ承ケ守ルトコロナリ、故ニ承ト云フ。
太宰純曰ク、尊卑ノ下ニ異ノ字有ルベシト。
南ハ男ニ同ジ、此男ハ爵ヲ以テ言フニアラズ、男服ノ內ニ在ルヲ以テ言フ。
詩ハ小雅南山有臺篇ナリ。

周靈王監謗者。國人莫敢言。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子産之論出於此。

〔鬷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補 孔子生襄二十二年。於是十歲。蓋長而後聞之也。韓退之不毀鄉校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敎。游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名其志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産。執成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産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傳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平丘ノ會ニ昭公盟ニ與ラズ、晉季孫ヲ執フ、子服惠伯從フ、已ニシテ晉季孫ヲ歸ス、惠伯晉ヲ責メ盟會シテ去ラント請フ、晉之ヲ患ヘ叔向ニ問フ、叔向曰ク叔魚能クセント、乃チ叔魚ニ命ズ、叔魚季孫ヲ見甘言ヲ以テ其心ヲ和グ、季孫乃チ還ル。第十章ノ事ハ襄公三十一年左傳ニ見ユ、又新序ニ見ユ。

平丘。晉人淫芻蕘者於衞。衞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客未退而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魯季孫見執。諸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責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衞虐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鄉之學校。補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五有學校也。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補執政之臣。專柄國事者。鬷明欲毀鄉校。鬷明然明。補大夫鬷蔑。字然明。劉向新序。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惡。然明謂子產曰。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補彼之所議於我有益也。我聞爲國忠善以損怨。補忠善盡心爲善也。善新序作信。不聞立威以防怨。補毀校即立威。防怨猶防水也。補左傳作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補防水止於一時。久必大潰決。所犯之處。傷人必多。以喩防怨之終有害也。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補順其勢。使疏通。不如吾所聞而藥之也。藥治療也。補人言不可止。不如吾聞而以之爲藥石。以自治也。左傳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明年。鬷明欲毀鄉校。子產時在位。故爲是言。國語。

詩ハ大雅抑篇ナリ。

第九章ノ事ハ昭公十四年左傳ニ見ユ。叔魚ハ姓羊舌、名ハ鮒、叔向(羊舌肸)ノ弟ナリ。

默ハ左傳墨ニ作ル。尸ハ屍ヲ陳ネ暴ラスナリ。

平丘ノ會ハ昭公十三年ニ見ユ、魯晉衞齊等皆會ス、叔魚衞ノ地ニ次セル時、叔魚衞ノ貨ヲ得ントシ芻蕘者ヲ放チテ肆ニ草ヲ取ラシム、衞人叔向ニ賂ヒテ之ヲ止メンコトヲ請フ、叔向其羹ヲ受ケテ錦ヲ返ヘシ、衞君ノ名ヲ以テ之ヲ叔魚ニ遺ラシム、叔魚之ヲ受ケテ芻蕘ノ者ヲ止メタリ。

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也。不以立己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蔽斷。斷罪歸邢侯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卿韓起也。)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施宜為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善。昏亂也。己惡而以賂求善為亂也。)貪以敗官為默。(默猶冒也。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為賊。(忌憚。)夏書曰。昏默賊殺。(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者也。)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末薄。)或曰義。(或左傳作滅。)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于

刑ハ型ニ同ジ、量ルナリ。

第八章ノ事ハ昭公四、五年左傳ニ見ユ。

亂大從ハ亂ヲシテ來リ至ラシムルナリ、披ハ析ナリ、叔孫ノ邑ヲ析キテ人ニ贈リテ賂ト爲セルナリ。

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祈昭愔愔。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純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傷民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

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克勝。言能勝己私情。復之於禮。則爲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叛。遂死焉。

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名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豎通內外之命。相家。長遂命爲家相。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子叔孫婼。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

衰ヘ滅ズルナリ。

第七章ノ事ハ昭公十二年左傳ニ見ユ。

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爲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遠矣。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書也。言以足志。言以足成其志。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愼哉。

楚靈王汰侈。汰驕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然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九丘國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曰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極。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悅之樂。蓋曰徵招角招是也。昭宜爲招。左傳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遊。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

第六章ノ事ハ襄公二十五年左傳ニ見ユ。以下三章何本闕ク。亡ハ左傳忘ニ作ル。太宰純曰ク、注ノ犬ハ大ノ訛カト。

注ノ陳人ハ誤ナラン。隧ハ陳ヨリ鄭ニ至ル路ナリ。

乎弑也。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補詩邶風雄雉篇。懷思。詒同貽。慼憂也。詩作阻。盾引之。以明己本因思晉國而還。乃自貽此惡名。憂慼而不解也。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補書史法不隱惡。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補爲史法受惡名。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譏。而受弑君之責也。補已上左傳同。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不與聞乎故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卽免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亦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濟。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不與聞乎故者歟。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旣長。所以積憾於盾。有不在于驟諫者。盾蓋覺之。而私樹黨焉。當日之事。提彌明・靈輒。爲其耳目肘股。不偶然也。穿之成乎弑。將誰爲哉。而謂盾不與聞乎故。其可乎。今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鑿說。而記者之妄傳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豕恃楚衆。豕犬。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爲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鄭。至其東門也。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陳人。堙塞。刊斫也。敝邑大懼。天誘其衷。誘導。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克陳也。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第四章ノ事ハ襄公二十九年左傳ニ見ユ。季札ノ上國ニ聘セルハ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年九歲ノ時ナリ、孔子聞之云云ハ疑フベシ、左傳ニハ孔子云云無シ。

第五章ノ事ハ宣公二年左傳ニ見ユ。

何本出ヲ越ニ作ル。

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嘉謀。學安敬之道也。

衞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衞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標晉史也。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標趙穿大夫盾從兄弟之子。靈公名夷皐。左傳宣二年。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遂弒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標盾卽宣子。以難出奔。未及晉境上山。聞弒而還。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標太史董狐。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標正卿當國任事。君之故必與聞。而臣之罪當先問者。亡不出境。以與弒君謀者。僞出以逃惡名。返不討賊。似己先受意於人。欲人之成

ユ。以下三章何本闕ク。刻ハ戒メ約スルナリ。

第三章ノ事ハ昭公七年左傳ニ見ユ。二人ハ孟僖子ノ子、何忌ハ孟懿子、南容説ハ南宮説、卽チ敬叔ナリ、南容ハ別ニ一人ナリ、此ニ混ジテ一人ト爲スハ非ナリ。

君子云云ハ、詩小雅鹿鳴篇、大雅ハ文王有聲篇ナリ。

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季孫德不素著。爲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左軍能卻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説・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爲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定爲卿大夫。）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

尺ナルモ、斜ニスルチ以テ下ヨリ眞直ニ上ニ測レバ墓封ノ高サハ四尺トナルナリ。

何本第三十八ト爲ス。

第一章ノ事ハ昭公二十年左傳、孟子ニ見ユ。

第二章ノ事ハ哀公十一年左傳、史記世家ニ見

琴書。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三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敢附書之。今冢前所有壇石。及夾道石柱石獸石翁仲之類。後世所增者。不在悉也。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補時年三十。齊侯出田。田獵。補齊侯景公。田獵也。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謂之田。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也。補虞人掌山澤之官。旌折羽爲之。游車載旌。象文德也。左傳作以弓。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補旌左傳作旃。以孤卿所建故也。弓以招士。補詩。翹々車乘。招我以弓。士有事於四方故也。皮冠以招虞人。補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職在田獵故也。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謂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召不往也。補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柳宗元曰。官者道之器。未有守官而失道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齊國書伐魯。國書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不

何本藏入地ヨリ何觀乎哉ニ至ル一節無シ。

何本二三子ヨリ或去ニ至ルマデヲ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ニ作リ、處於墓如家ヲ往從墓而家ニ作リ、下ノ家ヲ室ニ作リ、其居ノ二字無シ。如ハ而ニ同ジ。

古ハ墓ヲ封ズルニ板ヲ斜ニシテ圍ミ土ヲ其內ニ入レテ固メ、固メ終ハレバ板ヲ上ゲテ又圍ミ土ヲ入ル、此クスルコト三度、下ヨリ上ニ斜ニ銳形ヲ成ス、板ハ廣サ二尺、三板ニテ六

以盛旌旗之竿。葬乘車所建也。旌旗之旒縿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置翣設披至此。記檀弓上篇同。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閒之名。○鬣力葉反。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三斬上旁殺。蓋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補記檀弓上篇。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所謂心喪也。訣別也。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補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與此同。孟子云。子貢獨居三年。而此云六年。是通心喪三年言之也。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補史記。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何本既卒ヨリ雖経而出可也ニ至ルマデ無シ。

何本殯字無シ、貝ヲ具ニ作ルハ非ナリ、含ハ、死者ノ口ニ米ヲ入ルルヲ飯ト云ヒ、貝又ハ玉ヲ入ルルヲ含ト云フ、飯含必ズ合セ用ヰルナリ、襲ハ死者ニ衣服ヲ著スルコトナリ、其數、士ハ少ク、身分高キホド多シ。何本柏棺ヲ柏椁ニ作リ、飾牆ヲ飾桐牆ニ作リ、桐ノ下ニ一作棺ト、牆ノ下ニ一作牆ト注セリ。

法也。記檀弓上篇。魯哀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一人天子之稱也。補天子自稱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君兩失之矣。 補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果不沒於魯也。 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 補記作爲志焉。 含以蔬米三具。 蔬糗米。禮記曰。稻曰嘉蔬。補蔬米糗也。記曰嘉蔬。 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 綦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補綦雜色也。 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牆置翣。設披周也。 補披柩行夾引棺者也。 設崇殷也。 補崇牙旌旗飾也。 綢練設旐夏也。 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綢直留反。補綢練

史記ハ襄公二十二年生ト爲ス、故ニ年七十三ヲ得、襄公二十一年生（公穀二傳）ニ從ヘバ七十四ト爲ル、或ハ七十二ト爲スナリ、七十四説ヲ正シトス。

何本哀公誄以下ヲ別ニ一章ト爲ス、煢煢ヲ煢ニ、於乎ヲ嗚呼ニ作ル、無自律ハ、哀公孔子ヲ失ヒテ自ラ法ト爲スモノ無シトナリ。

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莫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時年七十三矣。【補】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載同。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宋學士景濂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曰。元年冬十月。擧前后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藏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即爲十一月者。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左傳載孔子卒。馬遷遵之。諸儒又遵之。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又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而王應麟致疑於是。謂今不可考者過矣。

哀公誄孔子曰。【補】周禮。卿大夫之喪讀誄。誄哀辭也。旻天不弔。仁覆愍下。謂之旻天。弔卹也。不慭遺一老。弔善也。慭且也。一老孔子也。【補】慭强也。又且也。一老謂孔子。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補】屏輔也。煢煢余在疚。疚病。【補】煢々無依怙。疚病也。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爲法。【補】言我無以爲

殯ハ棺ニ入レテ、葬ルマデ其處ニ置クナリ、古ハ堂ニ東西兩階有リ、東ヲ阼階ト云フ、主人ノ升降スルトコロ、西階ハ賓ノ升降スルトコロナリ、堂上ニ二柱有リ、之ヲ兩楹ト云フ、主人ハ東階ヨリ升リ、賓ハ西階ヨリ升リ、兩楹ノ間ニテ禮ヲ行フ、殯處ハ三代各々其處ヲ異ニス、奠ハ死者ニ物ヲ供スルナリ。

頽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爲梁者。哲人其萎乎。萎頓。補喆與哲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補詩。高山仰止。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補放讀若倣。泰山爲衆山所仰。梁木爲衆木所仗。猶哲人爲衆人所仰仗而效放也。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補疇發聲辭。昔之夜昨暮也。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夢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補奠薦也。陳也。楹柱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陳奠之具。上二句記在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補主所由之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補賓主相夾之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補賓所由之地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東西階。則就以爲主。以爲賓。故曰猶。兩楹則是賓與主夾之。故曰與。而丘也即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己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余殆將死也。蓋補徵之夢寐。而感於世道。然也。此聖人之知天命也。遂寢病。七日而終。補七日天之道也。緯書載。孔子將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云。趣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爲赤烏飛去。其言甚誕。蓋亦好事者爲之也。已上記檀弓上篇同。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

何本第四十三ト爲ス。

此篇禮記檀弓上篇、哀公十六年左傳、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

徒。不能贊一辭。公羊疏。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周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餘皆棄而不錄。而魯獨言內者。託王法於魯也。**贊明易道。**補 易卦伏羲所作。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曰周易。孔子爲彖傳・象傳・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補 脩脯也。十脡爲束。謂以充贄也。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補 與當作興。素王有德無位之稱。出處見前注。**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作起。**負手曳杖。**補 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

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補漢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孔子之時。已不具矣。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補漢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尼陳。干七十餘君。適齊反魯。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々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二代。郁々乎文哉。吾從周。刪詩述書。補刪摘削也。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風爲雅爲頌。始三百五篇。據今詩及亡者。三百十一篇。而云三百五篇者。缺其所亡。以見在爲數也。孔安國尚書序。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繁亂。剪截浮辭。擧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據今書並序。凡五十九篇。餘並亡。定禮。補史記。孔子追迹三代之禮。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今禮多散亡。理樂。補論語。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詩三百五編。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今樂記亡。制作春秋。補史記。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

第二章 何本子輿ニ作ル、適魯ヨリ遂退而ニ至ルマデ、今孔子ヨリ未始有也ニ至ルマデ、又下文ノ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以下、皆無シ。

餬帛之餬。言己位高益下。不敢省後。故饘鬻於此鼎。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明德者指考父言。當時不得位。其後世必有知能通達之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孔丘。說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爲南宮氏。諡敬。字叔。又字容。字括。一名縚。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詩小雅鹿鳴篇。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左傳同。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云云。今孔丘年少達禮。其達者歟。吾卽歿。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子之講學。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之所言者。則在公至自楚後十又七年。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爾。春秋昭二十四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其召其大夫言之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事。而爲年少知禮。以求合年十七之說。誤矣。」

齊太史子與補子與未考。疑卽子車公孫捷也。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

魯昭公七年魯ノ孟僖子禮ヲ講學ス、凡ソ禮ヲ能クスル者皆與レリ、孔子亦與ル、時ニ年十八(史記ハ十七ト爲ス)僖子後十七年病ミテ死セントセル時、家ノ大夫ニ遺言シ二子ヲ孔子ニ従ハシム、左傳皆昭公七年ニ載ス、史記因リテ僖子此年死スト爲セルハ誤ナリ。

季平子。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史記。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云云。或云。嗜學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絀之言。又因是而緣飾之。誣益甚矣。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補娶之明年。魚之生也。魯昭公補名稠。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補哀十一年。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

〔孟僖子病將死。昭二十四年。仲孫貜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世祖。以有宋。而授厲公。說見前。及正考父。何之曾孫。孔子六世祖。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司空。武公子宣公。名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共與恭同。史記作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隨位高下。而曲躬有深淺。位益高。則身益下也。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循墻莫侮。謂雖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史記作亦莫敢余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鬻之薄者。爲飲。粥饘之厚者。爲飡。於是於鼎中也。餬口說文寄食也。今按。餬取塗抹供給意。猶今謂別帛相黏爲

本節ノ解ハ禮記檀弓上孔子少孤云云ノ章ノ標注ヲ看ヨ、但檀弓ノ記事ハ誣妄ノ言ニシテ、家語亦其儘ニ取リシモノナリ。季子饗士云云史記世家ニ見ユ、亦妄言ノミ、史記ハ既練ヲ要經ニ作ル。

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曾載。腰應矩。舌理七重。及鈎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道子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遺像其可徵歟。」

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笄年適梁紇。無幾死。以少寡為嫌。不從送葬。不知其墓處。故不告爾。言近誣矣。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四達曰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讀若引。也蓋殯也。記注。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耳。亦曲說。問於聊曼父之母。史作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得合葬於防。自孔子少孤至此。見記檀弓上篇。按。孔子母死。史記蓋十六時。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不知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棺衢路。以俟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邪。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事矣。曾無與訪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能已者。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云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且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今附注於此。

季氏饗士。

何本其先ノ其、聖王ノ王皆無シ、十尺ヲ九尺ニ作ル。

何本徵在既往ヨリ而私禱ニ至ル十八字無ク、禱ノ下ニ於字有リ、以祈焉三字無シ、故名云云六字ヲ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ニ作ル。

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也。【補】謂成湯後。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補】貪愛也。按。左傳襄十年。偪陽之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紇之武力絕倫可知。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補】已上史記索隱引家語幷孔子祖庭廣記同。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補】史記。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比史後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差一月。賈逵・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二十一年。杜預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辯。載于後。王子年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廣記。先聖誕顏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夫玉書天樂。事不經見。怪異不可信。雖然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聖人之生。先見之兆。必有非人常聽之所能測者。〔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背。虎掌。胼脇。脩肱。參背。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

有リ、故後ヲ其後ニ作リ、一曰孔父云云十九字無シ。

嘉ハ名、孔父ハ字ナリ、嘉ノ後其字ヲ以テ氏ト爲シ孔氏タルナリ、魯ニ奔リシハ孔父ノ子ナルベシ。

孔父生子木金父云云生防叔ヲ何本嘉（注一作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其子爲防叔ニ作ル。

何本其妾ヨリ於是ニ至ル十六字無シ。

子勝。補家語以弗父何爲湣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共。又作哀公熙。本多不同。疑必有誤。按史記。載湣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爲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爲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何讓。而鮒祀之弑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家語曰。世爲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卿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得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當嗣矣。熙立。而鮒祀弑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乎。而紀載失其詳耳。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補一作五世後。以孔爲氏焉。補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遂姓孔氏。一曰。孔父生時賜姓也。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補左傳桓二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杜預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與此異。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知杜有何據。

［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補紇爲魯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莝城是。莝于臥切。

〔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無適子。〕是無子［也］。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

何本姓ヲ始ニ作リ、第四十二ト爲ス。第一章ハ史記宋微子世家、詩商頌那ノ正義ニ引ケル世本、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何本紂之庶兄四字、以圻內諸侯五字、初武王ヨリ作難ニ至リ、東征ヨリ申之ニ至リ、從殷之子孫ヨリ嗣微子後ニ至ルマデ皆無シ。何本故號微仲ノ故ヲ弟ニ作リ、啓卒弟思衍立是爲微仲ト注セリ、生宋公稽ノ上ニ仲字有リ、生胄子ヨリ乃稱公焉ニ至ル一節無ク、宋公生ノ宋公ヲ稽ニ作リ共及襄公四字無ク、緡公熙ノ下ニ一作煬公共又作哀公熙ト注セリ、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十二字無ク、何當嗣（注一作當有宋）而讓其弟厲公焉（注史記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無何讓立事）トアリ。何本弗父二字無シ、世子ヲ世父ニ作リ、世父勝ノ下ニ世爲宋卿四字

祀。豈復有前失哉。事□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奏覆。今摘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爲斟酌考究。而繼陳□□。事必有□□遂也。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補紂庶兄。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補圻內國。子爵。補啓食采於微。曰微子。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于宋。補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湯祀。今睢陽地。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

何本右夫子云云九字ヲ右七十二弟子ニ作ル。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ㇼ堂ニ入ㇼ室ニ者。

補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並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正德改元。會奏爲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必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之所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目。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比□。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棖。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績。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今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爲棖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棖。俱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況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贈懸豐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

句井疆。衛人。字子界。

步叔乘。齊人。字子車。

石作蜀。成紀人。成紀秦地。字子明。

邽選。魯人。字子斂。補史記作巽。

施之常。魯人。字子恒。

申續。魯人。字子周。補史記。申黨字周也。

樂欣。魯人。字子聲。補史記作欬。

顏之僕。魯人。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補史記作忠。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魯人。字子斂。補史記作多。赤者切。

縣成。魯人。字子橫。補史記作祺。

顏相。魯人。字子襄。補一作祖。

何本石子蜀ニ作リ、史記作石作蜀ト注セリ。

何本子飲ニ作リ、史記子斂ト注セリ。

何本申績ニ作ル。

何本孔子兄之子五字無シ。

何本秀ヲ季ニ作ル。

何本抗ヲ亢ニ作リ、一作杭ト注セリ。

何本肩定ヲ有ニ作リ、史記作公堅定ト注セリ。

左郢。補史記作左人郢。魯人。字子行。

狄黑。衞人。字晳之。補一作子晳。

商澤。魯人。字子秀。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

榮祈。補一作期。魯人。字子祺。

顏噲。魯人。字子聲。

原抗。魯人。字子籍。

公肩定。魯人。字子仲。補一作中。

秦非。魯人。字子之。

漆雕從。補史記作漆雕從父。魯人。字子文。補一作有。

燕伋。補一作級。秦人。字子思。

公夏守。補一作首。魯人。字子乘。

何本奚咸ニ作リ、楷ヲ晳ニ作ル。

何本子曹ヲ子庸ニ作ル。

何本子上ヲ子之ニ作リ、一作上ト注セリ。

何本宰ヲ罕ニ作ル。

何本后處ニ作リ、一作石處ト注セリ。

秦祖。秦人。字子南。

奚蔵。補史記。奚容箴。魯人。字子楷。

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

廉絜。衛人。字子曹。

公西與。補一作如。魯人。字子上。

宰父黑。魯人。字子黑。補一作素。

公西蔵。魯人。字子尙。補一作上。

穰駟赤。秦人。字子從。補當作徒。

冉季。魯人。字子產。

薛邦。魯人。字子從。補一作徒。

石處。齊人。字里之。補一作子里。

縣亶。補音玄。魯人。字子象。

何本與宗魯友以下無シ。宗魯ノ事ハ曲禮子夏問篇ニ見ユ。

何本孺ヲ儒ニ、魯ヲ魚ニ作レリ。

太宰純ハ幸ヲ辛ニ作レリ。

何本哲ヲ楷ニ作レリ。

舊本龍ヲ寵ニ作ル。堅白同異ノ辨ヲ爲セル者ニアラズ。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何本琁ヲ族ニ作リ、毎孺子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ヲ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ニ作ル。

琴牢。補一名張。衞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補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魯。補一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魯人。字子哲。補一作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衞人。補鄭玄曰。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補孟懿子之子。名彘。字子洩。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何本犂ヲ黎ニ作ル。

太宰純巫馬期ヲ巫馬施ニ改メ作レリ。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詩ハ小雅漸漸之石篇ナリ。

何本三十九ヲ二十九ニ作ル、年三十以下無シ。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犂耕。補一無黎字。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補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見兄桓魋行惡。補宋司馬向魋也。出自桓公。故曰桓魋。牛常憂之。補論語。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補史記作巫馬施。字子棋。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施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補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吾斯之未能信ハ論語ニアノ仕フルヲ謝スル語ナリ、今王肅ハ尙書ノコトト爲セリ。

何本孔子周行以下無シ。

太宰純不慈ヲ丕茲ト改メタリ。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何本少孔子以下無シ。

詩ハ小雅車舝篇ナリ。

仕。補論語。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義。孔子悅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補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闘而死。闘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丕茲。補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按。不慈當作丕茲。左傳。孟氏之臣秦堇父。嘗輂重如偪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爲是。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音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補一作顏高。魯人。字子驕。補左傳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註。顏高魯有力人。豈即此顏刻與。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字子驕者。此人是也。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慰安。乃歎曰。吾未

何本善焉ヲ善之ニ作ル。

何本由ヲ繇ニ作リ、音遙、史記作顏無繇ト注ス、少孔子六歲五字ハ字季路ノ下ニ在リ。

何本少孔子十一歲六字、及ビ孔子曰以下皆無シ。

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補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曾點。補點史記作蒧。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敎不行。欲修之。補記載。季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若是乎。敗禮甚矣。何脩之有。孔子善焉。補未聞孔子善點之修禮也。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而歸。補曾哲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浴當作沿。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風乘風也。春時風和。可乘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敎學於闕里。而受學焉。補史記。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補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史記。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中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爲卜筮家。獨存者。未然也。

漆雕開。補鄭玄曰。魯人。蔡人。字子若。補一字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

何本守節ヲ有守ニ作リ、孔子以下無シ。

何本韜ヲ滔ニ作ル、一名ハ适又括、字ハ子容、故ニ南容トモ言フ、南宮敬叔ハ別ニ一人ナリ。

何本哀ヲ克ニ作リ、鄙天下云云十二字無シ、特歎賞ヲ貴ニ作ル。

儀。補閑習熟也。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原憲。宋人。補鄭玄曰。魯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淸靜守節。貧而樂道。補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媿色。原憲笑之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敎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此其淸靜守節。貧而樂道之實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衞。

公冶長。補一作萇。魯人。補史記作齊人。字子長。補范甯曰。字子芝。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補論語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爲其能忍恥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爲能忍恥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

南宮韜。補一名括。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淸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補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之兄名孟皮。

公晳哀。補史記作哀。齊人。字季沈。補一作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

宓ハ音密、子賤ノ姓ハ伏ナリ、當ニ虙ニ作ルヘシ、但誤リテ宓ニ作ル。

何本四十九ヲ三十ニ作リ、仕、孔子大之皆無シ。

何本四ヲ三ニ作ル。

何本子有ヲ子若ニ、三十六ヲ十三ニ作ル。

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補 史記作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補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等對曰。君任德。則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道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也。然則三子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辨治者。其以子賤爲最賢乎。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補 鄭玄曰。齊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補 弱卑屈意。不然其蚤年也。仕於季氏未聞。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補 音志。好古道。補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日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佗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以有子之彊識好古道。又在聖人之門。而不免有所不知也。後世學者。所知曾幾何。而好爲人師。吾見其數窘於問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賓主之

曾子妻ヲ去ル事ハ白虎通ニ見ユ。

七出ハ本命解ニ詳ナリ。

何本三十九ニ作ル、孔子嘗ヨリ然其爲人ニ至ル二十一字、以取與以下皆無シ。

以諸ハ然諸ノ訛ナルベシ。

何本高氏之別族五字、長不過六尺云云九字、少居魯以下皆無シ、四十ヲ三十二、篤孝ヲ篤學ニ作リ、法正ノ正字無シ。

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澹臺氏。 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補論語。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以取與去就以諸爲名。仕魯爲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補史記。子羔長不盈七尺。孔子以爲愚。 少居魯。見知於孔

何本四十五ニ作ル、習於詩云云七字、爲人以下無シ。

三家渡河ノ事ハ呂氏春秋愼行論察傳篇ニ見ユ。

以上所謂十哲ナリ。

何本爲人二字、沖ヲ重ニ作リ、資質寬重ヲ句ト爲ス。博接以下無シ。

何本齊嘗以下無シ。

卜商。衞人。補鄭玄曰。溫國卜商。今河内溫縣。舊屬衞。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衞。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衞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敎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補史記。孔子旣歿。子夏居西河敎授。爲魏文侯師。已上十人。卽論語四科之所列者。其序並無所紊。而著名云云。亦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之。噫其泥矣。

顓孫師。陳人。補鄭玄曰。陽城人。陽城亦陳屬縣。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補論語曰。師也辟。又曾子曰。堂々乎張也。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補子張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愷悌寬沖。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爲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補武城魯邑。當時有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補曾氏實得道統之傳。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

何本仕爲以下無シ。

何本一字季路ヲ注文ト爲ス、爲人以下無シ。

何本特習於禮四字及仕爲以下皆無シ。

賤賣貴。隨時轉化。以殖其貨者也。歷相魯衞。而終于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補論語。子曰。求也藝。又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卞人。補卞魯邑。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補論語。子曰。由也好勇過我。又片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衞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爲孔子御侮之友。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魯人。補史記作吳人。今吳郡有言偃冢。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補史記。孔子以子游爲習於文學。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衞。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何本字子我ト魯人ト地ヲ易フ。何本仕齊以下無シ。田常ト亂ヲ爲シタルハ闞止字子我ナリ、字ニヨリテ誤リシナリ。

何本字子貢ト衛人ト地ヲ易フ。孔子每詘以下無シ。

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補不肖不象賢也。史記。仲弓父賤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南面。補德足以長人任諸侯之治也。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宰予。魯人。字子我。有口才。補史記。利口辨辭。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補言宰予爲病利。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補左傳稱衛賜。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補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販廢舉買

何本第四十四ト爲ス。此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ニ見ユルモノ多シ。何本三十一ヲ三十二ニ作リ、早ヲ而ニ作ル。

何本命也夫ヲ命矣夫ニ作ル。

孔子家語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歳。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歳。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以爲誤。補王肅謂。此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辭。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爲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補回爲孔子胥附之友。此言孔叢子同。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補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歳。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補論語。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補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淮南子。冉伯牛爲厲。先儒從之。或謂。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

孔子家語巻第八終

斑然ハ文采貌、卷然ハ柔美ノ貌ナリ。

斑然。執汝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地若可入ハ地ニモ入リ度ホドニ恥ヅルナリ。

第四章ハ禮記檀弓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同アルノミ。舊ハ故人ナリ、沐ハ治ナリ。原壤ハ論語ニヨレバ孔子ニ責メラレシ人ナリ、此章ノ事ハ信ズベカラズ。木ハ槨材ナリ、之ヲ叩キテ歌ヘルナリ。

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衣衣上如字。下於既反。）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鱄宜爲鱣。新書作鱨。鱦魚之懷妊者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　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

傳郭ハ負郭又附郭ナリ。

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樂音洛。 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喪息浪反。 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第三章ハ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篇、新書、新序雜事篇、淮南子道應訓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
以下二章何本無シ。
宓ハ、當ニ虙ニ作ルベシ、音密、宓ハ音伏ナリ。勉ハ免ナリ。

事。而妄爲之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其眞也哉。好事者爲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吠聲。飾事以誇多耳。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眞口舌之人。傾覆之徒。何以爲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爲列國之禍而許之。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爲孔子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宓音密。單韻善。）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

何本始チ初ニ作リ、能字無シ。

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巣。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而不歸。不返國。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黃亭。近濟水。吳晉爭彊。左傳哀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乃先晉人也。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潛師曰襲。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越在東。故云。左傳黃池之會。无晉擊吳。敗吳師事。是年越入吳。吳歸。與越平。越滅吳。則在哀二十二年。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已上史記亦同。元金履祥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數矣。一不彼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强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强。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補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哉。以存父母之國。爲初願可也。而必亂人之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爲。則子柳之謂。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無不可爲矣。若能强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已知吳將亡而言之也。補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爲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答。未必然也。好事者蓋因子貢之

作ル、今何本ニ從フ。

何本非義也ヲ不義ニ、受越王卒云云八字ヲ謝越王ニ、遂自ヲ乃遂ニ、國內ヲ九郡ニ、遂北見晉君ヲ因去之晉、謂晉君ニ作ル、舊本ニ、臣聞之ヨリ五國各有變ニ至ル一段無ク、今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二十四字有リ、今何本ニ從フ。

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於是吳王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子貢遂北見晉君。晉定公名午。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辦同辨。幹集也。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謂吳。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艾陵或謂吳邑。今豫章艾縣。非也。此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左傳哀十二年。吳子伐齊。克博。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

何本誠能ノ能字無シ、此聖人所謂一句チ王制其弊焉ノ下ニ置キ、其弱呉必矣チ皆聖人云云ノ上ニ置ク、臣還二字無ク、戰勝チ若勝則ニ、達チ伸ニ作ル。

何本頓首チ大悅ニ作ル。送子貢ヨリ後ニ至ル一節舊本無シ、許諾ノ下ニ子貢返三字有リ、今何本ニ從フ。

何本文種ノ文ノ字無シ。

東海役臣ヨリ以賀軍吏ニ至ル一節舊本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呉ニ

嚭用事。嚭呉王佞臣也。補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呉。事夫差。爲太宰。順君之遇。以安其私。此則報呉之時也。補及其殘亂而伐之。史作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能發士卒佐之。補佐之伐齊。以徼補結堯切。其志。徼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其弱呉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補此句又記者之陋也。竊疑。記家語者。未必陋至此。前吾欲屈節於田常。及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語。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豈孔安國之所撰次者乎。越王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兩爲鎰。劍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二。呉越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呉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呉。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有他計。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呉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

何本而後ヲ然後ニ、拙矣、殆矣、危矣ノ矣ハ皆也ニ、句踐ヲ越王ニ作ル。

孤少ヨリ會稽ニ至ル一節ハ舊本孤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ニ作ル、今何本ニ從フ。

何本今大夫一句ヲ遂問子貢ニ作リ、問計安所出ト注セリ、疲敝ヲ敝於數戰ニ作リ、數音朔ト注セリ、申胥ヲ子胥ニ作ル。

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而自爲子貢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補越絕書。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也。孤敢不聞其說乎。）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說音稅。）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擧事之大患也。勾踐頓首（補首至地。）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老常。）內不量。（史作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補得復讎。則死無恨。）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疲敝。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補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句。今本不知何人所增。殆非小司馬之所見者矣。是時子胥未死。而吳越春秋亦有子胥正諫以忠君。其言以爲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語。好事者繼訛承舛而爲之也。）太宰

ニ作ル。

何本齊國ヲ萬乘之齊ニ作リ、顯名ノ上ノ以字無ク、誅ヲ威ニ、以テ而ニ、智者ヲ願王ニ作リ、史作智者ト注セリ、雖字無ク、吳常困越ヲ吾嘗與越ニ作リ、子待ノ子字、乃可ノ乃字、而王ノ而字皆無シ、之名ヲ爲名ニ、棄强齊云云七字ヲ伐小越而畏强齊ニ作ル。何注襄元年ハ哀元年、越子ハ越于、於ハ報ノ誤ナルベシ。

何本天下ヲ諸侯ニ、且ヲ若ニ、害ヲ空ニ作リ、此則ノ則、而名ノ而、伐齊ノ齊皆無シ、遣ヲ使ニ、而自爲子貢ヲ身ニ、何足ヲ何以ニ作ル。

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補 權易移也。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補 私有之。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吳常困越。戰棲之會稽。左傳襄元年。吳王敗越子夫椒於檇李入越。越王補 名勾踐。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補 史作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補 爲齊所有。且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補 存亡國。繼絕世。夫棄强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難乃旦反。仁者不窮約。補 不窮苦其約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補 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補 不窮約。救魯補 不絕世。伐齊。威加晉國。補 不避難。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補 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君。令出

何本子ヲ君ニ作ル、下同ジ。

何本是則大臣不聽ヲ大臣有不聽也、ニ作ル。

何本而ヲ下ニ作リ、爭ノ上ニ交字、下ニ也字有リ位ヲ立於齊ニ作ル。

何本不可更如何ヲ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ニ作リ、吾請救於吳ヲ吾請往見吳王ニ作リ、南說吳王ヲ南見吳王ニ作リ、不滅國ヲ不絕世

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補事無考。是則大臣不聽。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則臣益尊矣。補是時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史作臣驕。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隙也。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已。得專制其國。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補業猶但也。訓事者非。不可更也。更音耕。如何。子貢曰。若緩師。史作按兵無發。吾請救於吳。補吳王夫差。令之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

第二章ハ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忍視其受敵六字無シ。

何本於是子路ヨリ吾子盍請行焉ニ至ルマテヲ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ニ作ル。

何本子貢請使ノ使ヲ行ニ、夫子ヲ孔子ニ、如ヲ行至ニ作ル。夫魯者ヨリ以教常何也ノ一段舊本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ニ作ル、今何本ヲ以テ之ニ代フ。

孔子在衞。【補】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補】常齊亂臣田成子。姓陳氏。而憚高國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補】齊大夫高張國伯高父鮑國晏嬰四族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補】屈節應前言。記者於是乎陋矣。二三子誰爲使。【補】史記。父母之國下。作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史。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云云。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

古ハ國君以外ハ門内ニ屏有リ、門ト屏トノ間ヲ著又ハ宁ト云フ。

第一章。

何本地ヲ中ニ作ル。

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竝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内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爲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補節當礪。不當屈。孟子。枉己未有能正人者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補君子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中庸。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而何期於必達哉。此記言者之失也。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補孟子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此曰。屈伸。豈亦仕止久速之謂耶。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己也。補節不當屈。曰所以有待。則屈乃是自守。而非有徇於人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補謂及時行道可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補受屈者窮而在下耳。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補進以正也。

此詩ハ大雅江漢篇ナリ。

此詩同上。

第三章ハ禮記仲尼燕居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此章何本無シ。

太宰純曰ク、躬ハ恭、伏ハ服ノ誤ナリ。

目巧ハ目分量ニテ爲スナリ。

竝ト隨トナリ。

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敎。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蕃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天爲之生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矢其文德。矢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敎。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擧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樂樂上音洛。下音岳。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阼階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

何本其在詩曰以下無シ、詩ハ大雅嵩高篇ナリ。

春秋者矣。補此善學者之有得也。教非異也。而或以之得。或以之失。則以深究其理與不能深之故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入其國。其教豈不各有在乎。自詩之失愚至此。言其教之可知也。已上並見經解篇。此下云。天子者與天地參云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補記作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補春夏秋冬。天之四時。風雨霜露。則四時之所有者。其用不同。而同於成物。何莫而非天之教乎。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露生。記作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補載承也。雷霆即地所載。神氣於吐納間見之。易曰。雷出地奮。又曰。雷入地中。雷霆屬於地也。月令。二月雷乃發聲。九月雷始收聲。出入發收。即此吐納之謂。雷霆之下。蟄蟲起振。百穀草木皆甲拆。易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成物之博如此。何莫而非地之教乎。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則其氣志如神也。補聖人德備天之四時。志兼地之神氣。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有物將至。補有物記作耆欲。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補其兆記作有開。中庸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子思所謂至誠前知。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也。朱子曰。禮記却是家語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故耆下目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又成不好底意。已上見記孔子間居告子夏之言。此下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云云。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補聖人既爲天民之先覺。固將以斯道道斯民也。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樂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奢賊煩亂者。蓋殰胎殈卵腐枝敗幹傾者當覆。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尾甚屬。而禮記顧析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嶽降神靈。和氣生申甫之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

第二章ハ禮記經解篇、禮記孔子閒居篇、韓詩外傳卷五、淮南子泰族訓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標】先王一道德。以同風俗。國豈異教哉。觀其人。而可知其教之得失也。其爲人也。【補】此四字竊疑。在下文詩之失愚上。溫柔敦厚。詩教也。詩含美刺。而詞不迫切。疏通知遠。書教也。【補】書紀治古政事之迹。廣博易。去聲。良。樂教也。【補】樂能和同天人之際。潔靜精微。易教也。【補】易無思無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恭儉莊敬。禮教也。【補】禮節民心。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補】春秋言約而意隱。使人重於褒貶。已上六者言教。或問。春秋作於夫子。而此亦云教者何也。考晉語。司馬侯對悼公。已有羊舌肸習春秋之語矣。又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志。是時夫子未作春秋。春蓋秋自周史之法也。夫子脩之。皆因其策書。義之所在。時加增益焉耳。猶詩書樂易禮之前已有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補】失學者之失也。務於溫柔敦厚。而不知以意逆志。書之失誣。知遠之失。【補】務疏通知遠。而不知求其治迹。樂之失奢。【補】務廣博易良。而不知和之有節。易之失賊。精微之失。【補】務絜靜精微。而不知其蘊。妄意穿鑿。禮之失煩。【補】務恭儉莊敬。而不知時中。動自紛擾。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補】務屬辭比事。而褒貶過當。有紊是非。此六者之失。不善學者之罪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補】記作也。下並同。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ニ作リ、荀作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ト注セリ。縝密以栗ヲ縝栗而理ニ、義ヲ行ニ作ル。

不劌義也。劌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劌呼外反。補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記無上堅剛而不屈義也句。而曰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禮尙謙卑。補以爲佩。則下垂如墜。似禮之謙卑也。〔折而不橈勇也。摧折之。而不橈屈。似勇者之所守。〕叩之其聲淸越而長。補叩與扣同。越揚也。長謂聲遠聞也。其終則詘然樂也。詘斷絕貌。似樂之息。補詘絕止貌。樂止如槀木。其終詘然。是樂之息也。荀作其止輟然亂也。謂如亂辯。聽其言畢。無繁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中美者也。補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瑕瑜不相掩。似忠者不匿其情也。荀作瑕適並見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似信者。無不通。補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氣如白虹天也。補玉之在處。寶氣上騰。如白虹然。玉之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補精神發見。山輝川媚。此藏玉之地也。珪璋特達德也。補爲圭爲璋。特達於廟朝之上。以對天地四方。以臨百官。以宰萬民。此玉之有近於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補人之可貴。莫可貴。莫貴於玉。天下莫不貴之。此玉之有近於道也。〔故雖有珉之彫彫。彫飾文采。不若玉之章章。素質明著。〕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補詩秦風小戎之篇。故君子貴之也。補引詩以見君子比德於玉而貴之也。荀作此之謂也。已上見記射義篇。說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橈。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橈。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天子ノ徳ノ充ツルニ象ドル。鞬櫜ハ武器ヲ閉藏スルコト、卽チ偃武ノ義ナリ、王注誤レリ。

第一章ハ荀子法行篇、禮記聘義篇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

何本孔子曰ノ下ニ惡賜是何言也六字有リ、惡ノ下ニ音烏ト注セリ、非爲玉之寡云云十四字ヲ夫君子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

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爲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袞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藉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敎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已飲酒。謂之酳也。冕而摠干。舞位。親在所以敎諸侯之悌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補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此貴玉之謂也。珉石之似玉者。紀作碈。爲[夫]玉之寡。而珉之多歟。珉石似玉。○珉眉巾反。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補質色溫和。潤澤似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塞貌。栗堅也。○縝之忍反。補縝與緻同。栗堅貌。一作以理。智者處事堅。曰。又有文理也。記作縝密以栗。〔堅剛而不屈義也。剛直不回似義。〕廉而

司失其傳トハ樂官誤リテ此聲ヲ爲ストナリ、武王之志荒ハ武王ノ民ヲ安ンゼントスル初志荒ミテ殺伐ノ心生ジタル故ニ樂ニモ此聲有リトナリ、綴ハ舞者ノ位ナリ、武亂ハ武舞ノ終リナリ、此時舞者皆坐ス、天下治マリ周召二公民ヲ治メテ事無キニ象ドルナリ、北出云云ハ舞者始メ南頭第一位ニ在リ、其レヨリ此ノ第二位ニ至ル、此ヲ一成ト爲シ、武王紂ヲ伐チ北ノ方孟津ニ至ルニ象ドル、次ニ第三位ニ進ム、此ヲ二成ト爲シ、殷ヲ滅ボスニ象ドル、次ニ第四位ニ進ミテ北ノ極ニ至リ、乃チ又南ニ返ヘル、此ヲ三成ト爲シ、武王殷ヲ伐ツヨリ返ルニ象ドル、次ニ退キテ第三位ニ至ル、此ヲ四成ト爲シ、南方ヲ疆理スルニ象ドル、次ニ舞者左右ニ分ル、此ヲ五成ト爲シ、周召二公陝ヨリ東ト西トヲ分治セルニ象ドル、次ニ舞者南ノ本位(綴)ニ復ル、此ヲ六成ト爲ス、此ヲ樂充ツト爲シ以テ

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成謂舞之節解也。衆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郟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郟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或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旋政。解其力役之事。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鞬櫜。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鞬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宮。可以習禮。左射以貍

武ハ武王紂ヲ伐チシ時ノ事ヨリ既ニ殷ニ克チテ天下治マリシコトマデヲ仕組ミタル舞ナリ、故ニ舞ノ種種ノ仕振リガ皆當時ノ事ニ象ドルナリ、備戒ハ用意スルナリ、恐不逮事ハ武王ノ味方ニ馳セ參ズル者ガ晩クシテ事ノ間ニ合ハザランカト恐ルルナリ、發揚云云ハ舞ノ初メ、手足ヲ揚ゲ蹈ミナドスルニ勢ノ厲ゲシキハ戰ニ及ブヲ以テナリ、武坐云云ハ舞ノ時ニ右足ヲ地ニ著ケ左足ヲ起ツハ何故ゾト孔子問ヘルニ賓牟賈ハ武ハ本ト坐セズト答フ、聲淫ハ舞ノ中途ニ樂聲ガ過ギテ商聲トナルハ何故ゾト問ヘルニ、又武ニハ本ト商聲無シト答フ、此ノ二ノ答ハ誤ナルコト、下ニ孔子ノ語ニ見ユ、有

久。何也。武謂周舞。備戒擊鼓警衆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歆淫滋味。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也。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無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爲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揔持干。若山立不動。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邵之治也。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以爲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公右。分東

何本泉流ヲ流泉ニ作リ、上下ノ至于今ノ于字、王公大人ノ大人二字無ク、忘ヲ釋ニ作リ、擧以爲誠ヲ以爲笑ニ作リ、暴亂ヲ剛厲暴賊ニ作ル。

何本體ヲ軀ニ作ル。何本子路懼以下ヲ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ニ作ル。第三章禮樂記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此章何本無シ。

載同。而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豈此非其古與。抑鄭有未考與。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戸子雜說。不可取證。大抵南風孝子之詩。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或乃以爲今凱風者。亦非矣。樂府詩曰。反彼三山兮。商嶽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青龍兮。出自于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嘆。此殆又後人所補爲者。

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補勃焉起貌。德如流泉。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補史。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其廢也忽焉。補忽焉其廢之遽也。至于今。王公大人。擧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補說苑。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終以帝。補說苑作卒以興。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補說苑作卒以滅。非各所修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醜類也。賤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補言必不得其死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補由喜聞過。於此可見。然見義未眞。他日仕衞。竟死其難。哀哉。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以

文王ノ作曲ト稱セラルルモノヲ學ビテ其文王ノ作ナルヲ知リシナリ。

第二章ハ說苑修文篇、史記樂書ニ見ユ、文頗ル異同有リ。

何本之音溫柔居中ヨリ治安之風也ニ至ルマデヲ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謂治存之風安之爲也ニ作リ、小人之音ノ之音ニ字無ク、不然ノ上ニ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十字有リ、亢厲ノ上ニ故其音三字有リ。何本溫和ヲ溫儼恭端ニ作リ、夫然者三字省ク、所謂ヲ所以ニ作ル。

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瑟。補瑟包犧所造。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有北鄙之聲。鄙邊地。論語。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補中如當中之中。樂奏中聲以爲節爾。和樂謂之節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補養涵養也。一作象。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補說苑作不加乎心。不動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補一作湫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補亢厲者溫柔之反。微末者居中之反。象肖似也。和節中正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補說苑作不加乎心。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所謂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補神農造琴。琴本五絃。七絃者。周時所增也。造南風之詩。補絃歌之。其詩曰。南風之薰兮。補南風曰薰。風薰和也。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補叶詩云反。南風之時兮。補以時至也。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補叶前西切。阜厚也。豐也。南風長養萬物。按。南風之詩。與尸子

リ。

詩ハ召南甘棠篇ナリ。

第一章ハ韓詩外傳卷五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此章何本無シ。

太宰純曰ク、正文及ビ注ノ迨ハ殆ノ誤ナリト。

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眺見。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迨近。黮而黑。黮黑貌。頎然長。頎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同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垂拱而對曰。垂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

何本凡四代ヨリ其廟則毀矣ニ至ル一節無シ。

鄭玄ハ郊ヲ感生帝ヲ南郊ニ祭リ、禘ヲ昊天上帝ヲ圜丘ニ祭リ、各〻其祖ヲ以テ之ニ配スト爲ス、王肅ハ南郊ト圜丘トハ一ナリ、昊天上帝ヲ祭ルナリ、禘ハ祖廟ニ祖ノ自リテ出デタル天子ヲ祭ルト爲ス、此レ二家異說ノ一ナリ、此文ハ王ガ自說ヲ證セントスル爲メノモノナリ。

何本子羔問曰以下一段無シ。

鄭玄又祖宗ヲ周ニテ文武二王ヲ明堂ニテ天帝天神ニ配スル祭ノ名ト爲ス、王肅ハ有功有德ノ故ヲ以テ百世マデモ其廟ヲ毀タザルノ名ト爲ス、此文亦王ガ自說ヲ證スル爲メノモノナ

上下間焉。豈各親其親之義耶。公羊子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喪祭之所爲分也。」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七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爲文武之廟。或有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

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

殷周禘嚳。五年大祭而及。

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

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故曰不爲大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郊冥。以冥有大功。契既爲大祖之廟。若復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冥耳。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祖宗者。不毀其廟之名。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爲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違聖指失實事也。禰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遞遷之主明矣。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

義ヨリ推セバ、王制ヲ是トスベシ、此處ノ文ハ王制ト祭法トヲ合セ取レリ、故ニ矛盾有リ。上ニ説明セルモノハ專ラ王制ノ義ニヨレリ。舊本士立一廟ニ作リ、無廟ノ下ニ合而享嘗乃止六字有リ、祖合於父廟中ト注セリ、今之ヲ削ル。

何本四時祭於寢五字無シ。

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大略如此。今以諸侯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大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墉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嚮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六世之後。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廟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五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有所不得爲。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所不得爲。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不得而殺。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又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爲是。

庶士府史之屬。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死曰鬼。

王制作庶人無廟。祭於寢。然則死曰鬼者。自當祭於寢也。庶人生不異宮。而死祭於寢。固其宜也。已上祭法同。或問。三年之喪。上下同之。今廟制則既殊矣。孝子之所以求報於先人者。而有

テ七ナリ、周ハ家ノ祖ハ后稷ナルガ、王業ハ文王ニ始マリ武王ニ成リ、又文王ノ父季歷ト祖古公亶父ヲ追王セリ故ニ文武ノ廟ハ長ニ存セザルベカラズ、是ヲ以テ古制ヲ變ジタルガ如シ、蓋シ七廟ノ外ニ別ニ文武二廟ヲ立テテ之ヲ祧廟ト名ヅケ、太祖廟ニ藏セラルベキ主ヲ昭穆ヲ按ジテ一度文又ハ武ノ廟ニ遷シ、次代ニ至リテ太祖廟ニ入レタルカ、故ニ祧廟有ルナラン。

廟制ハ禮記祭法ト王制ト其文ヲ異ニス、王制ハ天子ヨリ大夫ニ至ルマデ皆太祖即チ始祖ノ廟有リテ別ニ昭穆ノ廟有リトス、祭法ハ大夫ノ例ニテ推セバ天子・諸侯ノ祖考廟トハ鄭玄及ビ此處ノ王、何二注ニ見ユルガ如ク始祖ノ廟ニアラズシテ、當代ノ天子又ハ諸侯ノ高祖ノ父ノ廟ナルガ如シ、隨ツテ始祖ノ廟ハ無キコトトナル、士ノ一廟モ王制ニテハ家祖ノ廟ナルガ祭法ニテハ父ノ廟トナル、祖先崇拜ノ

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墠也。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廟。補蓋統三廟言之。〔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爲曾祖。則爲皇考廟。始爵者爲高祖以上。則爲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載之。而此一節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而無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以禮意推之。家語爲是。朱子所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者。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吾不知其何所見也。適的士上士也。二廟。曰王考廟。蓋統二廟言之。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朱子曰。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閒。是十八閒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官師。諸侯之中下士。爲一官之長者。〕一廟。降大夫二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祖禰共一廟祭之。朱子曰。劉歆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周禮建思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爲都宮。

子羔時ニ衞ニ仕ヘタリ、文子禮ニ於テ疑フトコロアリテ問ヘルナリ。
何木上下二字無シ。
何本設祖宗三字無ク、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十二字有リ、貴賤二字無シ。
舊本皆月祭之ノ上ニ太祖近廟四字有リ、近謂高祖下親爲近ト注セリ、今之ヲ削ル。
七廟トハ太祖卽チ始祖ノ廟ヲ中央ニ、其子ノ廟ヲ左ニ、孫ノ廟ヲ右ニ、曾孫ノヲ左ニ、玄孫ノヲ右ニ置キテ始メヨリ八代ノ時ニテ七廟具ハル、代ヲ以テ言ヘバ左ハ二、四、六、右ハ三、五、七ナリ、八代ノ人死スレバ其主ヲ六代ノ廟ニ置キ、六代ノ主ヲ四代ノ廟ニ、四代ノ主ヲ二代ノ廟ニ遷シ、二代ノ主ヲ太祖ノ廟ニ藏ス、九代ノ人死スレバ其主ヲ七代ノ廟ニ置キ、前法ノ如クシテ三代ノ主ハ太祖ノ廟ニ入ル、以下皆然リ、故ニ後ニ至レバ逆ニ言ヘバ常代ノ父ヨリ高祖ノ父ト祖トニ至ルマデノ六廟ト太祖ノ廟トニ

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補左爲昭。右爲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補太始也。〔曰。太廟。太蓋統七廟言之。有一壇一墠。七廟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爲壇。除地曰墠。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始祖。〕皆月祭之。補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爲祧。二祧者高祖之父母祖是也。補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代卽昭穆已遞遷者。其主古制藏於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藏於武世室。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補昭穆已祧之主。不與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先儒不考乎此。以祧爲七廟之二。而謂文武廟爲二祧。止於享嘗而致辨焉。誤矣。〔去祧爲壇。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爲墠。不得於壇處受祭。而祭之於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墠。必須有祈禱之事。不然亦不祭也。去墠爲鬼。去墠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而已。李文問太廟堂室之制於朱子。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爲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又未辨乎此去祧去壇去墠之說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補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曰。祖考廟。始祖廟也。補蓋統五廟言之。〔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補補四時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

素積ハひだヲ取リシ白布ノ裳ナリ、何本積ヲ緌ニ作ル。

委貌等ノ形ハ禮記附錄禮器圖ニ出ヅ。

此篇禮記王制篇、同祭法篇ニ見ユ、文更ニ詳ナリ。何本三君ヲ三將軍ニ作ル、孔子ノ答ニヨレバ、君ニ作ルヲ可トス、蓋シ文子ハ靈公ノ子タル公子郢ノ子ナリ、公子郢ノ廟ノ外ニ靈公及ビ靈公父卽チ公子郢ノ祖タル襄公ノ廟ヲ已ノ家ニ立テントシタルナリ、三君ハ當ニ二君ニ作ルベキニ似タリ。

皆祭服也。補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無所考。

三王共皮弁素積。

補皮弁白鹿皮爲之。素緌以素爲纓。稱冠色也。按。記緌作積。則併冠服而言之。服十五升布爲之。白與冠同。以素爲裳。辟積其要中。故曰素積。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冠服也。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墯慢之心。布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爲成人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常所服之冠也。補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毋追猶椎也。以其形名之。郊特牲。此節在周弁殷冔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衞將軍文子。將立三君之廟於其家。

文子名彌牟。補祀公子郢。而推及於襄公・靈公也。文子公子郢之子。郢靈公子之子。襄公之孫

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

補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其可祖諸侯乎。朱子曰。先儒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家。皆無理會處。

吾弗知。

補巽答之。亦不非其大夫意。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

補有王者作。

分地建國。

補分建置立。有大有小。

設祖宗。

祖有功。宗有德。

乃爲親疎貴

何本懿子曰云々今則冠而敝之可也ニ至ル一段無シ。

齊ハ齋戒ナリ。

今ハ平日用キズ、但冠禮ニノミ用ヰル、故ニ禮終ハル後ハ破リ棄ツルモ可ナリト。

無極。此周公之制也。補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敬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王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二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韠。朝服而韠。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今不復冠布。敝之不復著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

何本居冢宰三字、明年夏六月既葬七字皆無シ。

何本達而未幼ヲ辭達而勿多也ニ作ル、當ニ之ニ從フベシ。何本遠於年ヲ遠於佞ニ作ル。

鄭玄ハ元ヲ首ト解セリ。

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補言夏末世所為也。夏已前其如何。記郊特牲。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繼之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為諸侯。象賢也。是言天子之元子。其冠猶士禮也。何諸侯冠禮之有。諸侯世子。用士冠禮。則諸侯冠禮。如世子之冠明矣 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補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卽夏之末造也。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天子冠者。補因論諸侯冠。而上及天子之事。武王崩。補武王壽九十三而崩。崩者上墜之形。天子曰崩。在民上也。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補周公以冢宰。攝天子之政。以治天下。補一本此下有明年夏六月五字。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二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橫為年紀。蹙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為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補祖廟。以見于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補祝宗廟之官。雍其人名。命之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補令善也。王始加元服。補元大也。去王幼志。服衮職。衮職盛服有禮文也。補天子龍衮。故曰衮職。王職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補欽敬。若順也。詩昊天有成命。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補六合上下四方。是式為天下法也。率爾祖考。補脩文武之道。永永

何本雖天子之元士云云二十二字無シ。

何本人君治三字チ以爲ニ作ル。

何本亦冠而已ノ亦、已無シ。

加彌尊。喩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接下委貌問道也云云。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補冠者嘉事之至重者也。古者重冠。故行於廟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灌鬯也。灌鬯以享神。享獻。將行也。〇鬯丑亮反。補裸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享祭獻先君。將行禮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鐘磬也。補鐘磬爲樂之節。設享奏樂。今冠義無之。左傳襄九年。公逆晉侯。時年十二。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反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傳曰禮也。此事可證矣。所以自卑而尊先祖。補不忘所出。示不敢擅也。補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補冠者成人之服。未有尊爲人君。而又族冠以爲成人之事者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世子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補主喪已重於任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補其國則已尊之。爲人君矣。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懿子以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補是時邾君已先爲冠具矣。有疑而後因懿子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如夫子之所言也。也一作乎。孔子曰。諸侯

此篇儀禮士冠記、禮記冠義篇、大戴禮公冠篇、說苑修文篇ニ見ユ、文異同アリ。何本、阼者ヲ阼階ニ作ル、

古ノ堂ハ東西兩階有リ、東ヲ阼階ト云ヒ、西ヲ西階ト云フ、阼階ハ主人ノ升降スルトコロ、西階ハ賓ノ升降スルトコロナリ、代ハ父ニ代ハルナリ、客位ハ堂上ニ於ケル位ニテ室戶ノ前ノ西方ニ在リ。三加ハ士ハ三加冠、即チ始ニ緇布冠ヲ加ヘ、次ニ皮弁ヲ加ヘ、次ニ爵弁ヲ加フ、其度毎ニ衣服ヲモ改ム、諸侯及天子ハ更ニ猶ホ加フ、冠而字之ハ冠禮終ハルヤ、賓（冠ヲ加ヘシ人）ガ字ヲ命ズルナリ。

孔子家語卷第八

冠頌第三十三

郕隱公既即位。【補】郕今兗州郕城地。隱公名益。定四年即位。將冠。【補】冠者成人之服。禮。男子二十加冠於首也。使大夫因孟懿子。【補】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補】世子諸侯之適子也。冠一作禮。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補】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醮於客位。【補】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閒。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爲客位。【補】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之以賓。是加禮於其有成之人也。三加彌尊。【補】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導喻其志。喻其志。使知彌尊宜敬式。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補】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屨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補】古者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命之以字。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也。孔疏爲是。或謂。五十爲大夫。云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也。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緌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

孔子家語卷第七終

年ハ昏嫁ノ年歲、德ハ之ニヨリテ爵位ヲ制ス。用民必順ハ鄭玄ハ農時ヲ奪ハズト解セリ。

椒一ニ藪ニ作ル。

無故ハ他ノ故ニアラズ、下文ニ説クガ如キ故ナリトナリ。

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漑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道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悦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孼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甕丹甑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何本故事大積焉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無シ。

穫而弗食也。補此又反譬。以明上治人情之義。易治人情。曰治國者。又以所治之國之人言之。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補身修。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補家齊。大臣法。補奉公。小臣廉。補守己。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補國治。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補居有容。行有節。諸侯以禮相與。補字小事大。大夫以法相序。補不偪下。不僭上。士以信相考。補久要不忘。百姓以睦相守。補有無同之。天下之肥也。補天下平。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補聖人治人情。至此人情既美。患去利興。上所謂天下國家可得而王者。大順之謂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俱無憾矣。記此下有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云云。已上記禮運篇爲詳。朱子曰。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是子游作。以前有言偃問辭。想然耳。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閒。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敍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豐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何本故禮者義之實也ヨリ得之者尊ニ至ル一段無シ。

禮雖先生未之有云云ハ、禮ノ規定ニ無キモノハ義ヲ按ジテ新ニ制スルヲ得ベシトナリ。

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補上言人情人義。舍禮何以治之。既反復推究三才之道。原禮之所由生。及是又欲詳所以治人情者。故中言之。以起下文。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補聖人治人情。猶農夫之治田。修禮以耕之。補使受教有地。陳義以種之。補必施得其宜。講學以耨之。補使常去其非義者。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補生理遂充足矣。播樂以安之。補菽粟之味。食不厭也。記此下有故禮也者。義之實也云云。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補藝理。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

何本夫禮ヲ是故禮ニ作ル。

何本協於分藝ヨリ小人以薄ニ至ル一段無シ。

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補】未分之初。分而爲天地。【補】上下有定。轉而爲陰陽。【補】動靜有常。變而爲四時。【補】消息有節。列而爲鬼神。【補】屈伸有機。其降曰命。卽上所謂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謂職分也。言禮職分皆從天下來也。【補】命於人曰降。本於自然曰天。人受天命。與禮俱生。禮固所當奉而行之者也。此原禮之所由生也。上以天地四時爲禮言也。故此卽以太一天地四時鬼神言之。其降曰命。則所謂五行之秀。禮自人所有者。聖人制禮。以治人情。固非自外鑠我者也。記此下夫禮必本於天云云。協於分藝。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

龜ハ人事ノ吉凶ヲ知ル、故ニ人情不失ト云フ。瘞ハ地ヲ祭ルニ牲ヲ埋ムルヲ云ヒ、繒ハ幣帛ヲ奉ズルヲ云フ、

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擧。（天地爲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陰陽爲情之始。）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爲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諗。（諗潛藏也。）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狘。（獝狘。飛走之貌也。）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故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繒封太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禮有

何本五行之動ヨリ義之修而禮之藏ニ至ル一段無シ。

氣也　補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地之德。如言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身莫非陰陽。陰陽交會。屈伸往來。謂之鬼神。五行之氣。即是陰陽分屬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獨得其秀。所以異於物也。然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豈可不脩禮以治之。

天秉陽垂日星。　補輕清上積而成象。

地秉陰載於山川。　補重濁下凝而成形。載記作竅。

播五行於四時。　補五行一陰陽也。分於四時。木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惟土王其四季焉。

和四氣而後月生。　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四氣。而後月生焉。補四氣四時之氣。月歲月之月。生成也。四氣溫然後燠。燠然後涼。涼然後寒。寒然後溫。不朝炎而暮凜。是謂和也。和四氣。必應四時。而後十二月成也。月之成者。歲之成也。記此句無四氣字。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也。補三五十五日也。月之盈缺。由於日之遠近。盈望缺晦。而一月終矣。上言十二月而歲成。此言三十日而月成也。記此下有五行之動云云。

五行之動。共相竭也。　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

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　用事者爲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爲宮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　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　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待水而章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　於天地之閒。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藏最聖也。

而五行之端。　端始也。能用五行也。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　作爲。則法。

何本從ヲ辟ニ作ル。

何本人之大端ヲ心之大端ニ作ル。

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數之也。補能記作耐。讀若能。非意之謂非私意爲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補辟音闢。開也。開之以其義之所以然。明於其利。達於其患。補明達之以其利與患之所在。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補人所必有。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補皆事物當然。講信修睦。謂之人利。補義未嘗不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補求利未得、而害隨之。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補脩明也。上所謂以治人之情也。治情所以脩義也。講信修睦。補與人利。尚辭讓。去爭奪。補除人害。舍禮何以治之。補情與義。人之所同具者。惟有禮以治情。則義以脩而成利。無禮治情。則義不勝利而生患矣。此禮之所以爲重歟。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補七情自心而發。總而言之。不過欲惡二者。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補大洛反。[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補見音現。藏而未見。是欲之未動。美之未形時。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補窮之是治此情。使發動時。欲惡得其正。有美而無惡。非此禮不可。此再申上舍禮何以治之之義。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養フ、王者亦天下ノ民ヲ養フヲ以テ政ト爲ス、此レ命降於社ナリ。祖ヲ尊ビ禰ヲ親ム、尊ブハ義、親ムハ仁ナリ、仁義ハ政ノ祖廟ヨリ降ルモノナリ、山川ハ草木禽獸ヲ生ジテ人ニ食物等ヲ與ヘ、雲雨ヲ起シテ人ニ利ス、草木禽獸ヲ採リ用ユルコトハ政ニテ制ス、此レ命ノ山川ヨリ降ルナリ、五祀ハ戸門等ナリ、五祀ニヨリテ宮室ノ制ヲ定ム、是レ命降於五祀ナリ。存ハ上ノ天、社、祖廟ノ三、樂ハ山川、五祀ノ二ナリ。鄭玄ハ明ヲ尊ト解セリ。變ヲ鄭玄ハ辨即チ正ト解セリ、此亦王鄭異說ノ一ナリ。

祖廟。之謂仁義。 奉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爲人事之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 藏身以此則固。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 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翫樂者。民之治安也。 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 時及財。天地之所以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也。 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 爲君徒欲明人而已。 養人則不足。 時君失政。不能爲給所養。 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 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爲也。 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

脅君ハ脅カサルル君ナリ。

以衰裳入朝トハ、臣タル者ハ喪有レバ事ヲ致シテ服ヲ易ヘ、乃チ朝ニ入ルベシ、今喪服ノ儘ニテ入ルヲ云フ、是レハ君ノ爲ス事ナルナリ。

處子孫ハ子孫ニ國又ハ地ヲ分ゲ與フルコトナリ。采ハ采地ナリ。

舍宗廟ハ禮制ナリ、而以下ハ之ニ反スルモノナリ。

社ハ五穀ヲ牛ジ人ヲ養フモノトシテノ地ヲ祀ルナリ、地ハ偏ク人ヲ

歸設奠復。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爲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謔戲。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效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

何本今使祝嘏辭說ヨリ大夫死宗廟謂之變ニ至ル一段無シ。

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此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而周公所制之禮。蕩然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妄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爲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補典常之禮。而祝嘏凡祭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莫敢易其常法。補法記作古。是謂大嘉。補嘉祥也。記作假。夫禮有典常。上下當奉。而不當易。則周以賜。而魯受之也。其非可知。記此下祝嘏辭說云云。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蔽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

何本傷也ヲ傷之ニ作ル。

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補三代。夏商遠矣。周道又爲幽厲傷之。二王周無道君。吾捨魯何適矣。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補周公之國。望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言失於禮而亡其義。補禘天子宗廟之祭。郊禘皆諸侯之所得行。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周公制禮。而子孫僭之。杞之郊也禹。杞夏後。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杞夏後。宋殷後。禹天子也。契天子之祖。嘗與配天之祭矣。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補二王所行之事。杞宋得守而行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補許之禮。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補周公相成王。而攝其政。與二王不同。則魯之難同於杞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然則此所稱天子云云。非成王也。周尚書洪謨曰。詩魯頌閟宮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今考之。蓋不然。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

選ハ優レタル者ナ言フ。

何本則チ故ニ、矣ナ也ニ作ル。

賢勇知。以勇知為賢。以功為己。以為己為功。故謀是用作。而兵由此起。私之所致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著明也。考成也。刑法也。示民有常。常道。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為殃。衆殃咎之。勢所必黜。是謂小康。小小安康之世。先儒謂。此老莊之見。非聖人之格言也。〕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補禮本於天之道。而有自然之節文。以治人之情。補禮順乎人之情。而情不可以不節。〔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詩鄘風相鼠篇。是故禮必本於天。殽於地。殽效也。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禮卑法地。〕列其鬼神。補禮制於明。而可行於幽。天神人鬼。各有其等。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補數者皆生人所重之事。非禮莫行。記。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御。此禮之大本也。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補大道之行。上下自然有禮。今大道既隱。天下將亂。欲已亂者。亦惟在禮而已。記此下。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云云。言偃曰。今之在位

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補治古之時。與三代之英。英秀也。謂禹湯文武也。補英蓋指禹湯文武周公之得時行道者。吾未之逮也。補未及見。而有記焉。補記蓋聞而知之。作志。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補公以與聖賢。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修行也。睦親也。補公於爵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爲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補音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補不任事者。皆有所食。公於愛也。男有分。分受。女有歸。歸依。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補有惜貨之心。而非私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也。補有自力之事。而非爲己。公於利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補公之所致也。謂之大同。大同之世。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補家以傳子孫。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補私於愛也。貨則爲己。力則爲人。補資人而爲私於利也。大人世及以爲常。補大人天子而下有封爵者。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爲及。私於爵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補外城曰郭。大溝曰池。禮義以爲紀。紀綱。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皆禮義爲紀事。以

不以聽ハ上ノ參聽ノ法ニヨラズシテ罪ヲ決スルナリ。

用器ハ日用ノ器ナリ。

姦色ハ閒色ナリ。

不中伐、不中殺ハ伐殺各其時ヲ以テセザルナリ。

此篇禮記禮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爲魯司寇四字、既賓二字皆無シ。

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粥余六反）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僞。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恥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賓]。（補在魯與爲蜡祭之賓。徹俎而享。故以賓言也。）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者也。補觀門闕。即兩觀。）喟然而嘆。（補記。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侍。

何本是故爵人ヨリ成於吏ニ至ル一節無シ。

何本吏以獄成ノ吏ヲ史ニ作リ、其上ニ成獄辭三字有リ、治獄者責取犯者已定之辭ト注ス、既聽之ノ既字無シ、乃告大司冠ヲ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ニ作リ、乃奉於王ヲ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ニ作リ、卿士、棘下之下皆無ク、參聽ノ下ニ之字有リ、然後乃ヲ三公ニ、疑ヲ告ニ作リ、三宥ノ下ノ之以聽命四字無ク、制刑ノ上ノ而ヲ然後ニ作リ、下ノ焉字無シ。

何本所以重之也以下無シ。

遁名ハ禮記ニ亂名ニ作ルニ従フベシ。

與ハ禮記ニ以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此殷法也。周之爵人。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之。刑人則有爵者于甸師氏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屛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長。補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正既聽之。補聽察也。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之卿位也。〕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尙寛。罪雖以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補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記此下接凡作刑罰云云。已上並見記王制篇。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蕩動也。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守之堅也。○行下孟反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

三字ハ下文大司寇ノ上ニ在リ、大司寇三字ヲ古者司寇ニ作ル。

罰ヲ定メズ、其人ノ行爲(事)ノ跡ニ就キテ決ストナリ。

有指無簡云云ハ旨意有リテ誠無キ者、即チ言フコトハ尤モラシクシテ誠無キ者ハ、三訊ノ法ニヨラズシテ決ストナリ。

何本泛ヲ汎ニ作ル

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怪過人罰人。必以事相當。而不以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補弼教在乎明倫。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其罪之輕重。情之淺深。必原其心。立其義。意論而愼測之。所以分別之者。用以合其權度也。外悉聰明。內致忠愛。又有以盡其情焉。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補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欲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欲明曲直。言於公爲訟。訟不決。而繫於囹圄爲獄。則不可以不察也。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補記作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訊而至三。所以正刑明辟以察獄也。後世死刑三覆五覆奏。意本此。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也。補有罪當殺者。加三訊焉。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補不聽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可以出而赦其罪。則從重。附從輕則不如後世之所謂失入。赦從重則不如所謂失出矣。記此下接凡制五刑云云。疑獄則泛與衆共之。補汎廣也。衆疑則赦之。補獄可疑。則廣詢之衆。衆謂可疑。則赦之矣。皆以小大之比成之。補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惟其公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補命德討罪天也。于朝于市。所以見非己之所得私。

此篇禮記王制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

何本太上ヲ成之ニ作ル。

何本禁之ヲ禁也ニ作ル、制五刑必即天倫ヲ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ニ作リ、凡聽五刑之訟ヨリ致其忠愛以盡之ノ一節ト連ネテ下文疑獄汎與衆共之ノ上ニ置ク、行刑罰則輕無赦ヲ凡作刑罰輕無赦ニ作リ、下文ノ附從輕赦從重ノ下ニ置ク、不刑ノ刑ハ法ナリ、法度ニ從ハザルヲ不刑ト云フ。

何本仲弓曰古之聽訟四字及ビ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八字皆無シ、孔子曰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補〕刑酷而廢善政。至政無所用刑。〔補〕政善不假於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補〕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不刑也。〔補〕刑設而不用。所謂辟以止辟。刑期于無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故聖人先教而後刑。王符論曰。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明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亦必先教而後刑。顓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補〕陳氏澔曰。制斷。倫理。郵與尤同。責也。天之理。至公無私。斷獄者。誠能體而用之。有罪責而當誅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補〕難出之罪。附必末減。書所謂罪疑惟輕也。可出之人。赦亦有罪。此所謂輕無赦也。蓋立法制刑之本意。欲使人難犯也。記此下刑者侀也云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補〕記疏。侀是刑體。壹成而不可更。〔補〕一作變。故君子盡心焉。〔補〕更古衡反。不可更者。刑之所以加也。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不可更之謂也。人命先王所重。刑失其平。不可以爲國。君子於刑無所苟而已矣。仲弓曰。古之聽訟。

何本引ヲ抑ニ作ル。

遽ハ急忙ナリ、庶人ハ草草ニ事ヲ行フヲ常トストナリ。

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補裁自刑。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補捽抑持頭髮按抑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補遇猶待也。大戴禮此下是曰刑不上大夫。已上大戴禮・賈誼傳疏同。蓋皆出於此。古有此制。而誼疏之以告文帝。戴德集禮記取之。而其弟聖又刪取其首二句。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今見於曲禮者也。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補罪不得逃。教使然也。

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補誼傳。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細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故不責之以備禮也。補庶人不廟祭。徒行無燕見。君子不爲容禮。不容於責備也。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故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論。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有罪皆自殺。而王安石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剷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者乎。冉有跪然免席。補免猶避也。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罔上ハ上チ無ミスルナリ。

何本正以チ以正ニ作リ、既而爲之諱五字無シ。

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汚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補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易曰。舍爾靈龜。動於欲。則失所以爲龜矣。故云。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補幕一作箔。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補音疲。軟不勝任者。補罷癈於事。軟弱也。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其職。不斥其身也。補罷音皮。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補不請命。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補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域界局。謂罪當刑者。聞而譴發。譴譴讓也。發始發露。補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聞譴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則白冠氂纓。補以毛作纓。白符喪服也。盤水加劍。補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己如此也。造乎闕。補君門。誼傳造請室。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中罪

第二章。此章何本闕ク。

第三章。

之。意者其始乃一篇。而後儒妄刪析之也。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補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於大夫者。刑主於治小人。不爲大夫設也。禮不下於庶人。補下猶逮也。周官以禮俗馭民。曰不下於庶人者。禮以治君子。不爲庶人設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補御猶治也。屬如屬望之屬。或作厲。漢賈誼傳。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預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又曰。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云云。

故古之大夫。其有

何本刑罰之源ヨリ飭婚聘之禮ニ至ル一段無シ。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矣。鄕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亂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敎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不豫塞其源。補不以禮豫防也。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補臧文仲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孟子曰。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敎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固其敎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飭鄕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補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敎。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敎而已。使五敎既行。彝倫益敍。則刑自可以無用。故又曰。刑期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末篇。立論雖不同。而意緒相貫。今采而附注

何本長幼必序云云八字無シ。

何本男女既別云云八字無シ。

者生於不義。補下殺上曰弒。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補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以義合。上有以字乎下。下有以承乎上。 義必明。則民不犯。補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則民志定矣。 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補强陵弱。衆暴寡。 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補遺忘。惟力是視。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補鄉飲主於序齒。席有上下。豆有多寡。所尚敬讓而已。 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補塵聚擾雜。而失民紀矣。 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補大昏人道之始。迎而後行。贄而後見。敬愼重正而後親。男女有別。而後夫婦之義明也。 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補無度・不仁・不義・遺敬讓・無別其源也。記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

第一章ハ大戴禮盛德篇ニ見ユ、文頗ル異同有リ。

何本至治チ致治ニ、凡民チ凡夫人ニ作リ、無度則云云十五字無シ。

何本竊チ賊ニ作リ、不仁者云云十一字、能致仁愛云云二十字無シ。

何本殺チ弑ニ作ル、當ニ之ニ從フベシ、下同ジ、義所以云云敬長ニ至ル二十七字無シ。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補 修禮以防人情。）貴其不犯也。（補 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也。）制五刑而不用。（補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所以爲至治也。（補 下文謂有其獄而無陷刑之民。三皇五帝之化。是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補 靡法猶不檢也。）生於不足。（補 孟子無恒產。無恒心之謂也。）不足生於無度。（補 物之耗由用之侈也。）無度。則小者偸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補 管子曰。衣食足。知禮節。）故雖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補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不孝蓋不仁之大者。由其不愛以至是也。）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補 父子主恩。喪禮於其沒不敢忽。祭禮於其遠不敢忘。）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言孝子奉祭祀不敢懈。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補 論語。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

周禮ニ天子天ヲ祀ルニハ大裘ヲ服スト云フ、禮郊特牲篇ニハ王被袞云云トアリ、鄭玄ハ郊特牲ノ文ヲ魯ノ禮ト爲ス、王肅ハ周ノ禮ト爲シ、天子祭ノ始メニ大裘ヲ服シ、後ニ袞ニ改ムト爲スナリ。

何本既至泰壇云云八字、臣聞之ヨリ不足以饗帝ニ至ル一節皆無シ。

特牲同。

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補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事天之服。祀天尚質。裘用黑羔而黼之者。用白狐閒黑爲黼文也。

被袞象天。大裘爲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補周官。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被袞所以襲裘。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

乘素車。貴其質也。補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或即殷木輅也。亦尚質義。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補天子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斿。太常九旗。畫交龍日月者。正輻爲縿。斿則屬焉。斿記作旒。取垂下義。設以日月。法天象也。郊特牲作以象天也。

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補燔燎也。積柴於壇。加牲玉其上而燎之。使氣達於天也。周官曰。實柴。則實牲於柴。而燔之也。但燔柴而不實以牲。則謂之槱燎。

戴冕璪補音藻。十有二旒。補冕制見前。後方前圓。玄表朱裏。璪玉名。一作藻。五采之絲爲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也。天子袞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偏則又從朱起。此周制也。

則天數也。補天以十二月而成歲也。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接前天垂象。聖人則之云云。此篇大段記所取載者。殽亂多矣。

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補禮至於祀天。禮之至重者也。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何本萬物無可以稱之者云云十六字無シ。

何本王親チ天子ニ作リ、宮無シ、以聽チ親聽ニ作リ、既卜ニ字、所以戒ノ所以ニ字無シ、將郊則チ祭之日ニ作リ、郊之日、敢哭、皆無シ、凶服者不敢入國門チ不敢凶服ニ、清路チ反道ニ作リ、行者畢止四字無ク、民聽ハ聽上ニ作リ、敬之至也四字無シ。

其質也。地圓丘之地。掃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補陶搏埴爲之。匏瓠類。皆器之質。故以象天地自然之性。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云云。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補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然。而作龜於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補作龜用龜以卜也。禰宮考廟。尊祖親考之義也。補受命于祖。爲尊祖。卜于禰廟。爲親考。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補君臣同聽誓命。上有以教於下。下有以諫於上。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命卽前誓命。百官與祭群臣。百姓助祭公族。群臣疏而昇。故申戒於庫門。公族親而尊。故申戒於太廟。〕將郊則天子皮弁。補夙晨視朝之服。以聽祭報。補聽報當祭之候。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而後服衮。補嚴敬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補汜洒掃反道。易治道塗。行者畢止。汜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鄉爲田燭。具燎火。以備照路。〕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恭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補已上郊。

此異說アルコトヲ定公ノ口ヲ假リテ出ダセルナリ。

都城ノ南郊ニ壇ヲ作リテ祭ル、故ニ郊ト云フナリ。

滌ハ牲ヲ養フ處ナリ、豫メ養ヒテ用ヰルナリ。何本必在滌三月五字無シ。

何本誠ヲ神ニ作ル、掃地而祭八字無シ。

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爲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說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顚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補孟春之月。蟄蟲開戶。是月郊祭。而配以后稷爲祈穀。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補去聲。於天子。是以不同。

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兆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有三焉。築爲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說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補兆分域。丘圜丘。卽泰壇。南方陽位也。郊特牲作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云云。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補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注。如繭如栗。幼犢也。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牲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補取具而已。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別彼列反。補事天神之禮必簡。則人鬼之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敬。故上帝之牛繭栗。繁則外心而貴味。故后稷之牛唯具也。郊特牲作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接前萬物本乎天云云。牲用騂。尚赤也。補周尚赤也。考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黝牲。則亦有用黝者。陰祀豈地祀歟。用犢貴誠也。犢質慤。貴誠之美也。補犢未知牝牡。則神完也。神記作誠。掃地而祭。於

ハ自由ニ飲ム、故ニ無算即チ無數トス、旰不廢朝云云ハ晨ニ飲ム場合ニハ朝ノ政事、暮ニ飲ム場合ニハ夕ノ政事ヲ視ルコトヲ廢セズトナリ。

第三章ハ禮記雜記下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郊ハ南郊ニ天ヲ祀ルコトナリ。

此篇禮記郊特牲篇、同禮器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古之帝王必五字無シ。

郊ハ王肅ガ鄭玄ト說ヲ異ニスルモノノ一ナリ、鄭玄ハ周ノ天子ハ春分、日ガ夜ヨリ長クナラントスル時(長日之至)ヲ以テ天ヲ郊シ、又冬至ニ天ヲ圜丘ニ祭ル、魯ハ天子ヨリ降リテ、冬至ニ天ヲ郊スト爲ス、然ルニ王肅ハ郊ト圜丘トハ一ナリトス、故ニ周ノ天子ハ冬至ニ天ヲ郊シ、又啓蟄ニ祈穀スト爲ス、王肅ハ長日之至ヲ冬至ト爲スナリ、定公ガ郊ノ事ヲ聞クニ說異ナリト言ヘルハ、

强不成穀也。文武之爲治。豈容久勞以憊民。而久佚以縱之。亦惟勞佚之適均耳。已上見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補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故以配上帝。補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祖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所出之祖。以配上帝。記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下有天子大禘八云云。天垂象。補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聖人則之。補則法也。郊所以明天道也。補郊祀天主日。配以月也郊特牲。此下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云云。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補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長。故謂迎長日之至也。郊特牲。此下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云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補大報天。大報本反始也。主日者。日爲衆星之宗。配以月者。日宗陽。月宗陰也。記祭法。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云云。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補始郊初祭天。其月子月也。周官以冬至日致天神是也。其日用上辛。補周人始郊至之日逢辛。自後循之。遂用上旬辛日也。或曰。上辛取其新潔莫先也。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郊特牲作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云云。至

上ノ瑟及ビ歌ト堂下ノ笙ト一ツ置キニ行ハルルナリ。合樂ハ堂上堂下ノ樂同時ニ奏スルナリ。一人揚觶云云ハ爵備ハリ樂畢ハリタルモ、此ヨリ射事有ラントス、將ニ賓ヲ留メントス、故ニ主人ノ相者（禮ヲ助クル者）一人觶ヲ揚ゲテ賓ヲ留メ、又一人ヲシテ司正タラシム、司正ハ射畢レバ將ニ旅酬ヲ行ヒ無算爵ヲ行ハントス、其時禮ヲ失フ者無カランヲ爲メニ監督ノ任ニ當ルナリ、賓酬主人云云ハ旅酬ナリ、降脫屨云云ハ無算爵ナリ、沃洗者ハ禮ヲ行フ場合ニ年少者モ亦列シテ手傳ヲ爲ス、手洗ヒ（沃）爵ヲ洗フ（洗）等ノ事皆年少者之ヲ任ズ、旅酬ノ時ニハ彼等モ亦與ルナリ、降脫屨云云ハ以上ノ禮ハ堂上ニテ立チテ行フ、今燕ニ移ラントス、燕ハ安坐シテ飲食ス、故ニ堂ヲ降リ屨ヲ堂下ニ脫シテ堂上ニ升リ坐ス、禮ヲ以テ飲ム時ハ獻酬ノ爵、數ノ限リアリ、燕ニテ

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下同。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悌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旰晨飲。早晡罷。○旰古旦反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隆殺既辨。知樂而不亂。悌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羣神而祀之。今之臘也。○蜡助駕反補蜡歲暮祭名。記。蜡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也。釋文。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蜡。孔子曰。賜也樂乎。樂音洛。下同。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酒也補恣飲故也。賜未知其爲樂也。補醉無禮儀。但見可惡。孔子曰。百日之勞。補終年勤動。一日之樂。補逮蜡始飲。一日之澤。補上以歲豐農工畢入。而特恣之。猶恩澤也。記作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不如此爲備。非爾所知也。言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喩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之。是君之恩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弛施氏反補張張弦。弛落弦也。久張則弱不遺。箭久弛則

第二章ハ禮記鄕飮酒義篇、荀子樂論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何本孔子曰ヨリ易易也ノ一節ヲ上章ノ結句ト爲シ、主人以下此章末ニ至ルマデ皆無シ。儀禮ニヨレバ鄕飮酒ニハ介有リ、鄕射ニハ介無シ、此文ト異ナリ、主人ハ鄕大夫ナリ、賓ハ鄕ノ處士ノ最モ賢(德行ニ長スルモノ)ナルモノナリ、介ハ之ニ次グ者、衆賓ハ又之ニ次グモノナリ、主人豫メ此等ノ人ヲ定メテ約束シ置キ、當日ニ至リテ主人ハ賓ノ家ニ就キテ之ヲ招ク(速)、射ハ鄕序ニ於テ行フ、正門ハ序ノ門ナリ、三揖ハ正門ヨリ序ノ堂階ニ至ル閒ニ曲リ角ナド每ニ揖スルコト三回スルナリ、工ハ瑟ヲ鼓スル盲人ナリ、升歌ハ堂ニ升リテ歌ブナリ、主人獻賓ハ主人獻之ノ訛ニテ主人ガ工ニ爵ヲ獻ズルナリ、笙入ハ堂下ニテ奏スルナリ、此ハ歌無シ、故ニ歌ト言ハズ、閒歌ハ代ハル代ハル歌フト云フコトニテ、堂

孔子曰。吾觀於鄕。而知王道易易。補去聲。也。補夫子因射有感而言。而門人併記之也。鄕鄕射。易易甚言其易行也。由之延射於衆。衆指惡以斥之。而自去者半。惡者知所懲矣。褒之揚觶。但擧善以留之。而自去者半。無善者知所讓矣。點也繼之。而僅有存焉。善者知所勸矣。一事而勸讓懲備焉。可以興化而變俗。王道其不爲甚易行乎。射義蓋僅有存者。有射之爲言者繹也云云。而此一節載在鄕飮酒禮義中。未知孰是。或問。盛德者不爲媿人之擧。孔子溫良恭謙讓。於鄕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射。不已甚乎。呂與叔嘗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也。得我心矣。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速召。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列反。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飮。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爲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也。閒歌三終。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闋。合笙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樂音洛。賓酬主人。主人

ス等ノ事ヲ爲ス、其場合ニ至リシ時ト云フコトナリ、觀者多キ故場内ニ入ルル人ヲ淘汰スル爲メニ下ノ如ク言フナリ。
何本出列延射者ノ列字無シ。

何本老ヲ耋ニ作ル。

矢。出列延射者。子路爲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補】延進也。在將射之前。按。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但觀者既衆。庭中不容。故出延之也。曰。奔軍之將。【補】奔一作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之大夫。【補】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者。不得入。【補】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衆。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爲人後。不入。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人已有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爲人後。言人死無子。宗族既爲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補】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語〕曰。先射行鄉飲酒。故二人揚觶。【補】揚擧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擧觶於賓與大夫。儀禮。古者於故也語此。是也。幼壯孝悌。【補】始能力德。耆老好禮。好呼執反下同。【補】哀無惰行。不從流俗。【補】潔己自好。修身以俟死者。【補】守死善道。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補】篤於學矣。好禮不變。【補】純於禮矣。耄期稱道而不亂者。【補】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年之高。而言必中道。可以傳矣。〔不。有此人否。〕在此位。〔也〕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不稱解道而不亂也。【補】有此人。則在此位。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補】闋終也。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補】鄉射先行鄉飲之禮。立司正而未旅。司射講射。則司正爲司馬。三射畢。司馬反爲司正。盛旅酬也。子路問。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擧司馬以該諸執事也。孔子曰。能用命矣。【補】奉教令。

第一章ハ禮記郊特牲篇、同射義篇ニ見エ、文稍〻異同有リ。
何本射之以樂也ヨリ循聲而發ニ至ル十五字無ク、發而ノ上ニ修身而三字有リ。
何本若夫不肖之人ヨリ懸弧之義也ニ至ル一節無シ。
詩ハ小雅賓之初筵篇ナリ。
古ノ射ハ二人相耦シテ射ル、勝チシ者ハ勝タザル者ニ爵ヲ飲マシム、辭爵ハ自分ガ飲ムコトヲ免ルルナリ。
至於司馬ハ射禮ニテ將ニ射ントスル時ニ、司馬ヲ立テ射者ヲ組合ハ

孔子家語卷第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補記射儀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定。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其難如此。知此則知所以脩身矣。發發矢射也。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補畫布爲正。棲皮爲鵠。鵠擧千里。繒繳難加。故以爲的。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補射可以觀德。賢者有德行之人也。內外交脩。禮樂爲比。不賢而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祈求也。求中以辭爵。飲彼則己不飲。故曰以辭爵也。○中陟仲反。下同。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疾可以爲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補矍相地名。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補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而將射。則司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

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隮。不遲言疾。隮升也。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威德。昭明遍至。化行寬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用于九州。謂以爲天下王。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施ハ延ナリ。

就ハ成、將ハ大ナリ。

詩ハ商頌長發篇ナリ。

假ハ至ナリ。

式ハ法ナリ。

負牆ハ退キテ室ノ壁ノ下ニ立ツナリ、又進ミテ問フ人ノ爲メニ避クルナリ。

孔子家語卷第六終

志ハ民ニ對スル恩意ナリ。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ノ語ナリ。

邶風柏舟篇ノ語ナリ、逮逮ハ詩ニ棣棣ニ作ル、安和ノ貌ナリ。

邶風谷風篇ノ語ナリ。扶伏ハ詩ニ匍匐ニ作ル、急ギ赴ク貌ナリ。

起ハ詩ノ義ヲ起スナリ。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己行與民信。五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

升歌ハ下管ニ對ス、堂上ニテ瑟ニ和シテ歌フナリ、清廟モ亦周頌ニ在リ。

夔ハ一足ト言フ說有リ、孔子之チ樂ニ達スルノミナル故此名有リト解セルナラン。

第二章ハ禮記孔子閒居篇ニ見ユ、此文亦稍々略ナリ。此章何本闕ク。詩ハ大雅泂酌篇ナリ、愷悌ハ樂易ナリ。

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象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不能樂。於禮素。素質。薄於德。於禮虛。禮不虛行。苟非其人。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非殊。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何本俎字無ク、物ヲ味ニ、軾ヲ式ニ、措ヲ錯ニ作リ、百官ノ百字無ク、四海ヲ衆也ニ作ル。

何本子曰愼聽之以下章末マデ闕ク。

懸ハ簨簴ニ懸ケタル樂器ヲ云フ、即チ樂ヲ奏スルコトナリ。下管ハ堂下即チ庭上ニテ管ヲ吹クナリ。

振羽ハ周頌振鷺篇ナリ

補講武教戰之策。軍旅武功失其勢。補行師制敵之勢。王孫滿所謂。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者。是也。宮室失其度量。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禮。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洽合也。無禮則無以爲衆始。無以合聚衆。補祖始也。洽合也。記仲尼燕居。此下子曰。愼聽之云云。〔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卽前所言。見下禮之不可斯須去。而無乎不在也。燕居篇。此下入門而金作云云。〕子曰。愼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語魚據反。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焉爲聖人。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興作樂。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中陟仲反。下同。旋中矩。六也。鑾和中采薺。采薺樂曲名。所以爲和鑾之節。七也。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在周頌。八也。徹以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

何本閑ヲ閒ニ、物ヲ象ニ、享ヲ饗ニ作ル。

何本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ヲ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ニ作ル。

相ハ手ヲ引キ扶クル人ナリ。

何本是以其ヲ是故以之ニ作ル。

夫婦。是謂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補】田言所取之利。獵言所獲之物。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事也。閑習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補】萬貳千伍百人爲軍。伍百人爲旅。禮有軍旅。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補】物象。物得其時。【補】隨四時。宜增減。樂得其節。【補】不淫。車得其軾。【補】朴厚渾堅。鬼神得其享。【補】各歆其類。喪紀得其哀。【補】情文皆至。辯說得其黨。【補】黨類。不失人失言。百官得其體。【補】職思其憂。政事得其施。【補】各得其所黨。施行之。合人情。宜土俗。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補】得時措之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補】記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事之治。事有條理而不亂。有節文故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補】去聲。倀倀乎何所之。【補】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所以告也。倀倀無定向貌。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補】一作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補】動。耳目無所加。【補】妄聽妄視。進退揖讓無所制。【補】無以裁制。使之中節。是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

何本言游ヲ子游ニ作ル、子貢問何也ヲ然則如何ニ作リ、子游問ト註セリ。案ズルニ子貢ハ言游ノ訛ナルベシ。郊社等皆本ニ報ジ始ニ反ヘル所以ノモノナリ、故ニ仁ト言フ、昭穆ハ始祖ヲ中心トシ、其子ヲ昭、其孫ヲ穆、以後毎世一昭一穆ノ次第ニ因ル、饋奠ハ喪禮ニ死者ニ飲食ヲ供フルコトナリ。射鄕ハ鄕射、鄕飲酒ナリ、此時鄕ノ老ヲ會シテ之ヲ饗ス、故ニ仁ト云フ、仁愛ヲ以テ言フ。指掌ハ易キヲ言フ。以之居家ハ以之居家ト讀ムベシ、有禮ノ上ニ居家二字ヲ重ネテ看ルベシ。下之ニ倣フ。

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之人。似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補 禦力而悖逆爭鬪之事起矣。論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也。人以口給。未有能仁者也。故聖人尤惡而特言之。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禮者。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論語。師也過。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爲過。不足爲不及。〕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補 爲之節文。欲無過不及之差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理。補 領收斂也。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祀天。補 社祭地。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補 宗廟祭。春禘。秋嘗。群昭群穆咸在焉。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鄕之禮。所以仁鄕黨也。補 鄕射鄕飲酒。皆行於鄕黨。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補 燕會以樂賓也。行五禮皆曰仁者。禮之行以敬。而有愛之心存焉。聖人嘗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補 馬氏謂。郊社義藏於中。禘嘗禮陳於外。因義設禮。因禮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記。明乎上。有子曰字。上文子曰給奪慈仁。與此並重著子曰字者。記者欲顯當時言少間而復言也。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也。補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父死スル後ハ母ノ爲メニ齊衰三年、父在マス時ハ一年トス、此レ古ノ制ナリ。不言ハ喪主自ラ命令セズシテ事行ハルナリ。

第一章ハ禮記仲尼燕居篇ニ見ユ、文禮記ニ比シテ略ナリ。

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殺所戒反。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補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注。退朝曰燕。退燕曰閒。縱言汎言諸事也。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補隨施皆可。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中陟仲反。下同。補禮主於敬。然心敬而違於禮。則文不副實。所謂夏商尚敬。其失也野。是也。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補禮貴乎恭。然貌恭而違於禮。則是巧言令色趨恭。爲口給而已。故恭近於禮。然後遠恥辱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補勇亦人之一德。然徒勇而違於禮。則將恃其

第二章ハ禮記喪服四制篇ニ見ユ、文頗ル異同アリ。

此章何本無シ。

門內之治云云ハ家庭ニテハ恩愛ヲ主トシ、國家社會ニ在リテハ義理ヲ主トス、父母ニ對スル恩ヲ遂グルハ恩掩義ナリ、私愛ヲ棄テテ公義ニ從フハ義掩恩ナリ。

三日云云ハ父母ノ喪ニハ最初三日ハ飮食セズ、三日ニ至リテ始メテ粥ヲ食ヒ、三月ニ至リ始メテ沐シ、期即チ十三月ニ至リテ服ヲ改メテ練ヲ服スルナリ、滅性ハ滅生ナリ。

賤。後富貴。三也。補或問。婦人無子。惡疾。乃其不幸。槩亦出之。不已甚乎。而有三不去焉。彼五者非三不去之所得議。此二者三不去而有一焉。則固不得而出之也。聖人制禮其審矣。雖然出之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德之絕於人者也。此二者。惡德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妻道三。一曰。奉宗祀也。二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既絕人道矣。而無出可乎。世有狥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滅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雖然此二者。其尙從三不去而權衡焉。聖人制禮嚴而寬之微意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補順成夫婦交際之道。順一作愼。古順愼字通。重婚姻之始也。補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此篇前輩言載于易傳。又謂家語是子夏問於孔子者。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云云。乃前所聞山書之章。而今本皆不同矣。當俟再考。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

何本不越境而奔喪ヨリ喪父長子者ニ至ル一段無シ。

案ズルニ五不取ノ下當ニ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子十九字有ルベク、下文爲其逆德也等五ケ處ノ注ハ正文タルベキナリ。

何本不順父母者等七ケ處ノ者字皆無シ、妒ヲ妬ニ作ル。

何本一、二、三ノ字無ク、共更ヲ其經ニ作リ、一作更ト注セリ。更三年之喪ハ婦ガ夫ト共ニ夫ノ父母ノ喪ニ服セルナリ、先貧賤云云ハ皆夫ニ就キテ言フ。

一而終也。教令不出於閨門。補禮。女不言外也。事在供酒食而已。補易。無攸遂。在中饋。無閨外之非儀也。閨門限也。婦人以貞專。無閨外之非儀。詩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閨苦本反。補閨門限也。詩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行下孟反。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亂家子者。爲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爲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爲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妒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嫉妒者。爲其亂家。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竊盜者。爲其反義。〔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妒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

鄭玄ハ仲春ヲ以テ昏姻ノ正時ト爲ス、王肅ハ秋冬ヲ正時ト爲スノ說ニ從フ、荀子、毛公亦然リ。

何本知可爲云云二十三字、謂之知云云十一字皆無シ。

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陰爲冬也。冬藏物。而爲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窮。極也。補時謂婚嫁之時。兩相配合曰偶數。注見前。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霜降。季秋嫁娶者始於此。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補季秋織紝事畢。婦功成也。而男子田工。亦既休矣。故可行嫁娶事。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補去聲。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補春至。男事農。女事桑。有不暇也。故婚禮而殺於此。殺降殺。亦止之義。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與此不同。竊疑周禮爲非。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補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男子象之。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補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男女有別。而後夫婦義。故必欲審而明之。夫爲妻綱。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爲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爲男女長養其理分。補易。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女子象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夫唱婦隨。男行女從。其理然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補制決也。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補此其無專制也。記郊特性。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緒。言不改事人也。補飲無酬酢曰醮。禮。女當嫁之日。則父母醮而命之。無再醮者。婦人從

何本一陽一陰チ一陰一陽ニ作ル。

男子十六云云ヨリ可以生民矣而ニ至ル二十字無シ。

何本於此而往云云八字無シ。

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補毀齒。二八十有六歲而化。説苑作精小通。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有四歲而化。補説苑作精化小通。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奇居宜反。補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補説苑。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云云。至精化小通。大段與此文同。然不載爲孔子之言。精化小通下云。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塡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瞻彼日月。遙々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補古者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一說。陰陽未生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立於巳。合夫婦。聖人因是以制嫁娶也。豈不晚哉。補晚猶遲也。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補遲者至於二十三十止矣男子二十而冠。補禮也。義解見後。有爲人父之端。補冠者成人。任爲人父。則可妻矣。不必竢三十也。女子十五許嫁。補許嫁笄禮也。未許嫁亦笄。有適人之道。補許嫁則以其可適人之時。卽可嫁。不必竢二十也。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

第一章ハ大戴禮本命篇ニ見ユ、文多ク異ナリ。道ヲ絶待的ナル宇宙ノ本體ト爲シ、此ヨリ分ルヲ命ト爲ス、道動キテ一氣ヲ生ズ、一氣ヲ稟クルヲ性ト爲ス、一氣ハ已ニ形ニ渉ル、故ニ形ト言フ、一氣分レテ陰陽ト爲リ、二氣合シテ人物化生ス、之ヲ生ト言フ、命ト性トヲ道ト一トヲ以テ說クトコロ反リテ老子ニ近シ。

何本有不具者五ヲ不具者有五ニ、目無見ヲ無目不見ニ、及生三月ヲ故人生及三月ニ、煦ヲ照ニ作ル。

顖ハ腦蓋骨ノ縫合ノ處ナリ。

本命解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爲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補 分如分受之分。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程子曰。天所賦爲命。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是也。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爲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補 性著于物。程子曰。物所受爲性。孟子曰。人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或曰。人受陰陽剛柔之性。故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補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窮數盡。謂之死。補 化窮則變。數盡則復歸于無。是故死也魂升而魄降也。故命者性之始也。補 受命以生。始得爲人。而性具焉。死者生之終也。補 有生之後。而死繼之。有始則必有終矣。補 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補 說苑作不能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睛轉也。補 照睛轉也。然後有見。補 說苑作三月達眼。而後能見。八補 八一作七月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朞年。然後能行。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補 說苑。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是

此乾坤之美也以下何本闕ク。

所主ハ王者萬物ノ主タルチ言フ。

待ハ急務トスルナリ。

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喝。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飮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擧。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十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有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問。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敢問其皆然乎。孔

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此乾坤之美也。乾天。坤地。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也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非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食草者ハ大戴禮注ニ麋鹿ノ屬トアリ。緒ハ絲ナリ、食肉者ハ虎豹ノ屬ナリ、太宰純曰ク、食氣者ハ龜ノ屬ナリト。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補羽離宮。火屬。鳳者鶉火之禽。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補毛兌宮。金屬。麟者玄枵之獸。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補甲一作介。水居陸生。坎宮。水屬。龜者玄冥之使。性伏。又曰伏龜。麟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補麟震宮。木屬。龜者角亢之精。木色蒼。故曰蒼龍。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補倮一作嬴。大中宮。土屬也。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周天之日。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亦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魚鮪不淰。鳳以爲畜。鳥不獝。麟以爲畜。獸不狘。龜以爲畜。人情不失。其各爲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也。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呼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的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是人也者。豈獨長倮蟲而已哉。禮記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脈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說苑。凡六經帝王之所着。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

何本齟チ齕ニ作ル。

何本晝チ日ニ、似チ類ニ作リ、是以至陰云云十字無シ、汝之言チ子之言ニ作ル。

何本谿チ川ニ、蜯チ蚌ニ、盛チ盈ニ作リ、日月ノ日字無シ。

何本食水者ヨリ不死而神故曰ニ至ル一節無シ。

食木者ハ大戴禮注ニ熊羆ノ屬ナリトアリ。

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補人獸類。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家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曰。補山書如今山海經之類。地。東西爲緯。補東西橫。故曰緯。南北爲經。補南北直。故曰經。山爲積德。補土專生育。川爲積刑。補水或漂蕩。高者爲生。補高受陽。下者爲死。補下伏陰。丘陵爲牡。補牡凸。谿谷爲牝。補牝凹。蜯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蜯蛤之屬滿。月虧則虛也。補得月之精。是故。堅土之人剛。補堅土强築地。弱土之人柔。補弱土輕輿地。墟土之人大。補墟土墳衍地。沙土之人細。補沙土勃壤也。息土之人美。補息土墳壚地。秏土之人醜。秏耗字也。息土細緻。秏土麤疎者也。補秏土鹹鴻地。人鍾地氣而生。固不同也。周禮。辨五土之物生。山林其民毛而方。川澤其民黑而津。丘陵其民專而長。墳衍其民晳而瘠。原濕其民豐肉而多痺。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亦此之謂也。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螾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也。食草者。善

何本從ヲ承ニ作ル。

何本爲ヲ主ニ、生ヲ化ニ作ル。

魚遊於水ヨリ冬蟄ニ至ル一節無シ。

十。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辰爲月。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次日月。故三主斗。補魁衡杓。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春夏秋冬。時以次斗。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不過五。故五爲音。補宮商角徵羽。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補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補日月火水木金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閶闔。不周。廣莫。一曰。炎・滔・熏・巨・淒・飂・厲・寒。風爲蟲。風之數盡於八。凡虫爲風。風爲蟲也。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飮。蟬飮而不食。蜉蝣不飮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補禽鳥類。齟齬者九竅

能德法ハ大戴禮ニ能理德法ニ作ル。

第二章ハ大戴禮易本命篇、淮南子地形訓ニ見ユ、文各〻異同有リ。

如九ハ而九ナリ、何本爲九ニ作ル。

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殺。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

三公ハ坐シテ道ヲ論ズ行政ノ責任ニ當ラズ。五教ハ、魯大史克ハ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ト爲シ、孟子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ト爲ス。太宰純曰ク、之ハ往ナリ。

飭ハ戒飭スルナリ。

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禮敎成。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爲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國成。（成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攝之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蓄。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屬大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擧事失理。都

蠲ハ潔ナリ、いさぎよしト訓ズ。周禮天地春夏秋冬六官ヲ以テ國政ヲ分掌ス、天官ノ長ヲ冢宰又大宰ト言ヒ、後世ノ宰相ニ當ル、地官ノ長ヲ大司徒ト言ヒ、内務行政及教育ヲ掌ル、春官ノ長ヲ大宗伯ト言ヒ典禮ヲ掌リ、夏官ノ長ヲ大司馬ト言ヒ軍政及ビ爵祿ヲ掌リ、秋官ノ長ヲ大司寇ト言ヒ刑罰、警察及外交ノ事ヲ掌リ、冬官ノ長ヲ大司空ト言ヒ、工作土木ノ事ヲ掌ル、諸侯ノ國ニテハ六官ノ制無シ。司會ハ天官ノ屬、會ハ各民ノ行政成績ヲ合スル義ナリ、司會ハ行政ニ關スル凡テノ法ヲ執リテ各官ノ成績ヲ合ハセテ國政ノ全體ヲ知ル、古ハ一車、四馬ヲ駕ス、凡ソ車ハ中央ニ一轅アリ、轅ノ左右各〻一馬、之ヲ服ト言フ、服ノ外ニ各〻一馬、之ヲ驂ト言フ、驂ノ内轡ハ軾ノ前ニ繫ク、之ヲ納ト言フ、御者ハ他ノ六轡ヲ執リテ御ス、今司會ヲ納ニ譬フルナリ。是故善御馬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何本闕ク。

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補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唱九牧。阜成兆民。是也。

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補冢大。宰治也。天官卿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是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德。敎官。所以成德。補徒衆也。主民衆。地官卿也。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是所以成德也。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補春於時爲首。春官卿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是所以成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政官。所以成聖。聖通也。征伐。所以通天下也。補兵事莫重於馬。夏官卿也。掌邦治。統六師。平邦國。而曰以成聖者。聖功於是成也。一作成禮。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補羣行攻劫曰寇。主寇賊法禁。秋官卿也。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而曰成義者。義主於斷故也。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補主國空土。冬官卿也。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曰以成禮者。禮有節文故也。一作成智。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納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貳。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也。故不在六轡。止當納位。補納與軜同。荀子。奉輓持軜。所以驂馬力者。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補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

何本天地之所德ヨリ、御民之本ニ至ル一段無シ。

其民ノ下ニ誤脱アルベシ。

不制ハ馬ヲ制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

銜之際。而緩急之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回中規。取道致遠。而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善御民者。壹其德法。補壹鈞也。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補書曰。天命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其民爲衆所稱譽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威與明察。常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

第一章ハ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ニ見ユ、文頗ル異同有リ。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補費魯季氏邑。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未嘗肯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補二者缺一不可。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之爲政］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敍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四方之事。書則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爲左右手。補周禮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敍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王命。遂貳之。凡此實王左右手之任也。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人爲手一無此四字。］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補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也。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補不待呵叱。而步驟相應。轡策不擧而極千里。補極至也。淮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於

康子曰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何本闕ク。

補木之次火也。呂氏春秋、凡帝王之興也。天必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帝。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云云。其言夏殷周所尚之色。與此不同。殆亦有所本也。

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也。戎事乘驪。驪騮馬白腹。牲用騂。騂赤色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補火之次土也。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尚白。補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也。淮南記。有虞氏之祀。社用土。服尚黃。亦與此不同。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徙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五祀ヲ以テ五正ヲ祀ルト爲スハ禮記ト異ナリ。
何本如此之言四字無シ
季康子ノ問ハ天子ノ德衰ヘテ他ノ人之ニ代ハル、其相繼グヤ各〻五行相生ノ次第ニテ旺スル所ノ德アリトセバ、王者ハ當ニ其氣ヲ用ウベキニ、木德ヲ以テ王ト爲リテ、色ハ火ノ赤ヲ尚ブト言フガ如キ事有ルハ如何トナリ。
夏后氏以下三代尚ブトコロノ色等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ユ、此處ノ說亦呂氏ト同ジカラズ。
何本大事斂ヨリ牲用玄ニ至ル十二字、大事斂ヨリ牲用白ニ至ル十三字、大事斂ヨリ所以不同ニ至ル二十一字皆無シ。

昧。爲玄冥師。昧豈卽脩熙別名歟。顓頊氏之子曰黎。補世本作顓頊曾孫。爲祝融。補左傳。晉士弱曰。陶氏之火正閼伯。與此不同。閼伯帝嚳高辛氏之子也。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補業者能之效。職者官之守。重能木。爲勾芒。該能金。爲蓐收。脩及熙能水。爲玄冥。左傳。蔡墨所謂。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者也。黎之爲祝融。是能火也。勾龍能水土有功。是以爲后土也。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謂五官之後。能世脩其職業也。生爲上公。補生則封以上公爵。死爲貴神。補死則享以貴神祀。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職者以祭社爲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倶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顚倒失尊卑之序也。補五祀上公之神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也。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補各有相屬也。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補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兼其子。補如木次火。則尚赤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補金之次水也。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補水之次木。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色。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

五帝ニ五天帝ト五人帝ノ辨アリ、今此ニハ五帝本ト天帝ノ名ニシテ人帝各〻其德ヲ以テ之ニ配セラルト爲ス。

少皞氏之子云云左傳ニ見ユ。

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王天下音旺。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補勾音鈎。正官之長也。勾芒爲木正者。木生勾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祀於戶。祝融爲火正。補祝融明貌。有取於火也。一曰。祝大也。融明之甚也。其祀犂。祀於竈。蓐收爲金正。補蓐音蓐。取秋物楷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祀於門。玄冥爲水正。補玄水色。取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祀於井。后土爲土正。補土爲群物主。故曰后土。其祀勾龍。在家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此則五行之主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補亂泛雜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補言但主五行之官。不得同名爲帝。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謂之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補屬類也。舉太皞以該五帝也。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叔如叔世之叔。謂其後之子孫。非在當時也。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補左傳。鄭子產曰金天氏有裔子。曰

天氏。白精之君。

顓頊配水。

【補】高陽氏黑精之君。已上五帝。又與前章宰予問者不同。蓋此所稱指配五行者言之故也。周尚書洪謨曰。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家語、孔子以爲。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爲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月星爲日月乎。鄭說怪誕。王肅輩排之。以爲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齋楊氏又非之。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而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言。以爲五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其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爲帝。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充乎宇宙。故稱爲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妣。皆稱爲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爲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有定數。而亦無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爲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爲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行。不在天之外。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況五行之精著象於天。則爲五星。分位於地。則爲五方。布於四時。則爲五辰。形於庶徵。則爲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爲五星乎。則五星有槱燎之祭。以爲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以爲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爲五氣乎。則雨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增以北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耳。

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

何本水火金木土ヲ木金火水及土ニ作ル。
五帝ノ解、王肅ハ五行ノ神ト爲ス、鄭玄ハ讖緯ノ說ニ從ヒ太微宮中ノ五帝座星ト爲シ、各〻其名ヲ爲クル、此レ王ト異ナルトコロノ一ナリ。
五行更王云云ハ五行相生ノ次第(木火土金水)ニヨリテ相繼ギテ王トナルトナリ、王ハ旺卽チ盛ノ義ニテ、五行代ル代ル旺ス、王者ノ相繼グモ亦之ニ象ル、而シテ其次第ニ五行相生ト五行相剋(水火金木土)トノ二樣アリ得ベシ、今王注ハ相生ノ次第ニ從フト爲スナリ。

孔子家語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七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敢不成。補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敢不成也。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補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而後世說者。皆爲之名字。如東方靈威仰。南方赤標怒等。殆近於妖妄矣。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補五行有生有尅。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蔽惑。無可言者也。○更古衡反。王音旺。補如以木德王。則其次以火也。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補伏羲氏木德之君。炎帝配火。補大庭氏。赤精之君。黃帝配土。補軒轅氏。黃精之君。少皞配金。補金

孔子家語卷第五終

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何本孔子曰予大者如天ヨリ章末ニ至ル一段無シ。

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補語言合乎音律。身爲度。以身爲法度也。補行動合乎法度。亹亹穆穆。補亹亹不倦。穆穆深遠意。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補鑄九鼎。享上帝鬼神。其惠爲民父母。補四海會同。六府孔修。而民得其養也。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常用也。補準繩規矩。所以爲平直員方之度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補伯益卽皐陶子。傳曰。皐子五歲而贊禹也。興六師。以征不庭。補不庭不朝王庭之人也。書。禹征有苗。民乃格。四極之民。莫敢不服。補五帝德篇。大戴記有之。其言比是爲詳。然其書今亦無完本。其乘龍駕雲之事。不過滋荊山鼎湖之誕。形車白馬之飾。何取於茅茨土堦之庭。春故不復補焉。史記首卷中語。多本於此。子長數五帝。與此同。而諸家間有不從。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弗及顓辛。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其非史記。皆執易傳爲言。未嘗擧此相證。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者。其不可從又明矣。

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

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

依ハ配匹ナリ。

何本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九字無シ。

孝友聞於四方。舜年二十。以孝聞。陶漁事親。爲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補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補堯以二女妻舜。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之二女不敢以貴驕舜親戚。甚有婦道。睿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補四岳九官十二牧也。率堯舊職。恭己而已。補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天平地成。巡狩四海。補書。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二月北巡狩。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五載一始。補書。五年巡狩。辟后四朝。謂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也。三十年在位。補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擧之。書注。歷試三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也。嗣帝五十載。補代堯踐帝位。歷五十年。史記作年五十攝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位。又三十九年南巡。以之言之。則舜年百也。書注爲是。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補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謂九嶷。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爲復。韓愈氏謂。竹書謂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復。以今家語陟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葬於江南九嶷。是爲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啓後學之疑者也。宰我曰。請問禹。補顓頊之後。名文命。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禹有天下號。敏給克齊。補齊疾也。一作勤。其德不爽。爽忒。補爽失也。一作囘。其

何本以順天地之義云云十字無シ。

何本夷ヲ土ニ作ル、春夏秋冬云云八字無シ。

何本高辛氏之子曰六字無シ。

何本舜時以下十三字無シ。

何本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十字無ク、虞舜二字ヲ連ネテ一語ト爲ス

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也。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補史作普施利物。）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補訓誨利益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補作曆。明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補史作其色郁郁。其德嶷嶷。郁和、嶷重意。）其動也時。（補應天時。）其服也夷。（補從地宜。）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補史作不矜。）伯夷典禮。（補書。伯夷爲秩宗。）夔・龍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補書。夔爲典樂。龍爲納言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爲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補舜言於帝。而流之。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轝所及。莫不夷說。（夷平也。說古通以爲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補舜有天下。號虞。）

ニ節字有リ、民賴其利ヨリ三百年ニ至ル一節無ク、五帝用說ヨリ曰高陽ニ至ル一節無シ。

宿ハ止ドムルナリ、問フベキコトヲ止ドメテ問ハザルナリ。何本淵而有謀チ顓頊靜淵以謀ニ作リ、遠チ事ニ作ル。

何本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九字無シ。

月星辰。補史記。迎日推策。又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是也。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補生養萬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邈。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補任地任其所生也。財一作材。履時以象天。補履踐而行也。依鬼神而制義。補敬事鬼神因制尊卑之義。治氣性以教衆。補理四時之氣。五行之性。教化萬人。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補幽州地。南暨交趾。補暨及也。西抵流沙。補張掖居延地。東極蟠木。補蟠木者。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生。小大之物。補史記作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補底平屬服也。一作砥礪。宰我曰。請問帝嚳。補黃帝曾孫。一名夋。都亳。號高辛氏。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補張晏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後。天子之號。因

何本仁厚ノ厚字無ク、勞耳目勤心力ヲ勞勤心力耳目ニ作リ、用ノ上

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謂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終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久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補子生七旬曰弱。未當能言之時而卽言。所以爲神靈也。哲睿齊補側皆切。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補史記。幼而齊循。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補五行之氣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類是也。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〇量力讓反。補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撫安之。補度四方。而安撫之。服牛乘馬。補牛任重。馬致遠。擾馴猛獸。補擾伏。馴順也。周禮有服不氏。掌敎擾猛獸。史記謂敎熊羆貔貅貙虎是也。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補炎帝神農氏之後也。炎帝者神農之裔班固所謂參盧。史記所名帝楡罔是也。阪泉今上谷也。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己相戾。補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己相戾。〔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補風后爲相。力牧爲將。或曰。風后三公也。力牧相也。常先・大鴻事未聞。今雍州有鴻冢。世傳大鴻葬處。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補史記作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播時百穀。時是。補時讀曰蒔。穀者禾麻菽麥豆之總名。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

死スレバ飯（死者ノ口ニ米ヲ入ルルコト）斂（死者ニ衣ヲ着セルコト、但大小ニ分ク）、殯（入棺）等ノ事有リ、漸次室内ヨリ室外即チ堂上ニ移シテ行ク、大夫ニハ君斂ニ臨ミテ別ヲ告グ、此時屍ハ當ニ室外堂上ニ在ルベシ、而ルニ猶ホ室内牖下ニ置カル、故ニ君ノ怪ミヲ惹ケルナリ。

史魚ハ論語ニ直哉史魚ト孔子ノ稱サレシ人ナリ、又史鰌ノ名ヲ以テ知ラル。

此篇大戴禮五帝德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昔者吾聞ヨリ曰軒轅ニ至ル一段無シ、章首問ノ下ニ黃帝二字有リ、於字無シ、宰我問ニ黃帝ハ、孔子曰云云トナルナリ。

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補畢一作足。禮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戸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補于西階殯之也。禮也。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補新序。史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衞國以治。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補論語。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也。荀卿謂。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何哉。仲子吾弗論。史魚之直。見稱孔子。而不能免卿之誚。其盜名益見。卿之操論譏其刻。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以

婦人一句及注ハ太宰純ガ史記世家ニ據リテ補フトコロナリ。

不悅ハ公ノ心鴈ニアリテ、孔子ノ談話ヲ悅バザルナリ。

第十章ハ韓詩外傳卷七、新書胎教篇、新序雜事篇、大戴禮保傅篇ニ見ユ、文各〻異同有リ。

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同叛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

衛蘧伯玉賢。（補 伯玉名瑗。）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補 子瑕一名彭封。）反任之。史魚患之。（補 鰌字子魚。）驟以諫。而靈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

以此ハ此道チ用ウルナリ。

第八章ハ韓詩外傳卷九、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各ミ異同有リ。

喪家之狗ハ喪有ル家ノ狗ニテ、家人喪事ニ急ニシテ狗ノ飲食ニ頓著セヌナリ、又宿無シトナリシ狗トモ解スルチ得ベシ。

第九章ハ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功雖多。而無其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顙額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産。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儽然如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儽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儽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儽倫追反。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衞。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衞。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難乃旦反。下同。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鬭死。挺劍

第六章ハ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〻異同有リ。

不在此乎ハ此三者ニ在レバ恐レテ自ラ警ムルヲ知ルベシトナリ。

第七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好古法。而爲咎者。補爲咎謂獲殃害也。則非丘之罪也。補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補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也。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巳。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崖。何以知顚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補在此則知患而有所警。而可無失矣。士愼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汨掘。樹其壤則百穀

從ハ如ニ同ジ、從寒之及煖云云ハ寒窮マレバ煖、煖窮マレバ寒トナルガ如ク、困モ亦窮スレバ則チ通ズベシトナリ。

第五章ハ韓詩外傳卷六、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〻異同有リ。匡人孔子ヲ圍ムコトハ定公四年左傳ニモ見ユ。世俗之惡ハ怒リテ鬪フヲ指ス。

魯地。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易困卦辭。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同。陳蔡之閒。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在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孔子之宋。補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匡衞邑。宋當作衞。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補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爲御。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拘焉。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補音烏。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惡有汪胡反。補世俗之惡。好勇鬪恨之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

ノ字ハ下句ニ屬シテ讀ムベシ、悅モ何本不悅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何本善字無シ。君上ヲ人君ニ、烈士ヲ列士ニ、行不彰ヲ不成行ニ作ル、章末ノ在字無シ。

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不悅。援戚而舞。補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授干而舞。　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左傳。晉獻公聽驪姬之譖。出重耳於蒲。而伐諸蒲城。重耳奔狄。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補弗忘此難。與毋忘帶鉤巾車之意同。非爲念其讐也。　孔子曰。善惡是何言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　〔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補一作烈士不困。行不彰。　〔昔者湯困於夏臺。史。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一本作呂。按。呂四岳後所封國。在南陽宛縣之西。非囚湯地。　文王困於羑里。史。紂囚西伯羑里。今河內湯陰有羑里城。　秦穆公困於殽。左傳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秦伯素服。郊次而哭。殽即今函谷。在澠池西。　齊桓困於長勺。左傳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長勺

人與己與云云ハ此文ノ儘ナラバ人ト己トヲ區別セズ、忠恕誠心ヲ以テ人ニ接スルヲ言フナリ。

何本人與己與云云ヲ衣與繆與、曾不爾聊ニ作ル。

何本之闕何謂ヲ則何以爲而ニ作リ、孔子曰・汝志之無ク、吾語汝ノ上ニ居字有リ、非力之少勢不可矣ヲ非無力也、勢不便也ニ作リ、夫內ヲ故入而ニ、行修ヲ出ニ、彰ヲ章ニ、罪ヲ過ニ作リ、行修而名自立六字無シ、上下ノ名乎ノ乎ハ皆也ニ作ル。

第四章ハ呂氏春秋愼人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〻異同アリ。此章何本ニテハ前ノ在厄篇ノ末章ト爲セリ、文甚ダ異同有リ。何本ニヨレバ其誰知之ニテ句ト爲シ、子

補一作順。與。補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盡然。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是孝在於順辭悅色。敬其身以事親。而不專於養也。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補繆紕繆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綢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依予敎。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順欺也。皆與此不同。春按。今韓詩與家語。俱作曾不爾聊。無依予敎之文。王肅所云。人與己不順欺也。今本亦無之。楊倞註荀時所見者。今無所於考矣。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補荀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補一國勇力之士。而不能自擧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之]名乎。補荀幷韓詩傳同。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補說苑。彈琴而歌兩桂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懾懼。○懾之涉反。其誰[知]

何本二チ兩ニ作リ、已得ノ已、志也ノ也皆無シ。

何本皇チ凰ニ、違チ諱ニ、鄒チ陬郷ニ作リ、君子、者皆無シ、乎ノ下ニ哉字有リ。鄒ハ陬ニ作ルチ可トス。

第三章ハ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巻九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

曰臨河之操而歎云云。其亂之辭。子貢補說苑作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補牝曰麒。牡曰麟。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補無角曰蛟。史記作蛟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其邑。補雄曰鳳。雌曰凰。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或爲諱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補此鄉非魯之阪。作槃操以哀之。槃操琴曲名。補史記作阪操。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我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阪陽。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予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自是反乎衛。歷聘紀年。作自蔡如葉。去葉反蔡。槃操琴曲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補樹栽植。藝播種。手足胼胝。補胼指勞併。胝皮厚也。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補韓詩。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補一作遜。與。色不悅

何本將、所二字無ク、也ヲ乎ニ作ル、有焉自三字、則皐如ノ則字皆無シ、廣ヲ壙ニ、皐ヲ睪ニ作ル、視其高則、察其從則亦無シ、隔ヲ鬲ニ作ル、此其所以息也矣ヲ此則知息矣ニ作リ、章末大哉乎死也五字無シ、上ノ大哉乎死也ヲ大哉死也乎ニ作ル。

第二章ハ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權謀篇、孔叢子記問篇ニ見ユ、文各ミ異同有リ。何本此章ヲ次章ノ後ニ置ケリ。

懈怠。補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耕之難也。[耕]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皐如也。廣宜爲壙。皐高貌也。壙而高。冢是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塡塞實貌也。冢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補壙丘隴。睪當爲皐。冢也。皐如高貌。塡與嵮同。塞也。鬲謂隔絕。列子作皐如墳如。張湛注。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補荀同。韓詩。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與時至易遠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學者也。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亦此意。

孔子自衛將入晉。補哀五年。孔子年六十二歲。史記。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見趙簡子。歷聘紀年。佛肸召子。欲往。會簡子使人來聘。遂入晉。以見之也。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補子華子書。孔子轍環於河游而弗濟。援琴而寫志。命之

第一章ハ列子天瑞篇、荀子大略篇、韓詩外傳卷八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

何本四ノ然則ノ上ナル曰字、妻子以下ノ之難也ノ之也二字、及ビ可以息ノ以字皆無シ、息於耕矣ノ矣字亦無シ。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補苦於學道。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敬也。補詩商頌那之篇。恪者敬而無失之意。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焉於虔反。下焉可皆同。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補大雅既醉之篇。注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補大雅思齊之篇。刑法。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妻子之難也。妻子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補既醉之篇。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朋友之難也。朋友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

何本故徳者ヨリ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ニ至ル一段無シ。徳ハ恩惠ナリ。

雖服必强ハ上ニ不以道御之ノ句ヲ補ヒテ見ルベシ、强ハ强ヒルナリ。

無徒。補衆不親附。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寛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補揆之於法。而度之。使民自索其情。蓋人君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此。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補推原其所以然。得從末減。以仁輔化。補求善原故。爲有罪者求可生免之路。是以仁輔政化也。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補於死罪而使之生。爲當死者求可生之路。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滯積也。補無壅蔽。故徳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强。言民雖服。必以威强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補大統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眞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入官何有。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補藉記之。不敢忘教。與書紳事同。

吳注ニ從ヒ世擧ハ德擧トシテ解スベシ。

嚴ハ尊ビ畏ルナリ。

旒ハ冕ノ前後ニ絲ヲ垂レ之ニ玉ヲ貫クルモノナリ。充耳ハ耳ニ當ツル玉ナリ。

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爲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建立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知遠。故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擧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高。不抗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弦也。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弦而不從其教也。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則邪僻之心生。古者聖王冕而前旒。補冕祭服之冠。上玄下纁。前低二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旒垂玉也。冕前後有旒。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所以蔽明也。補旒垂過目。不欲見人之失。紘紞充耳。補紞纓從下而上。紘冠之垂者。在耳兩旁充塞也。所以掩聰也。補不欲聞人之過。水至淸即無魚。人至察則

何本君上者ノ上ナル故字無シ。

何本端チ正ニ作ル。

何本是以人主ヨリ疾則僻矣ニ至ル一段無シ。

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補 儀法也。式也。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是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補 司掌也。執政者大臣也。記。大臣不可不敬也。是臣之儀表也。詩。赫々師尹。民具爾瞻。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僻宜爲辟。便辟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衆之紀。補 邇臣近君之臣。辟與嬖同。便辟得寵於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補 汚臣節不立也。記。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服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

已ヲ推シテ人ニ及ボス故ニ法象在内ト云フ。

何本爭之至又於亂六字無シ、寬裕ヲ寬宥ニ作ル、政者行之始也ヨリ行之善者在所能爲ニ至ル一段無シ。

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克其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補】亂者治之反。書。惟治亂在庶官。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也。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補】寬者有所縱。宥者有所邮。慈愛優柔之。【補】詩。不剛不柔。敷政優游。而民自得矣。【補】自得其所。行者政之始也。行爲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行下孟反。說者情之導也。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

失言勿掎ハ人ノ失言ヲ執ヘテ之ヲ挫クナリ。

忿數ハ怒ルコト屢々ナルナリ。

何本官字無シ。

何本大域之中四字無シ。

之中ノ二字ハ衍文、大域ハ大概ナリ、煩細ナラザルナリ。

何本合是忠信云云十二字無ク、又而民之情可得也ヨリ民咸自治矣ニ至ル一段無シ。

佼ハ狡即チ戻ルナリ、民ノ情ヲ量リテ之ニ戻ラズ。

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補人之罪失事。已過者勿暴揚之。失言勿掎。有人失言。勿掎角之。補人有失言。勿掎角之。勿發勿掎。以免人之怨也。不善勿遂。己有不善。不可遂行。補政有不善。勿遂之。遂如遂非之遂。行事勿留。宜行之事。勿令留滯。補事之善者。即行而勿留之。留如留宿之留。勿遂勿留。以免人之謗也。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無違教也。補政從而得矣。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補數屢也。忿數則事多抑枉。刑不平而訟日起。獄不由此而生乎。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補距諫則善言不入。一己之智識有限。慮能無塞蔽乎。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補既忽於事。必失其禮接。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補不勤於事。則失其機會。時者事機之會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補不知任人。則力必有不及之處。而庶事隳矣。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宰較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之。略擧其要而行之。補思之當極其詳。行之當務其大。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治民無抗揚之志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言不犯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施政。辭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

待ハ特ノ誤ナルベシ。

此篇ハ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ニ見ユ、文少ク異ナルノミ。

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補安身所以善其職。取譽所以久其位。不獲乎上。身難安矣。不得於民。譽難取。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爲己有也。補善善政。勿專若不自己出者。以免人之忌也。教不能勿怠。怠懈。補教民也。勿怠則不能者勸。已過勿

以下二章何本ハ入官篇子張問章ノ次ニ在リ。

未得之ヲ何本未得也ニ作ル。

第三章ハ說苑立節篇ニ見ユ、文少ク異ナリ。

何本或ハ使者ニ非子之求云云十二字ヲ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ニ作ル。

第四章ハ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

此章何本闕ク。

未得之。則樂其意。補樂其爲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補樂其已治。說苑作知。按。宰予告楚昭王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從諸本作治是。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補荀作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補論語。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補荀並說苑同。

曾子敝衣補敝壞也。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補說苑。魯君使人致邑曰。請以此脩衣。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補恐其責報於己。與人者。常驕人。補矜其有德於物。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動於利。則物莫之驕。而己無所畏。其節全矣。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

肉枯。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爲大夫。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牛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日居檻車。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羊。擧爲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虞丘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於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此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爲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說苑同。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七百里地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

第二章ハ荀子子道篇、説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稍〻異同有リ。

何本歎ヲ而笑ニ作ル。

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

補牛蹏之涔。難爲鱣鮪。而蜂房難爲鵠卵矣。回之言也。

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意同也。補宰主財者也。爲之主財。心相同也。荀子。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黎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爲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何獨丘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黎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之。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

今不脩云云九字、何本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ニ作リ、問チ告ニ作ル。

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于會稽之時也。補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焉。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初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諸侯盟于葵丘。一匡天下。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補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力。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喩。是也。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若文公越王之時也。補始困終達。誰能預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也。補能種之。未必能斂獲之。歳有豐凶也。良工能巧。不能爲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補能巧於工。而不能順人意。規矩有定也。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補能盡其在己。而不能必其在人。道不可屈也。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

奚居ノ居ハ語助、之窮ハ其窮ニ同ジ。

何本矣ヲ也ニ作ル。

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補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補疑尙有遺行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補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武王伐紂。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補比干紂諸父。強諫紂。紂怒曰。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補關龍逢夏桀時忠臣。以諫桀被殺。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補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子胥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子。復返。王問之。賜以死。孔子赴楚聘。史稱哀六年事。是時子胥未見殺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補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竢其時可也。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補荀子。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終始而不惑也。爲之者人也。補謂爲善爲不善在人也。一作爲不爲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衞。補重耳晉文公也。爲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衞。補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亡

第一章ハ荀子宥坐篇、韓詩外傳卷七、史記孔子世家、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

何本增多スルトコロ今者云云一節ハ注文ノ攙入セルモノニ似タリ、遂使徒兵距孔子チ何本於是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ニ作リ、下ノ孔子二字無シ、外無所通チ無道所通ニ作ル、充チ糝ニ作リ、一作充ノ注有リ。

何本昔者二字無シ。

楚昭王聘孔子。【補】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補】一作也。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補】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敢圍之。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補】論語。子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是去衛時事。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補】史記此下。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色。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補】詩小雅何草不黃之篇。率循也。言非虎兕。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

第十章。
此章何本闕ク。

第十一章。
知ハ善ヲ知ルナリ、親ハ賢ヲ親ムナリ、二ノ莫如ハ不如ニ同ジ。
何本將至ヲ方至ニ、二ノ勿ヲ弗ニ作ル。

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候而已。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補 知善也。徒知無益。故不如無知。 親而弗信。莫如勿親。補 親賢也。徒親無益。故不如勿親。 樂之方至。樂而勿驕。補 順適斯樂。而不溺志。故弗驕。 患之將至。思而勿憂。補 豫防宜思。而能知命。故弗憂。 孔蔑曰。行己乎。補 言行己之道。如是而已乎。已止也。 子曰。攻其所不能。補 己有所不能。當專治之。 補其所不足。補 能有所不足。必求全焉。 毋以其所不能疑人。補 不以我不能。疑人亦不能。 毋以其所能驕人。補 不以我之能。驕人之不能。 終日言無遺己[之]憂。補 循理而言。言之無過。 終日行不遺己[之]患。補 順道而行。行之無怨惡。 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起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在厄第二十

第九章ハ韓非子顯學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ニ見ユ、文各々異同有リ、史記ハ子羽ノ容貌甚ダ惡クシテ行ハ君子ナリト爲ス、論語ニ記ストコロニ合セリ。何本里語ノ里字無シ。

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仕不遇。故且優游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補表記。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

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補當觀其駕車之時。補當觀其獨處之時。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補羽但有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補予但長於言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予改是。是也。史記載。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悦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爲眞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竇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爲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

孔子ノ泄冶ヲ評スルハ仁人ノ言ニアラズ、取ルベカラズ。

詩ハ大雅板篇ナリ。

第八章ノ事ハ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孔子大司冦タリシノミ相ト言フハ誤ナリ。

周道遊觀ハ道路ヲ周游シテ見物スルナリ、事ラ女樂ノ爲メニセザルヲ裝フナリ。

郊不致膰俎ハ孔子モ亦與リテ罪有ル形トナルナリ、是レ孟子ニ孔子ハ微罪ヲ以テ去ラント欲セリト言フ所以ニシテ、師已ノ夫子非罪ノ語モ此ニヨリテ出ヅ。

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僻邪。辟法。）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口

君子哉若人云云ハ論語公冶長篇ニ見ユ、但則ハ斯ニ作リ、下ノ子賤ノ二字無シ。
第六章ハ韓非子外儲説左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黍ハ以テ桃ノ皮ヲ拭フガ爲メナリ。
第七章。
宣婬ハ婬行ヲ公ニ示スナリ。
陳靈公ノ事ハ宣公九年左傳ニ見ユ。

來仕。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雪拭。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卿共婬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

第四章、說苑ハ前章ニ屬シテ一章ト爲セリ。

第五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頗ル異同有リ。王事若龍云云ハ前例、爲シ來リ等アリテ、學問ノ道理デハ行カヌトナリ。

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有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蛁蟟也。蛁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愼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襲。言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

何本亦深ヲ益深ニ作ル。
第二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稍々異同有リ。
何本達ヲ遠ニ作ル。
復ハ再ビスルコトナリ。
何本而已ヲ可以長久矣ニ作ル。
何本敢問以下闕ク。
第三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稍〻異同有リ。
以下六章何本闕ク。

何學之有。補說苑。又何學爲乎。美質自然。無所事學。孔子曰。括而羽之。補括箭笴。羽以揚之。使及遠。周禮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是也。鏃而[砥]礪之。補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其入之不亦深乎。補此學之益也。

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哉]。補說苑同。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予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補行者必以贈。君子贈人以言。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人不以强力。則不能自達。補强所以自立。卽論語弘毅之謂也。任重道遠。非强不能勝之。遠或作達。亦通。不勞無功。補勞勤。功效也。無所爲於前。則無所冀於後也。不忠無親。補己不能盡心以爲人。卽人亦不盡心以報己。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今而不信。則無可復。補復踐言也。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又何以副其實耶。不恭失禮。補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四肢。雖有節文。不爲用矣。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補說苑同。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事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

其惡ハ己ノ惡ナリ。

第十三章。此章何本闕ク。

第一章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檠ハ弓ヲ正ス器ナリ。

何本順哉ヲ順成ニ、毀仁ヲ毀人ニ作ル。

取爭而致怨。亦不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己正己之有。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補君子知內省自脩而已。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補巽言誘之。子路曰。學豈益也哉。補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補無人救正。一作政。士而無教友。補相教戒之友。則失聽。補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爲是。御狂馬不釋策。補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補鞭策。操弓不反檠。補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補檠同警。所以正弓。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補書。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補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之矣。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補謗毀仁者。憎怨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補用以射。達于犀革。補達一作通。犀牛之革最堅。以此言之。

第九章。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弗レ能レ謂ハ忠告セザルナリ。

第十二章。

未仕二字、回曰賓之四字何本皆無シ、從フベシ。

叔孫武叔孔子ヲ毀ルコト論語ニ見ユ、人ニ於テ毀ルコト多カリシナリ。

何本固子之來云云十二字無シ。

孔子謂二顏回一曰。人莫レ不レ知二此道之美一。而莫二之御一也。（御猶待也。）莫二之爲一也。何居。爲レ聞レ道者。盍二日思一也夫。（爲レ聞レ道者。日有レ聞而後言者也。）顏回問二於孔子一曰。小人之言。有下同二乎君子一者上。不レ可レ不レ察也。孔子曰。君子以レ行言。小人以レ舌言。故君子於レ爲二義之上一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二相勸一令レ爲二仁義一。）小人於二爲レ亂之上一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二並爲一レ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レ能二久親一也。）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二朋友一也。心必有レ非焉。而弗レ能レ謂。吾不レ知二其仁人一也。不レ忘二久德一。不レ思二久怨一。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二(未仕)於顏回一。(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二人之過一。而己評二論之一。（論語。叔孫武叔毀二仲尼一。彼于二聖人一。而尙加レ毀。其他可レ知矣。）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レ有レ得二於回一焉。吾聞二諸孔子一曰。言二人之惡一。非下所二以美一レ己。言二人之枉一。非下所二以正一レ己。（補記。善則稱レ人。過則稱レ己。則民不レ爭。善則稱レ人。過則稱レ己。則怨益亡。夫在レ上者。有レ善尙推二之人一。而惡以引二諸己一。誠慎夫爭與レ怨也。苟言二人之惡一。言二人之枉一。不レ取レ爭而致レ怨者希矣。不二

夏書ハ古文大禹謨ナリ。

第五章。注文誤脫アラン。何本回曰敢問其次云云二十字無ク、第六章亦無ク、第七章ヲ此章ニ連ネテ一章ト爲ス。

第六章。仲孫何忌ハ魯ノ大夫孟懿子ナリ。豫ハ事前ニ用意スルナリ。

第七章。

第八章。

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爲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念此在此。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補愛人爲心。則無忮害慘刻之行矣。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度達各反。補度事而行。則知是非邪正之辨矣。爲己不重。補無私有我。爲人不輕。補能待物以厚。君子也夫。不重爲人。

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補不惟不能愛而已。狡訐懷詐以爲智。補不惟無所度而已。幸人之有過。補不惟重於爲己而已。恥學而羞不能。補於人有學而恥之。則媢妬生。於人不能而羞之。則譏評起。或曰。身恥學問。而又羞人之不能也。不惟不爲人而已。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補恃力不尚德。必難以善終。盍愼諸焉。補回以由好勇。故箴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後卒蹈孔悝之難。

第四章ノ事ハ文公二年、哀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左傳ニ見ユ。

文仲云云公襄公二十四年左傳ニ詳ナリ。

天子ノ設クベキ蔡ト言フ龜ヲ置ケルヲ設虛器ト云フ、其事ハ論語ニモ見ユ。

禮宜爲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適立庶。爲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爲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席。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爲國爲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爲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智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謂廢適立

何本公悅以下ヲ闕ク。

第二章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但文甚ダ異ナリ。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第三章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文少ク異同有リ。

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名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身爲戮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衞。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

何本升馬チ升車ニ作ル。

何本善誠若云云八字無シ。

進ハ其說チ進ムルナリ。

何本顏字無ク、聞之ノ之字無シ。

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一爲車。補銜銜。輿體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補調樂其馬。步驟馳騁。中規中矩。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補求猶責也。欲其疾速。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補言必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云云。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臣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危爲法。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

第一章ハ莊子達生篇、荀子哀公篇、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篇、韓詩外傳卷二、新序雜事五ニ見ユ、文各々異同アリ。何本色字無ク、誣ヲ譏ニ作ル。何本牧ヲ校ニ、訴ヲ謁ニ、曳ヲ裂ニ作リ、于廏ノ于字、聞之ノ二字無シ、促ヲ趨ニ作リ、吾子ノ下ニ吾子曰三字有リ、以字無ク、亦善御ノ善字、而子曰三字無シ、奚ヲ何ニ作リ、其下顏回對曰ノ顏字無シ。古ノ乘車ハ中央ニ轅一本有リ、其左右ニ兩馬ヲ駕ス、之ヲ兩服ト云フ、兩服ノ左右ニ各々一馬ヲ駕ス、之ヲ兩驂ト云フ。

孔子家語卷第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補】東野民。名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補】佚與逸同。奔也。一作迭。定公色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補】校人掌養馬之官。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廏。【補】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謂外馬擘裂。而中馬牽引入廏也。定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補】巧一作工。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

何本思之深三字無シ、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惟文王與ヲ如欲色然ニ作ル。

何本祭之明日云云十二字無シ、饗ハ致ニ作ル。鄭玄ハ二人ハ祭ニ尸ト侑トノ二人有リ、之ヲ見テ父母ヲ見ルガ如ク思フト說ク、王肅ハ直ニ父母トス、饗之ハ父母ガ祭ヲ饗クルナリ、已至ハ魂魄至リテ饗クルモ終ハレバ則チ復タ去ルベシ、故ニ已ニ至レバ其去ルベキヲ思ヒテ哀ムナリ。

也。思親之死。而不得生也。而記作如。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亦通。忌日則必哀。補記。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稱諱則如見親。補諱親名也。生曰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享於所尊者。有不免焉。如見親深有怵于中也。祀之忠也。補盡心祀事。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補如見親有愛欲其物之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補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啓明時。二人詩本謂文武。今借以謂二親。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喩文王。二人謂父母也。補記注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補敬記作饗。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補致記作饗。樂樂其當來。已至必哀。補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薦而進云云。已上見祭義篇。而其言語有先後詳略之異。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補中庸稱武王周公爲達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於文王至矣。武王周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孔子家語卷第四終

何本骨肉斃于下ヨリ以是爲未足也ニ至ル一段、衆之服自此ヨリ此之謂大敎ニ至ル一段皆無シ。

鬼神以爲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祖禰也。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是故築爲宮室。謂廟宇。設爲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爲祧也。補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祧廟昭穆遞遷之主。春秋祭祀。以別親疎遠邇。補宗廟親而邇。月祭。祧廟疎而遠。四時祭。敎民反古復始。補吾之前爲古。吾所自爲始。尊祖親禰所以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補宗祧所祭皆吾之所由生也。記此下有衆之服自此云云。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聽謂愼敎令也。敎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端謂氣與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謂取蕭祭脂。以合羶香也。薦黍稷。所謂饋食。脩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鬱香草。鬯樽也。此敎民修本反古復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敎。[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敎也。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敎也。] 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補記祭義。此在宰我問鬼神前。思死而不欲生。補欲猶得

第二章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何本衆生必死八字ヲ生必有死、形魄歸于土ニ作リ、二ノ此謂ヲ謂之ニ作ル。天地二氣合シテ人ヲ成ス、地氣ハ形體ヲ成シ、天氣ハ之ニ充ツル所ノ氣ヲ成ス、形ニ著キテ知覺運動ノ作用ヲ爲スモノ之ヲ魄ト云ヒ、氣ニ著キテ思慮ノ作用ヲ爲スモノ之ヲ魂ト云フ、人ハ氣ト形、魂ト魄トヲ合シテ成ルモノナリ、人死スレバ氣魂ハ天ニ形魄ハ地ニ歸ル、此ニ鬼神ノ名生ズ、魂氣ハ陽ナリ、故ニ祭ニモ陽ヲ以テ報ズ、即チ牲體ノ腸間ノ脂ヲ取リ蕭ニ合セテ焚キ、其香氣ヲ天ニ升ラシム、（羶薌ハ鄭玄ハ馨香ト讀メリ）形魄ハ陰ナリ、故ニ陰ヲ以テ之ニ報ズ、即チ鬱鬯ノ香ヲ地ニ達セシムル是レナリ、此クシテ魂魄ヲ致シテ祭ルナリ。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註〕氣與魂非二也。充於四肢百骸爲氣。而所以動作則魂也。有魄。魄是精氣之寓于形者。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相交而生。」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有形矣。氣兼陰陽。有聚散。鬼神蓋通生死言之。此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陽主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魂陽而魄陰也。陽爲神。陰爲鬼。魂爲神。魄爲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者也。記。鬼之盛也下。接合鬼與神。敎之至也云云。」衆生必死。〔註〕有聚必有散。氣散則魂魄相離而死。記。作衆生必死。死必歸土云云。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註〕魄下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爲言歸也。神之爲言升也。魂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無而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鬼與神而享之。敎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敎之所由生也。〔註〕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則不復合。而可與物接矣。孝子於何用情。於是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而如將見之。不形魄而形魄。不魂氣而魂氣矣。孝子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爲敎之至也。記此下接前衆生必死云云。骨肉斃于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極中。制爲中法。明命

厚往而薄來ハ此方ヨリ諸侯ニ送ル使ニハ手厚キ禮物ヲ持タセ、諸侯ヨリノ貢獻ハ薄クサスルナリ。

天ノ萬物ヲ生成スルヤ終始一ノ如シ、是レ誠ナリ、天命之謂性ナレバ人ノ性亦誠ナリ、唯誠ノ始メヨリ完全ニ作用スルモノハ聖人ノミ、賢人以下ハ誠之ノ工夫ニヨリテ至誠ノ域ニ達シ、聖人ト一トナルナリ。

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跲訖治反。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信乎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官盛任使ハ官屬ヲ多クシテ之ヲ任使セシメ、小事ヲ親ラセシメザルナリ。

餼廩ハ手當ナリ。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餼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

知人ハ賢不肖ヲ知ルノ謂ヒニアラズ、人ノ情性ヲ知ルナリ、知天ハ天ノ人ニ常性ヲ賦與スルヲ知ルコトナリ、身ヲ修ムルニハ人道ノ本タル仁ヲ修ムベシ、仁ハ父母ニ事フルヨリ大ナルハ無シ、父母ニ事フルニハ人ノ情性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人ノ情性ヲ知ルニハ天ノ人ニ賦與セル所以ノモノ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五達道ハ天倫ノ常道、三達德ハ天賦ノ性、此性ヲ發達シ此道ヲ行ヒテ修身ノ事始メテ全シ、天既ニ此性ヲ與フル以上ハ生知安行等ノ別有リトハ雖モ、何人モ此性ヲ發達シ得ザルノ理無ク、亦之ヲ發達セシメザルベカラズ、而シテ十分其發達ニ力ヲ用ヰルノ結果ハ皆一ニ歸スルナリ、何本公曰子之言美矣以下章末ニ至ルマデ無シ。

爲大。補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之教。補敎記作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補孟子。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者政之本也。補記作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補君臣有義。父子也。補父子有親。夫婦也。補夫婦有別。昆弟也。補兄弟有序。朋友之交也。補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補知此體此用此。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補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補知也。或學而知之。補仁也。或困而知之。補勇也。及其知之一也。補一者誠也。或安而行之。補知也。或利而行之。補仁也。或勉強而行之。補勇也。及其成功一也。補一者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已上見記中庸篇。此下有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第一章ハ禮記中庸篇ニ見ユ、但章末孔子曰立愛云云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

蒲盧ハ細腰蜂ナリ、桑蟲ノ子ヲ取リ之ヲ化シテ己ノ子ト爲ス、以テ聖人ノ民ヲ化シテ善ト爲ラシムルニ譬フ、取人以身ハ人君身賢ニシテ賢者乃チ得ベキヲ言フ、教ハ殺ニ作ルベシ、殺グコト卽チ亦等差ナリ。

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紱在焉。孔子解紱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殆未可知。雖然麟之爲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補方木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補人指文武。天道敏生。補生物之速。兼動植言。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補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又云爾者植物託于地。夫政也者。猶蒲盧也。蒲盧蜾蠃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爲子。爲政化百姓。亦如之也。補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之。蒲葦爲是。譬之敏生。則果蠃亦通。埤雅。果蠃揵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名蒲盧。中庸。政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爲果蠃。疑不然。蒲盧卽蒲葦耳。人之爲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待化以成。補政在化民。民化則政成矣。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補仁卽道也。而曰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補人之所以爲人也。親親爲大。補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

第十章ノ事ハ哀公十四年左傳及公羊傳ニ見ユ、文異ナリ、又孔叢子記問篇ニ見ユ、文甚ダ詳ナリ。

何本曰有麕云云八字無シ。

何本衿ヲ襟ニ作ル。

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補音疽。商。車士將車者。子姓也。鉏商名也。補叔孫武叔州仇也。車士將車者。子姓。鉏商其名。

採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時實自狩。鉏商非狩者。採薪而獲麟也。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補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獲麟焉。補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焉。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補左傳作以賜虞人。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補以為不祥。而復疑之。不知其何祥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補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補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爾。孔叢子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

第九章ハ哀公十三年左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夷德ハ其夷狄ノ德ナルヲ言フ。

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蟲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

第六章ノ事ハ哀公三年左傳ニ見ユ、文甚ダ略ナリ。

古ハ天子諸侯共ニ祖ト宗トノ廟ハ百世之ヲ毀タズ、其他ハ世代ヲ按ヅ親盡クレバ之ヲ毀ツ。

專當ニハ尊ニ作ルベシ。

第七章ノ事ハ定公九年左傳ニ見ユ、文大ニ異ナリ。

適趙氏ハ趙氏ヲ主トシテ之ニ依ルナリ。

第八章ノ事ハ哀公十二年左傳ニ見ユ、文異ナリ。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游)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宮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

郯子來聘ハ昭公十七年ナリ、孔子ノ生年ヲ襄公二十一年トスレバ孔子時ニ年二十八ナリ。

第五章ハ定公十五年左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五章何本闕ク。邾又邾婁ト稱シ、又鄒ト稱ス、魯ト相接スル小國ナリ、諸侯相往來スルニ朝ト言ヒ、玉ヲ以テ禮ヲ成ス。

君ハ魯君ナリ。

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勾龍爲土正。黎爲火正。曰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孔子聞之。補時年二十七。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補失官官不脩職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蓋古語。已上左傳並同。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也。一名鵙。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鴳同鷃、一作鷃。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緑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鵻鳩氏司馬也。鵻鳩王鵻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兵行列。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鶻鵃也。即布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鳥主搏擊。故爲司寇。主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本草。鶻鵰多鳴。埤雅以爲鳴鳩。國家營事。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西方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鶅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鵗雉。攻皮之工也。伊南翬雉。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度量正。所以均平萬民。九扈爲九農正。春扈鳻鶞。言分循也。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芸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巢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左傳疏。竊即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則竊脂者淺白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唶唶・嘖嘖・鷃鷃。皆以聲音得名。扈民使無淫者也。扈止。淫放也。歷正及司徒・司寇・工農之屬。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補]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

如之ハ果シテ孔子ノ言ノ如クナリシナリ。第四章ハ昭公十七年左傳ニ見ユ、文更ニ詳ナリ。

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

郯增音談。子朝魯。郯徒甘反。補郯今山東屬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魯人問補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補少昊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能脩太昊法。故曰少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共官長。而爲官名者也。補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土德瑞。土色黃。故曰黃帝。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炎帝以火。神農氏也。補炎帝姜氏。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曰炎帝。敎民農事。又云。神農以受命有火德。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補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爲水師。而水名。春官爲東水。夏官南水。秋官西水。冬官北水。中官中水。太昊以龍。包犧氏也。補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又云。伏犧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春官爲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泉源。其義一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

十八三尺ヲ十倍スルナリ。

第三章同上。

國語章昭注ニ展重也トアリ。

服ハ服事ナリ。

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肅愼北夷國名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栝箭栝也。以分太姬。武王女。配虞胡公。胡公舜之後。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

第一章ハ國語魯語、説苑辯物篇、緯略ニ引ク所ノ韓詩外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三章何木闕ク。費ハ季氏ノ邑ナリ。

第二章ハ國語魯語、説苑辯物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發幣云云ハ吳ノ使者(賓)禮物ヲ魯ノ大夫ニ贈リ遂ニ孔子ニ及ブ、孔子之ニ酒ヲ獻ゼシナリ、燕ハ禮ヲ以テ酒ヲ酌ミシ後ニ更ニ打解ケタル宴ヲ開クナリ。

注ノ諸侯二字當ニ謂諸侯也ニ作ルベシ。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

第二十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第二十一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精氣一ニ積氣ニ作ル。

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爲隔。踰山而來。直宜爲植。不根於地。不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蒿草衣。提持也。贄所執以爲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以爲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擧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

馬蚿又馬跰ニ作ル、百足ナリ。

第十七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

第十八章同上。淫ハ過グルナリ、逸亦同ジ。鞭扑之子ハ鞭扑サルル子ナリ。

第十九章ハ荀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敎令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堅。勇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

鮑魚ハ麹ノ類ニ漬ケテ乾カシ、臭氣アル魚ナリ。

第十六章ハ晏子春秋内篇雜上、荀子大略篇、説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以下六章何本闕ク。
蘭本ハ蘭ノ根ナリ。

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補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補一作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補說苑作君子愼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人非上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爾。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愼乎。

第十四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曲於人ハ人ニ屈スルナリ。

第十五章同上。

悅當ニ與ニ作ルベシ。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得宜為待。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己者處。補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丘死

第十二章ハ列子仲尼篇説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淮南子人閒訓亦此事有リ、文大ニ異ナリ。

詘ハ屈ト音義同ジ。

第十三章ハ列子天瑞篇ニ載スル所ト同ジ、又淮南子主術訓、説苑雜言篇ニモ見ユ、文異同有リ。

不見日月云云ハ夭折ヲ言フ。

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辯敏。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第十章ハ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八ニ見ユ、文詳略ノ異アリ。建ハ當ニ捷ニ作ルベシ、捷ハ擧ナリ。

第十一章ハ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大ニ異ナリ。說苑ハ五老、二十壯士各二十五ニ作ル、故ニ下文亦二十五ニ作ルナリ、兩ノ字無キヲ是トス。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

第九章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六章何本闕ク。

女子再嫁セザルコト後世ハ一般ノ風俗ナリ、古禮ハ再嫁ヲ認メタリ、

此文諸夏ノ禮トハ再嫁ヲ非トスルモノヲ指スナリ。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縮。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敎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敎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何本故曰云云十六字無シ、堯治ヲ堯居ニ作ル。

亢ハ極ナリ。

何本滿也二字無ク、如在輿ヲ升輿ニ、式ヲ軾ニ作リ、不令自滿四字無ク、所以ヲ故ニ、商請云云十字ヲ善請終身誦之ニ作ル。

下之ハ車ヨリ下ルナリ、式之ハ車上ニテ軾ニ憑ルナリ、共ニ禮スル所以ナリ。

變。補成謂成物。成而必變。未嘗得久。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補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何以能久。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補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補迄至也。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補昆吾夏諸侯。助桀爲虐。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補湯放桀。併誅昆吾氏。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歎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易豐象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補軾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補說苑同。淮南子。孔

第七章ハ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略ナリ。

第八章ハ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是以チ以是ニ作ル。

何本博也チ博哉ニ作ル。

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補二卦名。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補決損之也。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補句。道益之謂也。補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補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補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補虛如虛心之虛。易咸象辭。故能成其滿。補受人之益。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博也。天道。成而必

第五章ハ詩檜風素冠篇毛傳、禮記檀弓上篇、說苑修文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弦ハ彈ナリ。三年ノ喪ハ荀子モ言ヘルガ如ク、情厚ク忘レザル者ハ其情ヲ抑ヘテ之ニ從ハシメ、情薄クシテ早ク忘ルヽ者ハ揚ゲテ之ニ及バシメ、以テ人情ノ中ト爲スナリ、子夏ハ勉メテ禮ニ及ブナリ、閔子ハ抑ヘテ禮ニ從フナリ、而シテ俱ニ中ニ歸セリ、故ニ同ジク禮ヲ知ルノ君子ト爲スナリ。

第六章ハ說苑修文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太平御覽引ク所ノ尸子亦夫鐘以下ノ文有リ、文亦稍異ナリ。

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

第三章ハ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篇、說苑立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
以下四章何本闕ク。

第四章ハ說苑權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得之。以争于夫。己失之。友得之。補以争于己。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補友得之下。說苑作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救。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

第二章ハ說苑正諫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何本苦於、逆於ノ於字皆無シ。

無其過者ハ、當ニ其無過者ニ作ルベシ。

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敎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補】語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湯武以諤諤而昌。【補】諤諤抗直之言。湯武能受諫。桀紂以唯唯而亡。【補】唯唯從順之辭。桀紂拒諫。故雖不善。而人亦莫之違也。唯一作噍。

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補】說苑。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也。

故曰。君失之。臣得之。【補】以爭于君。父失之。子得之。【補】以爭于父。兄失之。弟得之。【補】以爭于兄。[夫失之。婦

第一章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君子也ノ也字無シ。

無務農桑ハ當ニ無レ務レ豐レ末ニ作ルベシ。何本農桑ヲ豐末ニ、事不ヲ事無ニ、記聞而言ヲ聞記不善ニ、多說ヲ多業ニ、不安ヲ不說ニ、求遠ヲ脩遠ニ、是故ヲ是以ニ作ル。

修迹ハ當ニ修レ邇ニ作ルベシ。

孔子家語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爲君子也。補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正其本。萬事理。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補孝百行之首。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補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陳有列矣。而勇爲本。補後之發。先之至。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補君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補太子天下之本也。本搖則國隨之。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補生財大道。在爲之者疾。置本不固。補置立也。無務農桑。補豐培使大也。本不固。末雖豐而必覆。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親戚不悅。無務外交。補先自薄矣。外交何爲。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補不終其事。無務多業。補終不副始。業雖多而無成。記聞而言。補荒唐繆悠之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可以務多說。補書肆說鈴。去道遠矣。比補平聲。近不安。無務求遠。補近悅而後遠來也。是故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補夫子因論六本。而縱言至此。皆欲人反本脩邇。爲君子也。說苑。孔子曰。

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檜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

孔子家語卷第三　終

第九章ハ韓詩外傳卷六ニ見ユ、文略ナリ。

古モ官衙ト私宅ト別ケザル場合多シ、地方官ノ家ニハ事務ヲ執ル處アリ、庭ハ子路ノ住ム處ノ庭ニテ、卽チ邑宰ノ執務ノ庭ナリ。

何本牆ヲ墉ニ作ル。

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補〕若己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愼焉。〔補〕說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敎。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補〕時爲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補〕易治也。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補〕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補〕韓詩作甚尊。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補〕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偸也。至其庭。庭甚淸閑。諸下用命。〔補〕諸下胥吏之屬。此其(言)明察以斷。〔補〕敏於政事。論語。子路無宿諾。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補〕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

第八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少而ノ而無シ、汝未之詳也ヲ賜爾之未詳ニ作リ、以賢代不肖云云ヲ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善自與、是謂盜也ニ作ル。

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擧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子貢爲信陽宰。補 信陽春秋楚地。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補 說苑。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補 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也。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也。取善自與。是謂之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補 利民樹德。侵民樹怨。治官莫若平。補 治一作臨。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補 執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補 蔽賢不祥。揚人之惡。斯爲小人。補 小人薄德。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

第七章ハ韓詩外傳卷八、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子語丘云云八字無シ。
宓又伏ニ作ル、不齊ハ名、子賤ハ字、孔子ノ弟子ナリ。
父恤其子其子ノ六字當ニ父ニ其父ノ子ニ其子ニ作ルベシ、父母ノ奉養、子女ノ教養ヲ遂ゲシメタルヲ言フ。
何本之治也三字無ク、父恤云云ハ父其父、子其子ニ作ル。
何本上ノ友事ノ事無ク、舉善ハ教學ニ、中人ハ中民ニ作リ、民有ノ民字無シ。
稟度ハ法度ヲ受クルナリ。
何本乎有ヲ在ニ作ル。

孔子謂宓（補音密。通作虙。又音伏。）子賤曰。子治單父（補音甫。單父魯邑。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補說苑作其語丘所以爲之者。）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補使民之有老父弱子者。得以仰事俯育。）恤諸孤。（補諸孤謂鰥寡孤獨。言恤之使皆得所。）而哀喪紀。（補紀事也。哀之親者弔賻。疏者含襚。）孔子曰。善。（補句。）小節也。小民附矣。（補附歸附也。）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補上行而下效也。友所以輔仁。故曰教學。）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補聽猶治也。）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補孟子。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神明之主也。（補書。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補說苑作其與堯舜繼矣。韓詩。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

見ユ。

何本於行ヲ而行ニ、恭ヲ敬ニ作リ、而加愛敬四字無シ。

第六章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此章ハ篇末ニ移セリ。

何本下止于殿前五字無シ。

訊ハ動ナリ。

何本名曰ノ曰、有屈ノ有、其一腳ノ其、訊兩二字皆無シ、鼓ハ起ニ作ル。

趨ハ趣ノ誤ナリ、何本趣ニ作ル。

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晏子於君爲忠臣。補史。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是也。於行爲恭敏。補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可謂知禮也矣。恭敬之有焉。敏韻書亦訓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補史孔子之所嚴事者是也。或問子產晏子孰優。荀子。子謂子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補祥災異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補趨音促。速也。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補久雨曰霖。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補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知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人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事。卽得其應矣。

文異同有リ。賀ハ駕ノ誤ナルベシ、車ニテ直ニ殿下ニ至リシナリ、其急促ヲ言フ。

第五章。何本爲至ヲ謂至ニ作リ二大夫云云七字無シ。至ハ之ヲ敬スルコト至レルナリ。子産ノ惠ハ孟子ニモ見ユ、晏子ノ忠ハ左傳ニ

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之主。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補齊晏平仲。名嬰。可謂至矣。補謂敬之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補與猶取也。許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補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也。又左傳。古之遺愛也。於學爲博物。補左

何本此章ヲ六本篇第三章ト爲セリ。

譎諫ハ人君ノ意ヲ誘ヒテ微ニ諫ムルナリ、譎ハ誘ナリ。

第三章ハ說苑權謀篇ニ見ユ、文甚ダ詳ナリ。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第四章ハ說苑正諫篇、淮南子道應訓ニ見ユ、

曰正諫。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補憒戇其辭。無忌諱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補卑屈其辭。欲遇主于巷也。四曰直諫。補直道而言。匪躬之故也。或作四曰忠諫。五曰諷諫。補托事以諷。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唯度主而行之。補度君之能容與否。當諷則諷。可戇則戇。降直諷亦然。吾從其諷諫乎。諷諭依違遠罪避害者也。補說苑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治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蘇洵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倍義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也。胡不休焉待後車。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珮。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問文子之所在。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

何本之地ヲ其地ニ作ル。

何本喪ヲ相ニ、不惠ノ不ヲ莫ニ作ル。

何本ニノ又曰字皆無シ。

何本罹ヲ離ニ作リ、其下ニ斯字有リ、矣字無シ。

何本政之ノ政字ハ所欲ノ下ニ在リ、豈ヲ其ニ作ル。

第二章ハ說苑正諫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在諭臣。夫荊補楚國荊蠻之地。之地廣。而都狹。補十邑爲都。民有離心。補地廣故也。莫安其居。補都狹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爲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補詩大雅板之篇。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止息也。邛病也。讒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共音恭。補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罹瘼矣。奚其適歸。罹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憶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補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奚之誤也。瘼病。奚何。適之也。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補爲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說苑序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載此。以論臣爲選賢。而竈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己之奢淫。是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飾之。而果於一旦之法。是剖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爲之所。而刑以從事。是擧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甚哉。小人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驟諫其君。補詭寄其辭。納約自牖之義。或作一

唯欲行之云耳ハ唯之ヲ行ハント欲セバ則チ效ヲ收メ得ベシトナリ。

第一章ハ韓子難三篇、尙書大傳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
何本三ノ於夫子ハ皆無シ。

在ハ有ニ同ジ。
何本在字無シ。

何本伎ヲ妓ニ作ル。

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 補說苑作景公。 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 補說苑哀公。 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補諭敎勅也。 葉公問政於夫子。補楚葉縣令沈諸梁。 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補論語。近者說。遠者來。 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在異端乎。補異端猶言他道。 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補韓子。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 五官伎樂。不懈於時。補齊多女樂。 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補千當作百。謂以大夫之業地賜人也。 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人。補孟・叔・季。 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補拒絕也。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 以蔽其明。故曰。政

第十章ハ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篇、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及己ハ反己トシテ訓ズ。

第十一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補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補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衞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

以無道也ハ周公有道ノ士ニアラザルノ故ニアラズトナリ。

第八章又問以下同上。此章何本闕ク。

政中ハ事ニ中ルナリ。

第九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賦ヲ稅ニ作ル。

公握髮吐哺。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注惡胡反。補說苑作夫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宜爲偸。偸苟且也。○愉容朱反。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爲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補使民有餘力。薄賦斂。補使民有遺利。則民富矣。補得享己有。敦禮教。補使民化於善。遠罪戾。補使民不近刑辟。則民壽矣。補得終天年。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補因薄稅斂而發。說苑。孔子對曰。政在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

必賤己ヲ賤己ニ作リ、下ノ中行氏三字無シ。

第七章同上。何本閒處二字無シ。

何本上ノ有勇ノ有字無シ、壯而ハ壯也ニ作リ、又誰下哉ハ何哉ニ作ル。誰下哉ハ己ニ下ダルベキ人無カラントナリ。

何本無道ノ下ノ也字無ク、無下ハ不下ニ作ル。

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竝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補鄰敵趙鞅・荀櫟・韓不信・魏曼多・智瑤也。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補說苑同。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補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赤字伯華。祁奚嘗擧之。在孔子先。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補己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則人之善畢集於己。記。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合此觀之。可以知其賢矣。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而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補本一作若夫有道。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補多助之至。以貴下賤。無不得也。補大得民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補白屋未受祿命之家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補史稱周

舍テ遠ク緩ナルモノニ骨折ルヲ言フナリ。

第五章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吳本錢本ハ好生篇ノ末ニ置ケリ。

此章何本闕ク。

正月ノ第六章ハ下文ニ引ケル詩是レナリ。

第六章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范中行氏ノ亡ビタルコトハ定公十三年及ビ哀公五年左傳ニ出ヅ。

何本不能用、不能去ノ下ニ各々也字有リ、其

不亦晩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己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己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補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補 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補 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荀躒奉晉侯以伐之。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韓趙魏共分其地。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補 范氏於張柳朔王生。中行氏於黃籍秦高彊是已。賢者知其不

第三章ハ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大同小異ナリ、又太平御覽引ク所ノ尸子ニ此文有リテ略ナリ。

此章何本闕ク。

第四章ハ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將西遊於宋五字無シ。

故夫以下何本無シ。

數ハ屢ノ義ヨリ轉ジテ急ノ義トナル、此句ハ身ニ近ク急ナルモノヲ

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未聞管仲東里子產之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孔子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補 爲猶治也。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補 爲政於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補 說苑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疎遠也。○比毗志反。下同。數色角反。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

何本雖次之賢四字無シ。

第二章ハ韓詩外傳卷七、說苑臣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汝徒知云云十字無シ。

何本鮑叔達ノ達字進ニ作ル。鮑叔管仲ヲ進メシコトハ莊公九年左傳、子皮子產ヲ進メシコトハ襄公三十年左傳ニ見ユ。

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鰌。【補】鰌字子魚。以道去衞。【補】道不合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補】國外曰郊。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補】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衞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姉妹無別。對曰。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閒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於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分與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衞。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補】鮑叔名牙。鄭有子皮。【補】罕虎字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補】管夷吾字敬仲。鄭無子產。【補】公孫僑字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補】盡己之職。進賢爲賢乎。【補】以人事君。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補】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子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子皮達子產。【補】達同進。襄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爲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補】賢己賢於己者。臣道莫大於進賢也。韓詩。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

第一章ハ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丘未之見也五字無シ、吾聞云云十四字、臣語以下靈公之弟曰ニ至ル三十字皆無シ。

何本靈公二字無シ。

何本國無事ノ國字ナシ。

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衞靈公乎。補靈公名元。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補靈公弟公孫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補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有賢人必進之。王林人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足文法觀之。說苑爲是。此殆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誤。而遷就之耳。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補達者得政。□者得□。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衞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無不濟也。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也。補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

不爲已終身之憂ヲ不レ以レ不レ能爲二已終身之憂一ノ義ニ解スルモ亦通ズ、不能ノ事ハ必ズ學ブ、故ニ不能ヲ憂ヘザルナリ。

羊舌大夫ハ上文ノ銅鞮伯華ノ父ナリ、銅鞮ハ邑ノ名、一ニ云フ、官ノ名ト、伯華名ハ赤。

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横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而歸也。以不能則學。不爲已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擧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長丁丈反。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時出之。悔未及之。是其志也。

ニ從リテ次レ爲レ知レ人ト改ム。

克ハ人ニ勝ツヲ好ムナリ。

思當ニ畏ニ作ルベシ。不教道ハ大戴禮ニ從ヒ教ニ不道ト改ムベシ。

隨武子ハ晉ノ士會ナリ。

其爲人之淵源也ハ疑ラクハ其爲人也淵源ノ誤ナルベシ、淵源ハ博學ナリ。

隱括ハ檃栝ナリ、木ノ曲直ヲ揉ムルヲ檃、方ヲ正スヲ栝ト言フ。

晏子ノ言ハ晏子春秋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

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爲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

シ。是以日躋以上ハ子羔ノ行ナリ。何本覩ヲ觀ニ作ル。

文子曰ヨリ章末ニ至ル一段何本無シ。

增注本次爲人ニ作ル、吳本錢本ニ知ノ字有ル

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搏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也。補 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補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出。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賤不道。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則從命。無道則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此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行者。既以爲孔子之言。而夷齊輩乃序於諸弟子之後何也。御覽輯於宋初。中間所載家語。今本無者甚多。此書之殘缺脫漏。殆不可復正矣。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爲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皆。○相息亮反。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中陟仲反。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

中之矣以上ハ滅明ノ行ナリ。
何本孔子曰欲能云云二十八字無シ。
給ハ足即チ事足ルナリ。
得之矣以上ハ子游ノ行ナリ。
南宮縚ハ論語所謂南容ナリ。
異士以上ハ南宮縚ノ行ナリ。
何本禮ヲ履ニ作ル。
過之ハ人ト往キ違フコトナリ。
何本孔子曰以下日躋ニ至ル三十七字無シ。
人道當ニ天道ニ作ルベ

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中陟仲反。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補先事而慮。及其至則已有成算也。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愼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礙。則莫若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補獨居無行。但思仁。公言則見於事。義以制事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覆。愼之至也。補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圭瑞玉。上圓下方。有爵者所執。玷疵類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也。補異衆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補所履之迹。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補行必正故也。啓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補蟄藏也。啓蟄謂昆蟲之藏者。開戶而出也。月令。二月蟄蟲始振。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補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動。始出謂之萌。寖長謂之芽。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補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爲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以言爲見齒者。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

眉壽四字亦無シ。

以此稱之以上ハ曾參ノ行ナリ。

何本中ヲ行ニ作リ、以此稱之四字無ク、善ヲ喜ニ作ル。

何本言之二字無ク、詩云以下十字亦無シ。

詩ハ大雅泂酌篇ナリ。

以其仁爲大以上ハ子張ノ行ナリ。

何本孔子說之以下二十四字無シ。

詩ハ小雅節南山篇ナリ。

不險矣以上ハ子夏ノ行ナリ。

何本其事上也云々八字無ク、孔子曰云云十六字無シ。

補浩浩之氣。孟子記。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爲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勢之貌。補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喜故不佚於己。不傲無告。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補傲猶虐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補不伐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卽所謂不傲之也。補不傲。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悌樂易也。樂以强敎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補截然各有其體。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斷之。近小人斯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

堯舜以下十三字何本無シ。

宜爲國老以上ハ冉求ノ行ナリ。

儐ハ擯トモ書ク、諸侯ニアリテハ大夫ナド之ニ當リ、介添トシテ言語ヲ傳達スル者ナリ、相ハ介添トシテ禮ヲ助クル者ナリ。

子曰禮經以下謂門人ニ至ル六十二字何本無ク、曰二三子ノ上ニ孔子二字有リ。

其於赤也以上ハ公西赤ノ行ナリ。

先王以下八字何本無ク、言於人也ノ也字、大人ノ大字皆無シ、是以

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補人德之。恭則近禮。勤則有繼。補已能者可以不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求之行。本孔子此言之敎。故併述之。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補國老助宣德敎。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補朝聘會必有擯相者。將命其間。擯猶助也。篤雅有節。補齊莊能肅。是其篤雅。志通好禮。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相息亮反。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爲。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爲難焉。言所爲者。當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爲成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補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也。大人富貴者也。

以御以下十一字何本無シ。
王者之相也以上ハ顏淵ノ行ナリ。
孔子論其材以下四十九字何本無シ。
詩ハ大雅蕩篇ナリ。
不怒當ニ之怒ニ作ルベシ。
唯亡其身以上ハ冉雍ノ行ナリ。
何本其都以富四字無シ。
說之以文以下二十九字何本無シ。
詩ハ商頌長發篇ナリ、毛傳ハ龍ヲ和ト解ス、孔穎達正義ニヨレバ注ノ可任天下道ハ荷ニ任天之和道ノ誤ナリ、大小ノ法ヲ天ニ受ケ、下國ノ諸侯ヲシテ大厚ノ性ヲ成サシメ、乃チ天ノ和道ヲ荷任スルナリ鄭箋ト說甚ダ異ナリ。
文不勝其質以上ハ子路ノ行ナリ。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補在貧如爲客時。不以貧自累也。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爲客也。使其臣。如借。補使其臣如所借之人。不以貴自居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補三者皆有德有量之事。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補矜與鰥同。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誣其情。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補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共法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和也。言受大小法。爲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敷陳。奏薦。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强勇。文不勝其質。補子路好勇。雖學於聖人之門。而氣質未盡也。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補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數。省記也。物猶事也。

以吾子常與ヨリ吾子所及者ニ至ル百一字何本無シ。

何本對字無シ。

孔子以下二十三字何本無シ。

詩ハ大雅下武篇ナリ。

之以仁義。補說告語也。觀之。補觀示也。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補成如成人之成。斯謂文卽詩書禮樂。所謂德卽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孔子之敎。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補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擧動不妄。知賢卽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補去聲。下同。

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補諷誦古訓。崇尚儀文。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擧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愼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愼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

詩曰以下何本無シ。詩ハ小雅小旻篇ナリ。

第四章ハ說苑反質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此章何本闕ク。

此篇ハ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

補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戒之哉。補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今人銘。王應麟謂。卽黃帝六篇之一也。今未之見。不知與此文同異。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補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識音志。補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是。此豈以口過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爲無本。而可取者於此盡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衞將軍文子。衞卿。名彌牟也。補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芳也。以父字爲南氏。才芳始爲將軍氏。皆公子郢之子。豈以謚同。故相紊與。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敎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

何本口ヲ曰ニ作ル。曰是何傷云云ハ口ハ害ヲ爲サズト言ハンカ、口ハ實ニ禍ノ門ナリトノ義ナリ。

何本或ヲ惑ニ作ル。

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補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強梁者不得其死。補老子書載此句。又曰。堅彊者死之徒。好勝者必遇其敵。補其事好還。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也。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補被盜之主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爲民上者。必有以斂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戒伯宗。亦有此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多藏必厚亡也久矣。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補上說苑作蓋。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補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上欲先之心。視此爲私矣。溫恭愼德。使人慕之。補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執雌持下。人莫踰之。補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補處衆人之所惡。衆人皆有餘。而獨我若遺。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補和其光。同其塵。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補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誰能於此。補孰爲此者。江海雖左。補地道以右爲尊。而江海東注。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爲百川長。以其能下。補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天道無親。而能下人。

忽怠ハ油斷シテ意ニ介セヌナリ。
何本是猶、欲、豈不惑哉皆無シ。
第三章ハ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太祖、廟堂無ク、階チ陛ニ作ル。
參緘ハ三ケ處ニ封印スルナリ。
焰焰、涓涓、綿綿、毫末皆始メニシテ小ナルニ言フ。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補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后稷之廟。卽太廟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補鑄金爲人。名磨兜堅。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補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所見者。殆卽此之類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補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補所悔之事。前車覆也。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補說苑作天妖伺人。伺察也。焰焰補一作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扎。補說苑作靑靑不伐。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扎拔也。尋用也。補物皆自微至著。積小成大。人之稔禍。何以異此。嘗見汲書。亦有此數句。誠

何本無以有己以下十六字ヲ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ニ作ル。

無以有己云云ハ各〻倒裝法ナリ、惡ハ有ニ作ルヲ可トス。

第二章。

墉ハ壁ナリ。

古ハ堂ノ奥ニ室有リ、堂ヨリ室ニ入ルニ戸有リ、戸ノ西ニ牖有リ、戸ト牖トノ前ニ斧ヲ刺繡セル屏風ヲ置ク、之ヲ斧扆ト云フ、其前ニ南面シテ立チ、諸侯ハ北面シテ拜スルナリ。

所以王也。及去周。【補】紀年。孔子年四十歲。與史記不同。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身父母之有也。無以惡己。爲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補】不敢有其身也。　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補】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其信然哉。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扆隱起反。【補】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祚。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扆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像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爲無本矣。　孔子徘徊而

度ハ建築ノ法度ナリ。

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紇臧武仲。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補歷聘紀年。孔子三十四歲至周。後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三十九矣。先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幷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

問禮於老聃。補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卽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卽夫子所問之人。舍此人。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

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補按紀年。夫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歷郊社之所。補祭天地處。考明堂之則。則法。補朝諸侯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補宗廟朝廷、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

第一章ハ昭公七年左傳、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南宮敬叔姓ハ仲孫名ハ閲、孟懿子ノ弟ナリ、鄭玄以テ南宮縚（一名适）字ハ子容、卽チ南容ト一人ト爲スハ非ナリ。
何本通禮樂之原云云十字無シ、又對曰ヨリ豎子侍御ニ至ル百三十二字無シ。
聖人ハ弗父何、正考父ヲ指スナリ。
弗父何ノ後ニ孔父嘉有リ、宋ノ太宰タリ、華督ト云フ者亂ヲ作シ、嘉ヲ殺シ遂ニ宋君ニ及ブ、嘉ノ子亂ヲ避ケテ魯ニ走リ、孔氏タリ。

孔子家語卷第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補 周守藏室之史。）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緍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宜始。始有國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牆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也。）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爲糜粥於此鼎。言

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喩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孔子家語卷第二終

第十八章。此章何本闕ク。

汝下民ハ鴟鴞ガ高樹ノ上ニ巣ヲ作リ居ルヲ以テ地上ノ人ヲ然カク言フニ取ル、此注ハ鄭箋ガ下民ヲ成王ノ事トシテ解クモノト頗ル異ナリ。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剝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喩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耆渠夷反。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蔡共爲亂也。○惡汪胡反。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孔子曰。

第十七章ハ淮南子泰族訓ニ見ユ、孔子曰ノ二句無シ。

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補】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不可。此魯人之有所不可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補】詩國風首篇。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雎雄之有別。【補】雎鳩生有定偶。偶常並遊。摯而有別。鹿鳴【補】詩小雅首篇。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補】鹿食苹。則聲呦呦而相呼也。雌雄有別。得食相呼。即義道所在。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補】孟子謂詩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也。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霜露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九皐。誠不可揜也。鳶飛魚躍。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疫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菫荼如飴。惡不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爲鷄。心惑於聽也。菉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香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義也。鳳凰于飛。雞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擧關雎・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徽一事。察一辭。審一技者。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第十五章ハ禮記雜記下、說苑說叢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

第十六章ハ詩小雅巷伯毛傳ニ見ユ、文詳ナリ。

何本閉チ同ニ作リ、敢字無シ。

不逮門ハ城門ノ閉ヅル時ニ後レタルナリ。

何本逮チ建ニ作ル。

心不孫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凡與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恥之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寡婦也。補釐與嫠同。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補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而況身近之乎。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補以禮冒曰嫗。不建門名。國人不稱其亂。補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爲亂。魯人曰。柳下

第十一章ハ說苑說叢篇ニ見ユ、孔子以下ノ句無シ。以下五章何本闕ク。

第十二章ハ荀子哀公篇ニ見ユ、文略ナリ。委ハ委貌ト云フ冠ナリ、章甫ハ宋人ノ冠ナリ。

折ハ損耗ノコトナリ。

第十三章。入其門ハ風雨ヲ避ケンガ爲メナリ。

第十四章。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委曲貌。章甫冠名也。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市賈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爲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

第十章ハ詩大雅緜篇毛傳、尙書大傳、說苑君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仁人ヲ之仁ニ作ル。
何本入其邑以下十二字無シ。
毛本爲卿ヲ于卿ニ作ル、蓋シ二ノ爲ノ字當ニ于ニ作ルベシ。何本下ノ爲ヲ于ニ作ル。

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補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補周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補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噫。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儕等。）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敎而聽。至矣哉。（補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第七章ハ說苑至公篇ニ見ユ、文詳ナリ。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第八章ハ說苑權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兆卽チ龜チ灼キテトスルノ多少ニヨリテ德ノ高下チ言外ニ表ハセルナリ。

第九章同上。

言也。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爲如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索先落反。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

化ハ善ニ移ルナリ。何本持ヲ待ニ作ル。

齊ハ裳ノ下方ノ縫著ノ處ナリ。

第六章ハ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篇、説苑至公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又何求之之字ヲ焉ニ、不曰ヲ亦曰ニ作ル。

以爲質。仁以爲衞。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補知見知也。説苑作聞。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補固結也。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補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伉直。冠雄鷄。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蓋初見時。

楚恭王名審。出遊。亡烏嘷之弓。良弓之名。補説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烏嘷弓名。世傳。黄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遂名弓曰烏號。此蓋因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説。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之爲弓。因以烏號名耳。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補王一作人。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補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已上説苑同。或問。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可。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卽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秋曰。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嗚呼。竄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

第二章ハ呂氏春秋愼行論壹行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史記ニヨレバ、注ノ因レ陳ハ當ニ因縣レ陳ニ作ルベシ。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一言之信トハ初メ陳ヲ討ツ時、陳人ニ勿レ驚、吾誅ニ徵舒ニ而已ト言ヘルヲ指ス。
第三章ハ呂氏春秋愼行論壹行篇、說苑反質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離ハ雜色ナリ。
第四章ハ說苑貴德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五章同上。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爲火。艮爲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衞乎。（補說苑。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之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也。善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劍矣。）孔子曰。古之君子。忠

ハ衆人ノ如クスルナリ。

第一章ハ荀子哀公篇ニ見ユ、文略ナリ。孔子不對以下十八字何本無シ。以君之問ノ以字、故方思以下七字亦無シ。

變ハ惡ヲ改ムルナリ。

何本君舍此道以下十三字無シ。

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袞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 補 尚書大傳作成王問周公之言。 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 補 公不問舜德。而問其冠也。與儒服問同。 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 補 若天地四時。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也。 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 異類四方之夷狄也。 鳳翔麟至。鳥獸馴德。 馴順。補 鳥獸會人。無害之心。見人不驚。是爲馴順之德。記。鳳凰麒麟。皆在郊陬。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者是也。 無他也。好生故也。 補 舜德好生。以至是。荀徒以冠而已。則古之衣。上有冒而何領者。何足改觀於天下後世哉。荀子。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又太平御覽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爲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不尊。而冠是問。是以不即對也。 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注。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可從不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陷君父矣。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愼行之。則謂之孝之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孝經。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

第十章ハ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卷三、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舫舟ハ二舟ヲ並ベルナリ。

第十一章。被褐而懷玉ハ道ヲ懷キ藏シテ表面

第九章ハ荀子子道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何本章首ノ子貢ヲ魯哀公ニ、奚疑焉ヲ三問、孔子不對ニ作ル。

何本鄙ヲ小人ニ作リ、無シ。

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補 不然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鄕者（鄕讀若向。）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補 爭讀若諍。七人三公四輔也。）則主無過擧。（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爭側迸反。）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補 三卿內外史。）則社稷不危。（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補 家相・室老・邑宰。）則祿位不替。（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爭。）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補 荀子賜不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

言フ。

第六章ハ荀子宥坐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蓋皆斷ハ戸ノ材皆一枚ニアラズシテ斷チテ又接ギテ作ルナリ。

第七章同上。

第八章ハ荀子子道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殆危也。夫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疏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

第五章ハ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四章何本闕ク。

倨ハ眞直ニ流ルルコト、拘ハ曲ガリテ流ルルコトナリ。

量ハ水ヲ受クル坑ナリ。

槩ハとかきナリ、穀物ノ類ヲ盛レバとかきヲ以テ之ヲ平ニス、水ハとかきヲ要セズ。

黃河、長江皆東ニ流レテ海ニ入ル、故ニ東ト

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與此意同。

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補 損之又損之。即持滿之道也。苟作挹而損之。韓詩。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寛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偏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似乎德。偏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義。拘音鉤。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槩。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

ダタズ、勞苦ニハ人ニ後レザルナリ。

第四章ハ荀子宥坐篇、韓詩外傳卷三、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敬愼篇、文子十守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夫子二字無シ。

何本置之ノ之字無ク、顧ノ上ニ夫子二字有リ。

重勿爲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强。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强世也。○見賢遍反。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補桓公名軌。有欹器焉。欹傾。補傾欹易覆之器。韓詩弁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太平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補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淮南子作宥卮。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補以戒滿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補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補韓詩弁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中則正。滿則覆。補荀作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補振動也。荀作撫。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補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彊。而守以

第三章ハ晏子春秋内篇問丁ニ見ユ、文異同有リ。同書ニアリテハ晏子ノ語ナリ。此章何本闕ク。

養世ハ養生ナリ、從輕云云ハ安樂ニハ人ニ先

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補苟無三其三務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爲行。然亦不忍爲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太曉了分察。則民不安也。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

何本則字無シ。

第一章ハ荀子法行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使ハ能ク己ノ使役ニ供スルナリ。

何本可謂ヲ可以ニ作ル。

第二章ハ荀子法行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教ハ己ノ子ヲ教フルナリ、窮ハ己窮スルナリ。

何本無之思ノ之字無ク窮莫之救ヲ貧無與ニ作ル。

寛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溫而斷。可以抑姦。【補】或問。抑姦在斷而已。必曰溫者。使彼不得乘吾喜怒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說苑同。如此而加之。加猶治也。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補】一作報。有子而求其報。【補】一作孝非恕也。【補】報孝養也。詩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補】荀作聽令。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補】荀作士能明此。則可謂端身矣。【補】明三恕之本。謂求諸身。而忠吾君。而孝吾親。而敬吾兄也。端身正己也。己正而正人。不爲過矣。大學所求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補】一作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長丁丈反。下同。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補】無門人思其德。大戴禮。少不諷誦。壯不論議。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其言可儆學者。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補】無所往託。說苑。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人問之。東閭子曰。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

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懍懍戒懼之貌。扞馬突馬。

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扞何旦反。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語魚據反。恭而敬。可以攝勇。

第十八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持腐索之ノ之ハ而ニ同ジ、扞ハ馯ニ同ジ。通ハ十井ナリ、達ハ道路ナリ、通達之屬ハ通達ノ國ニ屬スル者ナリ。

第十九章ハ呂氏春秋先識覽察篇、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二十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孔子ヲ夫子ニ作ル、攝ハ懾ニ同ジ。

第十五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十六章ハ說苑辨見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此章何本ハ卷三辯政篇齊有一足之鳥章ノ前ニ置ク。

何本遍問ノ遍字無シ、之能識ヲ能識之ニ作リ、王使ノ王字、聘于魯三字、所謂ノ所字、者也二字、使者返三字、遂食之ノ遂字、久之ヨリ大夫因ニ至ル十二字皆無ク、曰吾昔之鄭ノ上ニ子字有リ、此是ノ是字無シ。

第十七章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妨生ハ生キ殘レル人人ノ害ヲ顧ミズシテ葬ヲ厚クスルナリ。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悋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昭王渡江。補照王名壬。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補國語。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曰霸。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補大美下一本作又遣使問孔子何以知之。曰。吾昔之鄭。補鄭國在西都。今華州北有古鄭城。過乎陳之野。補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謠。補徒歌。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

縣ト云フ。
蓋ハ車蓋ナリ。
詩ハ鄭風野有蔓草篇ナリ。

第十四章ハ莊子達生篇、列子黄帝篇、說符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淸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淸揚眉目之閒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合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呂梁。言事者。通渭水爲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圜流九十里。（圜流回流也。水深急則然。）魚鼈不能道。（道行。）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屢水ヲ稱ス、以テ學問ノ道ニ譬ヘ、其源有リテ流レテ已マザルヲ取ル、汚池ハ一見美ナルガ如シト雖モ、源泉有ルニアラズ、故ニ之ヲ取ラザルナリ。第十二章ハ説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茵ヲ䌳ニ、願ヲ雖ニ作リ、枯魚云々四句無シ。枯魚縄ニ貫レテ市ニ賣ラル、久シカラズ蟲ヲ生ズ、其生ヲ欲スルモ益ナシ。

第十三章ハ説苑尊賢篇韓詩外傳巻二、孔義子雜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七章何本闕ク。王肅ハ東海郡郯縣ノ人ナリ、故ニ注ニ吾之本

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萑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也者乎。○萑胡官反。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補藜蒺藜。藿五葉。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標釜十曰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補鼎二足兩耳。和五味之食器。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補說苑此下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郯徒甘反。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閒謂紹介也。

第十一章ハ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六、尙書大傳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

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爲貌。不飾故無貌。不得言不飾無類也。爲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知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爲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

檻車ハ罪人ヲ載スル車ニテ、板ヲ以テ四面ヲ圍ミシモノナリ。

管仲ハ公子糾ニ事フト雖モ之ニ傳タリシノミ、傳ハ臣ト異ナリ、子糾君トナリテ之ニ事フレバ乃チ臣ト爲ルベシ、故ニ此論有リ、此章ノ論ハ論語憲問篇ニ子路ト子貢トノ問ニ答ヘラレシモノニ本ヅクモノナルベシト雖モ、論旨ハ論語ニ及バズ、後人ノ論語ニ對スル解釋トシテ見ルベキカ。

第十章説苑敬愼篇、韓詩外傳卷九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

食ヲ携フ、上ハ何物ヲモ給セザルヲ例トス。何本多匱餓者ヲ多匱ニ於食ニ作ル。

何本不受也ノ也字不受ノ上ニ在リ。

何本食饋ヲ私餽ニ、美矣ヲ也ニ作リ、汝速已ノ汝無ク、不已ヲ否ニ、見罪ヲ受罪ニ、必ヲ不久ニ作ル。

第九章ハ說苑善說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補）藏穀物曰倉。倉有屋曰廩。以賑之。（補）一作以給食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補）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義也。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補）說苑同。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拂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飡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

第六章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王者有似乎春秋ヲ文王似二元年一。武王似二春王一。周公似二正月一ニ作ル。

何本成ヲ正ニ、王者ヲ生君ニ、萬物皆治ヲ萬人皆及レ治ニ作リ、春秋ノ秋字、時ノ下ノ而字、行化二字皆無シ。

第七章ハ說苑說叢篇ニ見ユ、文異同リ。第七章何本闕ク。

第八章ハ說苑臣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古ハ道路其他公事ニ民ヲ使役スル時ハ民自ラ

之既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顚・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物皆治。補 一作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而天下順之。載亦行也。言行己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其誠至矣。補 說苑同。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爲蒲宰。補 蒲衞邑。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補 說苑作春時古者治野。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溝深廣各四尺。洫倍之。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簞筒。補 簞竹器。食飯。漿米汁也。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

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法也。臣知之ニ作リ、二ケ處ニ注有リ、今注ハ各其處ニ錄ス。何本樂ハ悅ニ、見君ノ君ハ於ニ作ル。

第五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第五章何本闕ク。

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補 傾側示之也。先後爲之地。使知法令。可進却也。）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補 說苑。天生仁人之心。固當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補 悅說苑作脫。使脫離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幽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補 思猶存也。）加嚴暴則樹怨。（補 說苑。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補 春按。此在魯聞之之言也。韓非子載子皐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門出。此妄也。孔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六年矣。其夏孔子卒。）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

祭ハ食ニ先ダチテ先食チ祭ルナリ。

腐餕ハ熟肉ノ腐ラントスルコトナリ。

第四章ハ説苑至公篇、韓非子外儲説左篇ニ見エ、文異同有リ。

缺ハ墻ノ壞レタル處ナリ。

何本此正ノ此、何故ノ何無シ。

何本無可奈何ヨリ臣知ニ至ル五句チ昔公之治

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獄官。補刑官曰士。其長曰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補左傳。衛靈公子蒯聵。耻其母南氏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公薨。夫人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魯哀十六年。晉納蒯聵。自戚入于衛。季羔逃之走郭門。補説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補隧地道以潛行者。缺竇非正路。君子不踰不隧。惡其近盜竊也。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補古人凡在下者。對貴者言。皆謙稱

第二章ハ說苑反質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二章何本ニ闕ク。

第三章ハ說苑貴德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魯有儉嗇者。瓦鬲（瓦・釜。）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子。（○型戸經反。）孔子受之而悅。如受太牢（牛羊豕。）之饋。（饋遺也。）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補說苑作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海。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鬭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云云。茲不錄。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

何本不對ヲ不言ニ作リ奚字無ク、顏回對ノ顏對二字無ク、二子者ノ者字無ク、既ハ已ニ、何云ハ何敢與ニ作リ、雖然以下十一字ヲ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ニ作ル。

五教ハ孟子ニ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ト說ケリ。

何本德也ヲ德乎ニ、對ヲ問ニ、辭ヲ詞ニ作ル。

接。挺及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補兵凶事。故尙縞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蕕臭。蕕與周反。）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補說苑。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補不深鑿。）鑄劍戟以爲農器。（補戟有枝兵也。）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補說苑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補選猶擇也。）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

第一章ハ韓詩外傳卷七、卷九、說苑指武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白羽若月ト赤羽若日ト顚倒シ、旍ハ旌ニ作ル。

白羽云云ハ軍容ノ盛ナルヲ言フ、之ニ將トシテ戰ハントナリ。

何本復進ノ復字無シ、望ハ當ニ作ル。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之上。補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在魯地。按。韓詩外傳作景山。又作戎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補今本無此二句。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補兵車旗幟皆插羽。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補繽紛冗亂貌。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而敵之。補說苑由且擧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補攘猶辟也。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旍旗。馘截耳也。以效獲也。補搴取也。不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貌○漭莫朗反。瀁余掌反。補漭模朗切。瀁余掌切。漭瀁空曠貌。兩壘相望。旌旗相望。塵埃相

孔子家語卷第一終

性ハ生ニ同ジ。

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飮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王旺即チ盛ナリ。

介ハ大ナリ。

拱トハ兩手ノ指頭ヲ接セシメテ圜ヲ作ルニ言フ。

第六章ハ韓詩外傳巻一説苑雜言篇、文子符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夭蘖。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

何本澤梁ハ山澤ニ作ル。

第四章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三章何本ニ闕ク。

詩ハ召南草蟲篇ナリ。

第五章ハ說苑敬愼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補 說苑作以爲民惠也。王制。山林川澤。皆以時入而不禁。關譏市廛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

第二章ハ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卷四、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
第二章何本ニ闕ク。
弓調云云ハ調・服・愨ヲ先ニシ、勁・良・智能ヲ後ニスルヲ言フ。
注ノ性ハ不ノ誤ナルベシ。
第三章ハ說苑指武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對ノ上ノ孔子二字無ク、和親ハ相親ニ作ル。

苑同荀。荀於此章盡。

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補 制治保邦在是。敬身用人而已。說苑・荀章盡下。有曰。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氷。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妄對不謹誠。○鉗其廉反。無取啍啍。啍啍多言。○啍他昆反。捷捷貪也。捷捷而不食。所以爲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愨信。不能爲大惡。不愨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補 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大則能攻人也。或以大則攻是大國或來攻我。語意不通。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補 說苑作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苟違此道。民畔如歸。補 民去如各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補 說苑。若朝廷無禮。上下

其人ハ父祖ナリ。

周章ハ徘徊ナリ。何本覩字無シ。

登自阼階。仰視榱桷。補一作棟。俯察几筵。几居履反。補俯察荀作俛見。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補荀作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補荀作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夙興。補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也。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難乃旦反。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補荀作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補荀作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罷朝。不樂久之。左右問故。曰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歟。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中日中。冥昃中。補冥去聲。諸侯子孫。補去國而來仕者。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補荀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君緬然長思。補緬遠也。緬然卽悠然意。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補周章卽徘徊意。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補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焉。劉向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補荀作則懼將焉而不至矣。夫補荀作且丘聞之。君補荀作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補荀作則危將焉而不至矣。說

何本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ノ句無ク、覩者不識其鄰ノ句無ク、此謂聖人ノ謂ハ則ニ作ル。

何本内チ中ニ作リ、知憂、知勞、知懼、知危ノ上ナル四ノ未嘗ハ無シ。

何本若何二字無シ。如君之言已知之矣ハ當ニ如君之言ニ已知ゝ之矣ト讀ムベシ、王注非ナリ。

何本則丘ノ則字無シ。

何本如右ハ而右ニ作ル。如右ハ而右ニ同ジ。

自然。補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國之事也。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補濬哲之德。日重光。月重明。化行若神。補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下民不知其德。補如康衢之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何有於我哉。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喩畔界也。補此節荀作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摠要萬物於風雨。膠膠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公曰。善哉。補荀作哀公曰。善。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補荀哀公曰。善。其意盡矣。其下爲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則是別一章也。劉向說苑起章同荀。而此獨合之。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爲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也。補謙不敢對也。荀作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補荀作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補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接下云云。君入廟門。如右。

越、及ハ常人ヨリ言フナリ、油然ハ荀子猶然ニ作ル、揚注ニ舒遲之貌トアリ。何本、可越而終不五字無ク、若ハ如ニ作ル、又閑ハ閒ニ作ル。

宛財卽チ蓄積セル財ナリ、賢者財ヲ己ニ積マザルヲ言フ、天下ノ二字ハ副詞トシテ何處ニモト言フホドノ義ニ見ルベシ。

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補忠信告人。人不我報。而心不怨。怨荀作德。謂不自以爲德。亦通。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補無矜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補不專倘言辭也專荀作爭。篤行信道。自強不息。行下孟反。補篤敬。信見之眞強勉。息怠止也。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補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遲之貌。將可及如有所立之地也。此則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補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行下孟反。補閑界限。規所以爲圓。繩所以爲直也。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補本亦身也。不傷傳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荀作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艸矣。補宛音苑。蘊蓄也。施則天下不病貧。補富則爲德惠。而天下化之。無宛私財。施則其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病獨貧也。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此賢者也。補荀作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公曰。何謂聖人。補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補陰闔陽開。天施地生。變通無方。補窮而變。變而通。與時錯行。而獨契機之先。窮萬事之終始。補膠膠肫肫。至不可循者。而克摠要之。協庶品之

何本智ヲ知ニ、道ヲ謂ニ、形骸ヲ肌膚ニ作リ、之於二字無シ。

何本、貧ヲ卑ニ作ル。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補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此則庸人也。補此一節荀作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公曰。何謂士人。補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補立心而有所定。知所務矣。計有所守。補定計而有所守。知所能執矣。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補率循也。道術之本不能盡。而有道之可率。心有所定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補百善之美不能備。而有善之可處。計有所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補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也。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補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補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智既已知之矣。言既已道之矣。得其要也。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補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貧賤不足以損也。補卑一作貧。此則士人也。補荀作此則可謂士矣。公曰。何謂君子。補荀作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

字無シ、冕ハ絻ニ、軒ハ路ニ、葷ハ輂ニ作リ、則志ノ則字無シ、非ハ屨ニ、歠ハ啜ニ作リ、則志ノ則字無シ。葷ハ荀子亦輂ニ作ル、端衣玄裳等ハ祭ル所以ナリ、故ニ葷ヲ食ハズ、斬衰等ハ喪ニ居ル所以ナリ、故ニ酒肉ヲ用ヰズ。

何本謂此類也四字無ク、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十二字有リ、善ノ下ノ哉盡此而已乎ノ六字無シ。

何本ニハ如斯可之ノ四字無シ。

紳大帶也。孔子[對]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齊服也。軒軒車。葷辛菜也。葷許云反。補端衣玄裳。卽朝玄端也。絻與冕同。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菜葱薤之屬。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補斬衰喪服。斬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玄云。上曰衰下廣袤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菅菲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哀]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補儀等也。言人有五等也。或曰。觀其儀法。有五者。非。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補荀無此人字。大聖。補荀作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補畢盡也。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補荀作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補事無遠慮。不克有終規戒也。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補訓古訓。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補游不擇士。而無可宗之人。不力行以自定。補行不遵道以求歸宿之地。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補瞢於其事。遂至失據。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補奪於外誘。不能自還。

キ時代ノ物ヲ堂上ニ置キ、遂ニ太古ノ飲物タリシ水卽チ玄酒ヲ最モ奥ナル室ニ置クナリ。

第一章荀子哀公篇ニ見エ、又此謂聖人也ニ至ルノ節ハ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ニ見エ、又寡人生於深宮之內以下ハ新序雜事四ニ見エ、文各異同有リ。

何本履ハ屨ニ、帶ハ而ニ、皆ハ此ニ、也ハ乎ニ作リ、賢人ノ人字無シ、不必然ノ下ノ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ノ十

蒻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也。質。故用疏也。衣其浣帛。練染以爲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合其烹熟之體。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籩豆鉶羹。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鉶何經反。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爲大祥。祥善。此禮之大成也。補成猶備也。自是天地之神。得以節事。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以辨。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之交。自是而有以別也。故曰。此禮之大成。非始諸飲食。簡陋者可比。此君子之所爲尊敬而敎順百姓也。禮爲大矣。已上並見記禮運篇。孔子告言偃之言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補古者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之何取之。補荀子作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補志記識也。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補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履。章甫冠也。絇履履頭有絇飾也。絇俱遇反。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補章甫殷冠。絇王肅云。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

テ、稻ハ飯ナリ、飯含ハ同時ニ行フナリ。

何本故玄酒在室ヨリ以降其上神ニ至ル四十二字無ク、與其先祖四字ハ直ニ此處ニ接ス、下文有所ヨリ章末是爲大祥ニ至ル一段亦無シ。古ノ廟ハ南面ス、南ニ階有リ、之ヲ升レバ堂ト爲ス、堂ノ北ニ室ト房トアリ、室ハ中央ニ在リ、室ニ入ルニハ堂ヨリ戶ヲ內ニ開キテ入ルナリ、室ハ最モ奧ニシテ、室ヨリ戶ニ由リテ堂ニ出デ、堂ヨリ階ニ由リテ下(堂下)ニ達ス、今後世人工ヲ加フルコト最モ多キ飲物ヲ階下ニ、其餘次第ニ古

羽皮。【補】鳥羽獸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爲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補】範記作笵。鑄器之式。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土金鑄金器也。合土爲陶器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補】以土曰臺。臺有木曰榭。室之中者曰宮。宮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煮之曰烹。炮之曰炙。【補】裹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烹。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以爲醴酪。醴醴酒。酪漿酢。【補】醴一宿酒。酪醋也。治其絲麻。以爲布帛。【補】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絲成曰帛。以上百工之事。而歸於聖人。周禮所謂皆聖人之作者是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醆在戶。醴盎齊也。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粢醍澄齊。澄酒在下。澄清。漏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上神天神。與其先祖。【補】禮始諸飲食。聖人因人之大欲。知禮之可興也。開物利用。以敎天下。事事爲之節文。使生死兩途。幽明無憾。而禮其復有不備者乎。記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云云。與先祖。有以備朝廷之禮。以正君臣。【補】有以備朝廷之禮。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補】有以備邦家之禮。記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云云。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異爲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

周易ハ乾ニ始マル、殷易即チ歸藏ハ坤ニ始マル、當ニ坤乾ト言フベシ。

汙ハ水ノ溜ル下キ地ナリ、抔ハ手ニテ掬フナリ、蕢ハ土塊ナリ、桴ハ鼓ヲ打ツ棒ナリ。

何本及其死也ヨリ皆從其初也ニ至ル四十九字無シ。昔之王者ハ昔者ニ作ル。

周ノ俗人、死スレバ即チ復ヲ行フ、即チ招魂ナリ、人死者ノ服ヲ持チテ屋ニ上リ北ニ向ヒテ服ヲ以テ魂ヲ招クコト三タビ、其辭ハ士ニハ皐某復ヘレト言フ、皐ハ發聲ニテ義無シ、某ハ死者ノ名（婦人ニハ字）ナリ、飯腥ハ鄭玄ハ生稻ヲ死者ノ口ニ入ルルコトヲ爲ス、王注ハ珠貝ヲ含マスコトト爲ス、其實珠貝ハ含ニ

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補記作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初始也。始猶起也。飲食人之大欲。人以飲食而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能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燔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補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擘記作捭。擘折豚肉。亦加於燒石上。俟熟而食也。汙罇而抔飲。鑿地爲罇。以手飲之。補掘地爲坎盛水。而以手掬飲也。蕢桴而土鼓。補束草爲椎。摶土爲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神享德。不求備物也。補記作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凡此簡陋。而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享於誠也。記此下。及其死也。升屋云云。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苞苴而號。以遣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補營地爲窟。土處避寒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窟口骨反。橧則登反。補記作橧巢。集薪爲巢木處避暑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補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併食之也。前言燔黍。此又曰未有火化者。燒石非火化也。未有絲麻。衣其

云云ヲ直ニ此處ノ教順百姓ニ接ス。
有成事ハ上ノ諸事行ハレテ成功有ルナリ。
禮記ハ修二其宗廟一。歳時以敬二祭祀一ニ作ル、下句亦異ナリ。

此章ハ禮記禮運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疎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彫鏤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歳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忤五故反。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夏後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

此章ハ禮記哀公問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丘也鄙人ヲ丘小人也ニ、言焉ヲ言之也ニ作リ、知大禮ノ大ノ字無シ。三ノ焉ノ字何本也ニ作ル。

婚姻ハ外戚ナリ。

何本所能不廢其會節ヨリ、章末ニ至ルマデヲ缺キ、第二章言偃問曰ヨリ吾以此觀之ニ至ルマデヲ缺キ、夫禮初也

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補】問禮之大者。 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補】尊稱重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補】一作君。 曰。否。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補】記作民之所由生。 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補】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爲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爲之儀節也。天曰神。地曰祇。言神以該祇也。言節事天地之神。以該百神之祭也。 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補】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 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補】音朔。之交焉。【補】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開見曰疏。亟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禮以別其交。 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補】記作君子以此爲之尊敬。然此指禮而言。尊敬之者。禮爲大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補】記無順字。禮非人難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行耳。無所彊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不廢其會節云云。 所能。不廢其

輕ハ身ヲ輕ンズルナリ、沮ハ志沮ムナリ、王注ノ悉ハ蓋シ志ノ訛ナルベシ。
儒有上不臣天子ヨリ儒末ニ至ルマデ何本ニ無シ。
知服ハ先世聖賢ノ言ニ服スルヲ知ルナリ。

尊ハ撙ニ同ジ。
常ヲ上ノ妄ニ連ネテ句ト爲シ、妄常ナ無レ常ト訓ムベシ。

獨行有如此者。補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異。視此爲詳。凡十有七條。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章與荀相類。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尙寬。砥厲廉愚。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爲錙。○銖市朱反。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愼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擾之貌。○詘丘勿反。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閔疾。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忠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

幽居云云十字何本ニ無シ。禮必ノ必ハ之ニ、以法ノ以ハ之ニ作ル。

何本二ノ避字ハ辟ニ作リ、不求厚祿四字無シ、達能ハ而進ニ達之ニ作リ、民賴其德四字無シ。稱亦擧ナリ、內稱ハ己ノ一族ノ內ヨリ賢者ヲ君ニ薦ムルナリ、程功云云ハ臣トシテノ本務ヲ盡クシ功ヲ立ツルナリ。伏ハ君ノ用ヰルヲ待ツナリ。何本靜言ノ言、而上下ノ而下無ク、不知ハ弗知ニ作リ、默ハ黷ニ作リ、深而ノ而、少而ノ而無ク、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八字無シ。默而翹之ハ君知ラザレバ、言ハズシテ徐ニ事ヲ以テ發揚シテ、君ヲシテ知ラシメントスルナリ。

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爲貴以用也。即論語句。忠信之美。優游以法。補忠信之美禮。優游之法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優游和貌。法禮法嚴而泰。和而節也。慕賢而容衆。補慕和所親容無所拒。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補陶瓦其初則圓。析而四之則方。毀其圓而方。合其方復圓。其寛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學不避怨。補辟與避同。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效也。言功效而已。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補課其功。累其事。續效顯著。而後推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補記此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云云。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靜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補正己格君。不顯其諫。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所以爲不爲。補諫雖有跡。事非求名。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補任其自然。不爲矯飾。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悉不沮。補隨其所遇。不輕進止。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

不習其謀ハ豫メ謀ラザルナリ。
過ハ何本淫ニ作ル。
鄭玄ハ干ヲ小楯、櫓ヲ大楯ト爲セリ、説文亦櫓ヲ大盾ト爲ス。
何本ハ載ヲ戴ニ、自立ハ自守ニ作ル。
儒有一畝之宮ヨリ其憂思有如此者ニ至ル百十三字ハ何本ニ無シ。
易衣ハ一枚ノ衣ヲ家人代ハル代ハル衣ルナリ、幷日ハ鄭説ニ一日ノ食料ヲ二日ニ食フト言ヘルヲ正シトスベシ。

不斷其威。常嚴莊也。 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 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補不可劫。不可迫。故可殺。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補淫侈。溽厚也。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補此一句尚氣好勝。先儒謂於義理未全。 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干楯也。櫓大戟。補甲鎧。胄兜鍪。干櫓小楯大楯也。 載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補外侮已禦。內志已定。何物能浼我哉。 其自立有如此者。補守記作立。此下儒有一畝之宮云云。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 篳門圭窬。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如圭也。 蓬戶甕牖。以編蓬爲戶。破甕爲牖也。 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以出。 幷日而食。幷一日之糧。以爲一食也。 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事事君也。 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 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猶起居竟身。其志

ルナリ。儒有衣冠中ヨリ其備豫有如此者ニ至ル百字何本ニ無シ。

祈ハ何本求ニ、仁義ハ立義ニ作リ、而ノ字無シ。

儒有委之以財貨ヨリ其特立有如此者ニ至ル九十字何本ニ無シ。

程其勇、程其力ハ己ノ勝ツヤ任フルヤヲ量ラズシテ、必ズ擊チ必ズ擧グルナリ。

者。補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愼云云。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慢簡略也。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難可畏難也。　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補二求字記作祈。　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補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云。　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阻難也。以兵爲之難。　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　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

本ニ無シ。

舍ハ君ヨリ與ヘラレシ旅舍、館ハ公孔子ノ舍ヲ訪フナリ、人君ハ其國ニ在リテハ賓タルコト無シ、故ニ阼階卽チ主人ノ升降スル東階ヨリ堂ニ升ルナリ。

何本ハ略言之則四字ヲ遽數之ニ、以對ハ終也ニ作ル。

命席ハ席ヲ敷カシメ孔子ヲ此ニ坐セシムルナリ、上ノ立侍ト相照ラス。席上之珍ノ上ハ上古、上古先王ノ道ヲ敷陳スルナリ、此注ハ鄭玄ニ從フ、擧ハ擧用セラル

重幣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補史記。冉有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子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閑之則可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卽此事也。時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六。 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 公自阼階。補阼東階。 孔子賓階。補自西階。 升堂立侍。公曰。補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孔子曰。 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褎大也。補逢猶大也。肘腋之處。裁製寬大。大袂禪衣也。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補章甫緇布冠。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也。 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補逢掖魯衣。章甫宋冠。皆因其俗。 丘未知其爲儒服也。補記作丘不知儒服。言服非所重。 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補物猶事也。 悉數之則留更僕。補臣之擯相者。 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儐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補席所以藉物。珍自貴。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 夙夜強學以待問。補學博而後可應人。 懷忠信以待擧。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 其自立有如此

不閉而能久ハ萬物ヲ開生シテ閉塞セシメズ、而シテ其功極マリ無キヲ言ノ。

後罪ハ既ニ此言ヲ聞キ、之ヲ行ハント欲スルモ過失アラントスルヲ恐ルルヲ以テ然カ言フナリ。

此篇公曰夫子之服以下ハ禮記儒行篇ニ見ユ、々異同有リ。卻步ハ何本ハ却步ニ作ル。

オハ人オナリ。

請以重幣言之六字ハ何

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愚冥暗也。幸煩子志之心也。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衞。補衞靈公時。冉求言於季孫。補斯之子。康子肥。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衞。衞將用之。己有才。補己國有賢人。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

三者ハ妻・子・身ナリ、百姓之象ハ百法ノ法トナルコトナリ。身以及身云云ノ上ノ身・子・妃ハ人君ニ就キテ言ヒ、下ノ身等ハ百姓ニ就キテ言フ。

公曰ヨリ篇末ニ至ルマデ何本ニ無シ。

成其親ノ親ハ父母ヲ言フ。禮記ニハ百姓歸ニ之名一。謂ニ之君子之子一。是使ミ其親爲ニ君子一也。是爲レ成ニ其親之名一也已ニ作ル、此處文異ニシテ義亦少シク異ナリ、卽チ人民ヨリ君子ト言ハルルニ至ルハ、自分ノ親ヲ君タラシメテ自分ハ其子ト爲ルコトナリトナリ。君子ヲ君ノ子ノ義ニ解セルナリ。

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補自妻子言。則本在身矣。自本言。則枝在妻子矣。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補皆推己以及人也。君能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愾滿。愾猶曁也。昔太王之道也。補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補此卽前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之謂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爲敬身云云。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後同此。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

不能爲辭ハ何本ニ不得其辭ニ作ル。不能爲辭ハ問ヒノ辭ヲ措クコト能ハズトナリ、進ハ說ヲ進ムルコト、卽チ進ミ說クナリ。

禮記ハ出以治直言之禮ニ作ル、人君夫妻出デテ外ニ在レバ正直ノ言ヲ爲シテ下ヲ率ヰルヲ云フ、物恥ハ鄭玄以テ臣ノ恥ト爲シ、國恥ト爲セリ、王注ハ之ト異ナリ。

是故二字ハ何本ニ無シ、敬也者三字亦無シ。

不固。安得聞此言乎。補固陋也。寡人欲問。而不能爲辭。補無能設問。請少進教。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補天地化醇。男女構精。其理一也。知萬世之嗣爲重。則知親迎之禮不爲重矣。記。君何謂已重焉下。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救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禮足以興起者也。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補妻必冕而親迎。子則冠於阼階。蓋有道焉。補記無蓋焉二字。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爲親代主於內。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補爲親傳後於下。言主與後。而先之曰親者。見不爲己。而吾親當重也。無主則內所以奉吾親者必疎。無後則下所以繼吾親者不遠。此所以不敢不敬也。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補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者妻子之本。是親之枝也、故敬身爲大。不言妻子之本。而言親之枝。重在親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

大婚ハ人君ノ婚禮ヲ言フ。

旣至ハ至敬ノ義ナリ、冕ノ圖ハ本大系禮記附錄禮器圖ニ出ヅ、興敬爲親ハ妻ヲ敬シテ親ミヲ爲スナリ。

敬之也ハ何本ニ親之也ニ、興親ハ以親ニ、弗親弗敬弗尊ヲ弗愛不敬、弗敬不正ニ作リ、捨ハ舍ニ作リ、捨ノ下ノ則及ビ愛與敬ノ上ノ此ハ何本ニ無シ。

焉ハ何本乎ニ、安ハ焉ニ、乎ハ也ニ作ル。

矣。大婚爲大。【補】政在愛人。愛人以禮。禮主於敬。而大昏爲敬之至也。夫子言爲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閨門王化所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序然也。刑于寡妻。而後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所以爲政之序。未有不自夫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本之所在也。大婚至矣。【補】敬而至於大昏。具至矣。大婚旣至。冕而親迎。【補】大昏旣爲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焉。冕疑卽三加之冠。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古者上下得通用之。義見後。親迎也者。【補】記無此句。敬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補】記作親之也。夫親迎本以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於親之中。有敬存焉。是親之也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補】以記作與。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此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補】親迎親之愛也。而必冕焉。敬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可勝用。而敬至於無所敢慢矣。公曰。寡人願有言也。【補】句。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補】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爲之主者。以后夫人言之。祭祀宗廟。君爲外主。后夫人爲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獻。是亦爲之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爲嗣子而言。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卽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也。又曰。子者親之後也。君何謂已重焉。【補】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補】鄙陋也。

當ニ也ニ作ルベシト。

婚ハ何本昏ニ作ル、篇內皆然リ。

此篇ハ禮記哀公問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ナリ、文異同アリ。

夫政者ノ夫ハ何本ニ無シ。

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ハ何本君所不爲、百姓何從ニ作ル。

男女親ハ何本ニ父子親ニ作ル、夫婦、父子、君臣ノ三者ヲ人倫ノ本ト爲ス、漢儒ハ之ヲ三綱ト言ヘリ。

無能ハ何本ニ無事ニ作ル。

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其曷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補 定公子。名蔣。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補 惠幸惠也記作德。猶幸也。固臣敢無辭而對。補 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豈敢。一曰。臣固不敢。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補 記作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補 信記作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補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綱正而目擧矣。物猶事也。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補 禮以節之。使愛有差等。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

天下之明名譽ノ之明ニ字ハ何本ニ無シ。

故曰天下之至仁ヨリ章末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ニ至ルマデ、何本ニ無シ、

太宰純曰ク、大戴禮ニハ下ノ賢字無シト。

太宰純曰ク、下ノ降字ハ衍文ナルベク、或ハ

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補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之者。或以爲士爲大夫。而進至於卿也。而曰天下者。爵爲公爵也。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補正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不見其有讓之迹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補位定。然後祿之。祿之者或食八人是也。而曰天下者。祿爲公祿也。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見其有費之迹也。如此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補天下皆歸其善。而形於歌頌之聞。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補樂以和民心也。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讟起。天下名譽興焉。是民心之德我而和矣。又假於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耶。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與。

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增夫音扶。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

福積資基ハ蓄積資聚ノ譌ナルベシ、周禮等ニ見ユルガ如ク、食物ナドヲ蓄へ置キテ他方ヨリ來ル人ニ給スルコトナリ。

不足ハ民ニ就キテ言ヒ、有餘ハ君上ニ就キテ言フ。

太宰純曰ク、萬民懷其惠五字ハ注文ノ誤リテ正文ニ入リシナルベシト。

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爲九字ハ何本ニ無シ。

弋。罩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渴而飮。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補諸侯皆知而來王。天下之士可得而臣。補士皆願立於朝。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補耕者欲耕於其野。商賈欲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

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補周禮大司徒。以鄕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鄕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鄕老及鄕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此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補王制。命鄕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是以又知其實也。又知其數。及其

下尊卑ノ等ヲ制スルモノナリ。

此字、之内二字何本皆無シ。

夫布指知寸ヨリ折衝千里之外者也ニ至ル二百五字何本ニ無シ。

太宰純曰ク、千歩以下十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井田ノ制方一里ヲ井ト爲ス、一井九百畝、一畝ハ百歩ナリ、然ラバ則チ一井ハ方三百歩、面積ヲ以テ言ヘバ九萬歩ナリ、三百歩爲里ヨリ埒三而雉ニ至ルノ句ハ誤アルベシ。

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補）民不犯罪。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雉。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福積資裘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

十一ハ何本什一ニ作ル、十一ハ古ノ田ニ税スル法ハ收穫ノ十分一ヲ官ニ收メタルヲ言フ、公羊傳ニ十一ヲ天下之中正ト言ヘリ。用民之力ハ民ヲシテ宮室ノ修繕等ノ勞役ニ服セシムルコトナリ。征亦税ヲ收ムルナリ、市廛ハ市ニ持込ム貨物ニ對シ倉敷料ノ如ギ手數料ヲ徴スルノミニテ、貨物ニ課税セザルヲ言フ。

太宰純曰ク、恥節ハ知節ノ誤ナルベシト。

政教修ヨリ選才能ニ至ル百九十三字何本ニ無シ。

表ハ日景ヲ測ル爲メニ立ツル木ナリ、故ニ手本、標準等ノ義トナル。

等ハ均ノ義ニアラズ、差等ノ義ナリ、禮ハ上

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補】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補】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補】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關譏市廛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廛皆不賦稅。古之法也。【補】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物之稅。市但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貨。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補】取民有制。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補】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樂施。則下益寬。【補】寬裕。上親賢。則下擇友。【補】知善可好。上好德。則下不隱。【補】樂仕。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補】知恥守節。一有廉恥之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補】躬行以率之。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樸。樸愨愿貌○樸普角反。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

負席而立ハ席ノ片端ノ前ニ立ツナリ、古ハ堂モ室モ皆土間ナリ、坐スル時ハ此ニ席ヲ數ケルナリ、弟子先生ニ侍スルニ先生之ニ命ジテ坐セシムルコトアリ、此文ノ首ノ侍ハ卽チ侍坐ナリ。

居吾語汝四字ハ何本ニ無シ、雖有國之良馬ヨリ不可以致霸王ニ至ル三十七字亦無シ。服ハ馬ヲ車ニ駕スルコトナリ。

七教三至ハ下文ニ說明アリ。

明王之道ヨリ必還師衽席之上ニ至ル二十五字何本ニ無シ。還師衽席之上ハ師出デ功成リテ還ヘリ憂無キナリ、衽席ハ臥席ナリ。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八字ハ何本ニ無シ。

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補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補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尊道也。非德道不尊。補行道而有得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補以德而見於行。然後明。明德尊道。非二事也。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補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補征伐之事。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補音遙。尙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補說苑。伊尹曰。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政之不中。君之患也。補君出政。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補臣行令。

徽罪ヲ以テ去ラント欲スルトコロニ聖人ノ心ヲ見ルベキナリ。

盍ハ盇即チ何不ナリ。

此篇ハ大戴禮王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太宰純曰ク、對ノ字衍文ナルベシト。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云云ヨリ孔子又不應ニ至ル二十字何本ニハ無シ、下文歎息ノ二字及ビ顧謂ノ下ノ曾子二字亦無シ。

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故且如此。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年。孔子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閉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衞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補所金切。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補唯此之言是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補希少也。於乎。吾以王言之。補以王者之道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

此章ハ何本ニノミ有リ。

周道遊ハ遍ク城内外ヲ遊ビ巡ルコトナリ。

天ヲ祭リテ其牲肉ヲ大夫ニ分ツハ禮ナリ、孔子ハ肉ヲ分ツノ職ニ居ラズト雖モ職亦祭ニ與カル、故ニ膰ヲ分タザレバ、孔子モ陰ニ其責ヲ分カツベシ、君ノ非ヲ明ニセズシテ、己ノ

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卽位。而韓詩與說苑倶作康子誤矣。」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文飾衣有文飾者也。容璣史作康樂。舞曲名也。文馬四十。文飾其馬十乘。史作三十駟。以遺魯君。史。孔子攝行相事。既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嗟夫天使夫子得遂於魯。所謂吾其東周矣。豈曰霸哉。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爲專往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膰於大夫。祭肉。是則未廢其常。猶有常禮。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論語。三日不朝。郊。孔子從而祭。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不脫冕而行。孟子謂。欲以微罪

下ニ使ノ字有リ、詩曰ヨリ章末ニ至ル一段ハ何本ニノミ有ルモノナリ。

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也。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謂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厚如此哉。已上苟同。韓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敎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敎。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敎道。使民目晣焉而見之。使民耳晣焉而聞之。使民心晣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敎。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敎。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恭也。不敎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說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敎而誅之。是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敎。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

何本政ヲ教、故ヲ是以、盜ヲ邪ニ作ル。

夫三尺之限云云ハ何本三尺之岸、而虛車不レ能レ登也ニ作リ、何哉峻故也ノ五字無シ、重載陟焉ハ任負車登焉ニ作リ何哉ハ則ニ作ル。

上ノ陵遲ハ山ノ漸次ニ低クナルヲ言ヒ、下ノ陵遲ハ世ノ漸ク衰ヘテ人心ノ漸ク積ルヲ言フ。

何本世俗ノ世ノ字無ク、雖有刑法ノ四字無ク、民ノ上ニ而、能ノ

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補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三年其有成矣。荀作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補 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中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一年與之終。先德而後刑也。荀子曰。先脩正乎在己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補 詩小雅節南山篇。氐本。毗輔也。民不迷。則遠罪戾矣。是以威厲而不試。補 但抗其威而不用。刑錯而不用。補 錯與措同。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世則不然。亂其政。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池也。補 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阤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音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

非理ハ何本非禮ニ作ル。

試ハ韓詩外傳戒ニ作ル、卽チ誠ナリ、從フベシ。

以先服之ノ以ハ何本上ニ作ル。不可ハ十分ノ效果ノ見エヌニ言フ。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補苟作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敎以孝。補苟作不敎其民。而聽其獄。是殺不辜。補刑當其罪曰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補音岸。不治。補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狴犴胡犬也。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不可刑也。何者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補三軍大敗。由訓練不精。獄犴不治。由法令不當。夫慢令謹誅賊也。補謹嚴。賊害。徵斂無時暴也。補苟作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補苟作不敎而責成功。政無此三者。補苟作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補卽就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敎而後刑也。庸用也。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是先敎而後刑也。補愼同順。書康誥篇。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喜怒也。惟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敎未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以先服之。補服行也。先自行。然後敎人。而猶不可。補民不從。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補苟作癈不能以單之。單盡也。謂黜削。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補出威令。使之畏。

史何ハ何本史付ニ作ル。

此章ノ事ハ荀子宥坐篇、韓詩外傳卷三、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掘飲。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子。是以誅也。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史何。補列子。鄭鄧析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付里乙。史付事未聞。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皆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補詩邶風栢舟篇。悄悄憂貌。慍怒也。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補已上荀子同。說苑。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正。管仲誅史附里乙。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朱子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閒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補部禮切。執之。狴獄牢也。○狴部禮反補狴獄。解見下。執拘也。三月不別。補不辨決其子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補名斯。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補即殺無道。以就有道意。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補荀作其父請止。孔

僻ハ何本辟ニ作ル。

順非而澤ハ非ヲ遂ゲテ潤飾スルナリ。

撮ハ何本掫ニ作ル。

褒ハ邪ナリ、榮ハ營ニ同ジ、營ハ熒即チ惑ハスナリ。

强禦ハ剛愎ニシテ人ニ當ルナリ、返是ハ反是ニテ、非ヲ是ト爲スナリ、獨立ハ人之ヲ傾ク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韓非子ハ外儲說篇ヲ言フ。

惡者五。補荀作人有大惡者五。劉作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與焉。與音預。一曰。心逆而險。補逆荀作達。劉作辨。二曰。行僻而堅。行下孟反。補辟讀如僻。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補醜謂異怪之事。記醜王制作學非。劉作志愚。五曰。順非而澤。補順意爲非。又能潤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補側烏切。徒成黨。撮聚。撮側九反。補掫聚也。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補文飾褒揚。眩耀衆人也。荀作飾邪營衆。營讀如熒。言惑衆也。其强禦足以返是獨立。補彊剛愎。禦抗也。返是以非爲是。獨立人不順之也。掫徒成黨。飾褒榮衆。返是獨立。是其有五者之驗也。五者皆有辯智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其僞。而已足以致此。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補君子之所以必誅此人。不爲其逆僻僞醜非。而深恨其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逆僻僞醜非者。小人狹才爲惡。而能成黨營衆獨立。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姦雄。荀作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夫殷湯誅尹諧。補一作燭沐。文王誅潘正。補尹諧・潘正事未聞。周公誅管蔡。補管叔鮮・蔡叔度。與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太公誅華士。士之爲人。虛僞以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補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矞・華昆・仕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問曰。二子賢者。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

者ハ張ナリ、張ハ誑ナリ、儲價ハ懸直ヲ言フナリ。
此章ハ何本ニ無シ。

此章ノ事ハ荀子宥坐篇、說苑指武篇、尹文子大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尸ハ陳ネ暴ラスナリ。

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乏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補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補聽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補少正官。卯名。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補劉向說苑。作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觀門闕。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也。尸於朝三日。補使尸於朝。大夫故也。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補名爲衆所聞。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補荀卿子作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語魚據反。補說苑。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天下有大

キテ作レリ、而シテ板バ一枚長サ一丈、高サ二尺、五枚ヲ合セテ高サ一丈トナル、之ヲ堵ト云ヒ、堵ノ長サヲ五倍シテ長サ五丈ヲ雉ト言フ、百雉ハ長サ五百丈ノ墻ニテ、城トシテハ一面五百丈（略我曲尺三百九十丈位）ノ長サノ墻ヲ有スルナリ。三家ハ三桓トモ言フ、桓公ノ三子ノ後ナリ、季孫ノ祖ハ桓公ノ末子季友ナリ、公ノ命ニヨリ三家ノ宗家タリ、故ニ三家ハ季孫最モ尊シ。

此章ノ事ハ荀子儒效篇、新序雜事一及ビ五ニ見ユ。

飲羊ハ乳ヲ多カラシムルナリ、儲ハ奢ニ同ジ。

補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擾。補音秘。補左傳作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補季氏將隳費。叔孫輒不得志於季氏。故因費宰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補費邑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補武子季孫宿。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補音敗。左傳。國人逐之敗諸姑蔑。輒與弗擾奔齊。春按。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隳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其實。而此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補據左傳。叔孫氏先隳郈。至是隳費。將隳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隳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僞不知。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隳也。居無幾。齊遺女樂。而孔子行矣。使久其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

初魯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鬻余六反。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

古之制也四字何本ニハ無シ。

三都ヲ隳ツ事ハ春秋定公十二年左傳及公羊傳ニ見ユ。

古ハ城ヲ築クニ板ヲ建テテ土ヲ容レテ墻ヲ築

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四邑。鄆・讙・龜陰也。殊特汶陽之田。本魯界。補 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讙・龜陰也。今蛇丘縣有灌亭。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北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讙・龜陰魯邑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鄆・讙・龜陰。爲汶陽之田。朱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吾。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爲魯史。非自爲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況聖人乎。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孔子言於定公

補 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

曰。家不藏甲。

卿大夫稱家。甲鎧也。補 卿大夫稱家。

邑無百雉之城。

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補 公羊傳注。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二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邑固無百雉也。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

補 三家孟叔季氏。

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

補 三家之邑。郈・費・成也。公羊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乎。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有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叔孫不得意於季氏。

右司馬亦齊ノ右司馬ナリ。手足異處四字ハ何本ニハ無シ、太宰純曰ク、手ハ首ノ誤ナルベシト。載書ハ神明ニ盟フ辭ヲ載スルモノニテ、盟ニ背ケバ神明ノ罰ヲ受クベキ旨ヲ書ス、加トハ下文ノ事ヲ書キ加ヘタルナリ、如此盟ハ載書ニ神明ノ罰ヲ蒙ルベシト言ヘルヲ承ケテ言フナリ、而不返云云ハ齊ガ田ヲ返ヘサザルニ吾齊ノ命ニ從ヒテ兵ヲ出サバ亦神罰ヲ受ケン、田ヲ返サバ命ニ供スベシト、齊ヲ要スルナリ。勤執事ハ有司ニ餘分ノ勤勞ヲカケルナリ、棄禮ハ用ヰルベカラザル場合ニ用ヰル故ナリ、用粃稗ハ實無キモノヲ用ヰルナリ。

諸侯者。罪應誅。補侮公羊傳、史記作惑。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補執筆加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補而汝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士十二人。干戈備具。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補音旋。無還魯大夫。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補汶水魯濟北境。水北曰陽。吾以供命者。亦如之。補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略不書。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補據景公嬖臣子猶。曰。齊魯之故。補舊典。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罇。補犧尊象尊爲牛象形。背上負尊。皆酒器。禮列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補野合謂于原野合奏也。如野哭之野。言亂不以理也。享而既具。補具犧象嘉樂。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粃稗。粃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粃補履反。稗蒲賣反。補粃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

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相事ハ宰相、相國ノ事ニアラズ、會ノ禮儀ヲ助クル事ナリ。

歷階ハ階ヲ昇ルニ一段毎ニ兩足ヲ聚ムルコトヲ爲サズシテ、一足ニ一段ヲ昇ルナリ、士ハ齊ノ士師ニ言フナリ。

愆義ハ愆義・即チ失義ナリ、君必不然ハ萊人ノ行動ハ必ズ齊公ノ意ニアラズト爲ス、婉曲ノ辭ナリ。

行相事。〔補年五十二。〕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補萊夷國。魯襄公六年。齊滅之。今黃縣有萊子城。〕以兵鼓譟〔補孔紺切。〕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譟。補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擂鼓曰譟。或作譟。讙聲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補歷階登階不聚足。〕曰。士以兵之。〔補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吾兩君爲好。〔補脩和好之會。〕裔夷之俘。〔補裔邊塞。萊已滅。故言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補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補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補盟誓於鬼神。〕於德爲愆義。〔補。愆左傳作愆。失也。〕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補敖辟喬志。〕俳優侏儒戲於前。〔補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優雜子女。爲戲弄者。〕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補不敢登第一級階上。〕曰。匹夫熒侮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ノ事ハ魯定公元年左傳ニ見ユ。

姧ハ何本奸ニ作ル。

夾谷ノ會ノ事春秋左氏傳、穀梁傳、史記孔子

年。定公以爲司空。補定公六年。孔子年四十八。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濕。補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補如高黍下稻之類。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補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不克。而出奔。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葬公于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補溝水道。季氏始欲溝昭公之墓。以別於羣先公兆域。雖因駕鵞之言不果溝。而猶葬之於墓外。故孔子爲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謂季桓子補平子之子斯。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補彰己罪。即榮駕鵞所謂自旌之意。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補按。此左傳作司寇時事。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補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妄。設法而不用。無姧民。補荀子。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止以待之者也。楊倞注引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云云。意其言當在此。定公與齊侯。補齊景公。名杵臼。會于夾谷。補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今祝其縣。此定公十年事。孔子攝

史記孔子世家ニ據レバ魯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中都ノ宰ト爲レリ。

長幼異食、男女別塗ハ禮制本ト然ルナリ、禮記內則ニ見ユ。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ノ事禮記檀弓上ニ見ユ、皆木ノ厚サヲ言フナリ。

封ハ既ニ葬リテ土ヲ高ク盛ルコトナリ、周ノ制ハ士ハ高サ四尺ト爲ス。

西方ハ何本四方ニ作ル、史記亦同ジ。

孔子家語卷第一

魏　東海　王　肅　注

明　彬陽　何　孟春補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補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如禮年十五異食也。補禮記。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長幼異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補任力作也。男女別塗。補記。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彫畫。無文飾。不詐僞。市不貳價補已上養生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爲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不樹松柏。補記。庶人縣封。不封不樹。已上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定公。補名宋。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

篇目終

貞集卷之八凡六篇

第九卷

第十卷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貞集卷之七 凡六篇
冠頌
廟制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正論解

利集卷之五 凡五篇

顏　回

子路初見

在　厄

入　官

困　誓

五帝德

利集卷之六 凡六篇

五　帝

執　轡

本　命

論　禮

孔子家語篇目

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旹大明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仲春。二月壬寅。後學郴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眞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壹當時書也。而吾何可忽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囘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不知舊

取。而胡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曁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

王肅代安國序ハ本書卷末ニ後序トシテ載セタリ

孔子家語序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奮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

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序終

孔子家語序

魏　東海　王肅　子雍　撰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駮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而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

略傳終

前疏責之。孟春等又具疏。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蓋贅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云。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論之。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辨折璁。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並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揚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翰林・科道・諸司郎官・大理之屬。二百二十九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繫詔獄。揚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翌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愼・元正等俱謫戍。始下孟春等

何孟春略傳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極諫。淸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並劾撫臣不職。正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參政。廉公有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孟春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尙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推尊帝之生父母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論其非禮。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

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從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
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言
東南將有亂。明年春。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感肅之
言。問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
往禦衞。使不得前。必克之。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
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経者。以百數。追贈
衞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
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
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
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駮
而釋之。

王肅略傳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魏蘭陵侯朗之子也。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朗薨。肅嗣。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止之。事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論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論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諫之。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車徵還。拜議郞。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言邊將有棄

ビ陳士珂ノ孔子家語疏證有リ、皆參考ニ資スベシ。邦人ノ注解ニハ太宰純ノ增注、岡白駒ノ補注、戸埼允明ノ考等有リ、亦參考ニ資スベシ。

大正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識

ラズト爲シ。感生說ハ全然之ヲ排セリ。廟制ニ就キテハ、鄭玄ハ禮記祭法ノ祖宗ヲ說キテ、王者明堂ニ於テ五天神五人帝ヲ祀リ、其祖ヲ之ニ配スト爲シ、王肅ハ、祖宗ハ王者ガ其祖ノ功德有ル者ヲ永久ニ祭ル爲メニ建ツルトコロノ二ツノ廟ナリト爲ス。三年喪ニ就キテハ、鄭玄ハ二十七ヶ月ニシテ終ハルト爲シ、王肅ハ二十五ヶ月ニシテ終ハルト爲ス。凡ソ此等ノ說ハ啻ニ經ノ解釋ニ關係スルトコロ甚ダ多キノミナラズ、亦國家ノ典禮、喪紀ノ制度ニ關スルモノニテ、學者ノ理論ニ止マラズ、實事ト相關ス。王肅ハ其本傳ニモ家語ノ自序ニモ見ユルガ如ク、國家ノ典禮制度等ニ關シ建明セルトコロ多ク、自說ヲ施設ニ現ハサントシ、且自說ヲ證明スベキ有力ノ資料ヲ得ルニ切ナルヨリ、遂ニ家語ノ撰述ヲ敢テスルニ至リシナルベシ。郊禘等ノ說ニ至リテハ、鄭玄ノ學ニ從ヘバ禮記ノ文ヲ曲解スルノ已ムヲ得ザルニ至ルモノ少カラズ。漢代ノ思想トシテ見レバ自ラ別ニ論ズベキモ、禮ノ解釋トシテハ王說反リテ長ゼルヲ覺ユ。王肅已ニ鄭玄ニ對シテ異ヲ立テシ後、鄭王二學ノ爭ヲ生ジタルガ、後代ニ至リテハ祭天ニ關シテハ王說勝ヲ制シ、喪紀ニ關シテハ鄭說勢ヲ得、以テ今日ニ至レリ。家語ノ參考ニ資スベキハ亦此ニ在リトス。

家語ノ古書ヲ制裂シテ織成サレタルヲ疏證シタルモノハ、孫志祖ノ孔子家語疏證及

タルヲ見ル。空疎ヲ以テ譏ルベキニアラズ。但孟春ハ王肅ガ此書ヲ作リシ動機ヲ知ラザルヲ以テ、注解往々王肅ノ本旨ヲ得ザルモノ有リ。家語ノ注トシテハ闕陷無キニアラズト雖モ、何注今ニ於テ流傳甚ダ少キヲ以テ、遂ニ王注ニ合セテ之ヲ收メタリ。孟春ノ傳ハ明史ニ見ユ。今三國志王肅傳ト共ニ略ボ之ヲ抄錄シテ卷首ニ附載ス。何孟春自序黃鞏ノ跋及ビ明史本傳ヲ合セ看レバ、補注ノ撰述成リシハ孟春ガ雲南ニ巡撫タリシ時ニ在リシヲ知ルベシ。

三國志本傳及ビ家語自序ニ據ルニ、王肅ガ鄭玄ノ學ニ對シテ異ヲ立テタルコト明ニシテ、孔穎達等ノ五經正義等ニ引ケル王說ニヨリテモ其如何ニ鄭學ニ反對セルカヲ知ルニ足ル。其鄭學ニ反對スル大端凡ソ四有リ、卽チ祭天、五帝、廟制、三年喪ノ期限是ナリ。前三者ハ又多少相聯關スルトコロ有リ。鄭玄ハ昊天上帝ト五帝トヲ合セテ六ト爲ス、所謂六天說ナリ。而シテ其祭祀ニ關シテハ、冬至地上ノ圜丘ニ昊天上帝ヲ祭リ、五時ニ五帝ヲ郊ニ祭リ、夏正ノ月感生帝ヲ南郊ニ祭リ、又感生帝ヲ郊ニ禘スト爲ス。王肅ハ天ハ一ノミ、五帝トハ五行ノ神ナリ、昊天上帝ト共ニ六ト爲スベキモノニアラズ。郊ト圜丘トハ一ナリ、國ノ郊ニ於テスルヲ以テ郊ト言ヒ、郊ノ圜丘ニ於テスルヲ以テ圜丘ト言フ、名ヲ得ル所以ハ異ナルモ、其實ハ一ナリ。禘ハ宗廟ノ祭ナリ、郊ニ於テスルニア

解、終記解、正論解、曲禮子貢問、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ト次第スルニ、何注本ハ正論解、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本始解、終記解、七十二弟子解ト次第セリ。而シテ一篇中ノ章數ニ至リテハ異同甚ダ多ク、王注本曲禮子貢問篇ハ三十二章ノ多キニ及ブニ、何注本子貢問篇ハ僅ニ五章ニ過ギザルガ如シ。今全篇ヲ通計スルニ、王注本ハ二百九十三章ヲ得ルニ、何注本ハ僅ニ百十三章ノミ。（七十二弟子解一篇ハ何レモ一章トシテ算ス）何注本ハ王注本ノ半バニモ及バズ、其中僅ニ一章王注本ニ無クシテ何注本ニ有ルモノヲ除クノ外ハ、皆何注本ノ闕クトコロナリ。又篇中ニ於ケル章ノ前後亦同ジカラズ。或ハ王注本某篇ニ在ルモノ、何注本ニテハ他篇ニ見ユルノ類一二有リ。更ニ一章ノ語句ニ至リテハ、二本出入甚ダ多キノミナラズ、時ニ語句ノ前後相異ナルモノ有リ。語句ノ出入異同最モ甚ダシキモノノ例ヲ擧グレバ、廟制篇、屈節解第一章ノ如キ是ナリ。注文ニ至リテハ、時ニ二注全ク相同ジキモノ有レドモ、其數既ニ甚ダ少ク、且文字ノ解釋ニ屬スルモノニ止マリ、大義ニ關スルモノニアラズ。今二本ヲ合セ收ムルニ當リ、正文ノ出入異同ニ就キテ、全然一律ノ方法ヲ以テスルコト能ハズ、已ムヲ得ズ處ニ隨ヒテ方法ヲ異ニシタリ。其詳ハ之ヲ例言ニ說明スベシ。明人ノ學空疎ヲ以テ名有ルモ、何孟春ノ家語ニ於ケルヤ、往々他書ノ文ヲ擧ゲテ正文ヲ證シ、引證考据未ダ該博ト稱スベカラザルモ、亦甚ダ力ヲ用キ

本書原注亦肅ノ手ニ成リシコト前ニ言ヘルガ如シ。其注、文字ノ解ニ於テハ、時々禮記鄭注ヲ取リシモノアルモ、大義ニ關スルモノニ至リテハ、鄭ノ名ヲ擧ゲズシテ其說ヲ駁セルモノ少カラズ。五帝、郊問、廟制諸篇ノ注最モ然リ。王注本ハ明代ニ流傳少カリシト見エ、何孟春補注本ノ序ニ、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云云ト言ヒ、毛晉汲古閣本ノ跋ニ、是書ノ亡久シ。遇賈人ヨリ一本ヲ得、北宋板王肅注本ニシテ、今本ト逈ニ異ナリ、唯二卷十六葉已前皆蠹蝕セリ、後又一酒家ヨリ宋刻本ヲ得、末ノ二卷ヲ逸ス、二本首尾互ニ補ヒテ王肅注本始メテ全シ云云ト言フ。當時王注本ノ希ナリシヲ見ルベシ。今取ルトコロノモノハ即チ毛晉本ニ據リ、太宰純ノ校訂シ、千葉玄之ノ刻セルモノニ屬ス。何孟春ハ王注本ヲ見ズ、王廣謀ノ句解本ヲ得、其漏略多キヲ慨シ、他書ニ明ニ家語ト稱シテ引用セルモノヲ以テ之ヲ補綴スト言フ。今汲古閣王注本ト何注本トヲ比較スルニ、篇數ハ相同ジキモ、第三十八篇以下六篇ノ次第同ジカラズ。又篇名ニモ多少ノ異同有リ、即チ王注本第二十六篇ヲ本命解ト名ヅクルニ、何注本ニ解ノ字無ク、第三十五篇辨樂解モ何注本ニ解ノ字無シ。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ノ三篇ハ、何注本ハ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ト題スルニ、王注本ハ毎篇曲禮二字ヲ冠セリ。第四十二篇ヲ王注本ノ本姓解ニ作ルニ、何注本ハ本始解ニ作レリ。而シテ王注本ハ第三十八篇以下ヲ七十二弟子解、本姓

スル鐵案ト稱スベシ。蓋シ王肅ハ經ヲ說クニ殆ド事每ニ鄭玄ニ反對セルガ、經文ノ解釋トシテハ單ニ學說ヲ異ニスルニ止マリ、自說ヲシテ學界ニ權威有ラシメンニハ、他ニ自說ヲ證スベキ有力ノ材料ヲ必要ト爲スヨリ、前記諸書ニ據リ割裂織成シテ此書ヲ作リ、又安國ノ序、孔衍ノ上書等ヲ僞撰シ、之ヲ孔氏ノ舊書ト名ヅケ、更ニ自ラ注解ヲ施シテ之ヲ世ニ出シタルナリ。其自序ニ鄭學行ハルルコト五十年、成童ノ時ヨリ之ヲ爲メタルモ、義理安カラズ、違錯スルモノ多シ、故ニ奪ツテ之ヲ易ヘント欲スレバ、則チ世人ヨリ苟モ前師ヲ駁シテ異ヲ立ツト譏ラル、會、孔猛ヨリ此書ヲ得タルニ、其說己ノ論ト規ヲ重ネ矩ヲ疊ヌルガ如シ云云ト言ヘルハ、明ニ其此書ヲ僞作セル心情ヲ吐露セルモノナリ。此ニ於テ安國ノ序、孔衍ノ上書ト稱スル文中、闕陷杜撰ノ存スル所以モ亦自ラ領會セラルベシ。此書已ニ王肅ノ僞作タレバ、一顧ノ價値無キガ如クナルモ、前ニ言ヘルガ如ク、文殆ド皆先秦及ビ漢代ノ古書ニ取リテ成リシモノニテ、彼此相照ラシテ參考ニ資スベキモノ多ク、且王肅ノ經注僅ニ唐ノ五經正義等ニ存スル外其餘皆亡ビテ傳ハラザル今日ニ在リテ、其說ヲ知ルベキ資料ト爲ルモノナレバ、學者猶ホ之ヲ廢セズ、古文尙書孔傳及ビ孔叢子亦肅ノ僞撰ト稱セラルルモ、其說未ダ信ズベカラズ、但事ハ家語ト相涉ラザルヲ以テ今之ヲ略ス。

ヲ除キタリト言ヘルハ、暗ニ漢志ノ著錄ト今本家語ト篇數ノ多寡同ジカラザルヲ說明セントスルモノナルベシト雖モ、劉向ノ書ヲ校スルヤ、未ダ嘗テ孔衍ノ言フガ如キ方針ヲ以テ事ニ從ヒシ例ヲ見ズ。孔安國ハ武帝ノ朝ニ在リ、衍已ニ其孫ト稱スレバ、當ニ向ト時ヲ同ジクスベシ。豈ニ向ノ校書ノ方針ヲ知ラズシテ、此謬說ヲ以テ上書ノ中ニ加ヘテ向ヲ譏短スベケンヤ。安國ノ序、衍ノ上書共ニ疑フベキモノナリ。而シテ正文ヲ讀ムニ、四十四篇中、文ノ左傳、國語、孟子、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說苑、二戴記等ニ出デザルモノハ寥寥數章ノミ、此クノ如キハ呂氏春秋、淮南子等ノ如ク、戰國末若クハ漢初ノ編述ニ係ルモノニ在リテハ毫モ怪ムニ足ラザルコトナルガ、七十二弟子ノ記スルトコロト稱スルモノニシテ此事有ルハ甚ダ疑フベシ。或ハ左傳以下ノ書ガ家語ニ取ルト爲サンカ、安國ノ序ニ此書本ト流傳甚ダ少ク、荀卿ヨリ秦ニ傳ハリ、漢室ニ歸シ、遂ニ呂氏ニ藏セラレタリ云云トアレバ、左傳以下ノ書ヲ著ハセル者ノ中、呂氏春秋ノ編者、劉向二戴ノ外ハ材料ヲ此書ニ取ルヲ得ベカラズ。左傳等ガ家語ヲ取ルノ說亦不通ノ論タルヲ免レズ。王肅ガ鄭玄ニ對シテ異ヲ立テタル後ニ、馬昭鄭ヲ申シテ王ヲ難ジ、家語ヲ以テ王肅ノ增加セルトコロト爲セルハ、猶ホ家語ノ一部分ヲ信ズルモノナルガ、宋ノ王柏ニ至リテ家語ヲ王肅ノ自ラ作ルトコロト爲セルハ、此書ノ來由ニ對

言フ、漢高祖秦ニ克チシ時家語ヲ得タリ。後呂氏政ヲ專ニスルニ及ビ、之ヲ取リテ己ノ家ニ藏ス。呂氏亡ビシ後家語民間ニ散在シ、好事者或ハ己ノ意ヲ以テ增損ス。景帝ノ末年遺書ヲ募リシ時、本ト呂氏ニ在リシ家語ヲ得タリ。而ルニ諸國ノ事及ビ七十子ノ辭ト、妄ニ相錯雜シテ知ルヲ得ベカラザレバ、之ヲ掌書ニ付シ、曲禮衆篇ト簡ヲ亂シ、合セテ秘府ニ藏セリ。安國ノ朝ニ仕フルニ及ビ、諸公卿大夫ニ因リ、人事ヲ以テ副本ヲ募リ求メテ之ヲ得、事類ヲ以テ撰次シテ四十四篇ト爲スト云云ト。而シテ所謂孔衍ノ上書ニハ、戴聖ノ禮記ヲ編スルヤ、曲禮足ラザルヲ以テ、家語ノ雜亂セルモノ及ビ子思孟子荀子ノ書ヲ取リテ之ヲ補ヘリ。劉向ノ書ヲ校スルヤ、家語ノ文多ク禮記ニ在ルヲ見テ、則チ家語ノ本篇ヲ除キ去ルト云云ト言フ。此二文ハ王肅自序ニ、孔猛ガ此書ヲ其家ニ傳フル先人ノ書ト稱シテ肅ニ送ルト言ヘルヲ證セントスルモノナルベキガ、安國ノ序ニ後人ノ妄ニ增損セルヲ言ヒテ、僅ニ事類ヲ以テ撰次セリト稱スルノミニテ、後人ノ妄意增損セルモノニ對シテ審定取舍ヲ行ヒタルコトヲ言ハザルハ、適、此書ガ七十二弟子ノ撰集セル舊時ノ面目ヲ傳フルモノト見ルベカラザルヲ示シ、此書ノ價値ニ關シテ疑ヲ懷カシム。何孟春ガ壁藏ノ餘ト爲スガ如キハ、孔衍ノ上書ヲ讀ムコト精ナラザルノ致ストコロノミ。孔衍ノ上書ニ、劉向ガ家語ノ文中已ニ禮記ニ采取サレタルモノ

孔子家語解題

孔子家語四十四篇、王肅注、何孟春補注二本有リ。王注本ニ後序一篇有リ、孔安國ガ家語ノ來由ヲ記セル序、孔子ヨリ安國ニ至ル世系、安國ノ孫孔衍ガ家語ニ關スル上書ヲ錄ス。何本ハ孔衍ノ上書ヲ卷首ニ置キ、安國ノ序ヲ王肅ガ安國ニ代リテ作リシモノトシテ其次ニ錄ス。所謂孔安國ノ序ニ、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トアリ。漢書藝文志六藝論語ノ部ニ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ヲ著錄ス。顏師古ノ注ニ非今所有家語ト言ヘリ。今所有家語トハ即チ王肅ヨリ傳ハリ、今日ニ存スル孔子家語ナリ。然ラバ則チ孔子家語ハ古其書有リテ後亡ビ、王肅ヨリ以來又今ノ家語有ルコト明ナリ。王肅自序ニ、此書ヲ其門人孔子二十二世ノ孫孔猛ニ得タリト稱シ、孔氏ノ舊書ト爲ス。而シテ所謂孔安國ノ序ニハ、家語ノ來由ヲ敍スルコト甚ダ詳ニシテ、荀卿ガ秦ニ入リシ時、孔子ノ語及ビ諸國ノ事、七十二弟子ノ言、凡ソ百餘篇ヲ昭王ニ與ヘタリ、始皇ノ時李斯書ヲ焚クヤ、孔子家語ハ諸子ノ列ニ在リシヲ以テ滅ボサレズト云フ。蓋シ家語ヲ以テ所謂百餘篇中ノモノト爲スナリ。又

圓（）ヲ以テ圍ミテ之ヲ標識セリ。

三、王注本ト何注本トハ、第三十八篇以下ノ篇次同ジカラズ、隨ツテ篇ノ數記亦異ナリ、此レ亦鼇頭ニ標記スルニ止メタリ。而シテ王注本ハ四十四篇ヲ十卷ニ分ケ、何注本ハ八卷ニ分クルヲ以テ、一卷中收ムルトコロノ篇數亦異ナリ。此ハ卷首目次ニ於テ二本ノ篇目ヲ並擧對照シテ異同ヲ示スニ止メ、卷中ニ於テ別ニ識語ヲ加ヘズ。

四、何注ハ一一補ノ標識ヲ附シテ之ヲ示シタルモ、正文ト共ニ括弧中ニ入レタル場合ニハ標識ヲ附セズ、其何注タルコト一見明瞭ナルベキヲ以テナリ。

五、本書ノ文ニシテ、他書ニ出處有ルモノハ一一之ヲ鼇頭ニ標出シタリ。其識語無キモノハ、現存ノ古書中ニ出處ヲ求ムベキ無キモノニ屬ス。但本書ト他書ト文字ニ異同有リ、事ニ詳略有ルノ類ハ、何注ニ往往之ヲ示セルモノ有ルモ、其餘凡テ之ヲ標記セズ。

大正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服部宇之吉識

孔子家語例言

一、本書ハ王肅原注本ヲ底本ト爲シ、何孟春補注本ヲ取リテ之ニ加ヘタリ。初メ太宰純增注等ヲモ取ラント欲シタルガ、紙數ニ限ラレテ之ヲ舍クノ已ムヲ得ザルニ至レリ。

二、何注本正文ハ王注本ニ比シテ出入少カラズ。本書ハ何本增多ノ章、句又ハ語ハ必ズ之ヲ採取補足スルコトト爲シタルモ、一句ノ中數語相同ジキノミニテ其餘相異ナルモノニ遇ヘバ、兩存スルニアラザレバ不可ナルモノアリ。而シテ正文ニ二本並擧スル時ハ體裁亂レテ讀下ニ便ナラザルヲ以テ、此クノ如キ場合ハ王注本ヲ正文ト爲シ、何注本ノ異同ハ之ヲ鼇頭ニ標出シタリ。二本ニ於ケル章又ハ句ノ位置前後顚倒セル場合亦之ニ倣ヘリ、其他純然タル何注本ノ增多ニ屬スルモノハ、其一二語ニ止マルモノハ線ヲ以テ之ヲ圍ミ、數語以上ニ涉ルモノハ括弧〔 〕中ニ入レテ之ヲ示セリ。但何注本ニ闕クトコロノ章、句又ハ語ハ別ニ標識ヲ附セズシテ亦鼇頭ニ標記スルニ止メタリ。王注本正文又ハ注文ノ明ニ衍文ニ屬スト認メタルモノハ、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大尾

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 狼荒也。 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 淮南王自謂也。 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 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 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 棄其畛挈。 楚人謂澤濁爲畛挈。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閒服ハ簡易ノ喪服、卽チ三月ノ服ナリ。

節財薄葬。閒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標亡恐忘之訛。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恃怙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標墽境通。而介於大國之閒。晉國

悅ハ易、卽チ手輕ノコトナリ。
王念孫曰ク、服ノ上ニ當ニ久ノ字有ルベシ。
垂ハ臿ノ誤ナルベシ、虆ハ土ヲ盛ル物ナリ。

殯文王於兩楹之閒。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閒。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鎭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敎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攢排去也。濡不給扢。扢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

天下二垂云云ハ天下ヲ三分シ其二ヲ有ツヲ言フ。

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閒。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至也。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

六爻ハ爻辭ヲ指スナラン。

兪樾曰ク、酒白ハ倒置スベシト。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顚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淸之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

衰ハ差ナリ。

卒ハ猝ナリ。

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喩。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喩。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喩。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閒。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閒。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閒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

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舍。澄澈神明之精。澄清也。澈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

王念孫曰ク、墮亦解ナリ、細ハ紐ノ譌ナリ、說ハ脫ニ同ジ、捍ハ釋ノ譌、說捍ハ脫釋ナリ、摶囷ハ卷束ノ名ナリト。

上ノ同ノ衍文ナルベシ。

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圓也。囷芼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閒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喩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閒。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之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解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

財制ハ裁制ナリ。

王念孫曰ク、失ハ衍文、撃危ハ達礙ナリト。

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繚緻之閒。（繚綃煞也。）攕揳唲齵之郄也。（攕蓾也。揳塞也。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施邪。）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曬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喩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淸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

正念孫曰ク、作ハ衍文ナリト。

施ハ斜ナリ。

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撙流遁之觀。撙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提挈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閒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喩。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

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一月爲一八一節也。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纂通雅卷十二引此注。請龍作避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淸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喩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宵夜。並明。審死生之

王念孫曰ク、濈濇ハ濈澮ノ誤ナルベシ、漸タシ漬タスナリト。

嬴垺ハ繞リ纒フナリ。

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也。）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濈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假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垺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垺靡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要略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擧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太宗。（純樸太素也。太宗事本也。）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標爲恐衍。）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

劬祿ハ事ニ勉ムルナリ。

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終

家老ハ大夫ノ家ノ宰ナリ。

絻ハ冕ナリ

居處云云ハ民互ニ相伺察シテ惡人有ラバ之ヲ官ニ告ゲシムルナリ。

隟ハ隙ナリ。

昌羊ハ菖蒲ナリ、痒ハ王念孫曰ク、席ノ誤ナルベシ。

偷利ハ一時ノ利ナリ。

稻米隨而生者爲雖。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

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隟。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六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予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

廟戰ノ說ハ兵略訓ニ詳ナリ。

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挾以銜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蠶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撫ハ琴ヲ抑ヘテ止ムルナリ。

刊。旨作嗜。非。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標延恐涓之訛。鼓朝謌北鄙之音。衞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標舊刊。瑟作琴。非。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減爵者。貶減羣臣之爵祿。

一唱三歎ハ一人唱ヘテ三人和スルナリ。

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淸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飮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標 舊

本ハ木ノ譌ナルベシ。

一切ハ一曲ナリ。

弦高ノ事ハ人間訓ニ詳ナリ。

嘔ハ謳、即チ歌ナリ。王念孫曰ク、山水當ニ山木ニ作ルベシト。

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補]子迪先生曰。遷趙王名也。趙世家注。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荊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謳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一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補]注曲字衍。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

在所先後ハ舊本所在先後ニ作ル、今意ヲ以テ之ヲ改ム。

棄義當ニ棄仁義ニ作ルベシ。

語曰云云ハ魯ニ語見ユ。

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在所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

戚モ亦親ナリ、物ニ於ケルヤ甚ダ親シキヲ言フ。

害人ハ當ニ害レ之ニ作ルベシ。

觀池ハ臺池ナリ、地ヲ掘リテ土ヲ積ミテ臺ヲ作リ、因リテ又池ヲ作ルナリ。

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標舊刊、天人作天下。非。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

管準ハ水準器ナリ。

正文ノ射ハ衍文ナルベシ。

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閒。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常爲則能之。〔標〕舊刊。下常作嘗。非。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歳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爲。〔標〕舊刊。爲作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

戎伐凡伯云云ハ春秋隱公七年經及左傳ニ見ユ。

石封ハ石ノ高ク重ナリ積メルモノナリ。

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戸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閒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

方ノ上ニ當ニ地ノ字有ルベシ。

枹ハ鼓ヲ撃ツ木ナリ。

禽ハ贄トシテ執ル物ナリ。

闔閭伐楚ノ事ハ定公四年及五年ノ左傳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乃相率云々ノ一句當ニ乃相率致レ勇、而爲レ之寇ニ作ルベシト。將卒ハ將率卽チ將帥ナリ。

魯昭公七年章華ノ臺成ル、昭公十二年靈王徐ヲ伐チ以テ呉ヲ恐ドシ、師乾谿ニ次ドル、民役ニ罷レテ怨ム、翌年棄疾公子比ヲ立テ、尋デ自立ス、事左傳ニ詳ナリ。

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謳謌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爲九龍之簴。以縣鍾也。鞭荊平王之墓。荊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呉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鬭。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呉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呉。次於乾谿也。外內騷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棄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反性ハ性ノ本ニ反ヘリテ清靜ナルヲ言フ。
性之情ハ性ノ實情ナリ

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酆鎬之

左據云云ハ一方ニテハ天下ヲ與フト言ヒ、一方ニテハ喉ヲ切ルガ如何ダト言ヘバ、愚者デモ喉ヲ切ラレテモ天下ガ欲シイト言フ者ハ無イトナリ。

回ハ邪ナリ。王念孫曰ク欲成ノ欲ハ當ニ能ニ作ルベシト。

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標】羣書治要。知者下有不妄爲。勇者五字。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標】吻恐刎之訛。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

分別ハ財産ヲ兄弟ノ間ニ分ケルコトナリ。

蹐馳ハ並馳ナリ。

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趍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橈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横。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

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標〕直

大道。群書治要作興大道。

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進。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淸。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

偶ハ遇又合ナリ。衛夫人ハ南子ナリ、彌子瑕ハ衛靈公ノ嬖臣ナリ、孔子南子ヲ見ルコト論語ニモ見ユ。

注ノ知ハ盜ノ譌カ。

隱義ハ義ヲ掩フナリ、即チ義ニ當ルナリ。

與同ハ事毎ニ己ノ意ニ從フ者ナリ。

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

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標〕舊刊。正文越下脫人字。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擧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鄕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

在ハ有ノ訛ナルベシ。

宮之奇ノ事ハ僖公三年及五年左傳ニ見ユ。

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標 舊刊。隆作降。非。）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衞。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

生以ノ以ハ衍文又ハ於ノ誤ナルベシ。

擘息脈血ハ脈ヲ壓(抑)ヘ血行ヲ候フナリ。

下ノ法ハ衍文ナルベシ。

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淸。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塡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擘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

治之上當ニ治之本ニ作ルベシ。

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嘷。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犬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淸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

蔘菜成行云云ハ詮言訓ニ見ユ、彼ニ注有リ。

祝ハ神ニ接スル人ナリ、尸ハ神ニ象ドル人ナリ、宰ハ主人ヲ助ケテ祭事ヲ總ブル人ナリ。

周公肴臑云云亦詮言訓ニ見ユ、彼ニ注有リ。秦天下ヲ三十六郡ニ分チ、監御史ヲシテ之ヲ巡按セシメタリ、稽モ亦留ナリ、稽留ハ郡守ノ事ヲ處シテ遲滯セルモノヲ、監御史ニテ再審(覆)シ、又督促(趁)スルナリ。

而猶ノ而ハ衍文ナルベシ。

甌有堤。秆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 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 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趁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

事ハ使フナリ。

徑ハ簡捷ナリ。

大較ハ大概ナリ、大體ヲ論ズルナリ。

逶蛇ハ委蛇ニ同ジ、從容トシテ流ルルナリ、陵遲ハ漸ク高クナルナリ。

曲說ハ一事ヲ委曲ニ說クナリ。

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　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標必簡二字衍。　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

王念孫曰ク、弟當ニ弟ニ作ルベシト。

樂羊ノ事ハ人閒訓ニ詳ナリ、中山ノ人樂羊ノ子ヲ殺シ其肉ヲ烹タル羹ヲ樂羊ニ送ル、樂羊之ヲ啜リ、遂ニ中山ヲ陷レタリ。

財使ハ材使、卽チ其材ニ隨ヒテ用ヰルナリ。

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趍而皆賢。〔標〕趍趣同。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塡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

任ハ人ノ用ヲ爲スナリ。

宜ノ上ニ當ニ所ノ字有ルベシ。

古ノ車ハ中央ニ長轅一本アリ、其左右ニ各〻一馬ヲ駕ス、之ヲ服ト云フ、服ノ左右ニ又各〻一馬ヲ駕ス、之ヲ驂ト言フ。

不厭新ハ新キホド宜キナリ。

泓之戰ハ僖公二十二年左傳ニ見ユ。

伯姬ハ魯宣公ノ女ニテ成公九年宋共公ニ嫁セリ、其死ハ襄公三十年左傳ニ見ユ。

[標]幾識通。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標]注怒字恐怨字之訛。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標]財裁通。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獲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

王念孫曰ク、故易之失也卦云云六句ハ後人ガ詮言訓ノ文ヲ取リテ附入セルモノナリト。

更爲ハ改メ爲スナリ。

刺幾ノ幾ハ譏ニ同ジ。

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趍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趍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標 尊撙通。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

王念孫曰ク、及其淫也ハ杜レ淫ノ誤ナルベシド、杜ハ塞グナリ。

民之力ハ當ニ民力ニ作ルベシ。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雷不惑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標舊刊書下脫也字。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犞。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

故立ハ下文ノ例ニ據ルニ當ニ以立ニ作ルベシ。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舊刊。立上脫以字。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衰ハ斬衰齊衰等喪服ノ名、絰ハ麻ヲ首又ハ腰ニ纏フナリ。

古ハ法ヲ象魏ニ懸ケテ民ニ示セリ、故ニ懸ト言フ。

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成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

所以ノ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秦穆公ノ事ハ氾論訓ニ、宓子ノ事ハ道應訓ニ詳ナリ。

亶父又單父ニ作ル。

豫賈ハ懸直ナリ、買ハ衍文ナルベシ。

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飮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分利。長者得多。）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强。不

流源ハ源流、淵深ハ深淵ニ作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滎水ハ小水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訟繆ハ説繆ノ誤ナルベシ、説ハ悦、繆ハ穆、二字ニテ悦和ノ義ナリト。

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枝巢穴藏。水潛陸行。（標舊刊枝巢作巢枝倒。）各得其所寧焉。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

玩ハ刓ナリ。

俞樾曰ク、旅ハ放ノ誤ナルベシト。

宋人云云韓非子喩老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字說亦二書ニ標出セリ。

吹ハ氣ヲ以テ冷スナリ。

頃畝ハ丈量スルヲ云フ、百畝ヲ一頃ト爲ス。

日月、鬼神ノ上ニ各與ノ字ヲ脫スルカ。

若性諸己ハ各自天性ニ於テ本ト然ルガ如シトナリ。

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

呿ハ口ヲ張ルナリ、唫ハ口ヲ閉ヅルナリ。

嘔ハ呵シテ溫ムルナリ。

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

日之行也云云ハ太陽ノ行クハ迹無シ、而シテ物ノ行クコト最モ疾キモノモ之ニ及バザルヲ言フ。倍日ハ常馬ノ二日ニ行クヲ一日ニテ行クナリ、草木爲之靡ハ騏驥ノ走ルコト疾キニヨリテ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熢未轉。縣熢邊候見虜擧熢。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終

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已說在二章也。

本熙ハ木戲ニテ、高木ニ登リテ爲ス輕業ナリ。

王念孫曰ク且ハ則ノ誤ナルベシト。

王念孫曰ク、久眇ハ訬ノ譌ナルベシ、訬ノ字上文ニ見エ、注ニ輕利急疾トアリ。

砥礪礦監ハ上句ノ例ニヨレバ砥礪之靡ニ作ルベキニ似タリ。

蝡蝡然ハ動ク貌ナリ。

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騁馳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枉或作掘也。圖通雅卷三十五。木熙卽都盧緣橦之戲也。淮南云云。卽今之上高竿云云。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彼謂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强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浸漬漸於敎。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敎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令長之長。砥礪礦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日。敎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

幷身ハ勉メ行フニ言フナリ、誕謾悠忽ハ心ヲ用ヰズ自ラ勉メズシテ日ヲ送クルナリ。

歩ノ上ニ當ニ一字ヲ脱セルナルベシ。

目ノ字ハ衍文、籠蒙視流シ目ニ人ヲ視ルナリ。

曾ハ重又申ナリ、曾撓ハ幾重ニモ曲ゲルコトナリ。

睥面ハ睥睨ノ誤ナルベシ。

扶於又扶輿ニ作ル。

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幷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幷身同行。而五伯以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悠忽游蕩輕物。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施之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縠。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撓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睯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眄也。詩云。美目盼也。是也。口曾撓。奇牙出。𪙋酺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𪙋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癢心煩悶也。憚悇讀探慘尊之探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謳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爲之。便娟擬

句指ハ指ヲ屈スルナリ卽チ手ヲ拱シテ敬スルナリ。

鍾ハ鐘ニ同ジ。

我ハ自ラ言フノミ。

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猶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於孔墨之名而受。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喩意。以爲知者也。喩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淸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攄舒也。指畫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喩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

濫脇號鍾ハ皆古ノ琴ノ名ナリ。

隴ハ墓ナリ。

卷鉦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鉦鎖犀之稔也。標子迪先生曰。絕側羸之文。謂劍刃之側纏繞之刻文。半絕而不全也。齧缺如齧而缺也卷鉦卷曲而濡滯也。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橈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谿澗之梓以爲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於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聲。不期得銛利而已。墨陽莫邪。美劍名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

有符於中云々ハ己ノ心ニ人ノ説ノ眞僞ヲ辨別スベキモノアレバ、説ノ新古ヲ問ハズ、唯其實ナルヲ貴ブ、然ラザル者ハ唯ニ古キヲ貴シト爲スヲ言フ。

以聽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以喻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聞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雅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鄙人小人。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荊人和氏。得美玉之璞於荊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畢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齒。

以年之少年云云ハ少年ガ郷ニ居リテ、長老ニ事ヲ説ケバ、長老ヨリ頭ヲ撃タルベシ、道ヲ明スルハ及バズトナリ。

王引之曰ク、權ハ奮ノ譌ナリト。

謝子ノ事ハ呂覽先識覽ニ見ユ、唐姑梁ノ梁ハ果ニ作レリ。

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説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爲道家之言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敲擣丈人長老、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標】子迪先生曰、取少主、取幼少無知之主之意也。泛言之。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

注ノ中寧國ハ寧ニ中國ノ誤ナルベシ。

毛詩唯ハ維ニ、諮ハ咨ニ、諆ハ謀ニ作ル、毛傳ニ咨ニ事之難易ヲ為レ謀トアリ。

注ノ也ハ為ノ訛、事ノ下ノ之ハ也ノ訛ナルベシ。

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 一同也。標舊刊。疾痛倒。 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 怖肝猶戒懼。 蓋聞。子發之戰。 子發楚威王之將也。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克勝也。 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 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 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 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 精專也。 將相不強。功烈不成。 烈業也。 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世猶身也。 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 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諆。 諮難也諆。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諆難事之不自專。已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 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也。 喩於道者。不可動以奇。 喩明。非常曰奇。 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 耀眩。名虛實之名也。 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 遯欺也。狀貌也。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

曾繭重胝ハ上ノ重繭ト同ジ。

越在ハ播越シテ在ルコト。

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栢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一曰囊。跣走不及著履。不從蹊隧。爲跋涉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獵蒙籠。標獵蹶字誤。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倦獵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蹷僵。蹠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荊。是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鶴跱跱立貌。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請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喩貪。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於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處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

南榮疇ハ莊子庚桑楚篇ニハ南榮趎ニ作ル。

趼當ニ跰ニ作ルベシ、重趼ハ上文ノ重繭ト同ジ。

栢擧ノ戰ハ定公四年左傳ニ見ユ。

竭筋力以下ハ申包胥ノ意中ヲ敍スルナリ。申包胥ノ事ハ定公四年左傳ニ見ユ。

正。以趣明師。師法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箸。蹻履趹趣。不從蹊隧曰跋涉。故觸犯荊棘。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今陳國東賴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鈍聞猶鈍惛。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爲極。三牲具曰大牢也。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略天地。達通也。略猶數也。察分秋毫。察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栢擧。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心楚成王之孫。得臣之子。彊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運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此者一人之功也。

王念孫曰ク分白黑利害ハ本ト分ニ別白黑一ニ作リシナルベシト。

多不暇日ハ注ニヨレバ多クハ暇日アラズト言フト訓ムベシ、案ズルニ不ノ字衍文ナルベシ、荀子ニ多暇日ノ語アリ學バズシテ游ブ日多キナ言フリ。

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於庶幾。多言而不暇日。而不學。推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

一人ハ上ノ六人中ノ一人ナリ。

貫亦習ナリ。

隱括ハ木ヲ揉メル器ナリ。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攫援撥。摽拂敷。蔑蒙言其疾學之習。徽讀維車之維。攫讀屆直木之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不失一弦。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檠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施設。施用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

芄ハ獸蓐ナリ、菁ハ惡草ナリ、槎櫛モ連ナリ、並ブナリ、堀虛ハ窟廬ナリ、王念孫ハ景ハ晏ノ誤ナルベシ、晏ハ晴ナリト。

門ノ下ニ當ニ月ノ字有ルベシ。

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菁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櫩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詩曰。播厥百穀。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

注ノ不逮ハ長ノ誤ナルベシ。

刑ハ形ナリ。

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明有所不足。愚有所不逮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衞之稚質。蔡國今南陽胡曲。衞故在河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捆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捆叩椓。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閒。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攫搏也。肆極。蚑讀車跂之跂。蟯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

上記九人中禹重出ス、實ハ八人ノミ、本文ニ誤アルベシ。

下型ハ型ヨリ出ヅ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粉ハ本ト抆ニ作ル、抆ハ摩ナリ。

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天下。擢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於雒汭云。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百姓所親也。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呑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過千人。爲俊。謂皐陶・稷・契・史皇。標舊刊。注才下脫過字。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蹷水也。蹷履也。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標劍字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曚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於摩微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

攘捲ハ衣ヲ捲キ臂ヲ攘グルナリ。

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鎭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歳星在寅。曰攝提。鎭星中央土星。鎭四方。故曰鎭。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

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駤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讀燕人言躁操善趍者。謂之訬同也。

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髯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也。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

禹耳參

不及商均ハ、不レ若ニ商均一ナルベシ。

飽ハ噎ノ譌ナルベシ、飯ノつかへるコトナリ。

册ハ策卽チ鞭ナリ、錣ハ策ノ端ニ施セル針ナリ、以テ馬チ刺シテ行カシム。

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邈邈。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者也。啳睽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睽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噅讀楚蘧氏之蘧。籧篨偃。戚施僂。皆醜貌。嫫母・仳倠。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倠讀近虺。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敎訓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蹪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蹪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敎也。而復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册錣而行。[標]舊刊。有作日非。駑馬雖册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册錣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錘。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

人性ヨリ損益ニ至ル句ハ、學ヲ無益トスル者ノ說ナリ。

蹏ハ蹄ナリ。

蹶蹏ハ蹴ルナリ、盧ハ盧ナリ、匈ハ胷ナリ。

下ノ馬ノ字ハ衍ナルベシ。

聾蟲ハ人言ヲ解セザルニ言ヒ、通氣志ハ人ノ氣志ヲ知ラシムルヲ言フ。

帽憑ハ一目散ニ憑恃シテ爲スコトナリ。

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故不欲學。推此揆之。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擧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嚙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敎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敎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蟲喩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敎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敎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沈湎耽荒。不可敎以道。不可喩以德。嚴父弗

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標舊刊。日作曰。恐非。）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擧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趹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趹疾行也。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瓿。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

負天下云々ハ天下ニ對シテ不義ノ名ヲ負フナリ。

墨子楚ノ宋ヲ伐タントスルヲ止メシ事、墨子公輸篇ニ詳ナリ。

公輸ハ氏、般ハ名、魯ノ人ナリ、故ニ魯般ト稱ス、禮記檀弓ニモ見ユ。

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擧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剉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尙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

王念孫曰ク、因資而立ノ下ニ當ニ功ノ字有ルベク、權ハ推、政ハ故ノ譌ナルベシト、王引之曰ク、攻ハ當ニ故ニ作ルベシ、故ハ迫ナリト。

水之用舟云云四句ハ所謂禹ノ四載ニ乘ルナリ、但上文ノ注ト小異同アリ。田ハ山ノ譌ナルベシ。

千里ノ里ハ注ニヨレバ理ノ譌カ。

重繭ハ足傷ツキ皮皺シテ繭チ重ネタル如クナルナリ。

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擧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故曲巧詐也。政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千里。殊異。體行。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

任ハ負擔ノ事ニテ、土地ヨリ收入ヲ得ルコトナリ。

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ハ無位ノ聖賢ニ就キテ觀レバトナリ。

鼓刀ハ屠ヲ業トシタルヲ言フ、轉鬻ハ轉轉シテ其身ヲ賣リシナリ。

注ノ黔ノ字ハ衍ナリ。

聖人ハ伊尹以下ヲ云フ、注非ナリ。

絶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爲遠國君。是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有呂望。其後居殷。乃屠於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也。伯里奚轉鬻。伯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與也。管仲束縛。齊公子糾。管仲傅相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

任海內之事ノ任ハ藝文類聚等ニヨリテ補フ。

解ハ願ヲ懸ケテ願叶ヘバ願ホドキニ物ヲ捧グルヲ云フ。

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讓其罪過。於歷山。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王。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爲治。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眄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一也。）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

王念孫曰ク、浴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敎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標舊刊。注崇山二字無。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洪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十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梳枇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於海。故言疏。龍門本有水門。鮪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闢也。脩彭蠡之防。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爲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寬猶富也。野民曰氓也。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雒家謂寡婦曰孀婦。百姓親附。政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脩務訓

脩勉趍也。聖人趍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由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飮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之宜。燥濕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高陵也。下濕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終

植レ睹ハ尾ヲ立ツルナリ

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杠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尹ノ字ハ衍文ナリ。

刑者ハ子發、恩者ハ子發チ恩人ト爲ス者ナリ、襲ハ其處ニ不意ニ到リシナリ。視ハ親ノ譌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隱居爲蔽ハ爲隱蔽ノ誤ナルベシト。

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也。）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踝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也。（憯痛）使我得其內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也。（標正文下二若字衍。者下脱也字。）何謂不若然。（標正文謂不而下脱若字。）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

虞氏ノ事ハ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務ハ矜ノ誤ナルベシト。

欲而鈞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無奈何。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

以爲著龜兆ハ結果如何ヲ觀テ、手本先例ト爲スナリ。

報ハ承諾スルナリ。

適ハ譁ナラズ悲ナラザル程度ニセントナリ。

版ハ室ノ壁ナドヲ築クニ用ヰル板ナリ。

擐脣吻ハ魚ガ鉤ニ掛ルコトナリ。

於晋者。而罰言朝於呉也。且衞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卜朝呉之吉凶也。今朝於呉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晋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衞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説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説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

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
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囚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
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
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
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之柰何。標舊刊。爲下脫之字。仲尼曰。若欲免
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
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
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
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
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
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

暍人ハ暑熱ニ苦シメル人ナリ。

決獄不辜云云ハ誤リテ罪無キ者ヲ死刑ニ處シタルニヨリ、利劔ヲ以テ自ラ其股ヲ切リテ自ラ罰セルナリ。

一蟷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施設勞佚之等。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標注兵下恐脫主字。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

趙宣孟即チ趙盾ノ事ハ宣公二年左傳ニ見エタリ。

佽非ノ事ハ道應訓ニ見エタリ。

有志ハ見知リ見覺エ有ルナリ。

罷武ハ老朽ノ士ナリ。

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擧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擧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隱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

單豹・張毅ノ事ハ、莊子達生篇ニ見ユ。

殺ハ虎ガ殺シタルナリ。

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上之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游。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

滫ハ溺尿ナリ。

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擧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申菽・杜茝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仁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

東海西海ハ、野人ノ田甚ダ廣大ナルヲ言フナリ。

交畫ハ兩手ニテ線ヲ畫キ中央ニ交ハラシムルナリ。

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

史ハ天時ヲ知ル、故ニ方位ノ吉凶ナドモ知リシナリ。

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姓名。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馬失標失佚通下同。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

挑ハ取リ出スナリ。

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標注人字。恐地字之訛。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

考成嬴弱服格於道。丈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標正文格也。恐輅之訛。舊刊。正文丈作大。非。

標欲字衍。

ントスベシトナリ。
卒ハ猝ナリ。

脩城ハ長城ナリ。

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於始皇帝。圖錄錄同。）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赤雀。翠青雀。）珠璣。（圓者爲珠。顗者爲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標]子迪先生曰。無字恐衍。）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

何人ハ當ニ何如人ニ作ルベシ。

以我爲事ハ自分等ノ事ヲ王ニ告ゲテ捕ヘシメ

起波濤。（潮者涌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標秦字疑衍。）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

箑ハ扇ナリ。

隟ハ隙ニ同ジ。

巵漿ハ巵ニ盛リシ漿ナリ。

孚於卵ハ孵化スルナリ

鑿池。被裘而用箑也耳。塘有萬穴。[塘堤也。言隄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隟。劒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標 沃之沃進羹者也。]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標 蔑恐搣誤。搣摩也。撚也。]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已成也。則奮翼揮𥜥。[𥜥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靑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翺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閒。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

氏(又田氏)ニ滅ボサレジチ言フ、齊ノ祖ハ太公望呂尙ナリ、故ニ呂ト言フ。
郈公ハ郈氏ノ譌ナルベシ。

重耳ノ事僖公二十三年左傳ニ見ユ、駢脇ハ左傳駢脅ニ作ル、脅骨ガ一枚骨ニナリ居ルナリ左傳ニハ浴セシメテ迫リテ觀ルトアリ。
非常ノ下ニ當ニ人ノ字有ルベシ。

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荊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䖟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介ハ一說ニ雞ノ距ニ金具ヲ被セルナリト、棨之ハ郈氏ノ地內ニ已ノ宮ヲ造リシナリ。

季郈二氏ト昭公トノ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ニ見ユ。

蔡女云云ノ事僖公三年及ビ四年左傳ニ見ユ。

伐之ハ代之ノ譌ナルベシ。齊乃無呂ハ齊ノ陳

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傷毀譖也。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圜]子迪先生曰。左傳。公怒上有不可二字。蔡人上。有未之絕也四字。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

黃帝云云ハ道ハ智巧ヲ以テハ到ルコト能ハズ、須ラク虛靜ヲ以テ體達スベキニ譬フルコトナリ。

縹烟ハ蓋シ小サキ烟ナリ、

陳成常ハ卽チ田常又陳恆ナリ、成ハ其謚ナリ、宰予ハ孔子ノ門人ト別ニ一人ナリ、注誤ナリ、哀公十四年左傳ニ闞止ニ作ル。

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愼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標子迪先生曰。百射百回射之也。每射戒愼。是重戒也。喩每事不怠懈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

此謂ハ此所謂ノ誤ナルベシ。

其腹其心ハ讐ニ就キテ言フ。

步馬ハ馬車ノ馬ヲ並足ニ步マシムルナリ、撫ハ車上ニテ御者ノ手ヲ抑ヘタルナリ。

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標 粢恐粱誤。）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十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

事ハ昭公十五年、二十年等左傳ニ詳ナリ。

秦女之事トハ楚王太子ノ爲メニ秦ノ女ヲ娶リ、其美ヲ聞キテ、自ラ之ヲ取レルヲ云フ。

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標楚疑衍。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標子迪先生曰。子奢之子字皆衍。因伍子胥而誤。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右。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

偷樂ハ愉樂ニ同ジ。

王念孫曰ク、積力ハ量力ノ譌ナルベシト。

飲器ハ酒器又溺器ナリ。

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尙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飮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標脩久。今老子作長久。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

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

誕ハ上文鄭伯ノ命ト僞リシヲ言フ。

楚ノ陳ノ亂ヲ討ツコト宣公十一年左傳ニ詳ナリ。

孟盟伯里奚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擧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

上計ハ一年ノ治績ヲ報告スルナリ、主トシテ財政ノ成績ヲ報告ス。

嗇夫ハ地方吏ナリ。

者也。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標】子迪先生曰。楚人謂士爲武。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美言云云ハ老子第六十二章ニ見ユ、老子ニハ美ノ字無シ、君子ハ老子ノ譌ナルベシ。

翟璜云云ハ、翟璜ガ西門豹ナラバ可ナリト推擧保證シタルニヨリテ鄴ヲ治メシメタリトナリ。

今王ハ今君ノ譌ナルベシ。

無不有驕侮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主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末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負駕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擧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擧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

乏ハ衍文ナルベシ。

二君爲之次矣ノ二ノ字ハ今之チ補ヘルナリ。

而ハ如ニ同ジ

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標舊刊。下韓字下脫魏字。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

王念孫曰ク、賞當ニ貴ニ作ルベシト。

城濮ノ戰ハ僖公廿八年左傳ニ詳ナリ。

俞樾曰ク、愈利ハ當ニ愉利ニ作ルベシ、卽チ偷利、一時ノ利ナリト。愈多得獸ノ愈モ亦此說ニ從ヒテかりそめにノ義ニ解スベシ。

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擧。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之柰何。標 舊刊。爲下脫之字。 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標 子迪先生曰。君子二字衍。 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

何謂ハ何爲ニ同ジ。

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以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

謁者ハ來客ノ取次ヲ爲ス人ナリ。

鉤ハ疑フラクハ鉤ノ譌ナルベシ。
蕩ハ動クナリ。
得志ハ自由ニスルコトヲ得ルナリ。

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鉤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

竘高壯貌。

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

熙戲也。

王念孫曰ク、引絃ハ本ト控弦ニ作リシナルベシ、控ハ張ルナリト。

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

宋人ノ下ニ當ニ有ノ字有ルベシ。

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標據上文。隱行當作陰行。）秦王趙政。兼呑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晉獻公云云ノ事ハ僖公二年及五年左傳ニ見ユ。

輪皆當輔ニ作ルベシ。

兪樾曰ク、勢ハ存ノ譌ナルベシ。

五教僅ニ四ヲ擧グルノミ、蓋シ朋友之信ヲ脱スルカ、五教ノ次第ハ孟子ト同ジカラズ。

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

此謂ハ此所謂ノ誤ナルベシ。

曰。其母隨而嘑。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趍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商君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

ケタルナリ、門者ハ其意ヲ察セズシテ怨ム、後ニハ則チ傷ツケルハ陽虎ノ逃ゲントスル時ニ能ク防ギシモノトシテ賞ヲ受ケタリ。

事ハ成公十六年左傳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亡ハ忘ニ同ジ、率ハ當ニ恤ノ誤ナルベシト。

戮ハ僇ナリ。

腋。祛袂也。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標子迪先生曰。此以爲二字可刪。 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 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也。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伯頤ハ劍ヲ以テ己ノ喉ヲ貫キテ死セントスルナリ。

門者ノ後難ヲ蒙ラザル様ニト陽虎ガ之ヲ傷ツ

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也。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

邲ノ戰ハ宣公十二年左傳ニ詳ナリ。王念孫曰ク、疽ハ且ノ誤ナルベシト、此條ノ事ハ呂氏春秋異寶篇、列子說符篇ニモ見ユ。

事ハ成公十八年左傳ニ見ユ、匠驪氏ハ左傳匠麗氏ニ作ル、厲公ノ外嬖大夫ナリ。

晉於河雍之閒。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疰丘。名醜。荊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爵祿上下。疑有脫語。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

蛭ハ當ニ垤ニ作ルベシ、蟻封ナリ。

莫蹪於山。而蹪於蛭。蹪躓也。蛭蟻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兪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兪跗黄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愼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擧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摯。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

頁手ハ徘徊顧望ス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亡ハ亡也ノ二字ナルベシト。

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伌。批擊也。伌推擊其要矣。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趾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雖然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況常不爲信。不爲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巻第十七終

澇ハ雨多キナリ。

心ニ思フトコロアレバ功ヲ用キルコト正ナラザルナリ。

操ハ音樂ヲ以テ言フ。

軫和切適ハ調子ヲ易ヘテ俗耳ニ入リ易クスルナリ。

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憫其別也。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憫其化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標子迪先生曰。防隄也。干防當堤之道上也。障行人。故射之。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爲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於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澇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讀曰淩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謌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

勁・良・能ハ初メヨリ求ムベキモノニアラズ、調・馴・信チ得テ然ル後ニ始メテ求ムベシ。

睯縞ハ薄キ絹ナリ。

工匠ハ巧匠ナリ

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頸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大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閒。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偶物

麻蒯ハ喪服ナリ。

舊刊ハ害而顚倒セリ。

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心。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視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害而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暑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治。舊刊注。治作涼非。桑楡之閒。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楡閒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耳。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

留其謀ハ遲疑シテ決セザルナリ。

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之。懊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壑。泉源不溥。言汙少潦水名寅。寅之邱無大壑。故泉流不得傳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金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

以利溺人ハ利ノ爲メニ人ヲ溺ラスナリ。

金舌爲金鐸。杖舟尾。讀詩有杕之杜之杕也。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 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 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標訾量也。注非。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標按。適適順之適。適子言順適親心者。猶言孝子也。辟如曾母嚙指。曾子心動。母子相感通也。 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言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此不可解。則說德解法也。 臨河

猘狗ハ狂狗ナリ。

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爲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伏苓掘。兎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蒸而液。（標 舊刊。火下脫蒸字。）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標 蝣 蜉同。）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飮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飮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爲杕。心所欲。毀鍾爲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爲木鐸。）

蠶燭ハ蠶油ノ燭、膏燭ハ膏ニテ作リシ燭ナリ、犄ハ音義粗ニ同ジ。

經ハ自經、卽チ自ラ縊ルナリ。

謹亡馬ハ馬ノ逃グルヲ防グナリ。

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孑孑爲蟁。［水蠆化爲蟌。蟌青蜓也。孑孑結生水上。化蚊蟲。孑讀廉。］兔齧爲螚。［兔所齧草。蠹在其心中。化爲螚。螚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靑。金英黃。玉英白。蠶燭犄。膏燭澤也。［燭光犄澤。喩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

耒耜ハ耕作、杼軸ハ機織ナリ。

靨酺ハゑくぼナリ。

謝ハ斷ハルナリ、故ニ讓ト相去ルコト遠シ、俞樾曰ク故先ハ得失ノ譌ナルベシト。諸已ハ諸否ノ譌ナルベシ。

準音せつ、頰骨又鼻柱ナリ、粉ハ粉チ塗ルナリ。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蹍薄氷。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蚈馬蚈。幽州謂之秦渠。讀蹊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周禮醠齊是。醠讀瓮甕之甕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著頰上。窐窐者。在顙以盤。故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詩云。袞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諸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

箑ハ翣ニ同ジ、扇ナリ。

鉤ハ帶金ナリ。

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也。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横放。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祥。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猥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騁駭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喩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座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標】子迪先生曰。環回繞也。獻公之賢。欺於孋姬。殺申生也。叔孫之知。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値其鑿。不得相過。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爲。蘇秦步。步徐行也。曰何故。人問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觀。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標】按。提音時。提提羣飛貌。詩小雅。歸飛提提。註非。故大白若

註ノ嫌ハ兼ノ訛ナルベシ。

冢ト隴トハ同物、笠ト簦トモ同物ナリ、簦ノ下ニ當ニ名異實同也ノ五字有ルベシ。空木之瑟ハ木チ空ニシテ作リシ瑟ナリ。

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中生雉經。晉不絶繩。子胥自沈。吳不斷水也。釣者靜之。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罾者擧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罧讀沙糝。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罧。幽州名之爲涔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閒。畏見嫌也。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蔭木影也。撲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

蠬象之病ハ大蛤病ミテ珠生ズルヲ以テ然カ言フ、象ノ字ハ別ニ義無シ。

爲酒人之利云云ハ酒ヲ買フハ酒屋ヲ利スルノミ、車ヲ雇フハ車屋ヲ利スルノミトテ、買ハズ雇ハザレバ、自分ガ不便ヲ感ズルノミトナリ、竭ハ渴ノ訛ナルベシ。

不辟ハ人ヲ見テ逃ゲザルナリ。

臥ハ横ニ置クナリ。

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矣。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楚人謂之堁。翣扇。楚人謂之翣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炭熯。一膊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百二十斤爲石。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喩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飾死者。

孟嘗ノ僞ナラン。

嫌疑共ニまがふナリ。

未嘗適ハ未嘗不適ノ脱文ナルベシ、常ニ適ス、故ニ殊更ニ適ト言フコト無シトナリ。

黏牡ハ飴ヲかぎ(牡)ニ附ケテ錠ヲ開クルニヨシトナリ。

喩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不可以紃。紃亦繶也。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擧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illegible]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不死。故曰不失其適也。標舊刊。注不死作又死。非。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曰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籥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

而ハ之ニ同ジ。

無郷之社、無國之稷ハ「祭ル人無キ社稷ナリ」、平生祭ル人無キユヱ、祭レバ則チ神容易ニ之チ享クルナリ。瞽、察共ニ文子上徳篇ハ敝ニ作ル。

足有ラシメバ人チ追ヒテ害スルコト益々甚シカラン、故ニ不可爲足ト言フ。

遁關ハ關チ詐リテ遁ルル者ナリ、注ノ獄嘗ハ

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純。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考釁汚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圖正文戰兵衍一字。盜賊之輩。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禮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爲黍肉。易爲求福。聾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于明也。不可瞽。瞽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聽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像。故曰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嘗以權變出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

置之而全ハ、其儘ニ爲シ置ケバソレデ濟ムナリ、去ハ工ヲ加ヘテ治ムルナリ。

莊子應帝王篇ニ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トアリ、藉ハ繩又ハ繫ナリ措亦同ジ。

閻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防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王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爲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弑君齊莊公也。所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湯殺君以利民。與杼以利身異。故曰異也。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標詮言訓乍作措。注措刺也。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篙擿船。以篙度江。篙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標舊刊注度作渡。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

蔐苗ハ蘆ナドノ穗ナリ。

黂ハふん、ひ二音アリ注ハひノ音ヲ取レリ、麻ノ實有ルモノナリ。

遠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蔐苗荻秀。楚人謂之蔐。蔐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黂麻之有實者。黂讀左傳有蜚不爲害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瀆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喩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不可以灌四頃。四舊刊。一頃之陂下脫不字。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

氏ハ工ノ誤ナルベシ、但郎ヲ吹クヲ知ラヌ人ニ吹カセテ、穴ヲ工ニ抑ヘサセルノデハ、到底聽クニ足ルコト無シトナリ。
難爲良醫ハ良醫モ手ヲ下ダスベキナキナリ。
自藜藿ハ客ニハ飯ヲ供シテ自分ハ藜藿ヲ食フナリ。
伏雞ハ卵ヲ孵ヘサントスル雞ナリ、恩ハ子ニ對スル愛ナリ。

孰先直也。矢箭。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訓。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藝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椎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讀如孔子射於矍相氏之矍。標舊刊。椎作推。非。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謀或作豫。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飮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喩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互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

不與ハ聖ト巧トヲ許サヌナリ。

蹏ハ蹄ナリ。

未嘗見霜ハ霜ノ降ル前ニ枯ルヲ云フ。

〔我輩。〕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也。〕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標 舊刊。妨作防。非。〕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眞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爲用。〕舌之與齒。孰先礱也。〔礱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錞矜下銅鐏也。錞不朽。而刃先弊。錞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

河水之深云云ハ土ガ山チ成シタル爲メニ河ガ出來ルチ言フ、註非ナリ。
王念孫曰ク、致ハ跂誤ナルベシ、跂亦戴ナリト。

蓋ハ車蓋ナリ、橑ハ其骨ナリ。

一墣ハ一塊ノ土ナリ。

以爲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邱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袜。〔標〕袜襪同。冠則戴致之。袜則屣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感。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危無能懼之也。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喩他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宮池涔則溢。涔多雨也。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也。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也。〔標〕汜論訓注。軵擠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軵讀軵擠之軵。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詩云。我任

解門云云ハ愚ナリ、人ノ事チ爲スノ愚、或ハ之ニ似ルコトアリ。

水火本ト相敵タルモノナリ、然ルニ鼎ニ水チ盛リ火ニ掛ケテ五味和ス。

失火而遇雨ハ失火ノ時ニ適ミ雨降リテ、火滅スルナリ。

見物之形ハ萬物之形ノ詭ナルベシ。

不益世。故以御馬治人。爲急務矣。

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於愚。【標】子迪先生曰。相似似爲薪爲臼也。或曰。按。時相似者。急所用之意。註恐非。

水火相憎。鑴在其閒。五味以和。鑴小鼎。一曰。鼎無耳爲鑴。鑴讀曰彗。鑴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閒。

骨肉相愛。讒賊閒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

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喩骨肉。害所養。喩讒賊。殺亦削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愚也。殺頭或作頤。【標】舊刊。注讒賊骨肉倒。

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宜蜒。入耳之蟲也。

除小害。而致大賊。放小快。【標】舊刊。放作故。非。而害大利。

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

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礛一讀曰廉氏之廉。

鏌邪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互文也。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喩不復用也。

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

無形無聲ハ道ヲ言フ。

兪樾曰ク、大豆不具ハ本ト大庖不豆ニ作リシナルベシ、不豆ハ不剅ナリ、卽チ割カザルナリト。

莊子達生篇ニ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列子黃帝篇ハ注ヲ摳ニ作ル)、鉒亦注ナリ、ごはじき又ハめんこノ類ノ戲ナルベシ、跋發ハ未詳、掘ハ莊子ニハ拙ニ作レリ、當ニ之ニ從フベシ、跋發ハ蓋シ物ヲ重ンジテ之ヲ投ズルニ愛惜スルコトアルナリ。

抃ハ翻ヘルナリ、卽チ立チテ舞フナリ。

俛人之頸ハ日ノ東ヨリ西ニ轉ズルヲ以テ言フ。

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慊快叫譊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籩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鬭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大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

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跛。以玉鉒者發。鉒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𨩣。全者全發除。跛者刺跛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標]註祥恐詳之訛。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也。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聽。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欲卜筮者也。

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閒。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

行ケバ倒ルル恐アリ、必ズ左右ニ餘地有リテ乃チ安全ニ行クヲ得ルナリ。

哀ハ文子上德篇ニハ依ニ作ル。

章甫ハ殷ノ冠ナリ、春秋ノ時宋人之ヲ用ヰル、越人ハ斷髮シ冠ヲ用ヰズ。

螣蛇ハ荀子ニ螣蛇ニ作ル、爾雅釋魚ニ螣螣蛇トアリ、郭注ニ龍類トアリ。

爾雅郭注ニハ蝍蛆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トアリ、廣雅ニハ蜈蚣ト爲セリ。

器小ハ小器ノ誤ナルベシ。

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不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抪。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母貽盲者鏡。母予甓者履。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喩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偸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也。故曰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螣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爾雅謂禆笠。秦人謂之祀祝。開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爲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標註卜字疑生字之訛。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堪任之任。怒出於

一世之度云云ハ、一時代ニ適スル法ヲ以テ、何レノ時ニモ應用セントスルヲ言フ。

兪樾曰ク、曹氏ノ氏ハ衍文ナルベク、曹ハ讀ミテ褿ト爲スベシ、褿ハ小兒ノおしめノ類ナリト。

以屧ノ以ハ當ニ所ニ作ルベシ、淺ハ人ノ行クトコロハ僅ニ一尺位ノ廣サナルヲ言フ、然レドモ一尺ノ廣サノ處ヲ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説林訓

木叢生曰林。説萬物盛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説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于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讀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止。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惑無有大於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

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蝫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屧者淺矣。然待所不屧而後行。屧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終

遫ハ速ナリ。
轔ハ門戸ノ限ナリ、劙靡ハ斷エズ車ニテ之ヲ摩スルナリ。

蝨之動以固。介甲龍鼈之屬。動行也。 貞蝨之動以毒螫。貞蝨細腰蜂蠃蟬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撥也。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 兕牛之動以觝觸。兕獸名。有角。牛犁牛。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也。 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也。 撖不正。而可以正弓。撖弓之掩牀。讀曰檠。 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撖。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 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遬爲上。齊讀蠭之蠭。齊捷者疾也。 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劙靡勿釋。牛車絕轔。劙切。楚人謂門切之轔。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轔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 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上冢ハ墓ニ行クナリ。注ノ皆所不宜ハ陽侯之波ノ下ニ在ルベシ。二ノ或曰ノ曰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何レモ司法官ニ就イテ言フナリ。

朱儒ハ短キ人ナリ、脩人ハ長キ人ナリ、徑天高ノ徑ハ衍文ナルベシ

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爲大波。爲人作害。因號言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也。或曰知且赦也。而多殺人。不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人也。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害也。文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熊疵。汚膺陷胷也。鮑申楚相。傴背僂。成治言賢也。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論語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飾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能也。標下所能之能字。舊刊無。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賣也。食養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

兪樾曰ク、制ハ刷ノ譌ナルベシト。

茬席ハ褥席、即チ臥席ナリ、後ハ脚ノ方ナリ。

鼎錯ハ小鼎、日用ノモノナリ、周鼎ハ儀式ニ用ヰルモノナリ。

祭ハ禮ヲ以テ飲食スル時ニ少許ヲ豆間ニ置キ又ハ地ニ注グコトナリ。

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也。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故。 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 足屣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屣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 文公棄茬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既黃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能和五味。故不足貴。 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以休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 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為用謂調五味。 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 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 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然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為大用也。 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祭。必示有所先。饗猶食也。 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為不敬。故曰不可也。 物之先後。各有

以寇云云ハ未詳、蓋シ寇ノ字ニ誤有リ、或ハ過ノ字ニ作ルベキカ。
視方寸云云ハ牛ト羊トノ一部分ヲ比較スルナリ。
小馬大目云云墨子小取篇ニ見ユ。
媒但ハ媒人ガ男女兩家ニ所謂媒人口ヲキクコトナリ。

喩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截。物固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卽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顧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鍾磬者。必以濡木。轂强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愼者也。標子迪先生曰。積猶漸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

藉ハ菅茅ナリ、以テ惡鬼ヲ禳ヒ妖ヲ除ク。

矢ハ共ナリ。

者。失猶不知。 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 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郢是也。棟檼木材。 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長不足言其短。 蘧伯玉以德化。蘧伯玉衞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衞。使史默往視之。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故曰以德化也。 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衞公子叔痤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爲商君。因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瑗以德化。鞅以刑。故曰所極一也。 病者寢席。寢臥席蓐也。 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針所砥。刺人癰痤。出其惡血。糈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所救鈞也。 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創。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亦愈之也。 䖟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 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 爛灰生蠅。爛腐。 漆見蟹而不乾。乾燥。 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

解羈ハ羈ヲ解キ去リテ馬ノミヲ贈ルナリ、税鞿ハ鞿ヲ外ヅシテ車ヲ贈ルナリ。

德、賜ハ其利ヲ圖ルコトナリ。正文及ビ注ノ其所ハ當ニ其所レ利ニ作ルベシ、道藏本ハ注ノ其所ヲ其利ニ作レリ。

羈。遺人車而税其鞿。鞿。所以納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羮不與鹽。不成羮。故曰敗所爲也。禮記曰。客絮羮。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羮也。桀有得事。謂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一説。不傳丹朱。而禪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也。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也。雖容儀光艶。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弊箄甑瓾。在裀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瓾甑帶。搏取。瓾讀鼃黽之黽也。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喩賢者在下位卑汚之處。世不能貴者。喩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饑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喩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也。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雜猶駁。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故曰惡矣。有相馬而失馬

冠ハ價賤キモ首ニアリ、車ハ價高キモ足ニ蹈マル。

牛皮ハ以テ鼓ニ作ルナリ。

蟬ハ蜩（ひぐらし）ナリ、古人ハ之ヲ食ヘリ、夜松明ヲ照ラシテ捕ヘタリ。

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顫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自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錙。八兩曰錘。言賈直少。物有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善和也。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射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雁也。好魚者先具罟與罛。罟細網。傳曰。數罟不入於汚池。罛大網。詩云。施罛濊濊。鱣鮪潑潑。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

成布ハ織リ成セル布ナリ。

比干云云ノ注ノ見レ諫者ハ見レ誅者ノ訛ナルベシ。

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鄕若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鄕若其人也。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而我因求其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見黂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黂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黂讀傳曰。有蜚不爲災之蜚。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蕢。不怨人取之。招蕢死者浴牀上之衻栭。怨亦憎。互文耳。蕢讀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若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溺。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諡。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之。世見諫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顫。懼

豫慮ノ豫ハ舊刊無シ、今補フトコロナリ。

犧ハ毛色純ニシテ體具備シ、犧牲ト爲スニ可ナルヲ云フ、祝ハ神ニ接スルコトヲ主ドル者ナリ、注非ナリ。

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庶侈。故箕子爲之驚號唏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爲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知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矣。髡屯犂牙。既科以犧。決鼻而羈。髡屯醜牛貌。犂牛不純色。犧無角。犧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沈。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是。論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隨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

敢テセザルナリ、注ノ說非ナリ。

信有非禮而失禮ハ當ニ王念孫ニ從ヒテ信有非、而禮有失ニ作ルベシ。出母ハ子有リテ離去サレシ婦人ナリ。離去サレテ後ニ死セバ其生メル子ハ喪ニ服スベシ、然ルニ孔氏ニテハ子思ノ時ヨリ喪ニ服セズ、事ハ禮記檀弓ニ見ユ、但其事ハ誤闕ニ出ヅ。

之去公室。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擧枉與直。如何而不得。擧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稱之於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爲實然也。）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言有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沒溺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葬。孔子子上名白。仲尼曾孫。孔伋之子。後出子白之母。卒於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吾先君無所失。道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爲伋妻。是不爲白也母。孔

釣ハ釣針ナリ。越ハ舟ニ宜シク、胡ハ車ニ宜シキナリ。

蝯ハ猨ニ同ジ。

柱ハ樹ノ譌ナルベシ。

咼ハ當ニ和ニ作ルベシ。

分ハ財産ヲ分クルナリ。

必亡ハ牛ノ必ズ死スルヲ云フ、馬必ズシモ死セズ、故ニ牛ヲ殺スヲ

而蓄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並。蹠至。桴筏。一曰。瓠。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蝯號。是也。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之徵相動也。

咼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咼字和字。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

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標曰字衍。

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

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

迷惑ハ方位ニ迷フ者ナリ、告之云云ハ其居ルトコロニテ東西南北ヲ敎フレバ其時ハ明瞭ニ分ルモ、一寸方面ヲ轉ジテ反對ノ方ニ向フト直グモ何方ガ東カ西カ分ラナクナルトナリ。

歸者一。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之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至。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喩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己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游不用之鄕。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華。芙渠。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强秦言胡同也。

舍之ハ途中ニテ止メルナリ。

注ノ鑑廉以下七字ハ音ヲ釋セルナリ。

牖ハ室ノ南壁ニ穿ツヲ以テ、光入リテ北壁ヲ照スナリ。

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人。雖閑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也。讀曰科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喩聖人自修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於日月之前。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地形訓。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

抒ハ除ナリ、抒溷ハ厠ヲ掃除スルナリ。

有譽人之力儉者云云ハ世人ガ甲ト云フ人ハ誠ニ力儉デアルト譽メル、ソコデ其次第ヲ聞クト乙ト云フ人ニ曰ツカセテ夜中春イテモ定メタル分量(員呈)ニ足ラヌト八釜シク責メルト云フコトデアル、ソコデ能ク能ク聞イテ見ルト乙ト云フノハ甲ノ母デアルト云フコトデ、詰リ力儉ト譽メタ積リデ實ハ甲ノ不孝ヲ明ニシタルコトナリ。注ノ雖家ハ雅家ノ訛ナルベシ。

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以潔白爲汚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薫燧而負彘。燒薫自香。楚人謂之薫燧也。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擧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躓爲蹪。愈勝也。隧陷也。標舊刊。正文及注蹪並作蹟。誤。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狹。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

鈎ハ鈎針ナリ。

給ハ猶ホ及ブト言フガ如シ。

非ハ誹ナリ。

堁ハ土ナリ。

汙ハ汙名、恥辱ナリ。

魯縞ハ薄キ絹ナリ。出ハ千里以上ヲ云フ。

賃ハ人ニ雇ハレテ役ヲ爲スナリ、羊裘ハ賤者ノ著ルモノナリ。

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鈎。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鈎釣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也。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劒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己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劒。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非者戸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嘿。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出。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幷小國。則爲賢。衰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拓境。幷兼人國。爲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被羊裘而賃。固

其歳ハ於歳ノ誤ナルベシ。

夜之不能脩其歳也。夜在歳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歳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也。水濁而魚噞。魚短氣。喁噞出口於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爲室家也。媒人以禮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

相射ル、故ニ甲ヲ著ケテ防グ、而シテ矢ノ入ルノ深淺ニヨリテ死生ノ別ヲナス。

一、二、三、九ハ實數ニアラズ、單ニ多少ヲ示スノミ。

大夫種越王句踐ヲ輔ケテ吳ヲ破リシガ、讒ニ遇ヒテ殺サレタリ、萇弘ハ周靈王ノ臣、王室ノ亂ニ晋ノ叔向ニ晋ノ兵ヲ起シテ周ヲ攻メ劉氏ヲ廢シ單氏ヲ立ツベシト言ヘリ、後魯哀公三年周人之ヲ殺ス、事ハ左傳ニ見ユ。

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猿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殫盡也。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及也。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緻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喩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所殺也。萇弘知周之所以存。標舊刊。周之所以存之以字無。而不知身之所以亡。自爲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强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勞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鍾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

脂ハ戸樞ヲ脂膏ニテ塗リテ滑ラカナラシムルナリ。

十歩ノ内ニ鬬フ者ハ甲ヲ要セズ。百歩ノ外ニ

行。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一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也。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言其不鳴。故不百舌鳥名也。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也。以喩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

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脂之。喩无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喩人少言語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喩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標】詳祥通。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擧也。浮瓠也。百人共擧。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

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

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能治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

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

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

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有一槩而未得主名。

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

亡者ハ亡命者ナリ。

玄同ハ善惡美醜是非ガ道ニ於テ一トナルヲ言フ。
抗ハ高節ナリ、申徒狄ハ高節ト稱セラルレドモ溺ルル者皆高節ト爲スベカラズ。
弦高ノ事ハ人閒訓ニ詳ナリ。

小。爲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識也。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郩。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亡者不敢夜揭炬。爲人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標按。保者保身也。注恐非。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其無知。不能免於鼎俎。以喻將軍當兼五材。不可以無權謀。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與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

揲挻ハ展ヽ擊チ練ルナリ。

蠃ハ蜾、蠪ハ蛤ナリ。

棁ハ大杖ナリ。

於利之中云云ハ墨子大取篇ニ見ユ。

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標士寧先生曰。曰字疑田字之訛。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揲讀揲脈之揲。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蠪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蠃蠪肉減。故曰蠃蠪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蠪亦陰也。故曰同氣也。類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鞹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

告失火ハ譬喩ノ言ナリ、前漢霍氏ノ敗レシ時ニ此言ヲ以テ上書シタル者有リ。

傍。不可以立。爲踣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治也。夫至巧不用劒。巧在心手。故不用劒也。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隣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隣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喩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靑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充大也。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

子罕ノ事ハ精神訓ノ注ニ詳ナリ。
孔子見黏蟬者ハ莊子達生篇列子黃帝篇ニ見ユ、白公勝ノ事ハ道應訓ニモ見エタリ。
子見子夏ハ曾子見子夏ノ誤ナリ、其事ハ道應、精神二訓ニ見エ、又韓非子喩老篇ニ見ユ。
見之ハ之見ノ誤ナルベシ。
兒說白馬非馬ノ論ヲ持スルコトハ韓非子外儲說左上ニ見ユ、解閉結モ亦辯論上ノ事ナルベシ。
死市ハ市ニテ刑セラルナリ。
病消ノ消ハ痟ニ通ズ、せうかち病ナリ。
倚墻ハ傾キタル墻ナリ。

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不欲玉之寶也。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傅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敎之曰。爾行矣。愼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標〕舊刊注壞下脫舍字。倚墻之

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 而莫相愛於氷炭。氷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氷則保其炭。故曰相愛。 膠漆相賊。氷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爲土。故曰愈其立也。 氷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 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容形也。 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耳。 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內。復小於秋毫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 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性香。 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浮。 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性仁義也。 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 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爲腰圭之腰也。 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 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也。 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爲天

嚮又向ニ作ル、室ノ北出ノ牖ナリ。

越人遠キヲ射ルヲ學ブヤ、矢ヲ天ニ向ツテ發ス、此レ遠射ノ法ナリ、近キヲ射ルニモ亦此法ヲ用キテ、變ズルヲ知ラズトナリ。注非ナリ。

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故曰。不得其所以言也。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爲新迹。如鸎鳴知效人言。不能自爲長主之言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剝以卜。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不易儀。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不可以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劒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鮫。水定則淸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

注ニヨレバ不能有也ハ當ニ不能無爲也ニ作ルベシ。

止念慮ハ强テ念慮ヲ去ルナリ、此亦一ノ念慮ナリ、故ニ有爲其所止ト云フ。

所以言ハ言ノ宗即チ無爲ノ道ナリ。

則傷。道不貴有爲也。故治有爲者。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也。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於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自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音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歎。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强自抑去念慮。非眞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强不念慮也。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也。標正文忘舊刊作亡。非。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常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淸和也。不善其詩。故曰。非其詩也。鸜鵒能言。而不可使長。鸜鵒鳥名。出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緣。能效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

王念孫曰ク、聾ハ本聵ニ作ル、聵ハ耳中ニ聲スルナリト。

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瓫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輓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也。輴讀若牛行輴輴之輴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也。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高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絶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啖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喩文公也。蛇以自喩也。於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標正文君恐公誤。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也。蟦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蟦一名蜷端也。上食晞堁。下飮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也。一情專也。淸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者

曰以無有爲體ノ上ニ當ニ魄ノ字有ルベシ。

魄ハ形體ニ附ク神ナリ、故ニ有形ト云フ。吾將反吾宗矣ノ上ニ當ニ魂曰ノ二字有ルベシ、宗ハ本即チ無有(道)ナリ。

魂魄ハ天地(陰陽)ニ氣ノ成ストコロナレバ、無有ヨリ出デシモノナレドモ、魂ハ氣ノ神、魄ハ形ノ神ナリ、故ニ二者ノ間ニ無有ト相去ル多少ノ差アリ。存ハ在ニ同ジ、即チ察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六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適遭遇知之耳。【標】魂曰二字衍。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喩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標】聞疑衍。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也。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謂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也。人不小學。不大

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五終

無垂ハ舊以垂ニ作ル、王念孫ノ説ニ從ヒテ改メタルナリ。爪鬋ハ注ニヨレバ顚倒スベシ、爪ヲ切ルコトナリ。

實ハ賓ノ譌ナルベシ、孫子地形篇ニ賓ニ作ル。

放旗ハ致旗ニテ、旗ヲ返ヘスコトナリ。

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

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喩。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

不在少ハ兵少キモ勝ツナリ、不在小ハ地小ナルモ陷ラザルナリ。

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險則用弩。險可以手弩。以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

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閒。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攑巨旗。攑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標]依上文例正字衍。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梢小柴也堨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

爵ハ雀ナリ。

必中鈐。【標】舊刊。鈐作銓。非。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利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擧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

二責ハ上文ノ二求ナリ。

王念孫曰ク、敦亦投ナリト、博ハ六箸ヲ投ジテ六棊ヲ行ル、故ニ此語アリ。

負兵ハ兵ノ強キヲ恃ムナリ。

墓ハ疑フラクハ暴ノ訛ニテ、暴露ノ義カ。

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責。標舊刊。責作積非。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淩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

所以共安危ノ所ノ字舊本無シ、今意ヲ以テ之ヲ補フ。

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鬭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呉王闔閭之將軍也。是故内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標俟恐侔之訛。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

王念孫曰ク、不外其爪ノ爪ハ當ニ牙ニ作ルベク、噬ノ下ニ犬ノ字ヲ脫スルナルベシト。

民也ノ民ハ文子上義篇ニヨレバ死ニ作ルベシ。

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强。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

因也ノ因ハ衍文ナラン。

俞樾曰ク、典ハ堅ナリト。

扶ハ杖又ハ仗ノ譌ナルベシ。

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擧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因]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擧。而不知吾所

以巨斧云云ハ人力サヘ用キレバ日時ノ善惡ニ拘ハラズ薪破ルベシ、人力ヲ加ヘズバ日時善シトモ破レズ、戰亦然リト言フコトナリ。

薄縞云云ハ箭ハ如何ニ美ナリトモ、弓ト之ヲ引ク人ノ力トヲ假ラネバ、薄ク弱キ帛ヲスラ射拔ク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衞箘簵。括箭括也。淇衞箘簵。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標矰恐繒之訛。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擧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擧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鄉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

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睊睊。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廻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

ノ火ニ小サキ物ニテ少シヅツ水ヲ注ギテハ益無シ、大ナル物ニテ注ゲバ直グ消ユトナリ。

少可以耦衆ハ衆心一致セル寡兵ハ衆心不一致ノ衆兵ニ敵スベシト言フコトニテ、敵モ我モ衆心一致スル場合ニハ少ハ終ニ衆ニ敵スベカラズ。

巧擧ハ人力ナリ。

一見ハ己ノ仁勇等ヲ人ニ示スナリ。

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擧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兵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擧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鬬。無術之軍也。爲魚鼈

數ハ音さく、密ノ義ナリ、兪樾曰ク、博ハ搏ノ譌ナルベシ、搏ハ圜ナリト。

捲手之一挃ハ拳ノ一擊ナリ。

以升勺云云ハ水能ク火ヲ消スト言フモ、大臺

遠放乎九天之上。放寄。 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塡塡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挃擣也。 萬人之更進。更代也。 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 以升勺沃而

歩銷ハ歩趨ナドノ譌ナルベシ。

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閒。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如火電。欲疾以遬。人不及歩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

ルヲ卻ト云フ。

王念孫曰ク、發笱ハ魚笱ノ譌ナルベシト。

推其捨捨二句ハぐらぐらトシテ居ルモノヲ推シ倒スナリ。

下文ノ例ニヨレバ設蔚施伏ハ設施蔚伏ニ作ルベシ。

鈐ハ下文ニモ屢見ユ、矛ノ柄ナリ、韜ト熟シテ用キラル、此處ニテハ兵略ノコトナルベシ。

持ハ待ツノ譌カ。

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險。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擠排也。捨捨欲臥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閒諜。諜軍之反閒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校]鈴疑鈐之訛。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淩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靜以合躁。治以持

墮ハ敗ルナリ、又惰ニ通ズ。

撓北ハ刃ヲ見テ身ヲ引キテ遠ザカルナリ。

卻笠ハ笠ヲ伏セタル形ナリ、手ノ甲ヲ上ニス

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可以行。可以擧。可以噬。可以觸。强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靑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標子迪先生曰。踰恐輸誤。此謂氣勢。硖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俛屈也。卻笠居。卻偃覆也。笠簦。

王念孫曰ク、鏃ハ鍭ノ譌ナリト。

眯不給撫云云ハ目ノ中ニ物入リテ見ルコト亂ルルモ之ヲ拭フ暇ナク、呼氣ノ後ニ吸氣ヲ爲ス暇無シト言フコトニテ、極メテ急疾ナルニ喩フ。

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聞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拘者死。拘所繫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訟見ハ公見ナリ。

王念孫曰ク、玄逐當ニ玄運ニ作ルベシ、卽チ天運ナリト。

用ノ字ハ衍文ナリ。

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標】整古垠字。　鸞擧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龍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

レ戯ハ此禁ヲ犯スナリ、此一節天時皆周ニ不利ナリシヲ言フ。

前無蹈難之賞云云ハ周ノ兵皆一致シテ殷ニ當ル、故ニ賞罰ヲ以テ之ヲ勸懲スルヲ要セザリシヲ言フ。

主孰賢云云ハ孫子計篇ニ見ユ。

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鬭。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圜舊刊。侔上脫勢字。今補之。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

亥也。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貴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標】君山先生曰。正文首猶道。再按首當作道。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也。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强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也。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撚矜以內鑽鑿也。剡撕筡。奮儋钁。撕剡銳也。钁斫也。以當脩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螘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也。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

閭左之戍ハ閭ノ左側ニ住ム者チ徵發シテ戍兵ト爲スナリ、閭左ハ貧弱者ナリト云フ說アリ。又復除(免役)者ナリト云フ說アリ。

敖然ハ熱然ニ同ジ、燒ク貌ナリ。

筡ハ折レタル竹ナリ。

太歲ニ向ツテ戰フ者ハ敗ルト言フ、東面而迎

王引之曰ク、正文及ビ注ノ錐ハ鏃、注ノ箭ハ翦ノ譌ナリト、鏃ハ爾雅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大ハ支ノ譌、支ハ度ナリト。

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擧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强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强。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巴蜀郯淮地名。潁汝以爲洫。洫溝也。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縣。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鎩短鏦。鏦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栢擧。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脅於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

刑德ハ天文訓ニ見エタリ、背鄕左右モ星ニ就イテ言フ。全亡焉ノ全ハ下文ニ全兵ト謂フモノ是ナリ。

王引之曰ク、兵甲治ノ下ニ當ニ此司馬之官也ノ一句有ルベシ、此クテ五官皆具ハルベシト。

淫輿ハ不用ノ輿ナリ。技能ハ當ニ伎ノ一字ニ作ルベシ、伎ハ度ルナリ。

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背鄕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愼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尉鎭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隧道疾。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强矣。民勝其政。下畔其

解續ハ分合ナリ。
維枹綰ハ王念孫曰ク、當ニ綰レ枹ニ作ルベシト、枹ハ鼓ヲ撃ツ棒ナリ。
渉血ハ流血ノ譌カ。

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爲大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續之數。維枹綰而鼓之。綰貫。枹係於臂。以擊鼓也。 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

戰而不勝者ハ恐クハ戰而能勝者ノ誤ナラン。

杼ハ水ヲ汲ミ出スナリ。

自爲用ハ人自ラ動クナリ、爲己用ハ人ヲシテ動カシムルナリ。

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鬭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不支。〔標〕士寧先生曰。按不支。或下支。或支木之訛。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鬭。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闉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

愈樾曰ク、正文及ビ注ノ朕ノ字ハ皆勝ノ譌ナルベシト。

刑ハ皆形ニ同ジ。

廟戰・神化ノ說明ハ下文ニ詳カナリ。

業貫ハ業貫ニ作ルベシ、積累ノ義ナリ、前卷ニ標出セリ。

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悽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

思兵ハ王霸ノ兵ヲ待ツナリ。

王念孫曰ク、不可得而觀ハ本ト不レ得レ觀ニ其形一トアリシナラント。

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牆。標注守字疑附字誤。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凡物有

二ノ以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帥ハ率ニ同シ、循・從ノ義ナリ、以家云云ハ一家、一里等ヲ率キテ王師ニ降ル者ヲ云フ。

出其囹圄ハ入獄者ヲ放免スルナリ、浙米ハ米ヲ水ニ漬シ、炊クベキ用意ヲ爲スナリ。

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之類。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擧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標〕舊刊某作其。非。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鄕聽者。封以鄕。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其國。〔標〕舊刊國上脫其字。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浙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

使夏桀云云ハ、桀紂厲康ノ惡ヲ爲スヤ、直ニ其報ヲ身ニ被ルナラバ大惡ヲ爲スニハ至ラザリシナラン、然ルニ惡ヲ爲シテ其報ガ直ニ來ラザリシ爲メニ大惡ヲ爲スニ至レリ、大論ノ上ヨリ言ヘバ君ノ惡ヲ爲ス者ハ直ニ之ヲ除クベシトナリ。

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故黄帝戰於涿鹿之野。（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於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無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

蹏ハ蹄ニ同ジ。

兪樾曰ク、不ハ衍文ナリト。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喩至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搔與騷通。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終

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也。沖調

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不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標舊刊。足上脫不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投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內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

王引之曰ク、暑熱當ニ其處ヲ易フベシト。

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注〕子迪先生曰。立一名。謂名於一德也。如禹之不伐。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浸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温。以致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愼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

席之先雚蕈。席之先所從生。出於雚與蕈葦也。樽之上玄酒。樽酒器。所尊者玄水。〔注〕舊刊。玄酒作玄樽。非。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盈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以祭宗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不可變於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

放ハ衍文ナルベシ。

漑ハ下文概ニ作ル、概ハ感觸ナリ。

王念孫曰ク、二ノ大ノ字ハ皆卒ノ譌ナルベシト。

本ノ字衍文ナルベシ、調ハ兪樾曰ク、錭ノ譌ナルベシ、錭ハ多ナリト。

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漑於志。廋隱也。漑灌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閒。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閒。反生鬭。鬭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僻。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於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

此謂狂人ノ此ノ下ニ當ニ之ノ字有ルベシ。

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道。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麑鹿。原其跪乳羣而不黨。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飮。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

佐ハ車ノ左ニ居ル者ナリ、乘車ニハ御者中央ニ主人ハ左ニ、勇力ノ者ハ右ニ乘ル、兵車ニハ將ハ中央ニ、御ハ左ニ乘ル、此ノ佐ハ乘車チ以テ言フモノニテ、當ニ左ニ作ルベシ、卽チ主人チ言フナリ。

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彘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無害者可以爲尸也。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標舊刊脫可字。無害於爲佐。佐君位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標舊刊智下脫也字。不爭也。兩人相鬭。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鬭者雖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鬭也。由此

牟ハ勝チ取ラントスルコトナリ、王念孫曰ク、提ハ投ノ譌ナルベシト、博ハ六箸チ投ジ、六棊チ行ル、故ニ投ト云ヒ行ト云フナリ。

殺臑云云ハ常ニ美味チ食ヒ常ニ音樂チ爲セルチ云フ。

故爲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爲。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强爲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者棊。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也。欲勝騶者不貪最先。騶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

愈樾曰ク、遽ハ讀ミテ劇ト爲ス、劇亦勞ナリト。

怨無所滅ハ、文子道德篇ニ、無所怨憾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爲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而不解構耳。豈加

喜得ノ得ハ徳ナリ、徳怨ハ人ニ徳トサレ又ハ怨マルルナリ。

寄ハ奇ニ同ジ。

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鷹一擧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趨至。直己而足物。己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

王念孫曰ク、二ノ在ノ字皆任ノ譌ナルベシト。

二ノ有使人云云ノ上ニ各々而ノ字ヲ置キテ看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滅ハ藏、沒ハ設ノ譌ナルベシト。

兪樾曰ク、先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也。（言己不能使敵國愚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於己。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則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標扶作失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

四者トハ割痤疽等ノ四事ナリ、鼻ハ衍文ナルベシ。

瑱ハ充耳、卽チ耳ヲ塞グモノナリ。

不思德ハ恩惠ヲ施スノ意志無キナリ。

祭祀ニ福ヲ求メズシテ祖先ハ福ヲ下ダシ、饗賓ニ恩ヲ施スノ意無クシテ賓ハ吾ヲ德トス、故ニ唯不求者能有之ト云フ。

而飮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飱。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飮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

王念孫曰ク、勝ハ任ナリ、二字聲相近シト。

不受傍人之助。一人之力。以禦强敵。標舊刊。禦作圍。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

一身之身ハ當ニ一人之身ニ作ルベシ。

人以其位云云ハ上文ノ反對ニ智者位ヲ以テ事ヲ爲シ、勇者位ヲ以テ暴ヲ爲ス等ヲ言フ、下之徑衢云云ハ位ニ在ル人既ニ此クノ如クナレバ下ノ者亦各々其道ルトコロ、守ルトコロヲ異ニシ、多岐紛紛タルヲ云フ。

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斁死而民弗離。【標】春臺先生曰。斁讀爲效。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自偩自恃辭助

テ己之ヲ幷ハスヲ以テ言フ。
寶ハ兪樾曰ク、資ノ譌ナルベシト。
桀紂云云二句ハ注文ノ誤リテ正文トナリシモノノ如シ。

割錙錘ハ小利ヲモ盡クスナリ。
外釋交之策ハ釋ニ外交之策ノ譌ナルベシ。

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愼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

不足以弊身ハ、身ヲ破ルトモ猶ホ足ラザルナリ。

貿名ハ甲ノ名ト乙ノ名トヲ易フ、卽チ名ヲ亂スナリ。

王念孫曰ク、亡國二字當ニ連讀シ且亡身ニ作ルベシ、而シテ注ハ身ノ下ニ在ルベシ。

陽ハ喜、陰ハ怒ナリ。

使人暴、使人亂ハ人ヲシテ滅亡スベカラシメ

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善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敎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國。蘇秦死於齊也。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

兪樾曰ク、使之者至ノ上ニ當ニ其能也ノ三字有ルベシト。

正ハ期卽チ目當テナリ。

王念孫曰ク、受名ハ愛名ノ譌ナルベシト。

尸名ハ主名ナリ、貨ハ貿ノ訛ナルベシ、貿ハ易フナリ。數ハ術ナリ。

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循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爲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標】舊刊盛作聖。非。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

兪樾曰ク、固モ亦必ナリ。

栢莒ハ左傳ハ柏擧ニ作ル。

兪樾曰ク、常ハ尙ニ同ジ。設儲ハ事ノ未ダ至ラザルニ預メ備フ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二ノ旁ノ字當ニ奇ニ作ルベシト。又曰ク、貴ハ當ニ責ニ作ルベシト。

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尙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所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所觀也。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

其所有ハ當ニ其所以有ニ作ルベシ。

不可勝ハ敵ノ我ニ勝ツベカラザルナリ。

足免患。患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却。）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至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

有聖名ノ上ニ而ノ字ヲ置キテ看ルベシ。

忮心ハ害心卽チ怒心ナリ、有一人云云ハ向フヨリ來ル舟ニ人ガ有ル場合ヲ云フ、張之歙之ハ此方ヨリ向フノ舟中ノ人ニソレ舟ヲ岸ヨリ遠ザケヨ、ソレ岸ニ近ヅケヨト指圖スルナリ。

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檝者。謂近岸爲歙。遠岸爲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

注ノ亡ハ心ノ訛カ。

格ハ拒ミテ入レザルナリ。
出於己者ハ己ニ遷ル者ナリ。

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愼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一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

游數ハ水ヲ游グ術ナリ。
羸ハ弱キナリ。
下文ノ例ニヨレバ務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沈。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

王念孫曰ク、詞ハ訶ノ譌、訶ハ相譏訶スルナリ。

有ハ短ト相對ス、當ニ脩ニ作ルベシ、卽チ長ナリ。

措音さく、繩ナリ。

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也。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子路菹於衞。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標莫疑衍。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

太一ハ天官ニテハ天神ノ最モ貴キモノト爲シ北辰ト爲ス、此コニテハ道ヲ言フナリ。

王念孫曰ク、正文及ビ注ノ及ハ反ノ譌ナルベシト。

若ハ而ニ同ジ。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於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不物之物。恍惚虚無。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尸。尸主。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虚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

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裹。舊刊裹作稟。非。
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終

勃ハ悖ニ同ジ。

僦載ハ人ニ傭ハレテ車ニ物ヲ載スルナリ、救ハ極ノ譌ナルベシ。

倚者ハ物ニ倚リテ立ツ者ナリ、齊ハ正シク立ツナリ。

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標春臺先生曰。若公謂夫之。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ス、此ハ雲ノ起ルニ云フ。

赤地三年ハ大旱ノ續クヲ言フ。

秩ハ大山名山ニ等差ヲ立ツルナリ。

藝文類聚及ビ太平御覽ニヨレバ、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ノ下ニ以帷爲衾、ノ四字有リ、牛其死也云云ハ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云云ニ作ルベシ。

任俠ハ所謂義賊ナリ。

子ハ女子ナリ。

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爲火。而死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

渉血ハ喋血ノ譌ナルカ。

之行ハ當ニ而行ニ作ルベシ。

搊ハ一ニ通ニ作ル。伸ハ當ニ申ニ作ルベシ、三令五申ノ申ナリ。

手ヲ側ツルヲ膚ト爲シ、指ヲ安クヲ寸ト爲

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恐。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渉血之仇爭忿鬭。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搊者也。離者必病。離遭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敎。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

裘不可以藏ハ斂藏ニ裘ヲ用ヰルベカラズトナリ。

能其ノ能ハ當ニ溫煖ノ上ニ在ルベシ、世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也。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禨祥吉凶。禁戒。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緆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可傳於後世。無益

佽非ノ事ハ道應訓ニ詳ナリ。

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則食充虛。標舊刊。則字在寒下。今從羣書治要改之。衣御寒。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 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 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 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 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 山出嘄陽。嘄陽山精也。人

階ハ羣書治要ニ伯ニ作ル、卽チ百人ナリ、隊ハ五十人ナリ。

恐死ハ敵ニ當ルニ言フ。

此恐死ハ舟覆リテ溺ルルニ言フ。

王念孫曰ク、過ハ従ノ譌ナルベシト。

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者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

金ハ注ニヨレバ當ニ璽ニ作ルベシ。

縣官ハ天子ナリ。漢人ノ語ナリ。

者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勒ハ糾問督捕ノ吏ナリ。

立秋之後トハ。古來秋ヲ以テ獄ヲ斷ズルヲ以テ然カ云フ。

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爲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標舊刊。慕作或。今從羣書治要改之。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姦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牡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藏也。篡弑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者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

管子小匡篇ニヨレバ、小罪ニ鈞金、半鈞ノ別有リ、鈞ハ三十斤、金ハ銅ナリ、一鈞・半鈞ノ別ハ郎チ金分ナリ、同篇ニヨレバ訴フル者ハ先ヅ束矢ヲ入レシメ、裁判決定ノ後、直ナラザル者ノ束矢ヲ沒收スルコト見ユ、束矢・鈞金ノ制ハ周禮大司寇ノ職ニモ見ユ。

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入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笄枉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刃・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也。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

趙襄子ノ事ハ韓非子難一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天下爲忠之臣者ハ天下之爲臣者ノ誤ナルベシ、善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刑省ノ下當ニ而ノ字有ルベシ、今之ヲ補フ。服ハ犢ノ左右ニ著ケタル馬ナリ、王念孫曰ク、正文ノ馬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而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央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

猗頓ハ史記貨殖傳ニ見ユ。

若狐甲ハ俞樾ハ若ニ爪甲ニノ譌ナルベシト云ヘリ。甲ハ少キニ言フ、若爪甲ハ爪甲バカリノ少許ト云フコトナリ。

論人之道云云ハ魏ノ季克ガ文侯ニ告ゲシ語ニ本ヅク。

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擧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標】越絕書。有薛燭。薛燭・庸子。二人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標】子迪先生曰。刀鉤言細物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標】君山先生曰。天子當作天下。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擧。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

朝肆ハ市朝ト言フニ同ジク、朝ノ字ニ義無シ。

嫌疑肖像ハ物ノ似テ擬ハシキヲ言フ、注文誤脱アルベシ。

玉ト石、葵ト莧トハ相似ザルモノ、芎藭ト藁本等ハ相似タルモノナリ。

王念孫曰ク、此皆相似ハ衍文ナルベシ。

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言求賢。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標羣書治要無主字。是。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牀似象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眞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標舊刊。葵莧作美惡。今從羣書治要改之。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求於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磐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爲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爲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擧以爲大田。其歌曲在道應說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閒。（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尙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仲。）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百里奚也。頷讀含索之含。）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

孔子ノ弟子ニ季襄無シ、王念孫云フ、公晳哀字ハ季次ノコトナルベシト。
陳仲子ハ孟子ニ見ユ、孟子ノ弟子ニアラズ。

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國賴其勳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御於婦人。而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標舊刊。而字在髮下。今移焉。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也。不能存亡接絶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賤。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擧遠。疏長也。蹠足也。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不以天下予于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叟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巣。周武弑紂宣室也。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

顏涿聚ハ哀公二十七年左傳、呂氏春秋尊師篇、韓非子十過篇等ニ見ユ、

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蹏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擧。擧用。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舊刊涿作啄。非。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

注文本ト冬死、夏生ヲ重ネズ、今本書ノ例ニヨリ補ヘリ。
曹子ハ曹沫（又曹劌）ナリ、事ハ左傳ニ見ユ、但三戰云云ノ事未詳。
柯ノ盟ノ事ハ莊公十三年公羊傳戰國策等ニ詳ナリ。

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詘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冬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

不知謀。不自知爲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史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標舊刊治作名。羣書治要作治。

徐偃王以下、道藏本以爲下篇。

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大夫。數曆術。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耳。故曰。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嬴䉲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䉲囊。擔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諸者。故曰服諸侯。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悞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奮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鏤以死。屬鏤利劒也。一曰長劒欗施鹿盧。鋒曳地。屬鏤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

祝ハ神ト人トノ間ニ立ツ者ナリ、神ヲ祭ルニハ祝ヲシテ意ヲ神ニ告ゲシム、此時祝ノ文ニハ君ノ名ヲ稱ス。

卑體。奉帶運履。運正廻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也。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母乎。故溺則救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飮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曰不能知來也。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故曰不知往也。乾燥之乾。鵲讀告退之告。此修

陰陵ハ鄢陵ナリ、戰ノ事ハ成公十六年左傳ニ詳ナリ、但楚ノ四大夫恭王ヲ奪フノ記事無シ。

失體ハ氣ヲ失ヒテ倒臥セ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局ノ字衍文ナリト。

攝ハ懾、奪ハ氣ヲ奪ハル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本ハ夸ノ譌ナリト。

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賓者指犒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也。誕爲功者。弦高是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厥目。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簒之。四子楚大夫。簒晉救恭王。衰讀縗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擧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擧足蹵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章。非攝奪也。剛强猛毅。志厲靑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擧足蹵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

上言者下用ハ上ニ在ル人言ヒテ、下ニ在ル人之ヲ行フナリ。

直躬云云論語子路篇葉公ノ語ナリ。

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滿而不溢也。故曰能持滿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相濟。上言者常也。爲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也。今河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閒。

當ハ羣書治要慮ニ作ル、愈樾ハ審ノ譌ナルベシト云フ。

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悔恨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古牖字。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愼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築

二ノ不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羣書治要ニハ下ノ不ノ字無シ。

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惷亦愚無智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智伯智氏兼有韓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與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爲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湣王以大齊亡。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也。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能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雖大。以爲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

德ハ得ノ謂ナルベシ。

世之閒。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閒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身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身王。不待亦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

豐衣ハ上文ニヨレバ褒衣ニ作ルベシ。
圖ハ衍文ナルベシ。

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漢高祖劉季也。擧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儁。百人爲豪。萬人爲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仢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鍾擊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

號ハ號令ナリ。諭寡人以義者擊鼓八字及ビ注ハ道藏本ニ無シ。

不能達善云云ハ、下ニ在ル人ニ就キテ言フ。

少府ハ秦ニテ山林川澤等ノ收入ヲ掌リ、宮中ノ經濟ヲ掌ル官ナリ。

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華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來之勞也。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效致其忠。自爲無有其才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三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

湣王ノ事ハ史記田齊世家ニモ見ユ。

右鬼ハ有鬼ナルベシ、墨子ニハ明鬼ニ作ル、儒者ハ親親ヲ先ニスルニ、墨子ハ尙賢（賢ヲ尙トブ）ヲ先ニス、儒者ハ己ヲ修ムルヲ先トシ鬼神ニ事フルヲ次トスルニ、墨子ハ鬼神ノ賞罰ヲ力說ス、儒者或ハ宿命說ヲ爲ス、墨子之ニ對シテ非命說ヲ立ツ。

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讀汶水之汶。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也。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尙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善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於霸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三兼。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眞。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圜注不拔之不字衍。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大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

文ナルベシ、鴟夷子皮ガ田常ニ從ヘルコトハ韓非子說林上、說苑臣術篇等ニ見ユ。

上下文ノ例ニヨレバ本無主ハ當ニ無本主ニ作ルベシ。

陳觀樓曰ク、謳ハ當ニ調ニ作ルベシト。

憤亦內ニ滿ツルナリ。

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舛乖。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定安也。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淸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淸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

非智云云、舊刊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ニ作ル、今羣書治要ニヨリテ改ム

田常卽チ陳恒ニテ、成ハ其謚ナリ、田ノ字衍

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閒。乃得道之本。（本源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也。）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故使陳成[田]常・鴟

春秋變周ハ、漢ノ公羊學者ガ、孔子春秋ニ於テ周ヲ黜ケ、魯ヲ王トセリトノ説ニヨルナリ。

員ハ圓ナリ

也。夫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猶從也。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淸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標〕舊刊。聽作耳。從羣書治要改之。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能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標〕舊刊。精作智。今從羣書治要。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

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

忍詬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詬讀夏后之后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矛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曰渠甲名也。國語曰。奉文渠之。是也。幨幨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組綃之綃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也。不能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

論ハ倫ニ同ジ、類ニ從フノ義ナリ。器械者ノ下ニ所以ノ二字有ルベシ。

治人ノ人ハ衍文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檠ハ衍文ナリト。錣ハ策ノ末ノ針ナリ。

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緩急。杜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標舊刊。注緩急作數急。子迪先生曰。數恐緩。故調閒當有曰改二字。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具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於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標舊刊。注器作氣。誤。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檠]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之。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當仁義。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

籍ハ位ナリ。

扆ハ堂上室外ノ戸牖ノ間ニ置ク屏風ノ類ナリ、其前ニ位シ諸侯ヲ延見スルナリ、

質ハ贄ニ同ジ。

嗜欲ノ上ニ當ニ其ノ字有ルベシ。

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愼之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犁𤓰之𤓰也。（標）春臺先生曰。正文恐上當有如字。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也。平夷狄之亂。夷狄滑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戸牖之間也。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

道其全ノ道ハ衍文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詩書ノ詩ノ字、二ノ得ノ字皆衍文ナリト。
道可道云云ハ老子第一章ノ語ナリ。

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桀紂。 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 衣服器械。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 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 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 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絶不由禮義也。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末言時本意。 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 事無由己。請而後行。 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

王念孫曰ク、音ハ言ノ譌ナリト。

慈母ハ妾ノ子無キ者ヲシテ、子ノ母無キ者ヲ養ハシムルニ言フ。

大饗ハ乙國ノ君ガ甲國ニ朝スル時、甲國之ヲ饗スルヲ言フ、此時甲國ノ夫人亦此ニ列ス、陽侯ノ事有リテヨリ夫人ノ列スルヲ廢セリ、事ハ禮記坊記ニ見ユ。

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己者。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慈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也。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死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

儀禮ニヨルニ、婚禮ニ必ズ父又ハ長上ノ名ヲ以テ禮ヲ行フ。

古ノ寢又ハ廟ハ南面シテ建テ、南ニ東西兩階有リ、以テ堂ニ上ル、東ヲ阼階、西ヲ西階ト言フ、堂上　楹ニアリ、之ヲ兩楹ト言フ、殯ハ死者ヲ柩ニ納メテ葬ノ時マデ其處ニ置クナリ。

翣ハ禮記ニ附セル禮器圖ヲ看ヨ。

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耳。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也。上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閒。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堂上兩柱之閒。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遺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也。夏后氏堲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也。殷人用槨。用柏爲槨。厚之。宜以棺爲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旦祭也。周

經ハ縦ニスルナリ、挂ハ掛クルナリ。
甀ハ小口ノ罌ナリ。
桔皐ハはれ釣瓶ナリ。
鞮蹻ハ草履ナリ。

也。伯余黄帝臣也。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也。一曰。伯余黄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緂讀恬然不動之恬。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木鉤而樵。蔽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臿屬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抱甀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瓦也。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耰讀曰優。椓塊椎也。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絶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鞮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鞮蹻鞮鞻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也。故不勞儋。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

道藏本分爲二上下二篇一。

王念孫曰ク、辱本ト殺ニ作ルト。

下文ノ例ニ徵スレバ作爲二字連讀スベシ。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摺以爲領。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曲領褒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䖟。䖟讀詩云言采其莔之莔也。聖人乃作。作起也。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

含珠云云ハ齊俗訓ニ釋セリ。

老子ノ語ハ第三十七章ニ出ヅ。

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敎。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木鷟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鷟。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畢

老子ノ語ハ第十八章ニ出ヅ。
孔子ノ事ハ荀子宥坐篇説苑敬愼篇等ニ出ヅ。
揖ハ當ニ挹ニ作ルベシ挹ハ損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十五章ニ出ヅ。

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也。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卮中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

老子ノ語同上。

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譌注房句之房字衍。）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譌舊刊。乎作子。誤。）蹇重擧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也。擧白進酒。）曰。請浮君。（浮猶罰也。以酒罰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於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

兪樾曰ク、掩ハ扶ノ譌ナルベシ。

所謂筦子ハ筦子所謂ノ誤ナルベシ、管子宙合篇ニ鳥飛而準繩トアリ。

隱ノ字ハ蓋シ陰ノ注文ノ誤リテ正文ニ入リシモノナラン。趙文子云云ハ新序雜事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八章ニ出ヅ。景公云云ノ事ハ晏子春秋外篇ニ見ユ。

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整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喩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

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淸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

兪樾曰ク、而已ハ當ニ而全ㇾ己ニ作ルベシ、夫善載云云ハ呂氏春秋ニ從ヒ夫善哉、不ㇾ以ニ腐肉朽骨一而棄ㇾ劍者ニ作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五章ニ出ヅ。

淳于髡ノ事ハ呂覽雜謂篇ニ見ユ。

周鼎著倕ノ說ハ本經訓注ニ詳ナリ。

田鳩ノ事ハ呂覽首時篇ニ見ユ。

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標按。人恐又之誤。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之意。標舊刊。之意作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慎子名到。齊人。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七章ニ出ヅ。

尹需ノ事ハ呂氏春秋博志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十六章ニ出ヅ。

志ハ色ノ譌ナルベシ。

儀ハ義ナリ。

佽非ノ事ハ呂覽知分篇ニ見ユ。

呂氏ハ干隊ヲ干遂ニ作ル、干遂ハ上文ニモ見エタリ。

佽ハ當ニ次ニ作ルベシ、陽侯之波ハ覽冥訓ニ見エタリ。

瞑目ハ瞋目ノ譌ナルベシ。

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門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臥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佽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

白公勝ノ事ハ韓非子喩老篇、列子説符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四十七章ニ出ヅ。

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預。故懼之也。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

老子ノ語ハ第十二章ニ出ヅ。

罔兩ハ莊子齊物論篇ノ郭注ニ景外之微陰トアリ。

老子ノ語ハ第四十三章ニ出ヅ。

光耀ト無有トノ問答ハ莊子知北遊篇ニ出ヅ。

就視ハ莊子孰視ニ作ル、熟視ナリ。

老子ノ語同上。

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之光晷也。舊刊。注之光誤作水光。）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怳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萬物。故問果有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

王念孫曰ク、止柸治ノ止ハ心ノ譌ナルベシト。

莊子ノ語ハ逍遙遊篇ニ出ヅ。

季子ハ呂氏春秋ニ宓子ニ作ルニ從フベシ、事又秦族訓ニ見ユ、孔子ノ弟子宓子賤ナリ。

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貂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馬期絻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夜漁者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

鳶肩。標兼山先生曰。戾注讀爲戾味。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慢然止舞也。遯逃乎碑。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楚人謂倨爲倦。龜殼龜甲也。而食蛤蚌。蛤蚌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言太陰之地。向見日月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而所行比之。則如窔奧。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汰沃四海子天之際。水流聲也。氾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氾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一章ニ出ヅ。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二章ニ出ヅ。

淚注ハ戾味即チ口先ノ曲ガレルナリ。

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擧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尙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標羣書治要。意欲作嗜欲。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大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淚水。而

老子ノ語ハ第十章ニ出ヅ、但至ハ致ニ作ル。
穆公鄭ヲ伐ツ事及ビ殽ノ戰ハ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左傳ニ見ユ。

三帥ハ秦ノ將白乙、孟明、西乞ナリ、此事又人間訓ニ出ヅ。

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人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鈍弊也。

標 舊刊。鈍作鋭。今從春臺先生之說正之。

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

王念孫曰ク、無細而能薄ハ拔無細、而能無薄ノ誤ナルベシト。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七章ニ出ヅ。
顏回ノ事ハ莊子大宗師篇ニ見ユ、文ニ異同有リ。

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標 舊刊。楚軍作楚君。恐軍誤。）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對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於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成王ノ事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章ニ出ヅ。

盜跖ト其徒トノ問答ハ莊子胠篋篇ニ出ヅ。

老子ノ語ハ第十九章ニ出ヅ。

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子發聞之。衣不

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也。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珏。二玉爲一班也。[標]舊刊。珏作工。注同。當作珏。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玄豹黃羆靑犴。音岸。犴胡地野犬也。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八章ニ出ヅ。

後其身云云四句ハ老子第七章、知足不辱ハ第四十四章ニ出ヅ。

孫叔敖ノ事ハ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三十九章ニ出ヅ。大司馬捶鉤ノ事ハ莊子知北遊篇ニ出ヅ、捶ハ擊ナリ、鉤ハ帶金ナリ、大司馬ノ下官ニテ鉤ヲ擊チ鍛フ者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三章ノ語ヲ略シテ引ケルナリ。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都果反。）鉤者。年八十矣。（捶鍛擊銀也。鉤釣鉤也。）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

老子ノ語ハ第二章ニ出ヅ。

晉文公ノ事ハ僖公廿五年ノ左傳ニ見ユ。

窈兮冥兮云云四句老子第二十一章、美言云云二句ハ第六十二章ニ出ヅ、但今本老子ニハ美ノ字無ク、尊ノ字下句ニ屬シテ讀ム。

公儀休ノ事ハ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ニ見ユ。

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舊刊。裂作列。春臺先生曰。當作裂。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有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老子ノ語亦第七十八章ニ出ヅ。

航ハ方舟、卽チ舟ヲ二ツ並ベタルモノ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七章ニ出ヅ、但シ人無、物無ノ人、物ノ字ハ老子ニ無シ。

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八章ニ出ヅ。

子韋ノ事ハ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史記宋世家等ニ見ユ。

道藏本ハ子韋曰可移於民云云ノ二十一字無シ。

韋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其塵。晉伐楚。三舍而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標〕子迪先生曰。三恐王誤。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

衰ハ滅ズルナリ。

俞樾曰ク、始ハ治ノ譌ナルベシト。

老子ノ語ハ第四章ニ出ヅ。

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標綏。說苑作繼。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末也。標舊刊。末作本。今改之。下同。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末。末者謂兵爭也。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標愛說苑作處。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九方堙ハ列子九方皐ニ作ル。

牡牝ハ列子ニ在リテハ地ヲ易フ。

老子ノ語ハ第四十五章ニ出ヅ。

屈宜若ノ事ハ説苑指武・權謀篇ニ見ユ、宜若ハ宜臼又宜告ニ作ル。

爲人ハ王念孫曰ク、爲之ノ譌ナリ。爲之ハ政ヲ爲スナリト。

也。弱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標舊刊纆作纏。子迪先生曰。當作纆。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標舊刊至下脱於字。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標舊刊内上其字無。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呉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

勾踐ノ事ハ越語、韓非子喩老篇等ニ見ユ、越語ニ前馬ト言ヒ、韓非子ニ洗馬ト言フ、走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八章ニ出ヅ。

趙襄子ノ事ハ新序雜事、韓詩外傳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二章ニ出ヅ。

子姓ハ伯樂ノ子ナリ。伯樂ノ事ハ、列子說符篇ニモ見ユ。

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先馬走。先馬前。）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覇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

老子ノ語ハ第五章ニ出ヅ。

請飲ハ王ヲ己ノ家ニ招待センコトヲ請ヘル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三章ニ見ユ。

晉公子重耳、釐負羈ノ事ハ、僖公二十三年及廿八年左傳ニ見ユ。

餕ハ餐ノ譌ナ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二章ニ出ヅ。

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徒跣也。揖擧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祖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呉戰而不

老子ノ語ハ第一章ニ出ヅ。

子罕ノ事ハ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韓詩外傳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刼ハ當ニ劫ニ作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三十六章ニ出ヅ。

王壽ノ事ハ、韓非子喩老篇ニ出ヅ。

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刼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

知和云云四句ハ老子第五十五章、用其光二句ハ第五十二章ニ出ヅ。

楚莊子ノ事ハ呂氏春秋執一篇、列子說符篇ニ出ヅ。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四章ニ出ヅ。

齊桓公ノ事ハ莊子天道篇ニ出ヅ、文異同有リ。

悖ハ勃ニ同ジ。

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標〕舊刊不重重傷。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標〕舊刊在作任。非。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扁輪人之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標〕舊刊。試作誠。大疾則苦而不

與翟人ハ與爲翟人之臣ニ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十三章ニ出ヅ、文稍〻異ナリ。

公子牟ノ事ハ莊子讓王篇、呂覽審君篇ニ見ユ。

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標]子迪先生曰。按中山二字恐衍。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標]舊刊。脫此七字。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

甯戚ノ事ハ呂氏春秋擧難篇、新序雜事五ニ見ユ。

撫其僕之手ハ、御者ノ手ヲ抑ヘテ車ヲ止メシムルナリ。

全ハ道藏本、合ニ作ル。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五章ニ出ヅ。

大王ノ事ハ孟子梁惠王下篇ニ見ユ。

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標舊刊。反作及。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勿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己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全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

子贛贖人ノ事ハ呂覽察微篇說苑政理篇ニ出ヅ。

受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上不復贖人ノ復ハ能ノ訛ナ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二章ニ出ヅ。

物罷則怨怨則極七字ハ道藏本無シ。

老子ノ語ハ第九章ニ出ヅ。

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擧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李克武侯之相。）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戚欲干齊桓公。（標舊刊。戚作越。呂子作戚。）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

謂禹・皐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兎後。鼠前足短。兎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顚。常爲蛩蛩駏驉。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驉而走。不能上也。【標】舊刊注乘驉之驉字作虛。非。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衞嗣君以王術。嗣君衞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擧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四章ニ出ヅ。

大制無割ハ老子第二十八章(不割ニ作ル)、致數輿無輿ハ第三十九章ニ出ヅ。

愛利ハ人ヲ愛利スル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三章ニ出ヅ。

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擧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

勁ハ力强キナリ、孔子ノ父叔梁紇ニ此事アリ孔子ノ事ハ他ニ所見無シ。

墨子ノ事ハ墨子公輸盤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四章ニ出ヅ、沖ハ虛キナリ。

惠盎ノ事ハ呂覽順ノ說篇、列子黄帝篇ニ見ユ、孟ハ盎ニ作ル、有功ハ有力ニ作ル、人雖勇刺之ノ上ニ使ノ字有リ、無其意ノ意ハ志ニ作ル。

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拘國門之關。（拘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拘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爲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强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盎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

鍛ヲ鍛スルヲ以テ言フ、揣音ダ、鍛フナリ。
趙簡子ノ事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

飲溺ハ溺器ナリ、一ニ曰ク、酒ヲ盛ル器ナリト。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八章ニ出ヅ。
齧缺ト被衣トノ問答ハ莊子知北遊篇ニ出ヅ。德將來附若美而ノ七字莊子ハ德將爲汝美ノ五字ニ作ル、下句亦稍〻異ナリ、無心可與謀ハ莊子ニ無心而不可與謀ニ作ル。
老子ノ語ハ第十章ニ出ヅ。
趙襄子ノ事ハ晉語、呂氏春秋愼大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董閼于趙氏臣也。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疏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標舊刊不知倒。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

老子ノ語ハ第十四章ニ出ヅ。

白公勝ノ事ハ哀公十六年左傳ニ見ユ、石乙ハ左傳石乞ニ作ル。

老子ノ語ハ第九章ニ出ヅ、持而盈之云云ハ器ニ水ヲ盛ルヲ以テ言ヒ、揣而銳之云云ハ刀

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白公簒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也。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也。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章ニ出ヅ。
惠施ノ事ハ呂覽淫辭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七章ニ出ヅ。
田駢ノ事ハ呂覽執一篇ニ見ユ。

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擧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擧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衞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人。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

老子ノ語ハ第二章ニ出ヅ。

白公ト孔子トノ問答ハ呂覽精誠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易牙ハ齊桓公ノ臣、味ヲ知ル者ナリ。

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標】舊刊吾上脫此字。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深、而知之淺。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爲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 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呉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也。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

窈ハ冥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標春臺先生曰。數猶術也。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

兪樾ハ或ヲ說文ニヨリテ邦卽チ國ト解セリ。守政ノ政ハ正ニ同ジ。

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行不能解也。（標　舊刊行作人。今從羣書治要改之。）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卽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劉氏謂漢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巻第十一終

不可爲象ハ美麗形容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論ハ羣書治要ニ倫ニ作ル、比方スルナリ。

仕鄙ハ仁鄙ノ譌ナルベシ。

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爲邪施者。（標舊刊。爲作僞。非。）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先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猶哀之。又

營ハ熒、卽チ惑フナリ。

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淸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其口。（荊吳國也。芬珍味也。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趍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標］子迪先生曰。暮恐暴之訛。）逐利煩挐澆淺。（淺薄也。既薄尙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

經ハ蓋シ徑ノ謂ナリ、簡易ナリ、擾ハ煩ナリ。

久稽ハ久シク留マルナリ。

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幷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擧。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處煩撓。以爲慧。[標]調文舊刊作詆文。今從羣書治要改之。爭爲佹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

林類・榮啓期ニ人ノ事ハ列子天瑞篇ニ見ユ。

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 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 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必行。以死主。 標舊刊。必行倒。 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趍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趍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 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尙未足。孟諸宋澤。 莊子見之。弃其餘魚。 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也。 鵜胡飮水數斗而不足。 鵜胡汙澤鳥。 鱓鮪入口若露而死。 鱓鮪魚名。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 三晉智伯有范・中行地。贍足也。 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 林類・榮啓期皆隱士。 而意不慊。 慊恨也。 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

乘車ハ平時乘用ノ車ナリ、革車ハ兵車ナリ。

並世ハ今ノ世ニ已ト同時ニノ義ナリ。

王念孫曰ク、處世ハ處勢ノ譌ナリト。

又曰ク、箕子ノ二字ハ衍文ナリト。

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也。）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狄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

噣ハ喙ムナリ。

皐ハ古文ノ觸ノ字ナリ。

扆ハ堂上ニテ室ノ戸ト牖トノ間ニ立ツ屏風ナリ、古ハ天子之ヲ負ヒテ立チ諸侯ヲ朝ス。

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皐。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也。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戸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

ニ在リテハ相離ルト爲シ、主觀ト客觀トノ別チ論ズルナリ。

飛鳶ヲ作リタルハ墨子ノ事ナリ、魯般ハ帶說セルノミ。

家ハ妻ナリ。

十舍ハ十回宿泊スルコト、卽チ毎日車ヲ引キテ夜休ミテ十日ヲ費セバ亦千里ニ達ストナリ。

危モ亦高ナリ。

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西施・毛嬙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

苦ハ楛ニ同ジ、監卽チ粗雜ナルナリ、折貨ハ損耗ナリ。
鑼ハ臿ナリ。
准ハ準卽チ水平ヲ見ルナリ。

神機陰閑ハ巧思ヲ内ニ藏スルナリ。

離堅白ハ堅ク白キ石ハ目ニテ見ル時ハ堅離レ、手ニテ執ル時ハ白藏ル、石ニ在リテハ堅ト白ト相離レズ、認識

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之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君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閑。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

隨ハ橢ニ同ジ、橢圓ナリ。

爲虛ハ虛ナラント勉ムルナリ。

所居云云ハ已ノ現ニ居ル所ニテハ人ノ告ゲタルニヨリテ方位ヲ知レドモ、少シニテモ僻スレバ忽チ方位ガ分ラヌトナリ、然忽ハ忽然ノ誤ナルベシ。

俔ハ風ノ方位ヲ知ル爲メニ立ツル羽ナリ。

責ハ償ナリ。

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者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無爲以待有爲。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

晉平公ノ事ハ韓非子難一篇ニ見ユ。

疕禿ハ蓋シ頭瘡ナリ。

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標宮疑當作中音之誤。）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客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者也。標舊刊正文及注宓字皆作密。）客出。宓子曰。子所見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疕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

批ハ擊ツナリ、排スルナリ。

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眞是非。宇宙也。標舊刊。夫眞作夫一。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標據羣書治要。不知二字衍。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

刀以剃毛ハ刀猶ホ鋭利ナルナリ、新剖硎ハ莊子養生主篇ニ新發於硎ニ作ル、新ニ砥石ニカケテ磨キタルヲ言フナリ。

游乎衆虛之間ハ肉ヤ骨ノ透間ニ刀ヲヤリ、骨ナドヲ無理ニ切ラヌコトナリ。

徒絃ハ彈ゼザルヲ言フ。

爲際ハ間隔ヲ存スルナリ。

放意ハ喜悲ノ意ヲ音ニテ模放スルナリ、愈ハ喩ノ譌ナルベシ。

不共之術ハ心ニ得タル人ノ獨リ能ク爲ストコロニテ。衆ト共ニス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治具也。坊土刑也。）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齊之大屠。）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剃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庖丁齊屠伯也。）而刀如新剖硎。（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無。（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標 舊刊。手心乎作乎心手。形似而誤。）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

齊ハ五味ヲ和スルナリ。

奏ハ趣ニ同ジ。一體ノ體ハ王念孫ノ說ニ從ヒ衍文ト爲ス。會樂同ハ合樂ナリ。

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巧工。）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

爲人ノ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升假ハ升遐即チ登仙ナリ。

伯樂之數ハ伯樂ガ馬ヲ相スル術ナリ。
玄眇ハ至微ナリ。

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 王喬蜀武陽人也。爲伯人令。得道而仙也。 赤松子。 赤松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 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

大雨ハ大水ノ誤ナルベシ。
尸ハ文王ノ木主ナリ。

出歳ハ周歳ノ譌カ、即チ終レ歳ナリ。

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内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始於武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顔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歳。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

枝ハ支、即チ度ルナリ。

絹ハ羂ナリ、係クルナリ。

剟ハ芥ニ同ジ。

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標春臺先生曰、失讀爲佚。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剟而已。夫有孰貴之。言弃之不貴也。故當舜

用石ハ社壇ノ上ニ石ノ主ヲ置クナリ。

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尙青。木德。故尙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金德。故尙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王樂也。其服尙赤。火德。故尙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居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鞻。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

含珠ハ死者ノ口ニ珠ヲ含マシムルナリ、鱗施ハ死者ノ體ニ玉ヲ施スコト鱗ノ如クナルナリ、綸組節束ハ死者ニ多クノ衣ヲ著セ之ヲ束縛スルナリ。肆ハ商品ヲ陳列スルコトナリ。

優ハ擾、即チ煩ナルナリ。招行ハ行ヲ高クスルナリ。

祀ハ下文ニヨレバ禮ノ譌ナルベシ、用土ハ土ヲ高ク積ミタルノミナルヲ言フ。

用松ハ社壇ヲ作ル外ニ其地ニ宜シキ所以ヲ以テ松ヲ植ウルナリ。

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九嶷山。不煩於市。有所廢。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擧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

徒ハ袒ナリ。

恲ハ慷慨ナリ、發恲ハ慨然トシテ人ニ同情スルナリ。

三年ハ儒者ノ行フトコロ、三月ハ墨者短喪論者ノ唱フルトコロナリ。

薶ハ埋ナリ。

槃還ハ盤旋即チ周旋ナリ。

喜不羨於音ノ五字ハ衍文ナルベク、其下ニ當ニ古者ノ二字有ルベシ。

麋ハ糜ニ同ジ。

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恲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不能已。標舊刊能已上脫不字。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

切踦ハ足相觸ルナリ。

皮弁ハ白鹿皮ニテ作リシ冠ニテ、形ハ兩手ヲ合ハセタルガ如シ、拘罷拒折ハ周旋進退規矩ニ中タルナリ。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紟。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覇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覇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

委財ハ積メル財ナリ。

病ハ哭スル者自ラ苦ムナリ、哀ハ人哀ムナリ。

釐負羈之壺餐、趙宣孟之束脯ハ謬稱訓ニ、晉獻公ノ垂棘、智伯之大鍾ハ人間訓ニ見ユ。

劗モ斷ナリ。

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嚙臂。刻臂出血。中國歃血也。殺牲歃血。相與爲信。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羌人括領。括結也。中國冠笄。笄簪也。越人劗鬋。鬋斷也。

載ハ心ニ載セ有ルナリ。

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
璽印也。埴泥也。
正與之正。
印正。而封正也。
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
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
故水激則波興。
標舊刊。激作擊。
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
既盡也。
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
標春臺先生曰。適讀為敵。
聖人託於無適。
標舊刊。託作記。非。
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

營ハ熒ニ同ジ、亦惑ナリ。

敎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淸。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標〕舊刊。有以作以有。倒。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

隣國相望云云ハ老莊ノ理想トスルトコロナリ。

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標子迪先生曰。以物二字恐衍。或物下有脫語。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淸明者。物或堁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象狄鞮譯也。象傳狄鞮之語也。不能通其言。

禮記王制ニ四夷ノ語ヲ譯スル者ニ象・狄鞮アリ、象ハ南方ノ語ヲ譯スルモノ、狄鞮ハ西方ノ語ヲ譯スル者ナリ、注非ナリ。

窮廬ハ穹廬、卽天幕張リノ如キ家ナリ。

王念孫曰ク、師ノ字當ニ下文ノ工ノ下ニアルベシト。兪樾曰ク、木ハ采ノ譌ナルベシ、卽チ采樵スルヲ言フナリト。

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魚治反。）不厭薄。（角觿刀劍羽閒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固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

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項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

升ハ斗ノ譌ナルベシ、熱斗ハ熨斗ナルベシ。

子贛贖人ハ道應訓ニ詳ナリ。

矜ハ飾ルナリ、伉ハ高クスルナリ、伉行ハ行ヲ高クスルナリ。

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而代。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櫡。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殺之。言熱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

致・戈ハ王念孫ノ說ニ從ヒテ衍文ト爲ス、爰ハ俞樾ガ綏ノ譌綏ハ卽チ縵ナリト爲スニ從フベシ、縵ハ文釆無キナリ、銖ハ鈍ナリ。無所施其美ノ美ハ義ノ譌ナルベシ。

拊楗ハ門戸ノ關楗ヲ擊チ破ルナリ、王念孫曰ク、箕ハ墓ノ譌ナルベシ、備ハ培ニ同ジト、抽墓ハ墓ヲ掘リテ冢中ノ藏ヲ盜ムナリ、踰備ハ屋垣ヲ踰ユルナリ。菅屩ハ茅履ナリ。跐踦ハ穿ツトコロノ物相偶セザルナリ。

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爰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交龍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掘也。備後垣。）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踦。（跐音此。）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鶴也。）水蠆爲蟌莣。（青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

構ハ附會シテ之ヲ成スナリ、故ニ衷心ニ出デズシテ强イテ爲スヲ言ヒ、責ハ己ノ人ニ爲ストコロヲ人亦己ニ爲スベシト求ムル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儒。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

大戟・亭歷ハ皆藥ノ名ナリ、張ハ腫ナリ。

類之ノ之ハ是字ノ譌カ

蓋ハ衍文ナルベク、度ト伎トハ其一衍文ナルベシ。

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終

能包天地ノ上ニ當ニ道ノ字有ルベシ。

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攖纓。萬物將自淸。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

快ハ己ニ快ナルヲ言フニアラズ、人心ニ快ナルナリ、德・善ハ人ニ對スル恩ヲ以テ言フ。

二皇ハ伏犧・神農ナリ。

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爲而民蒙施。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

泰族訓ニ組ハ緝ニ作ル緝ニ作ルヲ可トス。

而箕子嘰。嘰唬也。知爲象箸。必有玉杯。爲玉杯。必極滋味。標舊刋。注下杯字之上脫玉字。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偶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崝峭也。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絚。絚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之無傷也而爲之。標舊刋。下謂字作爲字。小

曲說ハ一曲ヲ談ルナリ。
甯戚ノ事ハ主術、道應諸篇ニ出ヅ。王念孫曰ク、晏子春秋等ニヨレバ大政ハ大田ノ譌ナリ、大田ハ田官ノ長ナリト。
雍門子ノ事ハ覽冥訓注ニ詳ナリ。
田成子(陳恒)齊簡公ヲ弑ス、事ハ哀公十四年左傳ニ詳ナリ。
鄭繻公二十五年鄭人其相駟子陽ヲ殺ス。

死。死衛侯輒之難。萇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標〕舊刊。二知字並作智。誤。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也。暉日知晏。暉日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也。陰諧知雨。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擧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也。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尙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

綏ハ車ニ升ル時ニ執リテ力トシテ升ル紐ナリ。

景柾ハ舊刊景柱ニ作ル、列子語符篇ニヨレバ景柱ハ景柾ノ誤ナリ、今改ム、形柾(曲)レバ影柾リ、形直ケレバ影直シ、壺子因リテ列子ヲシテ柾直ハ形ニ隨ノ所以ヲ悟ラシメ、後ヲ持スルヲ知ラシメタリ。

王念孫曰ク、矣鐸ハ吳鐸ノ譌ナルベシト。

措ハ縄ノコトナリ。

孔子。魯人之學也。欽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卽其化民逾於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擧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柾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

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共雍楚臣。）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踰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遺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至於道也。）殷政善。（善施敎未至於道也。）夏政行。（行尚粗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孝己殷王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

緜緜ハ微ニシテ絶エザルナリ。

分分ハ王念孫云フ、介介ノ譌ナルベシ、亦微ナリト。

華元ノ事ハ宣二年ノ左傳ニ見ユ、御ノ名ヲ羊斟ト言フナリ、此文誤リアルベシ。

適於已ハ己ニ快ク便ナルナリ。

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爲猶用也。）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爲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得仁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酒於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

經ハ思慮經營スルナリ。

武侯如弗贏之云云ノ句誤有ルベシ、自ラ贏ト思ヘバ贏ト爲ルヲ知ルト云フコトナルベク、如弗二字ヲ知ノ一字トシテ見バ義通ゼン。

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照曉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贏我。（贏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爲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

說其所苦ノ說ハ脫ノ訛ナルベシ。

流刑ハ鑄型ニ流シ込ムコトナリ。

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刧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貪憂閉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也。小人行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刑流入刑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

刑于寡妻云云二句ハ詩ハ以テ文王ニ言フ、此ニ引キテ堯舜禹ノ事トス。

子予奈何ハ死者ノ爲メニ爲スベカラザルヲ悲ムナリ、棄我何ハ死者ノ我ヲ棄ンルヲ悲ムナリ、故ニ哀ム所以ハ異ナリ。

漂ハ湮ノ訛ナルベシ。

此處ノ蹠ハ跡ノ義ナルベシ。

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不受於天。堯舜傳大爲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也。鈞等也。曰。子予奈何兮。棄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塡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

騰辭ハ反對ヲ受ケタルコトナリ。

聖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戸季子之世。（東戸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暫也。）子産騰辭。（騰傳也。子産作刑書。人有傳詞詰之。）獄繁而無邪。（繁多也。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爲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

恔於不己知云云ハ有道ノ者ハ己ヲ知リテ人ノ己ヲ知ラザルヲ憂ヘズ人ノ己ヲ知ラザルヲ憂、フルコト甚ダシキ者ハ自ラ己ヲ知ラズトナリ。

怚ナリ怛ニアラズ。

倨佝ハ曲直ノ義ナリ、佝ハ句ニ作ルベシ。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恔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恔急也。矜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矜貪功也。誠中之人。樂而不恔。如鴞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爲之。非恔恔也。如鴞自好爲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爲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詘伸倨佝。知情僞矣。故

遁ヲ欺ト訓ズルコト上文ニ見エタリ。

蒙衣自信ハ人見ザル處ニテ自ラ己ヲ欺カザルナリ。

俞樾曰ク、議ハ儀、卽チ形ハルルナリト。

庶ハ與ルニ近キナリ。

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圖舊刊。正文競作競。非。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無不得。動盡得人心矣。無不得。則無著發。無著結發動也。著而後快。雖著結快民心。故唐虞之擧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却謂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圖舊刊。注吉作告。非。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

虞公ノ事ハ精神訓ニ見エタリ。

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衞懿公臣。狄人攻衞。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衞身。世亂則以身衞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標】以字恐衍。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擧。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標】賤者當作仁者。聖人之人當作仁。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

易ハ序卦ノ文ニテ復卦ノ剝卦ニ次グ所以ヲ説ケルモノナリ。

貌自ノ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爲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繫舟水中。標舊刊。繫作擊。非。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覊以壺餐表其閭。僖負覊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覊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鬭。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蹠。蹠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無爲。人而以治事。用思也。

僖負覊ノ事ハ僖公二十三二十八年左傳ニ見ユ、趙宣孟ハ趙盾ナリ、其事ハ宣公二年左傳ニ見エタリ。禮不隆云云ハ上ノ二ノ場合ニ薄禮粗物ヲ以テ德トセラルルノ厚キ所以ヲ説明スルナリ。家老ハ家ノ長老ナリ、債人ハ債務ヲ責ムル人ナリ。

夜有求云云ハ、暗夜ニ物ヲ探ル時ハ眼有ル人モ盲人ト同ジ、夜明クレハ眼有ル人ハ明ニ見ルベシトナリ。

蹠ハ下文ノ注ニ願也トアリ、又齊俗訓ノ注ニ至也トアリ、此文上ノ蹠ハ願ノ義、下ノ蹠ハ至ノ義ニテ解スベシ、願ハ冀フノ義ニテ、忠孝ノ名ヲ得ント願フナリ、至ハ其處ニ至リテ自ラ君父ノ爲メニ死スル樣ニナルヲ言フ。
王念孫曰ク、苟ノ字ハ後人ノ妄ニ加ヘシモノナリト。
太上云云ハ無爲ニシテ化スルノ時代ニ民皆生ヲ遂ゲテ而シテ其性本ト然リト爲シ君ノ德ヲ知ラザルナリ、其次云云ハ生ヲ遂グル(此)ハ君(彼)ノ爲メナリト知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慙ノ上ニ不ノ字有ルベシト、又釋近云云ノ斯ハ期ノ譌ナルベシ、道ハ近キニ在ル、之ヲ舍テテ遠キニ求ムレバ必ズ塞ガルナリト。

中而不能達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言蹠焉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人。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也。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愼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

諭ハ兒ノ心ニ感通スルナリ。
昭昭ハ天ノ星ナゾノ小サキ光ニ言フ、故ニ小ト言フ。

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諰。昭道。諰誠也。不可以敎導戒人。澤讀爲釋。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眞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而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

克ハ王念孫ハ能、即チ服虎ノ能ニテ、及ノ上ノ能ハ衍文ナルベシト言ヘリ。

庸ハ人ノ傭工ヲ爲ス者ナリ。

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擧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氷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標 春臺先生曰、楗關楗也。）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敎也）目之精

意而不戴ハ意而不載ノ譌ナルベシ、載ハ事又ハ行ナリ、上ノ人意有リテ、其事下ニ行ハレザルヲ言フ。
故ハ智又ハ巧ナリ。

感忽ハ精誠ノ人ヲ動カスモノナリ。

昭ハ下文ノ注ニ道ナリトアリ。
誋ハ廣雅ニ告ナリトアリ、昭誋ハ言語ヲ以テ告グルナリ。
不能生ハ生キナガラ服スルナリ、力優ハ搏虎ノ力優ルナリ。

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標莫字衍。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曰慰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也。戴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必敎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

戴ハ載ナリ、行載情ハ衷情ヲ行フナリ。

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觖不滿也。）滿如陷。（陷猶少也。[標]舊刊。注。陷下脫猶字。）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纊璽也。曝璽踴動搖不休。死乃止也。[標]注璽與繭同。）不得須臾寧。故易

兪樾曰ク、壞ハ懷ノ譌ナルベシ、人ヲ懷ケ來タスコトナリ。

卽鹿云云ハ易屯卦六三ノ爻辭ナリ、鹿ヲ逐フ者當ニ虞人ノ前導ヲ用ウベシ、今虞無クシテ林中ニ入ル、鹿得ベカラズシテ危害或ハ至ラン、君子豈ニ此カル危キヲ冒スベケンヤ、故ニ已ムニ如カズ、往ケバ吝ナリト、以テ君子ハ利ヲ見ズシテ、義ヲ見ルヲ證ス。

詩ハ下武篇、愼德ハ詩ニ順德ニ作ル。

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卽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置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標舊刊。置尊作致尊。非。）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終

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本也。不修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也。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効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荀子ニ軥錄ノ語アリ、楊注ニ自檢束トアリ、遲利ハ犀利ノ譌ナランカ。

伎藝曲備ノ下ナル而ハ當ニ句ノ上ニ移スベシ。

王念孫曰ク、棄驥而不式ハ乘驥而或(或ハ惑ナリ)ノ譌ナルベシト。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ノ二句ヲ注ハ國有以存、人有以生ト讀メリ、蓋シ非ナリ。

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不式。不知所詣也。懷佞也。舊刊。注棄下脫驥字。不式作或。並非。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補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野外也。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也。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也。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也。國存。故人遂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

愚人之所見、愚之所權ノ上ニ各〻而ノ字ヲ加ヘテ見ルベシ。

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

六反ハ上文ノ心小、志大、智員、行方、能多、事鮮ヲ言フ。

斷割ハ罪有ル人ナドヲ罰スルナリ。

錯ハ齟齬スルナリ。

府吏ハ府史ノ誤ナルベシ、周禮各官ノ下ニ府史有リ、府ハ會計、史ハ文書ニ從事ス。

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甯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智以斷割之色見於顏色也。　智者雖遇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不欲。其不加諸人。標舊刊。所下脫不字。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敎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也。　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

素王ハ莊子ニ見ユ、漢ノ公羊學者其語ヲ取リテ孔子ヲ稱シ、孔子春秋ニ於テ自ラ王ヲ以テ居ル、無冠ノ王ナリ、故ニ素王ナリト爲セリ。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大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擧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擧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爲勇力也。伎巧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者。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爲魯定公司寇。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擧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

其有・其人ノ其ハ武王ヲ斥ス。

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橋粟。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賑疲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繆稱篇又云。老子學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於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瞽箴云云ハ周語ニ出ヅ。箴ハ刺ナリ。

王念孫曰ク、王皆坦然云云ハ皆坦然南面。而王ニ天下一爲ノ譌ナルベシト。

也。戾破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愼之鞀。欲戒君令愼疑者。搖鞀鼓。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於善也。無小而不擧。擧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屛而朝諸侯。當此之時。鼛鼓而食。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鼛。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

人之論ノ語ハ荀子ニモ見ユ、論ハ倫ニ同ジ、即チ類ナリ。

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愼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幷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轂以諭至。）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應和。）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橈。（橈弱曲也。）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擧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擊掌

斧斤ハ舊刊斤斧ニ作ル。
王念孫曰ク、本文以火燒田ノ燒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不焚林而獵。爲盡物也。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獸。罝罦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獱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獺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摯矣。未立秋。不得施。下鷹或作隼。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爲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發生。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於南方。菽豆也。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

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閔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鹿子曰麛。麋子曰夭。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

王念孫曰ク、善ハ喜ノ譌ナルベシト。

周禮ニ上田、中田、下田ノ別アリ。

有以給ノ有ヲ通行本無ニ作ルハ非ナリ、有ハ又ナリ。

三年耕云云ハ禮記王制參照スベシ。

者。所以宣樂也。金鍾。石磬。管簫也。絲琴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者也。充實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事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畝。跖蹈。中田之穫。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雨水潦也。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閔矣。閔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

饑ハ羣書治要ニ饑ニ作ル。

掘穴ハ羣書治要ニ窟室ニ作リ、注ニ窟室ハ土室ト有リ。

故義者非能偏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擧。而九合諸侯。紂再擧。而不得爲匹夫。故擧錯不可不審。三擧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再擧殺比干。斮朝涉之脛。　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美麗也。　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　匡牀蒻席。非不寧也。匡安也。蒻細也。　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牀蒻席也。　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寒飢。　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　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　故古之爲金石管絃

王念孫曰ク、以離ノ離ハ雖ノ譌ナルベシ、以ノ下ニ一字ヲ脫スルナラント。
不使應敵ノ使ハ能ノ訛ナルベシ。

食肉之獸云云ハ匱ニ蓄フ鳥獸ナリ、係罝之網ハ鳥獸ヲ捕ル爲メノモノナリ。

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甫。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劍聞。應猶敵也。操其觚。招其末。觚劍拊。招擧也。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棹也。資用也。橈讀煩橈之橈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畜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擧而百姓說。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擧而天下失矣。

所任ハ舊刊其存ニ作ル。

王念孫曰ク、制開闔ノ上ニ而ノ字有ルベシ、而ハ能ナリ。足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莊王ノ事ハ宣公十四、十五年左傳ニ見ユ。

趙武靈王ノ事ハ史記趙世家、戰國趙策ニ見ユ。

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風化。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役事。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徧猶盡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亡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也。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頭。曰郭洛帶位銚鏑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鵕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

塞ハ閉ノ譌ナルベシ。

奈何ハ問ノ辭ナリ、臣下ニ告ゲズシテ之ニ問フ、卽チ敎令セズシテ事功ヲ責ムルナリ。

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擒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目淫則竭。（竭滅也。）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淸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敎。以不知爲道。（道常未知。）以奈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貴也。【補】春臺先生曰。奈何問辭。）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閉扃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衞君役子路。權重也。（衞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

者欲ノ者ノ字ハ嗜ノ譌ナルベシ。

相ハ馬ヲ相スルナリ。

有爲ハ有守ノ譌ナルベシ。

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阿曲從也。）有司枉法而從風。（風令也。）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用。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服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諂諛之人。乘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

テ欲セザラシムルノミ、求メザラシムルニ務メズ、奪ハントスレバ必ズ争フ、治者ハ奪フ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ノミ、争ハザラシムルニ務メズ。

人材釋ハ人ノ材智ヲ用キヌコトナリ。

美ハ羨ノ譌、羨不足共ニ材ヲ以テ言フ。材多キ者モ法度ヲ外レズ、材少キ者モ職ヲ守ルナリ。

佻長ハ獨リ自ラ得意トナルナリ。

此レ上文ニ所謂君臣同道則亂ナリ。

貴富、達事、驕恣皆臣ヲ以テ言フ、臣ノ勢ハ君ニ及バズ、故ニ貴富ナルモ能ク勞シ、事ニ達スル者モ能ク察シ、驕恣ナル者モ能ク恭シ。

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公正。）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村。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也。）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執制。）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擒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其居水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也。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不任用臣智能也。）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

智盡ハ智モ用ヲ爲サザルナリ。

據除ハ詩邶風新臺篇ニ蘧篨トアルニ同ジ、毛傳ニ不レ能レ俯者トアリ、即チ俯シテ見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此處ハ仰ギ視ルノ義ナリ。

適然ハ偶然ナリ。

臧獲ハ奴婢ナリ。

其自是ノ其ハ治者ヲ斥シ、其不得爲非ノ其ハ民ヲ斥ス。

勿使可欲、毋曰弗求、云云ハ凡ソ人欲スルアレバ則チ求ム、欲セシメテ而シテ求メザラシメントスルハ不合理ナリ、故ニ治者ハ民ヲシ

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一曰疵。是故明主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擧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標 美恐羨之訛。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

王念孫曰ク、其言可行ノ下ナル而ハ當ニ其言ノ下ニ在ルベシト。

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用。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故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淸濁。商音清。宮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離去。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

隩窔之間ハ家内ノ小事ヲ言フ、隩ハ奧卽チ室ノ西南隅、窔ハ音要、室ノ東南隅ナリ。

王念孫曰ク、先ハ炗ノ譌ナルベシ、炗ハ明ナリ。

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幷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隩窔之閒。或佞巧小具。謟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機理。）是猶以斧劗毛。以刀伐木也。（劗剪也。劗讀驚攢之攢也。）皆失其宜矣。（宜適。）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通。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轂。故曰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

朱儒ハ梁上ノ短柱ナリ。

雞毒ハ羣書治要ニ奚毒ニ作ル。

頸擧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樑。（舟船也。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也。）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欐榱。（欐屋垂。榱穩也。）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枅讀如雞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擧。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失。）不失小

斷ハ斵ノ譌ナルベシ。

緣ハ緣(ヘリ)ノ飾ヲ附スルナリ、毇ハ音毀、しらげるナリ。

宮室ハ後宮ノ婦人ナリ。

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强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越結蒲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標舉天下而四字衍。）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言甚易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黎齊。）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僞詐生也。標春臺先生曰。性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

蹏馬ハ跳ネテ蹴ル馬ナリ。

君人之道以下。道藏本爲下篇。

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

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麁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

厲ハ癩ナリ。

疾風ハ當ニ風疾ニ作ルベシ。

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

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幷呑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讐。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呑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狥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

守職者ハ職ヲ守リテ、敢テ譽ヲ人ニ得ル所以ヲ務メザル者ナリ。

王念孫曰ク、而被甲兵ハ不レ被ニ甲兵一ノ譌ナルベシ、又都於國ハ敎ニ於國一ノ譌ナルベシト。

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正。）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鬭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正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

此節論ズルトコロハ全然韓非ノ形名說ナリ。

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越王勾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眞僞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事。以效其功。效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專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

注ニヨレハ營事ハ管事ノ譌ナルベク、注ノ營亦管ニ作ルベシ。

可ノ字ハ衍ナルベシ。

狸能ク鼠ヲ捕フルコト莊子等ニモ見ユ。

王念孫曰ク、抓ハ搌ノ譌ナルベシ、搌ハ劈ナリト。

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營典。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中。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愼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然。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

而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筋ハ弓ノ筋ナリ、牛馬麋鹿ノ筋ヲ以テ作ル、嚾ハ嚼ノ譌ニテ、筋ヲ椎打スルコトナリ、漢人之ヲ嚼ト言ヘルナリ。圉ハ厩ナリ。

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為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推行。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也。詭違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嚾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

臣道方ノ方ハ道藏本員ニ作ル、羣書治要ニ方ニ作ル、運轉無方ノ四字ハ衍文ナルベシ、羣書治要ニハ無シ。

異道ハ君ハ君ノ道ヲ守リ、臣ハ臣ノ道ヲ行ヒ、上下各〻道有ルナリ、同道ハ君臣互ニ其道ヲ侵スナリ。

俞樾曰ク、任ハ聖ノ譌ナルベシト。

所利。故百姓載之上而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淸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一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臏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王念孫曰ク、避姦賊ハ備姦賊ノ譌ナルベシ。

天下之物ノ上ニ而ノ字ヲ加ヘテ見ルベシ。

不出戶云云二句ハ老子第四十七章ノ語ナリ。

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傅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之任。國語曰。武丁以像旁求聖人。得傅說於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知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知。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

朝廷蕪云云ハ獄訟等ノ事無ク朝廷無事ナルヲ以テ、掃除モセズ、人ノ到ルコト無キユヱ、人跡モ無シトナリ。
大上下知有之ハ老子第十七章ノ語ナリ、上無爲ニシテ化スル世ニハ下(民)ハ唯ダ君ノ有ルコトヲ知ルノミニテ、君ノ恩ヲ思ヒ君ノ法ヲ畏ル等ノ事無キヲ言フ注ハ下知有レ之ト讀ミタルハ非ナリ。

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愼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贛賜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皐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惡。善惡之名入。猶有強知之人耳。不如掩聰明而本修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

詭ハ正シカラザルナリ。

苦ハ楛ニ同ジ、鹽卽チ脆ク粗ナルナリ、責ハ債ナリ。

零星ハ風俗通ニ辰ノ神トアリ、尸ハ神ノ代リニ祭ヲ享クル人ナリ。

毫。晝日顚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鴟鵂鵂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而夜則目明。拾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情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擧。猨得水而捷。魚得水而鶩。鶩疾也。[標]鶩疑鶩。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鹽。嫚捕器。嫚讀慢緩之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猒欺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話。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僞爲善也。一人破之而不褎。褎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也。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標]春臺先生曰。重難也。若及也。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

歙ハ合ハセ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勇力ノ力ハ衍文ナリト。

無絕叚ハ必ズ叚有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蚉蚊ノ蚊ハ衍、顚越ハ瞋ノ目ノ譌ナルベシト、蚉ハのみナリ。

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標舊刊。道下脫理字。）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也。索絞也。歙讀協。）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强。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良。（標舊刊。絕良作絕梁。呂覽用衆篇注引此。作絕良。）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鴟夜撮蚤蚊。察分秋

知故不載ハ木石ニ知無ク、故意ニ舟車ヲ破ルニアラザルヲ言フ、故モ亦知ナリ。

刑之ノ刑ハ形又ハ型ニテ、作ルコトナリ。

至治ハ致治ノ譌ナルベシ。王念孫曰ク、幹舟ハ舲舟ノ譌ナルベシ、舲舟ハ小舟ナリト。

服ハ車轅ノ左右ニ馬ヲ駕スルコトナリ。

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憯於心。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也。憯猶利也。以志意精誠伐人爲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王。故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道。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才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黃馬白腹曰騵。詩曰。四騵彭祖。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也。

孔子琴ヲ師襄ニ學ブ、師襄ガ進ミテ他曲ヲ學ブベシト言ヘルニ拘ハラズ、孔子ハ始メハ未レ得ニ其數一ト言ヒ、次ハ未レ得ニ其志一ト言ヒ、終ニ未レ得ニ其人一ト言ヒ、テ引續キ研究シ、終ニ其人ヲ得タリト言ヒテ此曲ヲ作リシ人ハ文王ナルベシ、他人ハ能クセズト言ヘリ、師襄大ニ歎稱シテ子ハ聖人ナリト言ヘリト。

季子魯ニ聘シ魯ノ樂ヲ聽ケルハ襄公二十九年左傳ニ詳ナリ。

王念孫曰ク業貫ハ葉貫ノ譌ナルベシ、葉ハ聚ナリ、貫ハ積ナリト。

枉橈ハ曲ガレルナリ、施亦邪ナリ。

注ニヨレバ不與焉ノ上ニ智ノ字有ルベシ。俞樾曰ク、水戾ハ石戾ノ譌ナルベシト。

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已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橫局四方而不窮。（【標】俶眞訓。局作局。）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衡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蟁首。（蟁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轙。水戾破舟。不

崔杼ノ亂ハ襄公二十五年左傳ニ見ユ。

榮啓期ノ事ハ列子天瑞篇ニ見ユ、孔子泰山ニ游ビ其郕ノ野ヲ行キ粗服シテ琴ヲ鼓シテ歌フヲ見テ、之ニ何ヲ樂ムカヲ問フ、答ヘテ萬物ノ最モ貴キモノタル人ト生マレシコト、人ノ中ニテ尊キ男ト生マレシコト、夭死ノ人モ有ル世ノ中ニテ九十マデ生キ居ルコトノ三ノ大ナル樂ミアリ、貧ハ士ノ常、死ハ人ノ終リナリ、何ゾ憂ヘント、孔子能ク自ラ寛ニスル者ナリト稱セリ。事ハ又說苑雜言篇ニ見エタリ。

甯戚ノ事ハ道應訓ニ詳ナリ。

韓詩外傳卷五ニ云フ、

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鶩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縿車之縿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哀威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大師也。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諭敎。敎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

堅ハ腕ノ古字ナリ。

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擧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

鞅鞈鐵鎧。瞋目扼掔。其於以御兵刃縣矣。

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

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

薄於德也。

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蘧伯玉衞大夫蘧瑗也。子貢衞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

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覿焉。

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墨也。覿觀之也。

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

以其賢也。

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致猶勝也。

故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

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

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雖瞽而大治晉國。使無亂政。故貴於有所見。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

不言之令。皐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

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

以用。師法。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

從其志意之所行。

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鬭爭。而國家多難。其

踰ハ字ノ儘ニテモ通ズレドモ、踰ノ義ニ解スルヲ可トス。
注冬日人ノ人ハ仁ノ譌ナルベシ。
像ハ形容ナリ。
王念孫曰ク、害ノ字ハ用ノ字ノ譌ナルベシ。孫叔敖・市南宜遼ノ事ハ莊子徐無鬼篇ニ本ヅク、市南宜遼云云ノ注姓名ノ二字當ニ其處ヲ易フベシ。

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壓也。楚人謂之堁。揚堁動塵之貌。弭止也。標舊刊。注揚堁之揚字無。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贍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眞。抱德推誠。誠實。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通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人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擧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

拂ハ戻ルナリ、曾ハ增ナリ。
棁音脫、說文ニ大杖トアリ。

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一同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事治。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梲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諭也。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

屛ハ門內又ハ門外ニ立ツル塀ナリ、以テ內外チ限ル、天子諸侯ハ內外共ニ設ケ、大夫等ノハ門內ノミニ設ク。

三關ハ耳目口ナリ、規、飾ハ皆有心故意チ以テ言フ、規ハ強ヒテ道ニ合セントスルナリ、飾ハ強ヒテ善クセントスルナリ。

魂ハ思慮ノ作用チ、魄ハ視聽運動ノ作用チ爲ス、外物ノ來ルヤ魄之ニ應ジテ動ク、動キテ物ニ引カルレバ魂ノ作用其正チ得ルコト能ハズ、此クテ魂魄各〻其處チ離ル、玄房ニ反ヘストハ虛靜ニ反ヘルナリ、虛靜ニ反ヘリテ二者相離レズ、太一ハ天、神ノ最モ貴キモノナリ。

蓋ハ屋根ナリ、四方ハ四壁ナリ、後世ノ明堂ハ室有リ、神農時代ノハ屋根有ルノミ。

屛。所以自障。屛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邦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愼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尙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精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有在中。懷其仁誠之心。懷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植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考成。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薦之明堂嘗之。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已說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愨。端直也。愨誠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

道藏本分爲上下二篇。

因循ハ事ノ自ラ然ルニ因リ循フナリ。

知規ハ下文ノ例ニヨルニ當ニ能規ニ作ルベシ、卽チ能謀ナリ、行人ハ他國ニ使シ又ハ他國ノ使者ニ應接スル官ナリ、相者ハ工(瞽)ノ手引ヲ爲ス者又禮儀ヲ相クル(たすくる)者ナリ、執正ハ他書ニ見エズ、蓋シ周禮ニ保氏ト言フ官ノ類ナルベシ。

於天下ノ三字衍文ナルベシ。

冕ハ王公ノ冠ニシテ、上ニ前後ニ長キ板アリ、布ヲ以テ之ヲ覆ヒ、其前後ニ旒ヲ垂レ、玉ヲ貫ク、旒ト玉トノ數ハ命數ニ應ジテ異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人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之道也。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敎令也。謂不言而事辨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辨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也。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過猶誤也。標舊刊。舉作謀。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由自然。標舊刊由作猶。非。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邃延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而買黈益之黈也。天子外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終

矣。而義爲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由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

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

類ハ臨時ノ祭ノ名ナリ。

兵之所爲生ハ兵ヲ制スルノ本義ヲ言フ。

之不變。誨教也。變更也。乃擧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疆。并兼無已。擧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先聖之後。標子迪先生曰。按。先聖之後。謂宋杞陳之類。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傒繫四之。繫讀曰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所以自爲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爲自淫過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爲詐僞。佯哀戚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也。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爲主也。用兵有術

斂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賃妻。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闌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惷讀近貯益之肚戇。籠口言之也。乃使始爲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閒。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非强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於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絶也。三年之間。思慕之心。未能自絶於哀戚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疆。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

衰ハ喪服ノ上ヲ言フ、(平服ニハ衣ト言フ)経ハ麻ヲ以テ首ヲ包ミ又腰ニ纏フナリ、苴ハ苴経ノ場合ニハ麻ナリ、苴杖ノ場合ニハ竹ノ杖ナリ、斬衰三年ノ喪ニハ苴杖ヲ用フ。

注ノ所以發其恩賜ノ上ニ無ノ字有ルベキナリ。

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血氣充盈。以成其勢。〔標〕注盛字衍。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鍾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経苴杖。苴麻之有實者也。衰讀曰崔杼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也。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所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通制也。〔標〕舊刊無禮字。群書治要作作禮樂。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

隅差之削ハ布帛ヲ以テ衣服ヲ作ルニ隅ヲ缺クコトナリ。

兪樾曰ク、歌舞節ノ歌節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舞ヘバ卽チ禽獸ノ跳ルガ如クナルヲ言フナリト。

亡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廱。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頖宮。詩云。矯矯魯侯。在泮獻公也。土事不文。質也。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作琢。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也。鏤讀婁之婁。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蠃之理。觚蠃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蠃讀指端蠃文之蠃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爲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燠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

蹪蹈ハ蹪蹈卽チ蹪蹈ノ訛ナルベシ、蹪キ蹈ルナリ。

疏ハ通ナリ、疏鏤ハ彫刻ナリ、華蟲ハ雉ナリ。

蓼糾ハ繆糾ナリ。

齊和ハ五味ヲ和スルナリ。

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蹪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鍾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疏鏤。以相繆紾。書曰。山·龍·華虫·藻·火·粉·米。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焜昱錯眩。照燿煇煌。錯雜也。眩惑也。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也。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鍜錫文鐃。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錫鐃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故曰乍晦乍明也。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言劒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鐃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蓆。籧篨葦蓆。取其邪文次敘。劒鐃纏錦經冗。似數而疏。劒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楚。言二國善酸鹹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筒。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鑠。靡流堅鍜。無厭足目。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茲生也。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白素。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

岐嶷之嶷。芒繁亂澤。巧爲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像文章貌。挐讀人性紛挐不解之挐。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修碕。或作旋石。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爲修碕。修碕曲中水所穿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減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回。以像湡浯。拂戾也。邅廻轉流也。湡番隅。浯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邅廻。法而像之也。湡讀愚戇之愚也。益樹蓮菱。以食鼈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芰也。皆可以養魚鼈。蓮讀蓮羊魚之蓮也。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鷫鷞雁類也。一曰。鳳之別類也。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以爲飾也。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鷁首也。舟中吹籟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榭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巍巍然。故曰魏闕也。際接也。大厦大屋也。增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像也。脩爲墻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複道也。通讀踊躍之踊。道讀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墮也。增益也。接徑

五遁ハ下文ニ遁ニ於木ニナド言フモノナリ。
玉念孫曰ク、精神ハ精氣ノ譌ナルベシト。
冥性命之情ハ性ノ自然ニ冥合スルナリ。

駕ハ架ニ同ジ。

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眞。眞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矜自大也。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雜糅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於心。則其慮通。集止也。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眞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榦。複屋欒井也。刻花置其中也。圜舊刊注欒作樊非。標株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飾巧。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儼讀儼然之儼也。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飾巧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淌游瀷淢。菱杼紾抱。淌游瀷淢。皆文畫擬像水勢之貌也。菱菱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瀷燕人強春言敕之敕。淢讀郁郁乎文哉之郁。杼讀楚言杼。紾讀紾結之紾。抱讀

此處帝者以下其體シ法トルトコロノモノガ、何レモ當然ノモノヨリモ一段卑シ、故ニ此カル辭有リ。

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肅而不悖。（肅急也。雖急不促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爲正。（扶任也。撥治也。標扶撥易地。今改焉。）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矯正也。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爲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爲鄰國所侮辱。）君者失準繩則廢。（爲臣所廢黜。更立賢。）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也。不親不爲臣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陿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

蠉飛蠕動ハ禽獸ナリ。

王念孫曰ク、原ハ度ナリ、量ナリ、無原ハ無量ナリト。

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無私。（普大也。氾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贏縮卷舒。淪於不測。（贏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於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歙讀曰脅。敍次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餘无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施延。延於遠方之外。）名聲傳于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參明。）明與日月竝。（竝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ハ老子第一章ノ語ナリ。

成之迹ハ文子精誠篇ニハ成事之迹ニ作ル。

太一ハ中宮天極星中ノ常ニ明ナル星ニテ、即チ上帝ト爲ス、天神ノ最モ貴キモノナリ。君者ハ普通ニ言フ君タル者ナリ。秉ハ下文陰陽等ノ例ニヨレバ衍文ト爲スベシ。

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舊刊抱作拘非。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眞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檝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愼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屋霤。楚人謂牢爲霤。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紀綱八

鴻水ハ洪水ナリ、性ハ生ナリ。

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險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闢伊闕。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瀍澗兩水名也。瀍讀裹纏之纏也。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晩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璇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璇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舊刊紂下脫桀字。紂爲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爲園圃。積酒以爲淵池。今河内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刳諫者。孕婦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裹。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殘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歩曰卒。牧野商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

此文共工洪水ヲ起シテ天下ヲ害セントセリト爲スナリ、尚書ニ堯ノ時ニ共工水ヲ治メタルヲ言フト同ジカラズ。

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暦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攫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讀車軋履人之軋。貐讀疾除瘉之瘉也。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也。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於青邱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十日並出。羿射出九。猰貐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修蛇大蛇也。呑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洞庭南方澤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爲豨也。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栢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

王念孫曰ク、充忍二字連讀スベシ、忍ハ牣ナリ、卽チ滿ナリ。兪樾曰ク、總ハ利ノ訛ナルベシト。

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禨祥而民不夭。標舊刊禨作機。子迪先生曰。當作禨。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尙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損減也。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

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脩設也。遷移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兎。兎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崑崙之山也。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及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像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爲大巧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

反初ハ莊子繕性篇ノ復初ニ出ヅ。注ノ始也有情也ハ始未有情也ノ訛ナランカ。

坐俳ハ坐起ナリ。

王念孫曰ク、震當ニ霆ニ作ルベシト。

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言尚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大也。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傚也。風雨

兪樾曰ク、古人ノ三字ハ衍文ナリト。

賀當ニ賞ニ作ルベシ。

鄙ハ吝ト熟スル字ナリ。

淫ハ過グルナリ、不得已ハ中ヲ得テ止マテザルヲ言フ。

一人之制也。六合四方上下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諝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以樂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

分爭ハ下文ニヨレバ忿爭ノ訛ナルベシ。

無所歸宿。專室小室也。蓬廬蘧篨覆也。言小有賓客歸之。無所庇宿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衆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疆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不成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尙羊。無所主之貌也。一曰。褒大貌也。浸潭廣衍。故曰包裹風俗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也。薄近也。衆物宜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咐讀符命之符。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以身喩也。六合之內。

兪樾曰ク、菑ハ火ニテ燒クナリト、榛穢ハ雜草ヤ雜木ノ茂レルモノナリ、燒キタル灰ヲ又肥料トスルナリ。草木之句萌云云ハ上文ノ田野ノ草ヲ燒クコトヲ受ケテ言フ。夏屋ハ屋根ヲ前後ニ茨キ下ロス作リ方ニテ、宮駕卽チ宮架ハ四注ト云ヒテ四方ニ茨キ下ロス作リ方ナリ。

也。菑榛穢。聚埒畝。草茂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芟野菼。長苗秀。芟殺也。菼草也。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駕]駕架古字通用。橑檐榱題。橑檐橑也。檐屋垂也。榱棟也。題當也。彫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阿曲屋也。芙蓉藕華也。菱角菡萏也。荷芙渠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陸離美好貌。脩掞曲挍。夭矯曾撓。芒繁紛挐。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芒。挐讀上谷茹縣之茹。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剧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剧鋸尺削兩刃句刀也。剞讀枝尺之枝也。剧讀詩蹶角之蹶。削讀綃頭之綃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松栢根茂。菌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江河三川絕而不流。三川涇·渭·汧也。出於岐山。絕竭也。故曰不流。國語曰。河竭而商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蠛蠓之屬也。一曰蝗也。兗州謂之螣。螣讀近殆。緩氣言之。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天旱地坼。坼燥裂也。鳳凰不下。句爪鋸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鷂之屬也。鋸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民之專室蓬廬。

兪樾曰ク、玄元ハ玄光ノ訛ナルベシト、玄光ハ似眞訓ニ見エタリ。

兆萠云云ハ卵トナリ又胎ニ宿リテ而シテ生育スルヲ得ザルモノ過半ナリトナリ。

敍。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淸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熒惑・太白・鎭・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碭大也。言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徧照四海也。鳳麟至。蓍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蓍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否臧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金玉。鍥刻金玉。以爲器也。擿蚌蜃。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不盡物類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夭麋子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也。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孚曰卵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萠于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通也。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敍。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燋夭。不繁茂

王念孫曰ク、正文及ビ註ノ始ノ字皆治ニ作ルベシト。

兪樾曰ク、快當ニ決ニ作ルベシ、決モ亦行ナリト。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也。[標]春臺先生曰。此篇衍老子大道廢章。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質性也。眞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不擾。故常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章也。便利也。物事也。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略約要也。侻簡易也。侻讀射侻取不覺之侻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一同也。明照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也。四時不失其

淮南鴻烈解卷第七終

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爲箑。已止也。

非欲ノ非ノ字ハ衍ナルベシ。

箑ハ翣ニ同ジ、扇ノ類ナリ。

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晋之狄國也。晋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晋大夫荀息。謀於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假晋道。既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晋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故曰亂。四世謂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上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晋獻・齊桓・胡王也。適猶節也。動猶惑也。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為而得用之。然則為者不得用之。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

正文不便云云ノ不ノ字ハ常ニ貪富貴之位ノ上ニ在ルヘシ。

肥也。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宜猶但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爲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也。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制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

縱體肆意云云ハ性情ノ自然ニ任セテ道ニ合スルヲ云フ。

所以欲所以樂ハ人ノ性情ナリ、儒者人ノ性情ノ自然ニ原ヅキ考ヘズシテ、妄ニ性情ヨリ發スル作用ヲ禁止スルハ不可ナリトナリ。

厲ハ癩ナリ。

臞肥ハ子夏ノ事ナリ。

樂。無樂而弗爲。（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滑亂。）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捹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衞。（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季路仕於衞。衞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衞人醢之爲醬。故曰葅。）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子夏學於西河。哭其子而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眩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

牆ハ之ヲ積ミ人力モテ作ル、始メヨリ人力ヲ用ヒザルヲ可トス。

衰世ノ學强ヒテ天性ヲ飾リ自然ノ情ニ戻ルヲ非ルナリ。

目雖欲之以下ハ禮ヲ以テ人ノ性情ヲ飾リ矯ムルヲ訊ク、古ノ酒ハ皆多少粕有リ、之ヲ汲ミテ置クコト久シケレバ粕沈ミテ酒澄ム。

牆之立。不若其假也。又況不爲牆乎。氷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氷乎。不如未爲牆氷之時。假凝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跡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跡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大無有垠外。而能爲之外。諭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尙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閒。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邀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飮。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

繇ハ徭ナリ、卽チ勞役ヲ以テ國ニ盡クスナリ。

茠ハ木蔭ニ息フナリ、越ハ樾ニ同シ、蔭多キ木ヲ言フ。

巖穴之間ハ塵世俗界ヨリ遠キ地ナリ、有道者ノ居ルトコロナリ。

踡跼ハ伸ビサルナリ、諦ハ啼ニ同ジ、噲ハ快ニ同ジ。

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
昧暗也。厭也。楚人謂厭爲昧。諭無知也。

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
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

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
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揭擧也。钁斫也。臿鍤也。青州謂之鍤。有刃也。三輔謂之鍋也。籠受土籠也。

鹽汗交流。喘息薄喉。
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

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
茠陰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茠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

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
抑按也。叩或作跔。跔讀車跔之跔也。

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
謂得安臥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

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
劫迫。

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
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

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
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知使之畏死。言不畏死。

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
言不貪利欲之物也。

建鼓ハ鼓ノ大ナルモノハ之ヲ枠ニ載セ建テテ撃ツナリ。

王念孫曰ク、以天下爲者ノ上ニ無ノ字ヲ脱ス無以天下爲者トハ即チ上文ノ許由ヲ承ケテ言フコト。

箒笓・井ハ何レモ敖倉・河水ヨリモ少シ、然レドモ人ノ實際ニ要スルトコロヲ滿足スルニハ多キヲ要セズ少キモノニテ足ルナリ。

出其宗ハ道ヲ離ルルナリ。

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厚利重祿。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也。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之常滿倉也。在今滎陽縣北。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簞筥。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箒笓。有其井。一實也。箒笓受穀器也。井家人之井水也。箒讀顚孫之顚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也。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淸目而不以視。淸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

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百鎰聘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堯是。]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務光是也。]外此其餘。無足利矣。[外猶除也。利猶食。利或作私。私獨受也。]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考觀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爲。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偸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瓴器叩之有音者。故曰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

窮鄙之社ハ片田舍ノ社ノ祭ナリ。

公。盟大夫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標】舊刊。注盟大夫之大夫作諸侯。

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士也。爲君伐莒之隊。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

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

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爲利動也。

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

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

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

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以至德見貴。許由・務光是也。故曰不待爵也。

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若楚狂

莊子大宗師篇ニ子輿ノ言此子求ノ事ニ似タリ、拘拘ハ體曲ガルヲ言フナリ、注誤レリ。

槩ハ摡ニ同ジ、感觸ナリ。

精神腸越無之歎也。燭營指天。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匍匐自闚於井。臨井水自觀照。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禪舜。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以其視龍猶蝘蜓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匍匐闚於井。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遂也。無至而不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辯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擧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儷偕也。而況斥鷃乎。斥澤之鷃雀。飛不能出於頃畝。諭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

無以爲ハ天下ヲ以テ爲スコト無キニテ、天下ヲ重ンゼザルナリ。熙ハ戲ナリ。

神巫季咸、壺丘子林ヲ相スルコト列子黄帝篇ニ詳ナリ、壺丘子林又壺子トモ言フ。

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任讀任俠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傳禪。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狩爲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也。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生寄也。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也。滑亂也。和適也。視龍猶蝘蜓。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也。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以爲龍無有角。以爲蛇。而有足。跂跂脈脈。喜緣壁。非守宮。當蜥蜴。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走。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諭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齊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子求楚人也。僂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腸肝胷也。迫薄至頤也。兩髀下在上。軀正員也。腸讀

注ノ采ハ采色ニアラズ、木ノ名ニテ、櫟木ノ類ヲ言フナリ。

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哉。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留累於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爲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懾矣。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樂不義。其志意無所懾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明。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宓石之素題也。不加采飾。故曰不枅者不施欂櫨。俱交架也。枅讀雞。枅或作刮也。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恃之賴。粢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

熊經鳥伸等ハ道家ノ運動法ナリ、此ニヨリテ氣血ノ循環ヲヨクシ長生ヲ期ス、皆禽獸ノ屈伸動作ニ倣フ、故ニ此カル名稱有リ、今日ノ道家モ此種ノ法ヲ行フ、之ヲ工夫ト云フ。上記ノ法ハ形ヲ養フ法ナレドモ、氣ヲ養フニヨリテ自ラ神ヲ養フ、故ニ精神妄ニ動キテ充ヲ失フコト無カラシム。

戒形ハ注ノ一說ニ從ヒ革形ト讀ム、綴宅ハ注ニ從ヒテ綴ヲ離ルト訓ズ、二句形體化シテ精神化セザルヲ云フ。

紾ハ音軫、轉ズルナリ。極ハ究マリ盡クルナリ。

於無閒。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人莫能得焉。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或作蝦蟇雲氣。

是故眞人之所以游。游行。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經動搖也。伸頻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眞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眞人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充實也。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體道人同。日夜諭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爲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心諭神。神不損傷也。有綴宅而無耗精。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也。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禮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故曰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也。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也。故曰未嘗化也。化猶死也。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紾。而未始有極。不化精神也。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曰化也。化

類ハ四目ノ面(めん)ナリ、類醜ハ極メテ醜キナリ、王引之曰ク類醜ハ類魄(又欺魄ニ作ル)ノ譌ナリ、類魄ハ雨ヲ請フニ用キル土偶ナリ、石礫當ニ倒置スベシト。
文子九守篇ニハ死生ヲ千生ニ作レリ、此クテ萬物ト對スベシ、當ニ文子ニ從フベシ。
忽區ハ當ニ忽芒ニ作ルベシ、寂寞無形ノ貌ナリ。

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視毛嬙西施、猶類醜也。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類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言不濁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也。渾讀揮章之揮。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其魄不抑、其魂不騰。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于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太宵長夜之中、言其直瞑瞑於大道之處、寔視昭昭矣。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而處無常所也。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閒、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入

無瑕ハ人ノ性本ト瑕無キナリ、審ニ之ヲ守リテ外物ニ誘ハレザルナリ。

正ニ肝膽ヲハ忘ニ肝膽ヲノ訛ナルベシ、肝膽耳目ハ利欲ヲ以テ言フ、忘肝膽遺耳目ハ莊子大宗師篇ニ出ヅ。

效ハ景ノ形ニ效フヲ言フ。

容與ハ閑適ノ貌ナリ、當ニ下句ニ屬スベシ、蓋シ無所ノ下ニ脫文有ルナリ。

涸ハ凍ルナリ。

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强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逯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逯讀綠衣之綠也。渾讀大珠揮揮之揮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效。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然。然如是。抱其太淸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而虛。淸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

樊ハ崖又籬ナリ、天地之樊ハ天地之間ナリ。

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顚。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猶但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煬讀供養之養也。與道爲際。與德爲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眞人者虙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也。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埏ハ擊ツナリ、埏埴ハ粘土ヲ固メテ形ヲ作ルコトナリ。

洿ハ汚下ナリ。

注ノ就易ノ下ニ當ニ消ノ字有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暴ハ累ノ譌ナルベシト。

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閒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治官也。頓泥坯。取之於地。以爲器。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無以異於土也。　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洿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也。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極盡也。

坯ハ未ダ燒カザル瓦ナリ、造化ガ我ニ形ヲ與ヘシ以上ハ其自然ニ順ヒテ違ハザランナリ。

不事ハ生ヲ養フニ勉メザルナリ。

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辭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滅。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諭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惟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己者。己不憎也。人有尊己者。己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諭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淪入也。然則吾生

不足爲ハ易キヲ言フ。
其出彌遠ノ二句老子第四十七章ニ出ヅ。
爽傷ハ病傷シテ味ヲ辨ゼザルナリ。
生生之原ハ老子第五十章ニ出ヅ、生生ハ養生ナリ。

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尚也。爲治也。豈直禍福之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昬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越失。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勞病。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欲。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於刑辟之戮也。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不能知一。則無一

兪樾曰ク、守ハ當ニ得ニ作ルベシト。

孔竅ハ耳目ヲ言フ、精神ハ耳目ニ引カルル故ニ戸牖ト云フ、氣ト志トハ孟子モ言ヘルガ如ク密ニ相關ス、故ニ連ネ言フ、五臟ノ動能ク氣ヲ動カシ、氣ノ動ハ志ヲ動カス、故ニ使候ト言フ。

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敎志勝言己之敎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言敎或遯去。故行止而不邪也。標敎悖同。逆也。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也。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過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邱山喩大。識知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

三百六十六日ハ下文ノ三百六十節ニ對スレバ當ニ三百六十日ニ作ルベシ、大數ヲ以テ言フナリ。

上文ノ注ニ肝金也ト云ヒ此注ニ膽金也、肝木也ト云フ、前後一致セズ。

熏當ニ勳ニ作ルベシ、勳モ亦勞ナリ。

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也。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也。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膽金也。金石雲所出。故爲雲。肺爲氣。肺火也。故爲氣。肝爲風。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腎爲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也。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踆讀踆魏之踆。而月中有蟾蜍。蟾蜍蝦蟆。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厚薄之薄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鎭星也。熒惑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也。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尙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專一。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慾省矣。胷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淸。聽視達矣。耳

一生二云々五句ハ老子第四十二章ノ語ナリ、一ハ一氣、二ハ陰陽即チ天地、三ハ陰陽ト沖氣トナリ。

天地二氣相合シテ人物ヲ成ス、天氣ハ精神ヲ成シ、地氣ハ形體ヲ成ス、此時天地陰陽二氣ヲ調和セシムル第三ノ要素アリ、老子ハ之ヲ沖氣ト云フ。

一月云々ハ人ノ生マルル次第ヲ云フ、胅ハ博雅ニヨレバ腫ナリ。

五臟ト五竅トノ關係ハ異說多シ、此處ノ說ハ呂氏春秋等トモ異ナルモノアリ。

肝主耳ノ下ニ當ニ脾主舌ノ三字及注有ルベシ。

九解ハ天文訓ニ所謂九野ナリ。

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大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也。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也。鼻所以通氣也。故主鼻也。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處。故主口也。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也。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歙讀脅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

像無形ハ無形ト正言セズ、道ノ形容シ難キヲ以テナリ。

混生ハ生ジテ混然トシテ一ナルナリ、二神ト言フモ實ハ未ダ陰陽ニ分レズシテ混然タルモノナリ。

精神入其門云々ハ人ノ死スル時精神ハ天ニ、形骸ハ地ニ歸スルヲ言フ、情ハ實ナリ、卽チ物ノ自然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也。芠讀枚滅之枚。閔讀閔子騫之閔。澒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孔深貌也。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滔大貌也。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剛柔陰陽也。煩氣爲蟲。煩亂也。精氣爲人。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我尚何存。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誘猶惑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淸。

淮南鴻烈解卷第六終

井植ハ井榦ナリ、梓ハ梓ニ作ルベシ、卽チ蘖ナリ、溝植ハ溝側ニ用キシ木ナリ、必死ハ井側ヤ溝側ノ木ノ蘖條ハ直グ枯ルルヲ云フ。

愈樾ハ涸而枯澤ヲ涸如枯澤ト讀ミ、無源者ノ者ヲ也ノ訛ト爲ス、今之ニ從フ。

寄汲ハ他人ノ處ヨリ水ヲ貰フナリ。

之末論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論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太半過半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止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植材於溝邊。因生爲條木也。以論申韓商鞅之所爲法。比於梓條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絶者。崑崙之輸也。折曲。潦水不泄。廣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瀷雨瀆疾流者。故曰無源。瀷讀燕人強春言勑同也。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也。奔月或作坌肉。藥坌肉。以爲死畜之肉。復可生也。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得治之根本也。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隳肢體ハ靜ヲ守リテ妄ニ動カザルナリ、大通混冥ハ道ト一ナルナリ、解意釋神ハ志ヲ弱クシ知ヲ用キザルナリ。

捽モ亦拔ナリ。

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同。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太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以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舊刊所下脫以字。今補焉。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嘐喋苛事也。嘐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論申商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削刻之法也。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

舊本枕音宂ト爲ス、或ハ枕ニ作リ音尤ト爲スアリ、今讀ミテ枕席ノ枕ト爲ス、格卽チ貴メ木ノ上ニテ之チ枕ニシテ死スルナリ。

修天命ノ三字ハ修若クハ天ノ中何レカ一ガ衍文ナルベシ。

此時天下分レテ未ダ合セズ、故ニ戰亂ノ慘禍アリ、合而爲一家ノ語ニ誤有ルベシ、或ハ合ノ上ニ不ノ字チ脫スルカ。

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耳。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輔車奉饟。廝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圉。輔推也。饟資糧也。輔讀揖揤之揤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人也。短或作裋字。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榜楚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也。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甘猶嗜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天命。天命標舊刊。倒。而不夭於人虐也。虐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

兪樾曰ク、不聽其樂ハ不德其樂ノ訛ナルベシ、德ハ得ナリト。山海經西山經ニ西王母戴勝トアリ、勝ハ玉勝トテ、頭飾ナリ。

呑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呑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其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飛鳥鎩翼。走獸廢脚。鎩翼縱翼也。廢脚跛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鎩翼廢脚也。山無峻幹。澤無注水。峻幹美材也。注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薠讀猿猴蹯噪之蹯。狀如葴。葴如葭也。莎草名也。金積折廉。壁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壁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壁讀辟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爲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詩云。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蓍策日施。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芈。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標 舊刊。注燕姓姬作燕姓姚。誤。從橫閒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從。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從。西與東合爲橫。故曰從橫。成則秦帝也。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疊京觀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

推ハ一本推ニ作ル、蹶ハ動カシ仆スナリ。

兪樾曰ク、懷當ハ壞常ノ誤ナルベシ、典常ヲ敗壞スルナリト。

墑ハ墫ノ訛ナルベシ、墫ハ罅ニ同ジ、裂ナリ、植社ハ立テシ社ト云フコトニテ、社ハ土ヲ築キテ壇ト爲シ、又其地ニ宜シキ樹ヲ植ウ、槁ハ樹ニ、裂ハ壇ニ言フ。

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眞人眞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故巧詐。）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爲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曰。國無道危行言遜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也。懷思也。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墑裂。（言不禋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之。）犬羣嘷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嘷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也。一說。銜蓐自藏。）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挐首亂頭也。草與髮幷編爲挐首。不修容飾也。）曼聲

馬牛ハ知ルトコロ無キニ譬フ。

魍魎ハ景ナリ、怪物ニハアラズ。

王念孫曰ク、重ハ當ニ熏ニ作ルベシト。

兪樾曰ク、黄雲絡ハ絡ニ黄雲ノ誤ナルベシト。

秋約冬。枕方寢繩。方策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也。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白之虛也。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蹎讀塡寘之塡。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壚。黃泉下有壚土也。壚讀繩纑之纑。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光輝也。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靑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有角爲龍。無角爲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也。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也。穆和也。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眞人之

豫賈ハ懸直ナリ。

儋耳ハ南海ニ在リ、注非ナリ

一本注ノ顓善ヲ顓愚ニ作ル。

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言所有餘。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翔猶止也。麒麟游於郊。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裂分也。廢頓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消。猛獸食顓民。顓善也。鷙鳥攫老若。攫撮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拄之。楚詞曰。鼇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女媧殺之。以止雨也。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標〕舊刊。注女媧作力牧大稽。誤。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蟲狩。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

王念孫曰ク、忽モ亦疾風ナリト。

嗜欲云云ハ馬ノ嗜欲ヲ己ノ胸中ニ形ハシ、卽チヨク馬ノ情ヲ知リテ、而シテ己ノ精神ヲ以テ馬ヲ自然ニ感ゼシムルナリ、踰ハ諭ノ譌ナリ。

阿ハ偏倚ナリ。

之過去也。過讀責過之過。標子迪先生曰。過歸雁於碣石。言疾於歸雁。注不明。軼鶤鷄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也。姑餘山名。在呉也。鶤鷄鳳凰之別名也。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雁。便復東南軼過鶤鷄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猋及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此言疾也。朝發榑桑。暮入落棠。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標舊刊。暮作日誤。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爲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于胸臆之中。諭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熟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

注ニヨレバ正文ノ羽翼ハ當ニ濯羽ニ作ルベシ。

僉樾曰ク、鞭ハ讀ンデ綆ト爲スベシ、絲ヲ組ミ合ハセルナリト、左右若鞭ハ左シ又右スルコト絲ヲ組ミ合ハスルガ如クナルナリ。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濯羽翼於帝所自上下也。鳳凰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蹋或作絕也。徑過。絕歷也。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地不敢動也。裔邊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郵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也。斂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心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一說。言掉鞭致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一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耳。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燿照也。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兆朕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雁。得

江海ハ赤螭青虬ハ此チ以テ居ト爲サズ、然ルニ蛇鱓ハ此チ己ノ居トシ、彼ニ其處チ取ラレンカトテ恐レ爭フナリ。

扶搖而登之ハ赤螭青虬此時チ以テ風ニ乘ジテ上リ去ルナリ。

佼ハ輕ンズルナリ。

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嗜味長美也。蛇鱓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也。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四海之內悉畏之也。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渡深曰仞。傳曰。仞溝洫也。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咆哮也。猨狖顚蹶。而失木枝。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也。狖猨屬也。長尾而昂鼻也。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凰。爲至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凰也。佼或作譈。譈哭也。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逮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翺。不搖曰翔。外猶表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過猶歷也。砥柱河之險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涆水至疾。瀨淸皆激涆急流。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尙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地也。池決復入爲渚。渚小洲也。尙佯冀州之際。徑蹯都廣。入日抑節。蹯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也。衆

非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宮ハ一定ノ音ニアラズ、或ル者ヲ宮ト定ムレバ此ニヨリテ他音ノ高低緩急定マルナリ、故ニ一絃ヲ改調シテ宮ト爲セバ、他弦之ニヨリテ定マリテ應ズ、始メヨリ一ノ聲ヲ特ニ別異ニシテ宮ト爲サズシテ、任意ニ一音ヲ擇ビテ宮ト爲セバ、音ノ君タル形其處ニ見ハルトナリ。

未始出其宗トハ始メヨリ道ヲ離レズ、內ニ止マリテ外ニ出デザルヲ云フ。

之質象德。欲遠去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心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妍醜。不有藏匿者也。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調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大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大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諭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於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也。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

偏枯之藥ハ半身不仁ヲ癒ス藥ナリ、下ノ欲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於日ノ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曰。衞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也。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標子迪先生曰。弗能然。言不能爲也。注非。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大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山。窮相通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區讀歌謳之謳也。區越人。善冶劍工也。淳鈞古大鋭劍也。紂爲無道。左强在側。左强紂之諛臣也。數紂無道。勸以貪淫也。太公竝世。故武王之功立。立成。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也。忽然來至。無形迹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

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諭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却走馬以糞。老子辭也。止馬不以走。但以馬糞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開爲軌也。□舊刊。注以馬糞田之馬作糞。非。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通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子迪先生曰。按四句。喩無爲而後來自成功也。注大謬。天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啣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

陽燧・方諸ハ天文訓ニ注有リ。

手徵ノ手ノ字ハ訛ナルベシ、太極ハ周易釋文ニ天ト解セリ、日月ハ天上ニ在リ、今掌握中ノ陽燧方諸ヲ以テ天上ヨリ水火ヲ取ルハ同氣相感ノ理ニヨリテナリ。

位。懷道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爲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內向爲珥。在上外出爲冠也。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陂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大溜水也。雲出於涔。似陂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天地之閒。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閒。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爲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徵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怳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旁求之。得傳說於傳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之星。一名天策也。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也。親近者

古ノ酒ハ皆濁レリ、其濁ルコト最モ少キモノヲ清酒ト云フ、湛ハ下ニ沈メル糟ナリ。

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

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

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横也。歍讀鴛鴦之鴦也。唈讀左傳嬖女人姻始之始。

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

言能以精誠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

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

君形者言至精爲形也。

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

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也。

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淸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鶩來趨鉤餌。故曰鶩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

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

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

老蠶生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囚。應商而絕。或有新故相感者也。

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運讀運圍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蓋長數里。死于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爲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

故聖人在

王念孫曰ク、任ハ在ノ譌ナルベシト。

上ノ四事ヲ精通于天ノ例ト爲スナリ。

彼ハ勇武ニシテ死生ヲ一ニシ死ヲ畏レザル者ヲ云フ。

觀九ハ觀ルトコロ多キナリ、鑽一云云ハ之ヲ至少ニ約シテ道ノ本ヲ知リ、人ノ知ラザル所ヲ知ルナリ。

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濟止。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謂魯陽文子。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爲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閒。謂士曰武。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者也。不與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

注ニヨレバ雷電下撃ニ景公臺ニ、隕ニ支體ニ傷折ト讀ムベシ。

淮南鴻烈解卷第六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一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卽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也。

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

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

尚主也。葈者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葈。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之位。復賤於主葈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

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

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

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故曰無所逃也。

武王伐

淮南鴻烈解卷第五終

露以テ時ヲ降ル。

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之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敎敎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標 兼山先生曰。糞與拂。古音通。）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膏雨

俞樾曰ク、爭ハ讀ミテ評ト爲ス、卽チ屈ノ義ナリ、又移ハ迤卽チ斜ニ行クナリ、匡ハ軭ト通ズ、車戻ルナリ、移匡ニテ曲ガルコトナリト。

易ハ簡易ナリ。

冬令耗。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陰。故亂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正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衆。是故上帝以爲物宗。宗本也。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正也。讀評議之平也。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遏也。垸轉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

王念孫曰ク、格ハ落ノ譌ナリ、草木零落スルナリ。

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修皆在至前也。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盡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也。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盛陽發泄也。行秋令水。水生於申。故水也。行冬令肅。象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也。行秋令蕪。象秋氣蕪穢生。行冬令格。格致也。象冬斷刑。恩澤致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象夏氣樹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生榮華。行

著聚ハ貯聚又蓄聚ノ義ナリ。

闢闔ハ門閭ノ譌ナルベシ。幾ハ期又盡ナリ、此處ニテハ時盡クルノ義ナリ。

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少皞黄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爲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爲金神也。　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　應金斷也。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　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瞑也。　有凍寒積氷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顓頊黄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爲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爲玄冥師。死而祀爲主水之神也。　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　應陰殺也。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夏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

阿ハ依又ハ倚、卽チ片倚ル義アリ。

方之極。自北戸孫之外。 北戸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爲北向戸。以迎日。故曰北戸。 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災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爲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死爲火神也。 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擧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 應陽施也。 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 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山也。言兩未聞。 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 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山。 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爲軒轅氏。死爲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勾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爲土神也。 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 露潤也。 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 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所歸也。 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 流沙蓋在崑崙之西南耳。 石城金

憂患休罰ノ四字舊本無シ、道藏本ハ雙行細字ト爲シ注ト爲セリ、皆非ナリ。

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祥。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早降。介甲之蟲爲祥災。金氣爲兵。故四境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則胎養夭傷。國多痼疾。逆亂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故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氷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官獄也。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亦應陰氣也。

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也。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靑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大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大皞庖犧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南

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鴈在彭蠡之水。皆北嚮。將至北漠中也。鵲感陽而動。樹上加巢也。舊刊。注上上脫樹字。雉雊。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是也。雞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頭室也。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今之逐陰驅疫。爲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耦合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十二次窮於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於天。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

耦耕ハ古書ニ多ク見ユ、二人相並ビテ耕スナリ、耒ノ廣サ五寸、二耒ヲ合セテ一尺ヅツノ廣サニ掘ルナリ。古蠟燭無シ、光明ハ皆松明ト庭燎トニ取レリ、故ニ薪ヲ要ス。

其時八月令ハ天時ニ作ル。

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也。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蚯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也。蚯螾蟲名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氣也。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省。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清濁相干。故氛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也。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雨水。水金用事。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出。故蟲螟敗穀。水泉竭也。陽干陰。氣未和。故多疾癘也。[標]舊刋。注出作生。非。

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心也。

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氐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

禮ヲ行フニハ酒ヲ用キルコト多シ、故ニ酒ヲ造ルコト最モ意ヲ注ゲルナリ。

其數六。黄鍾者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黄萌於地中。故曰黄鍾也。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氷益壯。地始坼。鴒鴠不鳴。虎始交。鴒鴠山鳥。陽。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故曰太廟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宦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沽酒官也。醖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酋。酋讀酋豪之酋。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蘖。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湛熺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熺炊。必令主潔也。水泉者則酒善也。湛讀審釜之審。熺炊熾火之熾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興雲雨。故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

社ハ天子諸侯ガ其百姓ノ爲メニ立ツルモノアリ、自ラノ爲メニ立ツルモノアリ、人民ガ相集マリテ立ツルモノアリ公社ハ百姓ノ爲ニ立テタルモノヲ言フナリ。

注ノ角平地也ハ呂覽注ニヨリテ角猶試也ニ作ルベシ。

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讀鹽會之鹽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福祥也。凡屬天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角平地也。勁强貌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像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盛冬不寒。令蟄伏之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干冬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也。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閒講武。故官司馬。檀陰木也。

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此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太祝ハ祝長ナリ、祝ハ神ニ接スルコトヲ掌ル人ナリ。

虎曰旗也。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也。其兵鎩。其畜彘。鎩者却內。像陰閉也。彘水畜。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此月令也。命有司。修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釁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斷罰刑。殺當罪。諸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也。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也。誅治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標】子迪先生曰。據呂覽注。當有北郊六里之郊六字注。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下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愼管籥。固封璽。封門也。璽印也。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飭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飭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壠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壠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

解隋ハ懈惰ナリ。

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至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利也。鼽讀怨仇之仇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姦謀所生。故多盜賊。徙邊境之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隣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熛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興。春氣陽溫。故熛風至。民氣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七星南方朱鳥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者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德在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像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龜爲之長。明屬水也。標子迪先生曰。注明字羽字之誤。律中應鍾。其數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水臭腐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中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也。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

貢職ハ諸侯ノ國ノ土産ヲ天子ニ貢スルナリ。

戴荏ハ月令ニヨレバ載旌ノ訛ナルベシ、載ハ建ツルナリ。支那ハ今日ニテモ門ノ外ト内トニ塀ヲ作リテ區切リヲ爲ス、此レ屏ナリ、古ハ諸侯ト天子トハ門ノ内外ニ屏アリ、大夫以下ハ門外ノ屏無カリシナリ。祭禽ノ禽ハ始メテ狩ヲ爲スコトヲ工夫セル人ヲ神トシテ祭リシ名ナリ。

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百縣畿內之縣。言百擧全數耳。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鄰。五鄰爲鄙。五鄙爲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地里所宜爲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歷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弓戟矢。故曰五戎也。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荏。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垣者也。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也。插置帶閒。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爲伏爲俛也。無留言當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曰。所養者無勳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

注ニ據レバ、候鴈來ニテ句トナリ、賓ハ雀ト熟シテ名詞ト爲ル、今來賓ニテ句ト爲ス。

冢宰ハ殷周ノ官ナリ、周ニテハ天官ノ長トシテハ大宰ト云ヒ、六官ノ長トシテ冢宰ト云ヘリ、冢亦大ナリ、一部ノ長トシテ天官ノ長タリ、又同時ニ百官ノ長タルナリ、卽チ後世ノ宰相ナリ。

官也。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羊舌大夫爲中軍尉。栢說未聞也。

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

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柳南方朱雀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

是月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爲蛤也。

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猶殺也。

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

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

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冢大也。宰治也。卿官也。要簿書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

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毛色純也。粹讀禍祟之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為害也。儺讀躁難之難。氣或作兵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修囷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濕也。穿窖可以盛穀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菜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盛。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屬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行冬寒氣激之令。故有風災。又冬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也。■舊刊注行冬倒。

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

全ハ肢體ニ缺點無キナリ、粹ハ毛ニ雜リ毛無キナリ。

令。則國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 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多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也。

七月官庫。其樹棟。 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棟。棟實鳳凰所食也。今雒城旁有棟樹。棟實秋熟。故其樹棟也。棟讀練染之練也。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 牽牛北方玄武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觜巂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南任也。言陽氣呂旅。而志助陰。任成萬物也。庚辛金日也。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 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羣鳥翔。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

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 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 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

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 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書。閱租之。豢讀宦學之宦。標注租字疑視字之誤。

視肥臞全粹。 全無虧缺也。粹

迎秋一本迎歲ニ作ル、上下ノ例ニヨレバ迎歲ニ作ルヲ可トス、注ノ也里之外郊ノ五字ハ呂覽注ニヨレバ九里之郊ニ作ルベキナリ。

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行是月之令。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也。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也。里之外郊也。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武人有功名者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方天下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也。殺氣始行也。贏盛也。故曰不可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內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麗於畢。俾滂沱矣。故備水潦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裂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近不宜行也。故言毋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幷。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

孟秋之月以下。道藏本爲下篇。

王念孫曰ク、白鍾ノ白ハ衍文ナリト。

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丘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摯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自保守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說未聞也。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畢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皞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羸者衣毛。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金臭腥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用所勝也。一曰。肝沈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摶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用是時乃始行殺戮刑罰。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鬣曰駱也。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金王西故處西宮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

兪樾曰ク、滂人ハ當ニ榜人ニ作ルベシ、榜人ハ船長ナリ。

秩芻ハ常ニ出ダスベキ草ナリ、租稅トシテ納ムルモノナリ。

稃一ニ粰ニ作ル、月令ハ糜ニ作レリ、爛熟シタル粥ナリ、鬻ハ粥ナリ。

宣亦明ノ義ナリ。

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也。漁讀相語之語也。蛟鼉黿皆魚屬也。鼉可以作鼓。詩曰。鼉鼓洋洋。黿可以作羹也。傳曰。楚人遺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官也。入材葦。供國用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内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所當出。故聚之。用養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也。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也。明鮮明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殃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濕重也。又有時可以殺草爲糞美土。疆土分畔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欬嗽。土氣像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

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令。故五穀晩熟。百螣動股。蝗屬時起害穀。故國饑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有覈曰果。無覈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其樹楡。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楡說未聞也。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蒼龍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日也。盛德在土。土王中央也。其蟲蠃。其音宮。羽落而蠃蟲。麟爲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鍾。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蟋蟀蜻蛚趣織也。詩云。七月在野。此曰居奧。不與經合。奧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蚈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蚈讀奚徑之徑也。天子衣苑黃。乘黃駵。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讀登飴之登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諭無所生也。一曰。諭無所主。皆主之也。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朝於中宮。中宮大室也。乃命漁人。伐蛟取鼉。

蚈ハ月令ニ螢ニ作ル。

苑黃ハ鬱黃ニ同ジ。

中宮ハ前ニ言ヘル五室ノ中央ノ室即チ太廟太室ナリ。

馬政ハ馬ヲ養フニ關スル政教ナリ。

無徑ハ月令ニハ無刑ニ作ル、今本文ノ儘ニ解スレバ詳ニ調査シテ後ニ行フヲ無徑ト云フナリ。

以雛嘗黍。雛雞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鸎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故。毋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毋暴布。火盛日猛。暴布則脆傷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挺重囚。益其食。挺緩。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爲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蹏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周禮。馬五尺以下曰駒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愼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事無徑。詳後行。當先請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蟬皷翼始鳴也。半夏生。木菫榮。半夏藥草也。木菫朝榮暮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烝也。雜家謂朝生。詩云。顏如蕣華也。禁民無發火。發起。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室曰榭也。順陽宣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氛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冬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水雨。故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

不實。孟夏當繼修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也。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曰四月桃也。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是月陰氣萎蕤在下。像主人也。陽氣在上。像賓客也。故曰蕤賓。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齒肬。兗豫謂之巨斧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百勞鳥也。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木。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應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太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鞞琴瑟管簫。調竽篪。飾鍾磬。管一孔。似邃簫今之歌簫是也。篪讀如池澤之池也。執干戚戈羽。干楯也。戈斧也。戟屬也。羽舞者所持翿也。標注舞者。舊刊作武也。非。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原能興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上帝也。爲民祈雨。故用盛樂。盛樂六代之樂也。天子

大尉ハ秦ノ官ナリ、月令ハ呂不韋ガ人ヲシテ作ラシメシ書ノ中ニ在リ、故ニ秦ノ官ノ名見ユ、此篇月令ニ本ヅクヲ以テ亦此官有リ。

入保トハ邑ニ入リテ寇賊等ニ對シテ自ラ衛ルナリ、邑ハ一寸防備ヲ施シアリ、民ハ平生ハ必ズ邑ノ中ニ居ラズ、事有レバ來リテ其中ニ入リテ自ラ守ルナリ。

象陽布散也。載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也。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令也。雞羽蟲。陽也。故畜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修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臣也。命大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大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千人爲傑。選擇賢良孝悌。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彘嘗麥。彘水畜。宜麥。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是月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亭歷之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盛於上。乃五月陰氣作於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隣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

上疎曰。肅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元陽之令。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陰沈。爲雨也。金爲兵革。故並起也。三月官鄕。其樹李。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鄕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李也。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爲羽。羽蟲鳳爲之長。徵音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其數七。生數五。火第二。故曰七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標注焦火之焦字疑衍。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也。螻蟈鳴。丘螾出。螻螻蛄也。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類應鳴也。丘螾蠢螾也。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括樓也。爾雅曰。不榮而實曰秀。苦菜宜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順火德也。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之所養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榦。

餒ハ餧ニ同ジ、餧毒之藥ハ禽獸ニ啗ハシムル毒藥ノコトナリ。

合樂ハ諸種ノ樂器ヲ同時ニ奏スルナリ。

儺ハ鬼やらひナリ、磔ハ禮記ニヨレバ犬ヲ磔スルナリ、攘ハ惡邪ヲ祓フナリ。

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也。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罼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詩曰。弋鳧與雁。罝兔罟也。詩曰。肅肅兔罝。罼羅鳥罟也。詩云。鴛鴦在罘。罼之羅之。罘麋鹿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門。餧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尙生育也。兼餘九門得出。故特戒之。令其毋出。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故禁民伐之也。鳴鳩奮其羽。戴鵀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鵀戴勝鳥也。詩曰。尸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具撲曲筥筐。撲持也。三輔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標注持恐薄誤。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跐蹏善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纍讀葛藟之藟也。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儺散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磔犬陽氣盡之。故曰畢春之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

烏始乘舟ハ通行本焉始乘舟ニ作リ、注烏猶安也ヨリ故曰始乘也ニ至ルマデヲ唯〻焉猶於也ニ作ル、月令ニヨレバ上ノ言具于天子ノ下ニ焉ノ字有ルベキナリ、注ノ說ハ穿鑿ニ過ギタリ。

薦ハ祭ヨリモ輕シ、時鮮ノ新物ヲ祖先ニ獻ズルナリ、寢廟トハ廟ノ後方ニ寢ト云フ建物アリ、此處ニ先王ノ遺衣服等ヲ藏スルナリ。內ハ物ヲ收藏シテ出ダサザルヲ言フ。

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鼢鼸鼠也。鴽鶉也。青徐謂之鴽。幽冀謂之鶉也。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詩云。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愼之至也。天子烏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烏猶安也。自冬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發泄猶布散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也。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之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

禮記釋文ニ漉竭也トアリ。

幣ハ帛五兩即チ五匹（玄帛三兩纁帛二兩）チ一束ニシタルモノナリ、帛ハ毎匹二端、一端宛反對ノ方向ニ巻ク、故ニ一匹ガ二端トシテ見ハルルナリ。

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猶將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概平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皆爲天物盡類。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故害農民之功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也。禮記曰。幣帛圭皮。告於祖禰者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殘賊也。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煥。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像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

首稼ハ百穀中ニテ先ヅ種エラルルモノ、即チ稷ヲ云フ。

句ハ屈生ノモノ、萌ハ直生ノモノナリ。社ハ五穀ヲ生ジ人ヲ養フモノトシテノ地ヲ祭ルナリ、社日ハ此ヨリ起ル。

之。故爲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植稼不熟也。

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穡。故官司空也。爾雅曰。楊蒲柳也。楊木春光。故其樹楊也。

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氷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始雨水。桃李於是皆秀華也。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說。斲木也。至此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搏也。鳩謂布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毋笞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順春陽。長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順陽氣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達也。標注不句萌之不字衍。擇元日。令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以爲民祈也。嫌日不吉。故曰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

青陽等皆明堂ノ室又ハ个ノ名ナリ、明堂ノ制ハ古來異說多シ、要ヲ擧ゲテ言ヘバ、周制ニテハ高サ九尺ノ亞字形ノ堂ヲ築キ、東西、南北最モ長キトコロヲ二百四十三尺トシ其ノ上ニ(図)形ニ五室ヲ有スル建物ヲ作リ、(図)ノ如キ平面圖トナル、室ハ右方ノ上ナルヲ青陽太廟、下ナルヲ明堂太廟、左方ノ下ナルヲ總章太廟、上ナルヲ玄堂太廟、中央ノヲ太廟太室ト云フ、室外堂上ノ處ヲ青陽ニハ北向シ、明堂ニハ東向シ、總章ニハ南向シ、玄堂ニハ西向シテ立ツト想像シテ左手ノ方ヲ左个、右手ノ方ヲ右个ト名ヅク、但注ノ說ハ室ノ位置此ト異ナレバ、个ノ所在亦變ズ。

風雨不時ハ月令ニハ雨水不時ニ作ル。

風水。爨萁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其讀該備之該也。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金之母。故畜之也。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日於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姙未育者也。麋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鷇者。皆禁民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慎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於上。故草木早落。國惶恐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孟春溫仁。而秋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猥至。故黎莠蓬蒿疏穢之草。並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而春行

道藏本分爲上下二篇。

此篇ハ禮記月令ヲ參看スベシ。

蒼・青ハ東方ノ色トス。

淮南鴻烈解卷第五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故曰時則。因以題篇也。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皞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鱗蟲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律中太簇。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蔟地而生。故曰太簇。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酸之言鑚也。萬物鑚地而生。羶木香羶。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曰祀戶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也。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獺祭魚。是月之時。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獱也。是月之時。獺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漢中。孕卵鷇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八尺已上曰龍也。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也。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麥爲主也。服八

淮南鴻烈解卷四終

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也。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

王念孫曰ク、上ノ根拔ハ衍文、下ノ根拔ハ根搖ノ譌ナルベシト。

正土ハ中央、偏土以下ハ東・南・西・北土ナリ。

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草之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生。屈龍游龍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英。）容華生薸。（薸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薸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雄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

兪樾曰ク、窔ハ胈ノ訛ナルベシ、胈ハ膚ノ細毛ナリ、胈ハ胈有ル者ヲ言フト、案ズルニ窔生海人ノ窔ハ訛字ナルベシ、但未ダ何ノ訛ナルカヲ考ヘズ。

天神也。坤爲涼風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皐稽天神也。兌爲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風天神也。乾爲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也。窔生海人。窔人之先也。海人生若菌。菌讀下羣之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窔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譚讀譚國之譚。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曰嘆。當風乾燥之貌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閼。日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

王引之曰ク、股ハ般ノ譌カト。

又曰ク鎬ノ下ニ缺文有リ、出ニ鮮于ニノ上ニ薄ノ字有ルベシト。

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直渭水所出。東會于澧。又入河。雒州川也。上魏山名也。處則未聞。雒出熊耳。熊耳在京師上雒之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衽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卭縣北。或曰。在臨盧西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水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也。遼出砥石。釜出景山。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流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魯平山名也。呼沱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沲河是也。泥塗淵出樠山。樠讀人姓樠氏之樠。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北塞外也。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爲條風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淸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爲淸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

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龍銜燭以照大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吸爲冬。呼爲夏。標注至恐掩誤。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說其山。說其澤。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閒。南方人死復生。或化爲魚。在都廣建木閒。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理志曰。於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外。絕猶過也。開母山名也。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河原出崑崙。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漂源。睢州浸也。標注方疑万之訛。注北條恐衍文。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桐栢山在上黨。淸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楬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淸河也。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是也。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睢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

王念孫曰ク、正文及ビ注ノ耽ハ耴ニ譌ナルベシト。

和丘在其東北陬。 四方而高曰丘。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 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 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 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 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仙人也。 昆吾丘在南方。 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 軒轅丘在西方。 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 巫咸在其北方。 巫咸知天道。明吉凶。 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 暘谷日之所出也。搏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 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 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嵩高之嵩。姊妹二人。在瑤臺也。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呑之。以生契。是爲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 地里志曰。西王母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也。 樂民拏閭。在昆崙弱水之洲。 水中可居曰洲。 三危在樂民西。 三危西極之山名也。 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 洲水中所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 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 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也。 玄燿不周。 玄燿水名。一曰山名。 中池在海隅。 海隅藪也。 孟諸在沛。 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 少室太室在冀州。 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別名。冀堯都冀州。冀爲天下之號也。 燭龍在鴈門北。蔽

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脚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標注不向疑末向之訛。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修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也。皆南方之國也。

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墟土。故人大也。君子國已說在上章也。黑齒民。玄股民。黑齒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上谷。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標舊刊。注蛇誤作地。毛民。勞民。毛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也。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硥魚在其南。硥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讀如蚌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鳥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也。

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宮在中央。故爲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錬土生木。錬木生火。錬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錬雲生水。錬水反土。錬甘生酸。錬酸生辛。錬辛生苦。錬苦生鹹。錬鹹反甘。（錬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愼民。（脩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愼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愼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耶。一曰。肅敬也。愼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一臂民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標舊刊。注言上脫一臂民三字。）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

禽獸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中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卬行。竅通於鼻。末猶春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黎。多旄犀。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氷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翕讀脅幹之脅。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其地宜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菽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

兪樾曰ク、肥ハ剛ト對セズ、蓋シ脃ノ訛ナルベシ、脃ハ弱ナリ、俗ニ脆ニ作ル、案ズルニ本草水ノ部ノ注ニ此文チ引キテ脆ニ作レリ。慧ハ一本ニ不レ息ニ作ルチ可トス、氣息セザルコトナリ。

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妖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爲目。肥齊爲口。操干戚以舞。無夢。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故申寢居直夢。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也。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纑繩之纑也。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鷖鶩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奰。熊羆之屬是也。奰煩腸黃理也。奰讀內奰於中國之奰。近鼻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鷂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

生ハ人チ生ズルナリ。障氣ハ四方閉塞シテ風ノヨク通ゼヌ地ノ氣ナリ。王念孫曰ク、本ト水氣ニ作ルト。

王念孫曰ク、狂ハ尪ノ譌ナリ、即チ曲脛ナリト。

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汚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之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

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汚者爲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也。東

筋角ハ弓ヲ作ルニ用キル周禮考工記ニ詳ナリ。

一泰山ハ山東省ニ在リ、山東ノ地魚鹽ノ利多キコトハ管子ニ見ユ。

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西。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玗琪焉。醫母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弘農華陰山南是也。【標】注華陰山之山疑縣。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立之斥。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豹虎之皮。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

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迺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爲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靑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

自東北方ハ、東北方ヨリ數ヘ起スヲ以テ自ノ字ヲ用キタルナリ。兪樾曰ク、大澤ト無通ト其位地ヲ換フベシ、各方上ニ擧グルモノハ殯、下ニ擧グルモノハ澤ナレバナリト。

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爲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大帝天帝也。〕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陽谷之南。曊猶照也。過陽州東方也。曊讀無枝攢之攢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如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蓋天地之中也。衆帝所自上下。〔衆帝從都廣山上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景。故曰蓋天地之中。〕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胤嗣之胤。〕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冗之冗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

兪樾曰ク、里間二字ハ一ノ門ノ字ナルベシ、九純ハ門ノ廣サヲ言フナラント。

王念孫曰ク、丹水ハ本ト白水ニ作ルト。渤海ハ今謂フ所ノモノニアラズ、崑崙附近ノモノナリ。

在其西。 在木禾之西也。 沙棠琅玕在其東。 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 絳樹在其南。 絳赤也。 碧樹瑤樹在其北。 碧青玉也。木禾之北。 旁有四面四十門。 面有十門也。 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 純量名也。 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 横猶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 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 傾宮宮滿一頃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施機關。可轉旋。故曰旋室。 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 閶闔崑崙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飰之飰。 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 原本也。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 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猶出也。 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 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出此。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 絕猶過也。流沙沙流行也。 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 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養也。 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

呂覽ニ據レバ通谷其ハ通谷六ノ譌ナルベシ。

乾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標]呂覽。兌氣所生也下。有一曰閶闔風五字。乾氣所生也下。作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

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雝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栢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邪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塡洪水也。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像。此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上崑崙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

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爲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阿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陰山也。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也。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標 按。正文會上當補曰字。阿曲呂覽有始篇注作河曲。陰山上脫華字。

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阸。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阸今弘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嶔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阻陽之東。通運都關是也。

何謂九藪。藪澤也。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標 見于定元年左傳。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閑敝邑。是也。標 僖三十三年左傳。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睢陽東北。齊之海隅。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大原郡是。古者屬燕也。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也。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

道藏本分爲上下二篇。

王念孫曰ク、形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此九州ハ史記鄒衍傳ニ見ユル說トモ異ナリ、鄒衍ノ說ニテハ東南神州ガ支那民族ノ生息スルトコロナリ、此篇下文ニ言フトコロヲ以テ見レバ九州全體ヲ支那ノ地ト爲セルガ如シ。

淮南鴻烈解卷第四

墜形訓

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題篇。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極之內。六合已說在原道。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閒。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爲農神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幷土。幷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幷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獨平也。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

淮南鴻烈解卷第三終

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幷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標益下疑當有日字。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

下。子當作亥。

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一作月。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為方一里歫。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歫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

王念孫曰ク、三斗ハ當ニ三升ニ作ルベシト。

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歳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在巳。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

涒灘之歲。涒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歳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噩之歲。作噩。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歳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掩蔽。茂冒。言萬物皆蔽冒。歳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歳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默也。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歳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標下疑有脫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也。歳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含生。故曰昭陽也。標春臺先生曰。子在癸曰昭陽六字及注。當在上段民食三升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升。（標舊刊升作斗誤）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蓬也。標言萬物上當有在甲二字。）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除之歲。（執蟄。除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標注丙下當有言字。）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

敦牂之歲。（言萬物皆盛壯也。敦盛。牂壯也。標注言以下七字錯置。）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

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亥 木生 壁室
子 水壯 虛危 須女
丑 金老 斗牽牛
甲寅 火生
卯 木壯 土老
辰 水老
角亢氐房心尾箕
丙巳 金生
午 火壯 土生
丁未 木老
東井輿鬼 柳七星張 翼軫
庚申
酉 水老 火老
戌 土老
奎婁胃昴畢觜參

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

王念孫曰ク、康ハ虛ナリト。

又曰ク、越ハ趙ノ譌ナリト。

王引之曰ク、以勝ハ以制ノ譌ナルベシト。

衡。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也。故柔涼也。涼涼疑良。聲之誤。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氷凍。故剛彊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衞。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衞。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

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標漢書。氐十下有五字。爲是。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十。女二。虛十。危[一]十七。標一字衍。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二十四。標二十四。律歷志作三十三。爲是。輿鬼四。柳一。五星・七星・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衞。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標按。魏趙當易地。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

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于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剛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雀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尅。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

閹ハ下文ニ掩ニ作ル、史記曆書亦掩ニ作ル。

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噩。作讀昨。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羣。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

攝提格等ノ說明ハ下文ノ注ニ見ユ。

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楊之明。標注明揚之明。一作闡揚之闡。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

古ハ布帛ノ幅ハ凡テ二尺二寸ナリ、此文ト異ナリ。王引之曰ク、人修八尺云云十句ハ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制ニ作ルベシト。

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

四、以爲角、黃鍾長八寸十分一、宮云云トアリ、黃鍾長サ八寸一分(或ハ九寸ト云フハ九分ヲ一寸トスルニヨル)ヲ以テ本ト爲シ、下生法ニテ林鍾ヲ得、林鍾ヨリ上生法ニテ太蔟ヲ得、次第ニ下生、上生ノ法ニヨリテ他ノ律ノ長サヲ得、上生ノ法ハ實ヲ四倍シ三ヲ以テ除シ、下生ノ法ハ實ヲ二倍シ三ヲ以テ除ス、故ニ黃鍾ヨリ下生スル林鍾ハ長サ五寸四分トナル、林鍾ヨリ上生スル太蔟ハ七寸二分トナル等ナリ、但律書ニ言フトコロノ林鍾等ノ長サハ此文ノ數ト少異アリ、同書又太蔟ヲ角、姑洗ヲ羽、仲呂ヲ徵、林鍾ヲ角、夷則ヲ商、南呂ヲ徵、應鍾ヲ羽ト爲ス。劉績曰ク、徵生宮二句當ニ宮生レ徵徵生レ商ニ作ルベシト。王引之曰ク、角生ノ生ハ當ニ主ニ作ルベシト。

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

重ハ輜重、罕ハ旌旗ナリ。

史記律書ニ九九八十一、以爲レ宮、三分去レ一五十四、以爲レ徵、三分益レ一七十二、以爲レ商、三分去レ一四十八、以爲レ羽、三分益レ一六十

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標 如而也。下放此。）故黃鍾之數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鍾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標 春臺先生曰。十一者十一次也。三之者。以三乘之也。）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

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動生貌。【標】寅下當有寅字。）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

王念孫曰ク、還ハ遷ノ譌ナルベシ、遷ハ西ナリト。
又曰ク、淵虞ハ淵隅ノ譌ナリト。

又曰ク、至于蒙谷ハ淪于蒙谷ノ譌ナルベシ、淪ハ入ナリト。
又曰ク、禹ハ離ノ譌ナルベシ、離ハ離ノ俗字、分クルナリト。

是謂旦明。旦平 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 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之山名也。鳥所宿止。 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也。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 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如民碓春時也。 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悉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也。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 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 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運旋也。 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

（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墜。（墜隕也。）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其鄉二字恐衍。）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也。）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艹妖]玉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蓋布穀也。）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言日至。）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諸臯之朏也。）至于曲阿。

粰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廓。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制。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電。標注或下恐脫作字。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不成爲介蟲也。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蒲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壬子干庚子。剛魚不爲。不成爲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不藏

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木）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

淮南元年以下。道藏本爲下篇。

陰ノ數ハ偶、陽ノ數ハ奇、陽ノ數ヲ三、陰ノ數ヲ二ト爲セバ、二陰一陽ニテ合セテ七、二陽一陰ニテ合セテ八、各々生數五ヲ減ズレバ成數二ト三トヲ得、即チ所謂氣二、氣三ニシテ、氣二ハ陰、氣三ハ陽ナリ、此レ易ノ少陰少陽ノ義ナリ。（兪樾）

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

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也。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於雍。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陰粗擴。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

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

王念孫曰ク、戒ハ臧ノ譌ナリ、臧ハ藏ナリト。

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

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大呂十二月律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太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功也。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

王引之曰ク、陽氣凍解ノ氣ノ字ハ衍文、陽凍ハ地上ノ凍ナリト。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黃鍾。應鍾十月也。言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鍾六月也。林衆。鍾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淸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呂也。標風至二字衍。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也。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夾莢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小滿四月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蔟也。言陰衰陽發。

王念孫曰ク、十二月ハ當ニ十一月ニ作ルベシト。

王念孫曰ク、而升ハ而斗ノ譌ニシテ、下文ニ屬シテ句ヲ成スモノナリト。

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硫黃澤。石精出。硫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硫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蟁𧊒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蟁𧊒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閒。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匝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黃鍾十一月也。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

地ハ當ニ池ニ作ルベシ。

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蹏始通之。故曰蹏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濕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於南方。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

史記天官書ニヨレバ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居也トアリ、太一又泰一ニ作ル、中宮即チ北極又北辰ニシテ、天ノ中ト爲ス、故ニ中宮天極ト稱ス、太一ハ北極神ノ別號、天帝ノ別名ナリ、太一ノ旁ニ三星（三公、或ハ云フ子）ニ後句ニ四星（正妃ト後宮、或ハ云フ四輔）アリ、之ヲ環リテ十二星有リ、藩臣ナリ、皆紫宮ト云フ、太微ハ南宮朱鳥ニアリ、天子ノ宮庭、五帝ノ坐等ト爲ス云云トアリ、此ニヨレバ太一之庭ハ當ニ天子之庭ニ作ルベキナリ、軒轅ハ史記天官書ニヨレバ亦南宮ニ屬シ、大星ハ女主、小星ハ御者後宮ノ屬トアリ、咸池ハ西宮ナリ、天阿ハ一ニ天河ニ作ル、史記天官書南宮ニ鉞星アリ、其北ヲ北河、南ヲ南河ト言ヒ、兩河ハ天闕ナリトアリ、天河ニ作ルヲ正シト爲スベシ。

都爲四方最也。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大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鳥。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標】月行二字衍。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丑

白虎通八風篇ニヨレバ有位ハ當ニ有德ニ作ルベシ。

兪樾曰ク、爲都ハ當ニ爲官都ニ作ルベシ、即チ官ヲ總ブルモノナリ、管子ニ官都ノ字面有リト、蓋シ五官皆天ノ官ナリ。

一名融。爲笙也。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　震卦之風也。爲管也。　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　巽卦之風也。爲柷也。　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離卦之風也。爲絃也。　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坤卦之風也。爲塤也。　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　兌卦之風也。爲鐘也。　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　乾卦之風也。爲磬也。　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坎卦之風也。爲鼓也。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　立春。故出輕繫。　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　春分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　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　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　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　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　秋分殺氣。國君憯愴。故去鍾磬縣垂之樂也。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　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　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　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當入而不入二句ハ史記天官書ハ未レ當レ出而出、當レ入而不レ入ニ作ル。

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二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一徧。標舊刊十二度作十三度。二十八歲作一十八歲。非也。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效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爲飢也。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

ヲル、此處ノ文ハ三說ヲ悉ク結ビ附クルモノト見ルベシ、帝ヲ注ニハ人帝ノ義ニ解セルモ、實ハ天帝ノ義ナルベシ、卽チ五方ヲ五時ト相卽シテ、昊天上帝ガ五方正時ヲ綜ベ支配スル外ニ各方各時ヲ支配スル各〻一ノ天帝有リト爲スナリ、其佐モ亦古ノ五行ヲ司トリシ人臣ニアラズシテ、五行ヲ司ドル天神ナリ、獸ハ史記天官書ニ謂フトコロノ宮ナリ。

鎭星ハ史記天官書ニハ塡星ニ作ル。

爲熒惑。其獸朱鳥。熒惑五星之一也。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鎭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宮土。其日戊己。戊己皆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靑陽也。以金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也。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徧也。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

俞樾曰ク、東北ハ易説卦ニヨレバ萬物ノ終ヲ成シテ始ヲ成ストコロナリ、其始終ノ交ナルヲ以テ變天ト云フト。

五星ニ三有リ、木、火、土、金、水五星其一ナリ、歲星・熒惑・塡星・太白・辰星ハ其二ナリ、太微宮中ノ五帝座星其三ナリ、歲星等五星ヲ五行ノ精ト爲スニヨリテ第一説ト第二説トハ結ビ附ケラレ、又五帝ノ精ガ歲星等五星トナルト言フニヨリテ第三説ト第二説トハ結ビ附ケ

天阿。皆星名、下自解。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也。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也。〔補〕注西下一有北字。其星東壁・奎・婁。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衞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補〕呂覽有始篇注、承委作家韋。西方曰皓天。皓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皓天。或作昊。其星胃・昴・畢。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方曰朱天。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補〕子迪先生曰、注晉當作魏。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張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東南方曰陽天。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其星張・翼・軫。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皥。太皥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也。舊説云、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

王念孫曰ク、五億ハ億五ノ譌ナリト。

五官六府モ下ニ解有リ、注ハ誤レリ。

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標]士寧先生曰。注龍水下。恐脫物字。又子迪先生曰。按注雲生下。恐脫於字。

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

蠶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

賁星墜而勃海決。

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

暴虐也。飄風迅也。

枉法令則多蟲螟。

食心曰螟。穀之災也。

殺不辜則國赤地。

赤地旱也。

令不收則多淫雨。

四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爲災。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

期會也。

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

五星八風。二十八宿。

五星歲星・熒惑・鎭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

五官六府。

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

ルコトハ漢書ニ多ク見ユ。

外景ハ影ヲ外ニ生ズルナリ、內景ハ景ヲ內ニ生ズ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天之偏氣ノ天ハ當ニ天地ニ作ルベク、含氣ハ合氣ノ譌ナリ、合氣ハ偏氣ト相對スト。

本標ハ本末ナリ。

陽燧方諸ハ周禮司烜氏賈公彥疏ニ見エ、漢人方諸ト言フトアリ。

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者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物醮少醮醮也。標春臺先生曰。蛖與蚌通。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蕁讀葛覃之覃。標讀刀末之末。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

淮南鴻烈解卷第三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標】天先之先字一無。謂字恐衍。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桐之桐。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鐲也。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漢垠重安之貌也。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專一作尃。重濁之凝竭難。【標】士寧先生曰。竭當作結。聲之誤。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於宓羲・神農之閒。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

道藏本分爲上下二篇。

墜ハ地ノ籀文ナリ。王念孫曰ク、二ノ氣ノ字皆元氣ニ作ルベク、漢ハ涯ノ譌ナリト。精ハ氣ナリ、氣ニ襲、專、散ト言フハ、襲ハ合ナリ、專ハ一ニ純ナルナリ、散ハ溢レ布クナリ、陰中ニ陽有リ、靜極マレバ則チ動ク是レナリ、陽中亦陰アリ、動極マレバ靜トナル是ナリ、故ニ陰陽ハ天地ノ合ト爲ス、陽氣始メテ布クヲ春ト爲シ、其盛ナルヲ夏ト爲シ、陰氣始メテ長ズルヲ秋ト爲シ、其盛ナルヲ冬ト爲ス。此時固ヨリ陰陽相依リテ消長スト雖モ、專ラ其一ヲ以テ春夏ト爲シ秋冬ト爲ス、故ニ專ト言フ、四時ノ精溢レ布ニテ萬物ト爲ル、精ノ散ジテ物ト爲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終

弩。不能無絃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爲弩匠。因以爲名也。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鳥短矢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也。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稗稼ハ晩ク種附ケタル苗ナリ。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爲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論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論不肖。標注紫芝上疑脫膏夏。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稗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雙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極。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之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

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 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先王之道也。 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 自樂其道於天地之閒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閒。先王之道也。 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 光譽。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 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人墮陊火中。而對之笑也。 剖賢人之心。析才子之脛。 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脛脚也。 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 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葅其骸也。 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 嶢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 飛鳥鎩翼。走獸擠脚。 言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脚。無不被害也。 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 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仇者。不遭世也。 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 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猶及之田獵不時也。 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

擢拔吾性云云ハ、外物來リテ本ト靜カナル性情ヲ動カシ、嗜欲ヲシテ外物ニ隨ハシメントスルモノ甚ダ多シ、我之ヲ受（稟）ケザ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ズトナリ。王念孫曰ク、一ト十ト其處ヲ易フベシト。

撓ハ動カシ亂スナリ。

能平。嗜噬。猶穿。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攖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䖟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疇以肥壤。疇雍瀿或作潦。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栫。栫蘖。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淸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察視也。人神易濁而難淸。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修其道。道先王之道也。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

連環ハ秦昭王ガ齊襄王ノ后(所謂君王后)ニ送リテ之ヲ解カンコトヲ求メテ其智ヲ試ミタルモノナリ、后之ヲ椎破シテ以テ答フ、事ハ戰國齊策ニ見ユ。王念孫曰ク、澤ハ辭ノ譌ナリト。

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道不得行也。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攫疾蠚。【標】子迪先生曰。按蠚字蓋癢古字。荀子榮辱篇。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注。養與癢同。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螫讀解釋之釋。憺定也。蚉蝱噆膚。而知不

趨行ハ文子九守篇ニ越行ニ作ル、人ニ過ギタル行爲ナリ。

所教ハ孔墨ノ弟子ニ受クル人ヲ言フ。

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注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儡讀雷同之雷。【標】儡與儽・纍・儽通。羸憊失意貌。士寧先生曰。儡字句。注非。或疑注身身衍一字。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齊民凡民。齊於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誘惑也。進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觀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眞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天地之閒。宇宙之內。莫能夭遏。閒上下之閒也。內四方之內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大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山縣北也。入

虛室生白云云ハ室虛ナレバ日光此ニ滿チテ明ナリ、故ニ惡鬼モ畏レテ居ラズ、吉祥此ニ止ル、以テ心虛ナレバ道此ニ止マルニ喩フ。

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見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汚也。薶讀倭語之倭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干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事治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一曰玄天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擧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翣讀鵞鶩食唼喋之唼。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

分分ハ紛紛ニ同ジ。

王念孫曰ク、眞ノ字衍文ナリト。

又曰ク、芳臭ハ臭味ノ譌ナリト。

又曰ク、淵清ハ神清ノ譌ナルベシト。

其易ハ鏡面ノ平ナルヲ言フ、兪樾ハ明ノ字ノ訛ト爲セリ、覩ノ字ハ衍文ナリ。

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擧世而譽之不加勸、擧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閒、猶飛羽浮芥也。（芥子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分分意念之貌。）水之性眞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也。（標舊刊、寒燠下脫也字。）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標注覆甌當作浮漚。）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易讀河閒易縣之易。）夫唯

柄ハ鑿ニ入ル所以ノモノナリ、求鑿枘於世トハ、己ノ道ノ世ニ入レ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ナリ。

反性於初ハ、莊子ノ繕性篇ノ說ニ本ヅク。

招蟯振纏ハ動カシ纒フナリ、搖消掉捎ハ俗ニ謂フ振リ舞ハスナリ、物之毫芒ハ道ノ精微ナリ、道ノ精微ヲ動カシ飾リテ名目ヲ立ツルナリ、暴行ハ行ヲ以テ示ナリ、越智ハ智ヲ見ハシ揚グルナリ。

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揚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脅徒衆也。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求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懣讀蕭蕭無縫際之懣。觟徯徑之徯也。標懣忘也。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句言曼衍於淫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陂或作野。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攓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乃始招蟯振纏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未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

吟德ハ一本含德ニ作ルモノ可ナリ、注ハ誤レリ。

王念孫曰ク、晽ハ楙ノ譌ナルベシ、昧ト同義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慹ハ整ノ譌ナルベシ、音義垠ニ同ジト。

王念孫曰ク之衰二字ハ衍文ナリト。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犧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皥。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標〕吟德。一作含德。）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知之貌。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閒。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窾。重九慹。（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窾法也。慹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視之貌也。）是故治而不能和。（和協也。）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夏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施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糅〔標〕兼山先生曰。儉當作險。）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

山淵之勢ハ小大相去ル勢ニ喩フ。

涔潦水也、涔讀延栝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在陳畱。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裏之者邪。無裏無形也。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議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於虛也。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淵之域。溷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而徙倚于汗漫之宇。徙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我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一手曰提。挈擧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爲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渾渾蒼蒼混沌之貌。故曰純樸未散也。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也。謂能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也。

夫人以下道藏本爲下篇。

王引之曰ク、色ハ巳ノ譌ナルベシ、亦癒ノ義ナリ、蝸ハ燭ノ譌ナリト、注ニヨレバ正文蠃ノ下ニ螽チ脱セリ。

蹏ハ蹄ナリ、牛蹏之涔ハ牛蹄ノ穿チシ穴ニ溜マリシ雨水ナリ、以テ小ニ譬フ。

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横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眞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棄其策西。爲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閒。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

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故曰。有求於外。離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木色青翳。（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而蠃瘉蝸睆。（蠃螽薄蠃蝸睆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駭動也。）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

兪樾曰ク、業ハ始ナリ。

兪樾曰ク、鏄ハ金ヲ以テ物ヲ飾ルナリ、鮮ハ讀ミテ獻ト爲ス、疏刻スルナリ、此二字ヲ合シテ疏刻シテ金ヲ以テ飾ル義ナリト。斷ハ斷片ナリ。

耳目之宜ハ耳目ヲ樂マシムルモノヲ言フ。

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讀曰疏。猶疏鏤之疏。）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剞讀技之技。剞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華藻華文也。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也。）然其斷在溝中。一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閒矣。（閒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爲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斷者差跌。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

天過ハ莊子ニ天閼ニ作ル、天ハ折、過ハ止、要ハ遮、御ハ禦、皆妨ゲ止ムルノ義ナリ。王念孫曰ク、下ノ夫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毀宗ハ廢家ナリ。

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尙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標　而之同。）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眞人、然後有眞知。（知不詐、故曰眞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煦苻嫗。（標　舊刊、煦作嘔、今改。煦、天日之和氣也。苻嫗猶萌芽。）掩萬民百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擧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

涅・藍ハ母即チ本ナリ、其染ムルモノハ黑、青ナリ、以テ物ノ有ニ生ズルニ喩フ、黑、青ハ涅・藍ヨリモ色濃シト雖モ、素樸ノ道ヨリ觀レバ薄シト爲ス、物ニ在リテ厚シト爲スモノハ道ニ在リテハ薄シトス、然ラバ則チ物ニ在リテ小ト爲ストコロノ秋豪（豪ハ毫）、薄シト爲ス所ノ蘆符（蘆幹ノ內ノ紙ノ如モノ）ハ道ニ在リテハ太厚ナラズトセンヤ、秋豪・蘆符ハ猶ホ形有リ、道ハ則チ無形ナリ、故ニ其化スルトコロノモノ大ナリ、無形ト言ヘバ微細ナリト思ハシム、微細ハ常ニ強大ニ壓セラレテ生ヲ遂ゲザルモノノ如クニ思ハルベキガ、疾風ニハ毛髮ノ細ナルモノ獨リ拔カレズ、高キヨリ墮チテモ細蟲ハ傷ラレズ、有形ノ微細スラ強大ニ優ルモノアリ、況ヤ無形ヲヤ、有ノ無ニ生ズルコト此ニテ知ルベシ。

也。靑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 涅礬石也。母本也。[標]兼山先生曰已當作也。 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擧其數。 鏤讀婁數之婁。 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 有猶往也。 小大優游矣。 言饒多也。 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 秋豪微妙。故能入於無閒。閒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爲大也。 蘆苻之厚。通於無埜。而復反於敦龐。 厚猶薄也。蘆葦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苻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也。苻讀麪麩之麩也。 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 道貴無形。秋豪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垠字也。 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 道之所能。 天地之閒。何足以論之。 言道所化者大。 夫疾風敎木。而不能拔毛髮。 敎亦拔也。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翾翔。 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蟁蝱微細。故翾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 夫與蚑蟯同乘天機。 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 [夭]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

保ハ寶ナリ。

梓ハ音義共ニ櫱ニ同ジ。

兪樾曰ク、周雲ハ讀ミテ朝雲ト爲スベシ、朝ニ雲氣西方ニ升レバ其朝ヲ終ヘテ則チ雨降ルヲ言フト。

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唲祝之祝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擧。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苞有三櫱同。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周雲密雨雲也。蘢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也。濞檢莢之濞。標注雨字衍。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奚仲巧爲車。逢蒙善於射。言未能相兼也。造父不能爲伯樂也。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靑。則靑於藍。涅非緇

非有爲物於也云云ハ己レ成見ヲ懷キテ物ニ接スルニアラズ、物來レバ其自然ニヨリテ之ニ應ズルヲ言フ、物ノ方ヨリシテ己レヲシテ應ゼシムトモ見ルベキヲ以テ物有爲於己ト言フナリ。

蓋ハ車蓋ナリ、車ノ上ニ建テテ日ヲ遮ル物ナリ、橑ハ其骨ナリ。王念孫曰ク、二ノ無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於物者。不爲之也。物以有爲於己者物己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貴也。呴讀以口相吁之吁。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在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化也。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閒。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諭近。胡越諭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閾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也。其術全性保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尚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尚嚴猛。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

王念孫曰ク、唯體道能不敗ノ六字ハ上ノ休于天鈞而不碣ノ注ガ誤リテ正文ニ入リシナラント。

身居江海之上云云ハ莊子讓王篇ニ見ユ、魏ノ公子牟ノ語ニテ、身巖穴ニ在リテ心富貴ヲ忘ルル能ハザルヲ言ヘルナリ、此處ニテハ全ク異ナル意味ニ取リテ、身ハ宇宙ノ中ニ在リテ萬物ノ圏中ニ在リ、而シテ心ハ道ヲ離レザルヲ言フナリ。

虛而往實而歸亦莊子ニ出ヅ、實ハ道ニ滿タサルルヲ言フ、虛ハ心虛キナリ。

梁之深。不能留也。 湍瀨急流也。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也。留滯也。 太行石㵎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 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㵎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隘險也。 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 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縣敎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眞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 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 一原道之原也。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敎。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飮人以和。 諭道如川。不言而能飮人以和適也。 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 龍能化。蛇能解蛻。故道以爲譬。 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 營惑也。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淸。 臺猶持也。簡大也。標 臺一作至。是。 引楯萬物。羣美萌生。 引楯拔擢也。楯讀若允恭之允。 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 事治也。 休其神者。神居之。 不動擾。 道出一原。通九門。 九門天之門也。 散六衢。 散布於六合之衢也。 設於無垓坫之宇。 設施也。垓坫垠堮也。垓讀人飮食太多。以思下垓。坫讀爲管氏有反坫之坫。 寂漠以虛

兪樾曰ク、和以天地ハ和以天倪ノ訛ナルベシ、和之以天倪ハ莊子齊物論篇ニ出ヅ。

王念孫曰ク、炊ハ灼ノ譌ナルベシト。

槩ハ心ニ感觸スルナリ。

玄冥ハ是非ノ別立タザル絶待ノ境ナリ、天鈞亦然リ、但玄冥ハ字面ヨリ見テ暗黑ノ意有リ、故ニ不闇ト言フ、鈞ハ陶人ノ陶器チ形ヅクルニ用キル輪轉ノ具ナリ、其上ニ居リテ急ニ廻轉セラルレバ或ハ破レントスルノ虞有リ、故ニ不礧ト言フナリ。

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大素。素樸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諭輕也。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王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淸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樂曲。神物爲下降者。淸角商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蝯臨其岸而目眩也。滑亂。和適也。標蝯音員。猿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鍾山崑崙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讀閈收之閈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礧。礧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者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險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

跂躍之術ハ道德ノ大全ヲ得ザル一偏ノ道ナリ、提挈人閒之際ハ人倫ノ事ヲ處スルナリ、撣掞挻挏世之風俗ハ世ノ風俗ヲ人生ニ利便ナラシメントスルナリ、摸蘇牽連物之微妙ハ道ノ眞ヲ摸索セントスルナリ。瓌瑋ハ莊子天下篇ニ見ユ、奇特ニシテ類無キナリ。

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之本也。得其根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諭得道者。能與日月竝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閒之際。撣掞挻挏世之風俗。撣引。掞利也。挻挏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糅也。弊讀跋涉之跋也。摋讀楚人言殺也。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

スニ於テ儒教ト異ナリ、形死而神壯、神盡而形有餘、其鬼娩、其神漢ノ四ハ此理想ニ合セザルモノナリ。

王念孫曰ク、正文及ビ注ノ沈ハ皆沉ノ譌ナリ。

兪樾曰ク、大美ハ大筴ノ訛、大筴ハ即チ大策ナリ、策ハ數ナリ、與ハハ擧ナリ、以大筴興ハ大數ヲ以テ擧グルナリト。

魚相忘於江湖云云亦莊子ニ出ヅ、魚ノ水ヲ失フヤ口ヨリ出ヅル沫ヲ以テ相濡ホシテ相救フ、一タビ大水ノ中ニ入ルヤ洋洋トシテ往キ互ニ相忘ル、人モ大道ノ内ニ在リテハ互ニ恩愛等ヲ忘レテ各〻自得ストナリ。

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也。

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穀也。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也。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鎭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服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擧也。言天生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譬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古之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養之養也。孰肯解構人閒之事。以物煩其性命

虎搏而殺之ハ本注ニヨレバ兄ヲ殺セルナリ、一本ニ注ニ殺其兄ノ三字無クシテ殺其虎ノ三字有ルモノアリ、此ニヨレバ本文ノ虎ノ字ニテ句ト爲スベシ。

左傳ニ見ユル子産ノ說等ニヨレバ、人能ク物ヲ以テ養ヘバ魂ハ精爽ニシテ神明ニ至リ、生キテハ聰明、死シテハ神靈ナリ、凡ソ人ハ命未ダ盡キズシテ橫死ナドスレバ、常人ト雖モ其魂能ク崇ヲ爲ス、聖人モ天命ヲ以テ終ハレバ神靈アリト雖モ、崇ヲ爲スコト無シ、常人天命ヲ以テ終ハレバ其神ハ靈ナラズ、此文亦略〻此ト同ジ思想ナリ、但形ヲ養ヒ神ヲ養ヒテ形神俱ニ道ニ入(沒)ルヲ以テ理想ト爲

虎搏而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也。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敍也。舛互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賣之舛也。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氷。氷迎春。則泮而爲水。氷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圓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死枯病也。壯傷也。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因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寱。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寱。志

夫大塊云云其爲樂也可勝計邪ハ莊子大宗師篇ニ取ル、一範人之形ハ莊子ハ特犯人之形ニ作ル、範ト犯トハ古字相通ズ、遇、遭ノ義ニ從フベシ。

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也。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善吾生之樂。乃欲善吾死之樂也。明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也。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揚搉無慮大數名也。搉讀鎬京之鎬。標揚搉大擧也。謂粗略而擧之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尚由善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閒。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眞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

聞ハ問ノ譌ナルベシ、光耀ト無有トノ問答ハ莊子知北游篇ニ見ユ。

紺綃之綃、霐翟氏之翟也。

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萑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萑蔰炫煌采色貌也。蚑讀車跂轍之跂。噲讀不說懌外之噲。切摩也。循順也。萑讀曰唯也。蔰讀曰扈。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冶。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也。

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淸澄。莫見其形。汪讀傳尸諸周氏之汪同。

若光耀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能本性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閒也。逸我以老。

道藏本分爲上下二篇。

此篇萬物ハ有ニ生ジ、有ハ無ニ生ズルコトヲ論ジ、進ミテ世代遞降シテ道德廢シテ儒墨ノ道生ジ、俗世ノ學ヲ以テ人ノ情性ヲ滑亂スルコトヲ痛論ジ、終ニ末ヲ棄テテ本ニ反ヘルベキヲ説キ、道ヲ體スル者亦時勢ニ繫ルコトアリ、今ノ世ハ古ノ大道ノ行ハレシ世ニアラズ、滔滔トシテ俗學末端ニ走ル、今ノ世ニ於テ人皆大道ニ反ヘラシメントスルモ亦難シト歎ズ。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

俶眞訓

俶始也。眞實也。説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眞。因以題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彷彿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蘗。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閒。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

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終

チ其當ニ居ルベキ處ニ居ラシムレバ、氣ニ動カサレズ、故ニ神一事ニ繫カラズシテ事物來レバ則チ之ニ應ズルコトヲ得、之ヲ虛トス。
蹪蹈ハ蹪陷ノ譌ナルベシ、蹶キ陷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植于高世ハ植高于世ノ譌ナルベシト。

靜躁ハ精神ニ就キテ、充耗ハ氣ニ就キテ言フ。
恬然ハ無事ノ時ヲ言ヒ、迫ハ事物來リ至ルヲ言フ、此二句ハ莊子ノ心將(送)迎無キノ旨ナリ、委衣ハ弊衣ヲ棄ツルナリ。

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也。枯猶病也。形體也。于於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蓮之蓮。嶁讀培嶁無松柏之嶁。而蹪蹈于汙壑穽陷之中。汙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淸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䁤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䁤猶鈍䁤。不知足也。誘進也。慕貪也。漠讀漠溺之漠。䁤讀織絹緻密。䁤無開孔之䁤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冀猶庶幾也。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則精神日耗而彌遠。耗禿也。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淸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

凡人之志云云ノ氣志ノ關係ハ此處ニ說明無ケレドモ孟子ノ說ケルガ如クナラバ、志ハ氣ヲ動カシ（手足ノ運動ナドヲ生ジテ行動ニ現ハルルヲ言フ）氣亦志ヲ動カス、而シテ神ハ之ニ隨ヒテ作用スルナラン、然レバ志ガ一事ノ上ニ在ル時ハ、神ハ之ニ隨ヒテ專ラ其事ノ上ニノミ作用ス、故ニ他事生ズレドモ之ヲ知ル事能ハズ、神ヲシテ事物ノ來ルヤ必ズ之ニ應ズルヲ得シメンニハ如何ニスベキカ、氣ハ生ニ充チテ常ニ動クモノナリ、故ニ氣動ケバ神隨フ、氣ノ上ニ工夫ヲ用ヰンハ神ノ上ニ工夫ヲ用ヰンニ如カズ、神ハ上文ニモ見エシ如ク秋毫ノ末ニ託スルモノナリ、神ハ無形ナリ、之

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䁝然能聽。（䁝讀疾營之營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爲蹪。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於朝。倒杖策。上貫其頤。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爲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

神ハ精神ナリ。知慮視聽等皆神ノ制スルトコロト爲スナリ。王念孫曰ク、三ハ二ノ譌ト。

機。機危也。　持盈而不傾。傾覆也。　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讀汝南朗陵之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俛仰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　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也。　是故不以康爲樂。康安也。　不以慊爲悲。慊約也。慊讀辟向慊之慊也。　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　此三者不可不愼守也。夫擧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即細腰之屬也。　蠉動蚑作。蚑讀鳥蚑步之蚑也。　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

形殖黎累ハ形貌黎黑ノ譌ナルベシ、俞樾ハ殖ノ字ニ臞瘠ノ義有リト言ヘリ。

王念孫曰ク、正文及ビ注ノ懟ハ皆慰ニ作ルベシト。

又曰ク、不失ノ不ハ衍文ナリト。

宗ハ本ナリ、卽チ道ナリ。

也。蔣讀水漿之漿也。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彷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閒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殖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懟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公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爲懾懼也。雖顯達不以爲榮幸也。處高而不

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也。日行萬里。褭撓弱之撓。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棹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爲桑閒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結激清楚之聲也。必爲鄭爲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也。沼池也。濱水崖也。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爲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爲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也。雪霜濷灖。浸潭苽蔣。濷灖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苽蔣實。苽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濷讀維繩之維。灖讀校滅之校、苽讀觚哉之觚

徹ハ通ナリ。

王念孫曰ク、玄同ノ下ノ也ハ衍文ナリト、玄同ハ混同又大同ナリ。

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治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故曰。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也。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失其身也。自得則

稟授於外ハ外ニ應ジテ動クナリ。

反性ハ儒家ノ反身ニ似テ非ナリ、反身ハ己ノ身ニ立チ反リテ省察スルコトニテ、亦己ヲ以テ人ヲ推スノ法ナリ、反性ハ嗜欲好惡ヲ絶チテ本性ノ靜明ナルニ反ヘルナリ。不ノ字ハ俞樾ノ說ニ從ヒテ衍文ト爲ス。

然猶惕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

王念孫曰ク、得道ハ道勝ノ譌ナルベシト。

注ニヨレバ至極樂ハ至樂ノ譌ナルベシ。

旃ハ毛織リ物ナリ、旄ハ舞フ者ノ執ルトコロナリ。

古人狩獵ヲ以テ大ナル樂ミト爲セリ、故ニ樂ミヲ言ヘバ心ズ獵ニ及ブ。

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爲懽不忻忻。忻忻爲過制也。其爲悲不惙惙。惙惙爲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唯處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標注疏字當作竦。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管簫也。絃琴瑟也。傅著也。旄旌也。象以象牙爲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也。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爲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輟也。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有所思。怵

大道坦坦四句ハ道藏本ニハ無シ。

沕穆ハ深微ノ貌ナリ。

京臺ハ戰國魏策ニ見ユル强臺ナルベシ、楚王ノ臺ナリ。

廉ハ廉隅ナリ、廉者ハ外物ニ於テ取ラザルトコロアリ、故ニ奢ト對ス。

臯。湫漻清靜也。寂寞恬淡也。臯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四字註文誤入正文。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道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顓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鷞之樂乎。鷫鷞鳥名也。長脛綠身。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別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

邪ハ斜ニシテ平正ナラザルナリ。

兪樾曰ク、憂悲當ニ憂樂ニ作ルベシト。

王引之曰ク、注ニヨレバ正文及ビ注ノ散ハ殺ノ譌ナルベシ、雜ノ義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收ハ牧ノ譌、注ノ不亦牧ニ作ルベシト。

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尙恬和。故以憂悲爲失也。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扃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淸靜以奉天素。而反有嗜欲。故爲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陽升於上。積陽相薄。故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也。粹純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也。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强。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也。堅强而不鞼。鞼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躁狡。嬈煩嬈也。言精神定矣。湫漻寂寞。爲天下

註ノ亭平也ハ一本亭成也ニ作ル、亭ニ又定ノ義アリ。

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理道也。 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 其全也純兮若樸。樸玉在石而未剖者。 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沖虛也。盈滿也。 澹兮其若深淵。澹定不動之貌。 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 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 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 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 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公正。標公下一有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八字。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謚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欲也。故除之也。 損其思慮。常浩澹也。 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標兼山先生曰。察明察也。注非。 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 不變其宜。不易其常。

老子常ニ一ヲ言フ、其所謂一ハ氣ナリ、故ニ道生レ一ト言フ、陰陽二氣ニ對シテ一氣ヲ一ト言ヘルナリ、今此處ニ謂フ所ノ一ハ絕待ノ義ナレバ老子ト異ナリ。九天文訓ニヨレバ九野亦九天ノコトナルガ、此所ハ九天ハ上天、九野ハ下地ニ就キテ言ンモノナルベシ。視之不見其形ハ無形、聽之不聞其聲ハ無氣、循之不得其身ハ無質、卽チ氣形質三者渾淪分レザルヲ言フ、老子ニヨリテ少シク語ヲ變ジタルナリ。天下爲之圈一句ハ相待ノ立チ場ヨリ觀レバ有無虛實相分カル、天下卽チ宇宙ヲ引キくるめテ觀レバ名實分カレズト言フナリ。

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糅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於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於無形也。實財也。）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實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魚於棠是也。）故音者宮立而

兪樾曰ク、授ニ萬物ニハ當ニ稟ニ授萬物ニ作ルベシト。

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紾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標老子無出於二字。入於無閒。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於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淸淨也。入死入死道。謂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淸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萬物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

因循ハ物ノ自然ニ因リ事ノ自然ニ循フナリ。

礳ハ磑ナリ、堅キモノヲすり減すナリ。

王引之曰ク、忽區ハ忽芒ノ譌ナルベシ、卽チ無形ノ貌ナリト。

滔騰ハ滔滔トシテ此處ニ下ルナリ。

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礳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礳堅。諭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蚑行也。蟯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有也。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爲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强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强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忽怳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無所不上也。遭回川谷之閒。遭回猶委曲也。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

弓矢質的ハ單ニ質的ノ義ナリ、卽チ目的標準ノ意ナリ。

王念孫曰ク、注ニヨレバ正文遯ノ下ニ當ニ有レ所ニ屏蔽一ノ四字有ルベシト。

周於數モ亦數ニ合スルナリ。

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蹷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蹷爲隤。隤者車承或言承蹷之蹷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執也。

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也。讀曰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知。賢者不能避。爲鋒刃也。以諭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竭一本作結。

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爲變。不必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

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閒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閒。不容氣息。促之甚也。

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

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於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可訾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木強則折。不能徐屈也。革堅則裂。鼓是也。弊盡。齒堅於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榦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伯玉衞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

指湊ハ行止トイフガ如シ、指ハ行クトコロニシテ、湊ハ合ヒ止マルトコロナリ。

萬物以下。道藏本爲下篇。

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
無爲。而無不爲也。 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 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
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 順物之性也。 所
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然猶宜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 根本也。 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
門。 門禁要也。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
天解。 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 弱柔也。强無不勝也。 心虛
而應當。 當合也。 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
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 感動。
應和。 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 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爲號。 而高者必以下
爲基。 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 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
而强。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 而能也。能以寡統衆。 所謂其事

王念孫曰ク、封壤ハ封畔ノ譌ナルベシト。

玄德ハ老子ノ語、玄ハ天又ハ水ノ色ナリ、深クシテ知ルベカラザル德ヲ言フ。

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於經也。

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治爲也。雖聖不得爲。故曰在道。孔子是也。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

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墝讀人相墝椽之墝。

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

漁讀告語之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

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

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

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

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

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

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

夫能理三苗。朝羽民。

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屬。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

徙裸國。

〔標〕許本。徙作從。注同。

納肅愼。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

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徙化也。肅愼北方遠也。傳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唯仁化爲能然也。

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爲大。

是

岐蹏ハ蹄ノ分レタルヲ言フ、蹏ハ蹄ナリ。

兪樾曰ク、語大ハ語大海ノ訛、語寒ハ語寒雪ノ訛ナルベシト。曲士ハ大道ヲ知ラズシテ、僅ニ道ノ一曲ヲ知ル者ナリ。

與造化者爲人トハ、造化者ト相偶スルナリ。

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言蜩蟬不知寒雪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

勒ハ手綱ナリ。

天門ハ老子第十章ニ見ユ、老子ハ以テ心ノ義トスレドモ、此文ニテハ道ヲ言フナリ。

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點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尙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見於周禮。故春秋傳曰。鴝鵒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仁異也。）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睳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

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蘋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捃摭之摭。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也。窾空也。舟船之屬也。故曰自然之勢也。窾讀科條之科。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穀雨是也。育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鷙讀什伍之什。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獫狁。北胡也。干越生葛絺。干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

蹏馬ハ能ク蹴ル馬ナリ、尾ハ尾ヲ履ムナリ、伊尹ハ道應訓ニ尹需ニ作ルヲ正シトス、尹需善ク御スルコトハ呂氏春秋博志篇ニ見ユ。

宅ハ孟子ニモ見ユ、家ヲ建テ、野菜桑麻ヲ植エ、雞豚ナドヲ養フトコロノ地ナリ。王念孫曰ク、脩道理之數ノ脩ハ當ニ循ニ作ルベシト。

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於胸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禍祟之祟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於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殷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

王引之曰ク、衞ハ簳、即チ細竹ナリ、簺ハ箭莖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初學記ニヨレバ繳不若ノ下ニ網ノ字アリ、其下ニ更ニ網不若ノ三字有ルベシト。

王念孫曰ク、三仞ハ當ニ九仞ニ作ルベシ、天子ノ城ハ九仞ナリト。

烏號之弓。彎綦衞之箭。 扜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衞利也。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跱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 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競逐也。 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罟魚網也。詩云。施罟濊濊。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 言其大也。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以艾灼蟹匡上。內置穴中。迺熱走窮穴也。適於禽一鼠也。蟾蠩蝦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益甚也。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鯀帝顓頊五世孫。禹之父也。八尺曰仞。鯀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 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 四夷海外也。職貢也。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 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

人生而靜云云天理滅矣ハ禮記樂記篇ニ見ユ、天理ハ鄭玄注ニ性ト解セリ、宋儒ノ天理トハ徑庭有リ、性之害ハ禮記ハ性之欲ニ作リ、史記樂書ハ性之頌ニ作ル。

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惑也。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間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也。小大修短。各有其具。具猶備也。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

大區ハ蓋シ天地、卽チ宇宙ナリ。

王念孫曰ク、霄雿ハ虛無寂漠ノ意。正文及ビ注ノ垠ノ下ニ本ト鄂ノ字有リシ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動ハ勤ノ譌ト。

道要之柄ノ要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無窮之地ノ下ニ也ノ字ヲ添ヘテ看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秉其要歸之趣ハ秉其要趣而歸之ノ誤ナルベシト。

者倶。（大丈夫論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於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也。月麗於箕。風揚沙也。）電以爲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爲車輪。）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雿讀翟氏之翟。）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猶方也。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敍。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擧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

遂兮ノ遂ハ讀ミテ邃ト爲スベシ、深ノ義ナリ、洞モ亦深ナリ、遂兮洞兮ハ深キヲ言フ。

王念孫曰ク、雲車ハ雷車ノ誤、入ハ六ノ誤ナルベシ、六ハ六馬ノ義、即チ駕スル コトナリト。

扶搖・羊角ハ莊子逍遙遊ニ出ヅ、上行ノ風ナリ、旋風ノ如キモノニ言フ、此文當ニ抮ニ抱扶搖羊角ニ而上ニ作ルベシ、莊子ノ搏ニ扶搖羊角ニ而上ト同一句法ニテ、上行ノ風ニ乘リテ上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注二ノ炳ノ字ハ焫ノ誤ナルベシト。

不深。塡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爲像。屈竭也。怳讀人空頭怳之怳。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伸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爲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也。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鶩馳也。怳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迹。爲日所照無影柱也。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搖動也。抮抱引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抮讀與左傳憾而能眕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蹈蹋也。騰上也。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錣。不能與之爭先。勁强也。策箠也。錣箠末之箴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錣讀炳燭之炳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騶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

含德ハ老子第五十五章ニ見ユ、德ヲ內ニ懷藏シテ之ヲ發散セザルニ言ヒ、個人ノ修養ノ事ト爲セリ、此文ハ道ガ內ニ藏スル德ヲ以テ、能ク萬物ヲ覆育長養スルヲ言フナリ。

收聚蓄積、布施稟授皆萬物ヲ以テ言フ、富貧ハ道ノコトニテ國君ノコトニアラズ、收聚蓄積ハ秋殺冬藏ノ如ク氣ヲ收メ積ムナリ、布施稟授ハ春生夏長ノ如ク氣布キテ形ヲ授ク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縣ニ小ノ義無シ、字本ト緜ニ作ルカト。

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火水土也。昫嫗覆育。萬物羣生。昫嫗溫恤也。育長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觡生也。角鹿角也。觡麋角也。觡讀曰格。獸胎不贕。鳥卵不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殈。言不者。明其成。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夭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標】漢書樂志注。凡有足而行者。稱跂行。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得之。待而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爲百姓。不以爲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貲。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

撫ハ荀子宥座篇楊注ニ掩ト解セリ、卽チ覆ノ義ニテ、幠ト通ズルナリ。

有萬不同而便于性トハ、萬物ノ形狀異ナレバ其生活情態亦同ジカラズ、此レ萬不同ナリ、而シテ各自ノ生活情態ニ於テ、完全ニ生ヲ遂ゲ、之ヲ以テ自然ト爲スハ便于性ナリ。

陰陽。横讀桄車之桄。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喩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滒亦淖也。饘粥多瀋者曰滒。滒讀歌謳之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犧・神農也。指説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並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皇之化。無爲爲之也。而自合於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於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不同能便于性。性者性不欲也。神託于秋毫之末。言微妙也。而大於宇宙之總。宇宙喩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大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道藏本、分爲二上下二篇一。

此篇ハ道ヲ宇宙ノ本體トシテ説キ起シテ、道ヲ體スル者ハ、物ノ自然ニ因リ、事ノ自然ニ循ヒテ、智故術數ヲ用ヰズ、世ニ居リ事ヲ處スルニ中外本末ノ分ヲ明ニシ、中、本卽チ道ヲ守リテ、外、末卽チ物ニ動カサレザルコトニ論及シ、終ニ萬事ノ變ニ應ジ、萬物ノ來ルニ接シテ、能ク其守ルトコロヲ失ハザランドスルニハ、精神ヲ秋毫ノ末ニ處ラシメテ精微ヲ致シ、氣ヲ柔弱ナラシメテ其ヲシテ妄リニ動カザラシメ、虛ニシテ能ク萬變ニ應ズベシト結論セリ。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淸。源泉之始所出也。浡涌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喩於道亦然也。汩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閒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

總目終

淮南鴻烈解總目

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淮南鴻烈解敍終

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擧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幷擧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唯博物君

孝武皇帝ハ道藏本ニ孝文皇帝ニ作ル、今改ム。

徂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武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閒詭異瓌奇

淮南鴻烈解敍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幷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標]弟字疑衍。）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

標注淮南子序終

玉其章。則其勞非不十倍於不章也。而論其光美。則不及者閒有之。是非才學短長之所存也。時使之然也。然今之人能見之。若出若入。俱莫不有補于博物之君子也。是以先儒高誘俱注之。以通其難通者。世移年積。文脫其言者有之。字變其象者有之。先師山夫子恐失其舊。考而正之。以傳之門人。耕齋宇先生。又與先師善。尙恐其言之朽。欲重校淮南氏。而辨其紕繆。脩先師之說。而頗裨益之。註諸標。以公于世。既刻而授簡。愛以先生之脩師說爲辱。是以不敢辭不敏而序焉。

寛政乙卯春正月望　　信州久保愛譔

六經。猶可補其毳毛矣。不可以人廢之也。曰。不韋之文。駁而不一。安之文。純而不雜。何也。曰。以不韋之智慧比安。則過之者遠也。以不韋之文才比安。則不及者遠也。不韋分其部。而任衆手。使各記其所思。是以其意多端。其文異體。老莊儒墨。孫吳申韓。雜糅乎其中。安集衆思而統之。以一手錄之。雖則舍人食客。聞達之士。有補削修飾之勞。要無不歸一意也。然則淮南氏似有一日之長乎。曰。不韋著書之時。秦皇未焚書。三代之遺書。史策之闕文。猶多存其世。薦紳先生。亦未陷坑。立咸陽之中。一麾則四方之典籍及儒雅。無不輻輳而歸于其門。是以其文義無論斐然成章。古訓之遺者。又復多也。雖安慕其遺風。脩其燼餘。世之後百餘。事之變者萬端。三豕己亥或不辨。魚與魯同象者多有之。分其同。立其辨。追琢以金

標注淮南子序

秦之呂不韋。漢之劉安。以拔羣之才。據公王將相之勢。海內之事。亡思不成。可謂富有矣。然不其言立於後世。則與木石共朽而已。民無德而稱焉。於是欲以其勢移經國之大業。立不朽之盛事。乃禮待天下之學士。以弘己之才。著書數萬言。以傳之邦家。民至于今稱之。可謂達識矣。然不韋始于數。終于亂。安始于侈。終于反。俱不得其死。然嗚乎。難以言取人。然則皆廢之乎。曰。不韋當暴秦之盛。居相輔之位。安及炎漢之隆。而得萬乘之寵。權威赫赫。財賄多多。海內之事。亡思不成。是以其記廣博。其文雅馴。會百家而簸揚淘汰。拔其萃。以爲一家之言。見之者無損。聞之者足以益其智識。雖不足羽翼

上文ノ如キ禮樂ノ説ニ及ビ、又修務訓ガ無爲有爲ノ辨ニ於テ全ク老子ノ説ニ本ヅクニ係ハラズ、終ニ學問ノ必要ヲ論ゼルハ老子ノ絶學無憂ノ主義ニ反スルモノト謂フベク、何レモ一篇ノ中ニ矛盾ヲ存スルノ例ト爲スベシ。其他覽冥訓ハ、申商韓非ノ法術ハ治ノ本ヲ知ラザルモノナリト難ゼルニ係ハラズ、氾論訓ハ、刑賞モ用ヰ方如何ニヨリ小ヲ以テ大效ヲ收ムベシト論ジ、主術訓ガ、無爲ノ説ヨリ韓非一流ノ刑名説ニ進ミ、遂ニ儒家仁義ノ説ニ入ル等ノ類、皆一篇ノ中若クハ二篇ノ間ニ於ケル矛盾ノ例トシテ見ルベキモノニテ、到底統一セル思想ヲ此書ノ中ニ求ムベキニアラズ。若シ其レ清靜恬澹以テ性ヲ養フベキコトヲ説キナガラ、淮南王自ラ名譽ヲ悦ビ野心ニ驅ラレ其終ヲ令クセザリシハ、此書本ト淮南王ノ心得ニ出デシニアラズトハ言ヘ、亦矛盾ノ甚ダシキモノナリ。但、其文章ハ奇放悦ブベキモノアリ、文字亦新特多シ。此レ古來此書ヲ愛スル者亦少カラザル所以ナリ。

本書ニ關スル考又ハ注書ハ、邦人ニ在リテハ澁井大室ノ淮南子考、諸葛晃ノ淮南鴻烈解摘注、淮南子音義、久保愛ノ淮南子注考等有リ。

大正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識

義ニテ、高誘注ヲ許愼ガ上リシモノナリト爲セルハ、全然許高二人ノ年代ノ先後ヲ知ラザル謬說ナリ陳振孫ガ書錄解題ニ於テ、注ハ許愼ト稱シ、序ハ高誘ト稱スルハ曉ルベカラズト言ヘルモ、亦上記ノ關係ヲ曉ラザルガ爲メナリ。今收ムル所ハ道藏本ニ據リ、仍ホ許愼記上ト題シ附スルニ高誘ノ序ヲ以テシ、道藏本分ケテ上下篇ト爲セル數篇ハ通行本ニ從ヒテ之ヲ分ケズ、但ゞ之ヲ鼇頭ニ標記セリ。其他ハ例言ニ詳ニセリ。

淮南子本ト一人ノ撰著ニアラズ、一家ノ言ヲ立ツルニアラズ。大意老子道德ノ旨ニ歸スト雖モ、全體ヲ通ジテ論ズレバ雜駁ナルモノナリ。道應訓ハ老子ノ語ヲ引キテ事理ヲ論ズルトコロ頗ル韓非子解老・喩老二篇ノ趣有リ。說林、說山、人間諸篇多ク古事ヲ記ス、亦韓非子說林、儲說諸篇ニ似タリ。時則訓ハ概ネ呂紀月令、禮記月令ニ同ジキモ時ニ異同有リ。天文、墜地二訓ハ亦一種ノ參考ニ資スベシ。其他諸篇ニ就キテ看レバ、精神訓ハ道ヲ體シテ無欲ナルベシ、性ヲ飾リ情ニ戾ル者ハ終生悲人タリ、當ニ性情ノ自然ニ順ヒ、死生ヲ一ニスベシト論ズルハ頗ル莊子ニ近クシテ、儒者ニ對シテ攻擊ヲ加ヘタルモノナルガ、本經訓ニ於テハ禮樂本ト人情ノ自然ニ出ヅ、非トスベキモノニアラズ、但ゞ衰世其本ヲ失ヒ末ニ走ルガ故ニ不可ナリト爲スニ至リテハ、二篇ノ間ニ一種ノ矛盾有リ。又本經訓ハ始メニ老子ノ大道廢而有仁義ノ旨ニ從リテ說キ起シナガラ、終ニ

音讀甚ダ詳ナリ。高誘序ニ比二方其事一、爲二之注解一、悉載二本文一、並擧二音讀一ト言ヘルト相符ス。知ルベシ、音讀皆高注ニ係ルコトヲ。而シテ字義ヲ說明スルニ、楚人曰レ某爲レ某ト云フモノ少カラズ。此ハ他書ニ引ケル許愼ノ字說ニ常ニ見ルトコロノコトニシテ、其許注ヲ傳フルモノナルコト明ナリ。今本原道以下十三篇ノ注文ハ、高誘ガ許愼ノ舊注ヲ改正增益シタルトコロ少カラザルヲ見ルニ足ラン。高誘ハ涿郡ノ人ニシテ、同郡盧植ノ弟子ナリ。建安中司空椽ニ辟サレ、東郡濮陽令ニ歷任シ、河東監ニ轉ジタルコト本書ノ自序ニ見ユ。盧植ハ馬融ノ門下ナリ。融曾テ淮南ノ注ヲ作リシコトハ後漢書馬融本傳ニ見ユ。誘自ラ植ニ從ヒ、淮南ノ句讀ヲ受ケ、大義ヲ誦擧スト言ヘバ、植ニ因リテ馬融ノ說ヲ爲メタルコト知ルベシ。本書覽冥訓等ノ注ニ、往往師說然也ト云ヘル處アリ、蓋シ馬融又ハ盧植ノ說ヲ謂フナルベシ。許愼ハ賈逵ノ門人ナリ。和帝永元十年已ニ說文解字ヲ刱造シ、十一年ヲ歷テ安帝永初四年馬融等ト共ニ書ヲ東觀ニ校シ、又十一年ヲ歷テ建光元年其子沖ヲシテ說文解字ヲ上ラシメタリ。時ニ愼已ニ病メリ。後漢書儒林傳ニ、融深ク愼ヲ推重スト言フ。然レバ融ノ弟子タル盧植ノ門ニ學ビシ高誘ガ、許愼ノ說ニ對シテ敬意ヲ有シタルコトハ想フニ足ルベシ。高注ガ許注ニ本ヅキテ改正增損ヲ加ヘタル來由モ、亦此關係ヲ知ルニヨリテ首肯セラルベシ。元ノ劉績ガ記上ハ標題進呈ノ

カラズ。蓋シ其相同ジキモノハ今本ガ許注ノ舊ヲ存スルモノニシテ、其相異ナルモノハ今本ガ高注ヲ傳フルニ因ルベシ。而シテ今本注文ニ往往一曰トシテ擧ゲタル異說ハ、正ニ前記文選注等ニ許注ト稱スルモノト相符スルモノアリ。此ニ於テ知ル許愼此書ニ注シタル後、高誘ハ許注ヲ底本トシテ或ハ之ヲ補足シ、或ハ之ヲ改メナドシテ其注ヲ成シタリシコトヲ。然ルニ如何ナル事情有リシカハ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ザルモ、許注ハ繆稱以下八篇ノ外、高注ハ原道以下十三篇ノ外ハ皆亡ビテ、今ハ前者ニハ許注、後者ニハ高注ヲ存シ、而シテ通行本ハ全篇ニ高誘注ト題シ、道藏本ハ全部ニ許愼記上ト題スルニ至リシモノナルベシ。蘇頌ハ高誘每篇其篇名ノ下ニ訓ノ字ヲ加ヘ、且數篇ヲ分ケテ上下篇ト爲セリト言フ。今本ハ要略篇ヲ除ク外其他二十篇皆訓ト稱シ、且道藏本ハ原道、俶眞、天文、墜形、時則、主術、人間七篇皆上下ニ分ケタリ、正ニ高注本ノ體裁ヲ傳フルモノナリ。今原道以下十三篇ト繆稱以下八篇トヲ比スルニ、同ジク一事ヲ記シテ文字異ナルモノアリ、例ヘバ繆稱訓ニ紂爲象箸、而箕子嘰ト言ヘル嘰ノ字ハ、說山訓ハ唏ニ作リ、詮言訓ノ猨狖之捷來措ノ措ノ字ヲ說林訓ハ乍ニ作ルノ類ナリ。許高二注本ハ正文ニ文字ノ異同有リシニ、今本ハ原道以下十三篇ハ高注本ヲ、繆稱以下八篇ハ許注本ヲ傳ヘタルニヨリ、此ク正文ニ前後異同有ルヲ致セルニアラズヤ。又今本ノ注文

此書舊注ハ、道藏本ハ許愼記上ト題シ、通行本ハ高誘注ト題ス。隋唐志皆許高二家ノ注ヲ錄シ、陸德明ノ莊子釋文ニ淮南子注ヲ引ケルモノハ皆許愼注ト稱シ、李善ノ文選注、殷敬順ノ列子釋文ニ淮南子注ヲ引ケルモノハ或ハ許愼ト稱シ、或ハ高誘ト稱ス。本ト二家ノ注有リシガ如シ。通行本ト道藏本ト注文ノ出入少カラザルモ、道藏本ニ就キテ言ヘバ、原道、俶眞、天文、墬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氾論、說林、說山、脩務十三篇ハ他ノ八篇卽チ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間、泰族、要略各篇ニ比スレバ注頗ル詳密ナルノミナラズ、篇名ヲ釋シタル末ニ必ズ故曰某某因以題篇ノ語有リ。且原道等十三篇ノ注ニハ往往已ニ正文ノ義ヲ釋シタル後ニ、一曰云云トシテ異說ヲ擧グルモノアリ、繆稱等八篇ニハ此例無シ。更ニ宋史藝文志ヲ閱スレバ、許愼注二十一卷、高誘注十三卷ヲ著錄セリ。此等ヲ合セ看レバ、宋ノ蘇頌ノ校淮南子題敍、淸ノ陳方琦ノ淮南許注異同詁ノ序ニ、原道以下十三篇ノ注ハ高注ガ許注ニ雜附セルモノニテ、繆稱以下八篇ノ注ハ許注ナリト爲セル說ハ從フベキニ似タリ。更ニ李善ノ文選注、陸德明ノ莊子釋文、殷敬順ノ列子釋文、孔穎達等ノ毛詩正義、司馬貞ノ史記索隱、開元占經、太平御覽等ニ引ケル許注ヲ今本注文ト比較スルニ、彼等ニ引ケルモノニシテ、今本ニ無キモノ少カラズ。以テ今本許注ニ脫漏有ルコトヲ知ルベク、又今本ノ注ガ彼等ニ引ケルモノト相異ナルモノ少

ズベカラズ。宋志ニ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有リ、解ハ注解ノ義ナリ。然ルニ宋志ハ之ニ淮南王安撰ト注シタルヲ以テ、後人或ハ鴻烈解ヲ以テ此書ノ名ト爲ス者アリ、誤ノ甚ダシキモノナリ。晁公武等ノ言ニ徵スレバ、宋ノ時已ニ完本少カリシガ如シ。今本亦脫文有リ、固トヨリ漢代ノ舊ニアラズ。

此書淮南賓客ノ手ニ成リシコトハ前ニ述ベタルガ如シ。但漢書ハ撰述ニ與カリシ人ノ名ヲ擧ゲズ、高誘ノ序ニ至リテ乃チ其名見ハル。卽チ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ト言ヘリ。洪邁ノ容齋隨筆ニハ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賓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等八人ト言ヒテ大山・小山ニ及バズ。高似孫ノ子略ニハ淮南小山篇ヲ讀ム云云ト有リ、又大山、小山ヲ人名トシ、蘇飛等ト同ジク擧ゲタリ。通雅ニハ大山、小山ハ詩ノ大雅、小雅ノ如シト爲セリ。大山、小山ハ人名ニシテ、又其作リシ賦篇ノ名タリシカ、或ハ賦篇ノ名ニ過ギザルカ、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ズ。八公山ノ名ヨリスレバ八人ニ止マルガ如キモ、山名ニヨリ直ニ此書ノ撰述者ヲ八人ノミト爲スヲ得ルヤ否、亦疑問ナリ。此書ノ內容啻ニ一家ニ純ナラザルノミナラズ、思想ノ矛盾亦少カラズ。甚シキハ一篇ノ中亦矛盾有リ、一人ノ手ニ出デザリシコト甚ダ明ナリトス。

四篇ヲ記シ、又方伎天文ノ部ニ淮南雜子星十九卷ヲ載ス。本傳ニハ武帝ニ離騷傳ヲ上リシコト見ユルモ著錄サレズ。漢書劉向傳ニ向ノ父德ガ、武帝ノ時淮南ノ獄ヲ治メテ其枕中鴻寶苑秘書ヲ得タリ、皆神僊、黃金術、延命方ヲ言フ、向幼ニシテ、之ヲ讀ミ、後以テ奇ト爲シテ之ヲ獻ズト有レドモ、其書亦著錄サレズ。今存スルモノハ二十一篇ノミ、卽チ漢書ニ淮南內又ハ內書ト稱スルモノナリ。高誘序ニ又有二十九篇、謂二之淮南外書一ト有リ、蓋シ漢志所謂淮南外三十三篇ノ殘缺セルモノカ。但後世ノ目錄皆之ヲ載セズ、早ク亡ビタルニ似タリ。高誘序ニ號曰二鴻烈一、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レ道之言也云云劉向校定撰具、名二之淮南一ト有リ、原名鴻烈ニシテ劉向ヨリ淮南ト名ヅケタルガ如シ。然ルニ本書第二十一篇要略ニ著書ノ旨ヲ論ジ、各篇ノ義ヲ明ニセル中ニ、鴻烈之泰族ト言ヘドモ、鴻烈ヲ以テ書ニ名ヅケタルコトハ見エズ、反ッテ稱シテ劉氏之書ト言ヘリ。誘ノ說亦疑フベシ。舊唐書ニ高誘ノ淮南鴻烈音一卷有リ。晁公武ノ郡齋讀書志ニ許愼ノ注ハ前ニ閒詁ト記シ、次ニ淮南鴻烈ト記シ、後ニ許愼記上ト題スト言フ。許高皆後漢ノ人ナリ。當時淮南鴻烈ト稱シタルヲ見ルベシ。思フニ淮南王ノ此書ヲ上ルヤ。當時單ニ內又ハ內書ト稱シ、劉向校錄ノ時ニ淮南二字ヲ冠シテ淮南內ト稱シ、後漢ノ時要略中ノ鴻烈二字ヲ取リ、淮南鴻烈ト稱スルニ至リシモノナルベク、高誘ノ原名鴻烈云云ノ說ハ信

淮南子解題

淮南子二十一篇、漢ノ淮南王安撰ト稱ス。漢書本傳ニ據レバ、本ト賓客ノ撰述ニ係リ、而シテ王ノ名ヲ以テ行ハルルモノナリ。猶ホ呂氏春秋ガ呂不韋ノ撰ト稱セラルルガ如シ。淮南王安ハ淮南厲王長ノ長子ナリ。故ニ書中長短ノ長ノ字ヲ諱ミテ皆修ニ作ル。安人ト爲リ書琴ヲ好ミ、弋獵狗馬馳騁ヲ喜マズ、辨博善ク文ヲ爲ル。安ノ父厲王ハ高祖ノ少子ニシテ、武帝ハ厲王ノ兄文帝ノ孫ナレバ、安ハ武帝ニ於テ屬諸父タリ。而シテ武帝方ニ藝文方術ヲ好ミ、安亦之ヲ好ム。故ニ意氣相投合シ、頗ル武帝ノ重ンズルトコロトナレリ。武帝始メ子無カリシヲ以テ、大臣等潛ニ心ヲ安ニ寄スル者有リ。安ノ性名譽ヲ好ミ。多ク賓客ヲ招致ス。從遊スル者數千人、輕浮ノ徒或ハ厲王ガ文帝ノ時罪ヲ得テ蜀ニ遷サレ、途ニシテ死セルヲ以テ安ヲ動カス者アリ。安此ニ因リテ野心ヲ生ジ、遂ニ其終ヲ令クセズ、國除セラレテ郡ト爲ル事ハ漢書本傳ニ具ハレリ。

本傳ニ言フ、招致賓客方術之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ト。漢書藝文志ニハ、諸子雜家ノ部ニ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ヲ著錄シ、賦ノ部ニ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歌詩ノ部ニ淮南歌詩

ルモノニテ、本書ガ已ニ道藏本又ハ服部南郭等ノ校訂ニ據リテ改メタルモノハ復タ此標注ヲ存セズ。

四、正文中明ニ衍文ト認ムベキモノハ括弧ヲ以テ之ヲ圍ム。

五、本書事ヲ記シテ往往前後篇ニ重出シ、一篇ニ詳ニシテ他篇ニ略、或ハ一篇ニ詳注有リテ他篇ニ略注有リ、或ハ全ク注無キモノアリ。此等ニ關シテハ其記事又ハ注文ノ略若クハ全ク注文ヲ闕ケル篇ノ鼇頭ニ記事又ハ注文ノ詳ナル篇名ヲ擧示シテ參看ノ便ヲ謀レリ。

六、鼇頭ノ注ハ王念孫ノ讀書雜志、兪樾ノ諸子平議ノ説ヲ取リシモノ多シ。標注本ニ見ユル宇佐美子迪等ノ説ニシテ取ルベキモノハ已ニ本注ノ下ニ從シタレバ復タ標出セズ。而シテ其他諸氏ノ説ニ及バザルハ紙面ニ限アルヲ以テナリ。

大正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服部宇之吉識

淮南子例言

一、本書ハ宇野東山ガ片山兼山ノ校訂セルモノニヨリテ重校シテ標注ヲ施シタルモノヲ底本ト爲シ、道藏輯要本、道藏本及ビ服部南郭等ノ校訂セルモノヲ参照シテ更ニ校訂ヲ加ヘタルモノナリ。

二、東山本ト道藏本トハ正文ニ異同有ルノミナラズ、注ノ出入亦多シ。道藏本ノ正文必ズシモ正シト爲スベカラザルモノ少カラズ。東山本及ビ服部南郭等ノ校訂ニシテ從フベシト認メタルモノハ一ニ之ニ依レリ。而シテ注文ハ一ニ道藏本ニ據レリ。但音釋ニ至リテハ往往誤脱ト認ムベキモノ有ルモ、概ネ舊ニ從ヒテ妄ニ之ヲ改メズ。

三、東山本標注ノ取ルベキモノハ之ヲ本注ノ下ニ從シ、標ノ字ヲ冠シテ之ヲ識別セリ。但正文ニ關シ某字舊刊作某字誤ト言ヘ

淮南子
孔子家語

漢文大系